中国近代教育史資料

下　册

舒新城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近代教育史資料

下册

舒新城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第六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体系的形成和演变（下）

第九节 女子教育

梁启超：倡設女学堂启
（附女学堂試办略章）

光緒二十三年（1897）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是以三百五篇之訓，勤勤于母仪；七十后学之記，眷眷于胎教。宮中宗室，古經厘其規綱；德言容工，昏义程其課目。必待傅姆，《阳秋》之賢伯姬；言告师氏，《周南》之歌淑女。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去圣弥远，古义浸墜，勿道学問，惟議酒食。等此同类之体，智男而愚妇；犹是天倫之爱，戚子而膜女。悠悠千年，芸芸亿室，曾不一事生人之业，一被古圣之教！宁惟不业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蔀其耳目，黜其聪慧，絕其学业。閨闥禁錮，例俗束縛，惰为游民，頑若土番。烏乎！聚二万万之游民土番，国几何而不弊也？泰西女学，駢闐都鄙，业医課蒙，专于女师，虽在絕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遺，女学之功，盛于时矣。彼士来游，悯吾窘溺，倡建义学，求我童蒙。教会所至，女塾接軌。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梏压，譬犹有子弗鞠，乃仰

哺于邻室；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国之羞也！甲午受創，漸知兴学，学校之議，騰于朝廡；学堂之趾，踵于都会。然中朝大議，弗及庶媛；衿纓良規，靡逮巾幗，非曰力有不逮，未遑暇此瑣屑之事邪？无亦守扶阳抑阴之旧习，昧育才善种之远图耶。同志之士，悼心斯弊，糾众程課，共襄美举。建堂海上，为天下倡。区区一学，万不裨一，独掌堙河，吾亦知其难矣，然振二千年之頹风，拯二兆人之吁命，力虽孤微，烏可以已。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濩，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遺制綿綿，流风未沫，复前代之遺規，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訓，急保种之远謀。海內魁杰，岂无恫游民土番之害者歟？傀傀窘溺，宁忍張目坐視而不一援手歟？仁而种族，私而孙子，其亦仁人之所乐为有事者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責，昌而明之！推而广之！烏乎！是在吾党也矣！

(附)女学堂試办略章

一、立学大意一条　一学堂之設，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至圣先师神位。办理宗旨，欲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張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故堂中一切捐助創始，及提調教习，皆取材于閨閣之中，借除內言出梱之戒。

一、办事人員章程五条　一、堂中暫設教习四人，中文西文各半，皆延請华妇主之。大率每学生二十人，而設中西文教习各一人。此后經費漸充，学生漸增，教习亦漸增。二、堂中設提調二人，华妇西妇各一，皆常川駐学，照料学生出入，管束堂中女仆人等，酌奉薪水。三、堂中設內董事十二人，皆以曾經捐款之妇人为之；主輪日到学稽察功課，并助提調照料管束一切，不領薪水。四、堂中設外董事十二人，皆以曾經捐款之人之子若夫若兄弟为之，主在外提

倡集款，延聘教习提調，商定功課，稽察用度等事，不領薪水。五、堂中設司事二人，以男子为之；主管銀錢出入及堂內外瑣务，由外董事公擇老成謹慤能会計者为之，酌給薪水。

一、招选学生章程五条　一、堂中暫招学生四十人，以后經費漸充，随时增广。二、学生年限，幼不过八岁，长不过十五岁。三、凡学生年在八岁至十一岁者，必識字方許入学，十二岁至十五岁者，必略識文法，能閱淺近之信札者乃許入学，俟有定期，即刊日报以广招徠，以示大信。四、纏足为中国妇女陋习，旣講求学問，中人亟宜互相劝改，惟創办之始，风气未开，兹暫拟有志来学者，无論已纏足未纏足一律俱收，待数年以后，始画定界限，凡纏足者皆不收入学。五、立学之意，义主平等，虽不必严分流品，然此堂之設，为风气之先，为他日师范所自出，故必擇良家閨秀，始足仪型海內，凡奴婢娼妓一切不收。

一、学規五条　一、堂中功課，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識字，次文法，次讀各門学問启蒙粗淺之书，次讀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二、堂中設顓門之学三科：一算学，二医学，三法学，学生每人必自占一門，惟习医学法学者，于粗淺之算理亦必須通曉。三、于三科之外，别設师范科，专講求教育童蒙之法。凡自認此科者，于各种学問，皆須略知本末，則不必于三科之中自占顓門。四、紡織繪画等事，妇学所必需，俟經費扩充，陆續延請教习教以中外艺事。五、堂中每月設課一次，由教习命題，評定甲乙，每季設大課一次，課卷送通人評定，列等第，設奖賞，惟初办之始，或学生未能应課，則此項俟数月以后始行举办。

一、堂規四条　一、凡堂中执事，上自教习提調，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人。严别內外，自堂門以內，永远不准男子闖入，其司事人所居在門外，别辟一院，不得与堂內毗連。其外董事等或有

商榷，亦只得在外院集議。二、学堂初設，租界地貴，图成不易，拟設于沪南桂墅里，惟去城及租界过远，必預备各人住宿之所，方为妥便。三、学生学費，仿照西国书院章程略为减收，第一、二、三三年每月每生收銀一元，膳在外，駐堂不計房費，每节每生賞仆佣五角。将来办有成效，来者漸众，乃議加收，若捐費既裕，亦可仍旧，或多开数堂以广教育，随时相度情形，妥为商定；如遇醴泉芝草，当不拘常例，酌筹培植之道。四、堂中雇洁淨誠慤之仆妇等，学生来学者，一切侍奉均須周到；若或不遵使令，应告提調更換。各生不得自带仆妇来堂，至滋别事。如有随行仆妇，当另設一房屋，因妇女出入必有随行者。以上云云，是各生仆妇不与其住宿之謂，若随行者亦宜設法安置。

一、学成出学規例二条　一、凡学生习一事，或师范科及艺事等，学成者由堂中給以文凭，他日即可以充当医生律师教习等任。二、沪濱郑卫之风向盛，而租界中桑濮秽迹，尤彰明昭著。今創設女学各得自有之权，不先从本根上講究起，恐流弊较男学外孔内楊者更烈。公議凡眞正苦节之女，即非醴泉芝草，亦宜破格栽培，勗以专訓师范一門，秉貞母之賦畀，先覚覚后覚，或冀形端表正，防微杜漸，其庶几乎！（下略）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 1941 年版，第 19—20 頁；《女学堂試办略章》見《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 1928 年版，第 162—164 頁）

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

光緒三十三年（1907）

立学总义章第一

第一节　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須之知識技能并

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

第二节　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分别設立不得混合。

第三节　女子小学堂分为女子初等小学堂女子高等小学堂，两等幷設者名为女子两等小学堂。

第四节　女子初等小学堂使七岁至十岁者入之；女子高等小学堂使十一岁至十四岁者入之。

第五节　凡設立女子小学堂須先将办法情形稟經地方官核准方許开办，該地方官幷应随时将办法情形稟申本省提学使以备查核。

第六节　开办之后倘有劣紳地棍造謠誣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責。如該学堂办理有未合者，地方官应随时糾正。

学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节　女子初等小学堂之教科凡五科：曰修身、国文、算术、女紅、体操；外音乐图画二科为随意科，得斟酌加入。

第二节　女子高等小学堂之教科凡九科：曰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女紅、体操；外音乐一科为随意科，得斟酌加入。

第三节　女子初等高等小学堂修业年限均为四年；每星期授业鈡点，在女子初等小学堂至少以二十四点鈡为率，多不得过二十八点鈡；在女子高等小学堂至少以二十八点鈡为率，多不得过三十点鈡。但依地方情形，有只教半日者，則年限鈡点可酌量变通。

第四节　女子初等高等小学堂教育总要如下：

1. 中国女德，历代崇重，今教育女儿，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嬺之禮教，不染末俗放縱之僻习。

2. 无論何种学科，苟有与道德教育国民教育相关之事理，各

教习均当留意指授之。

3. 教授知識技能須选适于日用生計者使之反复練习，应用自如。

4. 童年身体期于发达健全；凡教授各种学科，須合女子心身发达之程度，勿得逾量增課，致有耗伤。

5. 女子纏足最为殘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矯弊习。

6. 女子性質及将来之生計，多与男子殊异；凡教女子者，务注重辨别，施以适当之教育。

7. 凡教授学科，期无誤其旨趣及法則，尤务使各学科互相联絡，以謀补益。

第五节　女子初等高等小学堂各教科要旨程度如下：

一、修身　其要旨在涵养女子德性，使知高其品位，固其志操。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則授以孝弟慈爱、端敬貞淑、信实勤儉諸美德，并就平常切近事項，指导其实踐躬行，漸进則授以对于倫类及国家之責任；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則扩充前項之旨趣，而益加陶冶之功，使之志行更为坚实。授修身者务援引古今名人及良媛淑女嘉言懿行，以示劝戒，常使服膺勿忘。

二、国文　其要旨在使知普通言語日用必須之文字，能行文自达其意，且启发其智慧。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則正其发音，使知字之讀法、书法、綴法，漸进則及于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之普通文，又使之練习言語；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其程度稍进，則宜从其程度，授以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又使之練习言語。讀法书法綴法可区别时刻教授，但須注意使相联絡。讀本之文章須平易純正，且足为国文之模范，又足令儿童之性情愉快者，其材料可取关于修身、历史、地理、理科、家事及凡生

計所必須之事項富于趣味者。綴文章之法，則使記述其讀法及他种教科目所授事項与生徒平日見聞之事及处世所必須之道；且須行文平易，旨趣明了。书法須用楷书、行书二种。授国文之際，务当使明了其意义，且使就已学之文字，随意书写通常之人名、地名、物名等，使知文字应用之法，又使默书單語短句短文，或使改作，期于习熟字句之用法。授各种教科目之際，亦須注意練习言語；其书写文字时，須使正其字形，整其行数。

三、算术　其要旨在使习熟計算，适于日用生計，且練习其心思，使进于細密精确。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則授以十位以下之数法书法及加减乘除，漸进及于百以下之数，更进授通常之加减乘除，漸次授本国貨币度量衡及时历計算之大要；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初則扩充女子初等小学堂所授之算术，使学习之，漸进授分数及步合算，更进授比例及日用簿記之大要。算术当用笔算并珠算，授算术者务使生徒理会精确，习熟运算，应用自如，尤宜使生徒确实說明运算之法則及其理由，且使习熟暗算。算术命題，当斟酌他种教科中所授之事項及地方情形，选其适切日用者。

四、中国历史　其要旨在使知中国历代重要事实，兼养成国民之志操。其教課程度則授历代帝王之盛业，忠良賢哲之事迹，及国民文化之由来，并本国与外国之关系。授中国历史者，务授以图画地图标本，使生徒易想象当时之实状，尤須使与修身所教授事項互相联絡。

五、地理　其要旨在使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存之情状，并本国国势之大要，兼养成其爱国心。其教課程度，先授以本国地势气候区画都府产物交通等，并地球形状运动等，更进使知各大洲地势气候区画交通之概略；并使知各与本国有重要关系諸外国之都会交通产物等，且可援本国政治財用生計之大势，比較于外国所处之地

位。授地理者务本諸实地之观察，并示以地球仪地图标本写眞等类，使得确实之知識，尤須与历史及格致所教授事項互相联絡。

六、格致　其要旨在使知天然物质及自然形象之大略，并使理会其相互之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系。其教課程度，初授以植物、动物、矿物及自然形象。就儿童所得目击者指示之，且使知重要植物动物之名称、形状、效用及发育之大要，更进授物理化学上之通常形象及其重要之元质与化合物，并授簡易器械之构造作用，及生理卫生之大要。凡教授格致，务切于农事、水产、工业、家事等項。如授动植物务就人工制成之重要品說明其制法效用。授格致者务本諸实地之观察，或示以标本模型图画等类，或施簡易之試驗，总期理会明了。

七、图画　其要旨在使观察通常形体，能确实画出，兼养成其尙美之心性。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始画单形，漸及于簡单形体，或令其以直綫曲綫想象諸形而画之；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先准前項教授，漸进則从其程度，使就实物临本模画，或时以己意画之，并可授以簡易几何画。授图画者务就他教科中所授之物体及生徒日常目击之物体而画之，兼养成其好清洁尙密致之品性。

八、女紅　其要旨在使习熟通常衣类之縫法裁法，并学习凡女子所能为之各种手艺，以期裨补家計，兼养成其节約利用好勤勉之常度。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則授以簡易之縫紉，以練习其手指，使习熟运針之法，漸进授以簡易衣类之縫法，通常衣类之繕法；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則进授通常衣类之縫法、裁法、繕法，兼授編織組絲囊盒刺綉造花等各項手艺，但此等手艺亦可依地方情形酌擇一項或数項授之。凡女紅所用之材料須取日常所用者。教授之际，宜示以用具之使用法及各种物类之图样，材料之品类性质，并教以各种物类之保存法、洗濯法、染彩法等項。

九、体操　其要旨在使身体各部发育均齐，四肢动作机敏，咸知守规律、尙协同之公义。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初則授以适宜之游戏，时或与音乐結合授之，漸进授普通体操；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則授普通体操或游戏。凡教授游戏，虽当使之活潑愉快，但須注意使之不蹈放縱之行为。又依体操所习成之姿势，务常使之保持勿失。

十、音乐　其要旨在使学习平易雅正之乐歌，凡选用或編制歌詞，必擇其切于倫常日用有裨风教者，俾足感发其性情，涵养其德行。其教課程度，在女子初等小学堂，宜不用表譜，授以平易之单音乐歌；在女子高等小学堂，先准前項教授，漸进則用表譜授以单音乐歌。

第六节　女子初等小学堂各学科四年間每星期教授时刻如下表：

第一年

学科	程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发音　字及淺易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12
算术	20以下数之数法书法及加减乘除	6
体操	游戏	4
音乐	平易单音乐歌	
合計		24

第二年

学科	程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字及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12
算术	百以下之数之数法书法及加减乘除	6
体操	游戏　普通体操	4
图画	单形	

音乐　平易单音乐歌	
合　計	24

第三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鈡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14
算术　通常之加减乘除	6
女紅　簡易之縫級及通常衣类之縫法	2
体操　游戏　普通体操	4
图画　簡易形体	
音乐　平易单音乐歌	
合　計	28

第四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鈡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淺易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14
算术　通常之加减乘除及小数之称法书法　并簡易加减乘除　珠算加减	6
女紅　通常衣类之縫法繕法	2
体操　游戏　普通体操	4
图画　簡易形体	
音乐　平易单音乐歌	
合　計	28

第七节　女子高等小学堂各学科四年間每星期教授时刻如下表:

第一年

学　科　　程　　　　　　　度	每星期鈡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讀法书法綴法	9
算术　整数小数諸等数　珠算加减	4

学科	程度	每星期钟点
历史	中国历史大要	2
地理	中国地理大要	2
格致	植物动物矿物及自然之形象	2
图画	簡单形体	1
女紅	通常衣类之縫法裁法繕法　幷酌授各項手艺	5
体操	普通体操　游戏	3
音乐	单音歌	
合計		30

第二年

学科	程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9
算术	分数　步合算　比例　珠算加減乘除	4
历史	續前学年	2
地理	續前学年	2
格致	植物动物矿物及自然之形象	2
图画	簡单形体	1
女紅	通常衣类之縫法裁法繕法　幷酌授各項手艺	5
体操	普通体操　游戏	3
音乐	单音歌	
合計		30

第三年

学科	程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9
算术	分数　步合算　比例　珠算加減乘除	4
历史	补习中国历史	1
地理	外国地理大要	2
格致	通常物理化学上之形象元質及化合物　簡易器械之构造作用　人身生理卫生之大要	2
图画	諸般形体	1

学科	程度	每星期钟点
女紅	通常衣类之縫法裁法繕法并酌授各項手艺	6
体操	普通体操　游戏	3
音乐	单音歌	
合計		30

第四年

学科	程度	每星期钟点
修身	道德要旨	2
国文	日用必須之文字及普通文之讀法书法綴法	9
算术	比例　日用簿記　珠算加減乘除	4
历史	續前学年	1
地理	补习中国地理及外国地理	2
格致	通常物理化学上之形象元質及化合物　簡易器械之构造作用　植物动物矿物相互之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系　人身生理卫生之大要	2
图画	諸般形体簡易几何画	
女紅	通常衣类之縫法裁法繕法　并酌授各項手艺	6
体操	普通体操　游戏	3
音乐	单音歌	
合計		30

第八节　女子初等小学堂之图画音乐二随意科，如加課其一，可就他教科之每星期教授鈡点中酌減一点或二点鈡充之，如加課其二，可酌減三点或四点鈡充之。女子高等小学堂之音乐随意科如加課时，可就他教科之每星期教授鈡点中酌減二点鈡充之。

第九节　女子小学堂可于本科外設置补习科，使已毕业女子初高等小学堂及有与之同等以上之学力者入学，以补足其学力。

第十节　女子小学堂所用教科书須經学部所檢定有著作权者。如同一教科之图书受檢定有数种者，可呈明提学司采用之。

編制設备章第三

第一节　女子小学堂每一学級至多以六十人为限，初等或高等小学堂，每堂学級各以六学級为限，两等小学堂以十二学級为限。

第二节　凡女子小学堂建設之地，及各种堂室体操場用具均須适应学堂之規模，建設之地須选于道德卫生上均无妨害，且便利儿童通学之所，各种堂室亦須便于教授管理，适于卫生，且須以質朴坚牢为主，不可涉于华靡。

第三节　女子小学堂本无庸設置寄宿舍，但在女子高等小学堂暂时可听其設置。

第四节　依地方情形可酌設教习住宅。

教习管理員章第四

第一节　女子小学堂設堂长一員，統理全学教育事宜，其学生在四級以內者以正教习兼充，逾四級者自当另置。

第二节　每学堂設立正教习、副教习若干人，均照男子小学堂章程，以学級多寡配置之。

第三节　女紅、图画、音乐、体操等科，可置专科教习。

第四节　女子初等高等学堂堂长教习均須以女子年岁較长、素有学識、在学堂有經驗者充之。

第五节　女子小学堂可置經理一人，管理学堂一切規画措置及公文书件收支等項，并学堂外一切交涉事务，若在六学級以上之学堂，尙可酌添书記、庶务員。

第六节　經理书記庶务員均以篤行端品、留心学务、年在五十以上之男子充之，且須于学堂旁近別建公务室，办理事务，不得与

学堂混合。

(《大清光緒新法令》第十三册，商务印书館版，第40—47頁)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附章程)

光緒三十三年(1907)

窃維中国女学，本于經訓。故《周南》《召南》，首言文王后妃之德，一时諸侯夫人大夫妻，莫不恪秉后妃之教，风化所被，普及民間。《江汉》諸篇，言之尤备。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盖言王化始于正家，倘使女教不立，妇德不修，則是有妻而不能相夫，有母而不能訓子，家庭之教不講，蒙养之本不端，教育所关，实非淺鮮，此先圣先王化民成俗所由，必以学为先务也。方今朝廷銳意兴学，兼采日本欧美規則。京外臣工条奏請办女学堂者，不止一人一次。而主張緩办者，亦复有人。臣等每念中外禮俗各异，利弊务宜兼权。自欽派学务大臣，以至設学部以来，历經往复筹商，亦复审慎迟回，未敢輕于一試。故前年奏定学堂章程，将女学归入家庭教育法，以为先时之筹备。上年明定官制，将女学列入职掌，以待后日之推行。惟近日臣等詳征古籍，博訪通人，益知开办女学，在时政固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且近来京外官商士民創立女学堂，所在多有。臣等职任攸关，若不預定章程，則实事求是者既苦于无所率循，而徒鶩虛名者或不免轉滋流弊。臣等用是夙夜思維，悉心商酌，謹拟《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九条，《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凡东西各国成法，有合乎中国禮俗，裨于教育实际者則仿之；其于禮俗实不相宜者則罢之；不能遽行者則姑緩之。現在京外各地方，如一时女教习难得，不能开办者，务須遵照前章，实行家庭教育之法，以資补助。

其已开办各女学堂，务須遵照此次奏定章程以示准繩。倘有不守定章，漸滋流弊者，管理学务人員及地方官，均当实力糾正。总以启发知識，保存祀教，两不相妨为宗旨，以期仰副圣朝端本正俗之至意。如蒙俞允，卽由臣部督飭京师督学局，并通行各省将軍督撫一体遵照办理。……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具奏。

奉旨：“依議。”欽此。

（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立学总义章第一

第一节　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計，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

第二节　女子师范学堂，須限定每州县必設一所。惟此时初办，可暂于省城及府城由官筹設一所，余俟随时酌量地方情形逐漸添設。

第三节　女子师范学堂由官設立者，其經費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女子师范生无庸繳納学費。

第四节　女子师范学堂，亦許民間設立。惟須由地方官查明，确系公正紳董經理者，方許設立，并須先将詳細办法稟經提学使批准，与章程符合方許开办。

第五节　开办之后，倘有劣紳地棍，造謠誣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責。如該学堂办理有未合者，地方官应随时糾正。

学科程度章第二

第一节　女子师范学堂之学科为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图画、家事、裁縫、手艺、音乐、体操。其音乐一科，

生徒中察有实在学习困难者，可不課之。

第二节　修业年限为四年。教授日数，每年四十五星期。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四点鈡。

第三节　女子师范学堂教育总要如下：

一、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諸經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貞靜、順良、慈淑、端儉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媺之风俗。其一切放縱自由之僻說（如不謹男女之辨，及自行擇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說等事），务須严切屏除，以維风化（中国男子間有視女子太卑賤，或待之失平允者，此亦一弊风。但須于男子教育中注意矯正改良之。至于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

二、家国关系至为密切。故家政修明，国风自然昌盛。而修明家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守礼法。又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故凡学堂教育，必有最良善之家庭教育，以为补助，始臻完美。而欲家庭教育之良善，端賴賢母。欲求賢母，須有完全之女学。凡为女子师范教习者，务于此旨体認眞切，教导不怠。

三、无論男女，均須各有职业，家計始裕。凡各种科学之有关日用生計及女子技艺者，务注意讲授練习，力祛坐食交謫之弊。

四、女子必身体强健，斯勉学持家，能耐劳瘁。凡司女子教育者，須常使留意卫生，勉习体操，以强固其精力。至女子纏足，尤为殘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务劝令逐漸解除，一洗积习。

五、教授女师范生，須副女子小学堂教科蒙养院保育科之旨趣，使适合将来充当教习保姆之用。

六、教授各学科，当体認各学科之性质要旨，于今日世界情形之适宜者用意教导。

七、講堂教授，固貴解本題之事理，尤貴使学生于受业之際領会教授之次序法則。

八、言語明了正确，为教习者最宜加意，凡当教授之际，宜时使学生演述所学以練习言語。

九、学习之法，不可但凭教授，尤当勗勉学生，使其深造学識，研精技艺。

十、各种科学，务以官定之教科书为講授之本。

第四节　女子师范学堂各学科要旨程度如下：

一、修身　其要旨在涵养女子之德性，期于实踐躬行。其教課程度，首宜征引嘉言懿行，就生徒日用常习之故，示以道德之要領；次教以言容动作諸礼仪；次教以修己治家及对于倫类国家当尽之責任；次授以教授修身之次序法則。凡教修身之課本，务根据經訓并薈萃《列女傳》（汉刘向撰），《女誡》（汉曹大家撰），《女訓》（汉蔡邕撰），《女孝經》（唐侯莫陈邈妻郑氏撰），《家范》（宋司馬光撰），《内訓》（明仁孝文皇后撰），《閨范》（明吕坤撰），《温氏母訓》（明温璜录其母陆氏訓語），《女教經傳通纂》（任启运撰），《教女遺規》（陈宏謀撰），《女学》（藍鼎元撰），《妇学》（章学誠撰）等书，及外国女子修身书之不悖中国风教者，擷其精要，融会編成；且須分別淺深次序，附图解說，令其易于明曉。

二、教育　其要旨在使理会女子小学堂教育、蒙养院保育及家庭教育之旨趣法則，并修养为教育者之精神。其教課程度，先教以教育原理，使知心理学之大要，及男性女性之别，并使明解德育智育体育之理；次教以家庭教育之法；次教以蒙养院保育之法；次教以小学堂一切教授管理訓練之法；并使知家庭教育与学堂教育之关系，及家庭教育与国家之关系；次使于附属女子小学堂及蒙养院实地練习教授生徒及保育幼儿之法則。

三、国文　其要旨在使能解普通之言語及文字，更能以文字自达其意，期于涵养趣味，有裨身心。其教課程度，先講讀近时平易之文，再进講讀經史子集中雅馴之文，又时使作簡易而有实用之文，兼授文法之大要及习字，并授以教授国文之次序法則。

四、历史　其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省悟群治之变迁，文化之由来，及强弱兴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其教課程度，授中国古代至本朝之大事及外国历史之大要，并授以教授历史之次序法則。

五、地理　其要旨在使知地球形状运动，并地球表面及人类生存之情状，且使理会本国及外国之国势。其教課程度，授地理总論、中国地理及与中国有重要关系之外国地理；兼授地文学大意，并授以教授地理之次序法則。

六、算学　其要旨在使习熟計算，适于日用生計，且練习其心思使进于細密精确。其教課程度，授算术兼授珠算，次授代数初步及平面几何初步，并授以教授算学之次序法則。

七、格致　其要旨在使知各种物質天然之形状，交互之关系，及物質对于人生之关系，俾适于日用生計，有益于技艺职业。其教課程度，授以普通动植物之知識及生理卫生之大要，次授以普通物理化学，并授以教授格致之次序法則。

八、图画　其要旨在使精密观察物体，能肖其形象神情，兼养成其尙美之心性。其教課程度，授写生画，随加授临本画，且使时以己意画之；更进授几何画之初步，并授以教授图画之次序法則。

九、家事　其要旨在使能得整理家事之要領，兼养成其尙勤勉，务节儉，重秩序，喜周密，爱清洁之德性。其教課程度，授衣食居处、看病育儿、家計簿記及关于整理家政之一切事項，并授以教授家事之次序法則。

十、裁縫　其要旨在使习得关于裁縫之知識技能，兼使之节約利用。其教課程度，授普通衣类之裁法縫法及修繕之法，并授以教授裁縫之次序法則。

十一、手艺　其要旨在使学习适切于女子之手艺，并使其手指习于巧致，性情习于勤勉，得补助家庭生計。其教課程度，可就編織、組絲、囊盒、刺綉、造花等項酌擇其一項或数項授之。此外各种图样，凡有适切于女子之技艺者，均可酌量授之，并授以教授手艺之次序法則。

十二、音乐　其要旨在使感发其心志，涵养其德性，凡选用或編制歌詞，必擇其有裨风教者。其教課程度，授单音歌复音歌及乐器之用法，并授以教授音乐之次序法則。

十三、体操　其要旨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动作机敏，举止严肃，使知尙协同、守規律之有益。其教課程度，授普通体操及游戏，并授以教授体操之次序法則。

第五节　各学科四年間，每星期教授时刻如下表：

学科	第一年 每星期鈡点	第二年 每星期鈡点	第三年 每星期鈡点	第四年 每星期鈡点
修身	2	2	2	2
教育	3	3	3	15
国文	4	4	4	
历史	2	2	2	
地理	2	2	2	
算学	4	4	3	2
格致	2	2	2	2
图画	2	2	2	1
家事	2	2	2	2
裁縫	4	4	4	3
手艺	4	4	4	3

音乐	1	1	2	2
体操	2	2	2	2
合 計	34	34	34	34

第六节　女子师范学堂可酌設預备科，使欲入师范科而学力未足之女生补习各种科学；其科目可斟酌女子高等小学堂第三四年程度定之。

考录入学章第三

第一节　学生入学，以毕业女子高等小学堂第四年級、年十五岁以上者为合格。其毕业女子高等小学堂第二年級年十三岁以上者，亦可入学，惟当令其先入預备科补习一年，再升入女子师范科。至現时創办，可暂以与毕业高等小学堂学力相等者充之。

第二节　选女子师范生入学之定格，須取身家清白、品行端淑、身体健全，且有切实公正紳民及家族为之保証，方收入学。

編制設备章第四

第一节　每一班之学生以四十人为限，每学堂不得过二百人。

第二节　学堂建設之地，其位置及規模必須与学堂相称，且須擇其邻近人家之风俗，于道德卫生均无妨碍者。

第三节　学堂内当按学科之門类备設諸堂室如下：

一、通用講堂；二、格致图画等专用講堂；三、家事裁縫手艺等各实习室；四、图书室、器具室；五、祀堂；六、管理員室及其余必需諸室。

第四节　学堂内另設体操場，分为屋内屋外二式。

第五节　学堂内应分設学生自习室寝室，以便于管理稽察为准；监学室、会食堂、盥所、浴所、养病所、厠所、应接所，均宜全备，

惟均須注意适合于女子之应用。

第六节　学堂应备几案椅凳黑板，必須取深合法度者。

第七节　凡教授格致、历史、地理、算学、图画、家事、裁縫、手艺、音乐、体操等所用图画器具标本模型等，均宜全备，且須合于教授女子师范学科之程度者。

第八节　图画当备可供教科用者，兼須备可供参考用者。

第九节　女子师范学堂当設附属女子小学堂及蒙养院一所，以便师范生实地練习。

监督教习管理員章第五

第一节　女子师范学堂，应置各科教习管理員如下：监督、教习、副教习、监学、附属小学堂堂长、蒙养院院长。

第二节　监督統轄各員主持全学内部事务。

第三节　教习掌教育学生，副教习助教习之职务。

第四节　监学以教习或副教习兼充，掌学生斋舍事务。

第五节　女子小学堂堂长、蒙养院院长，以教习兼充，管理附属女子小学堂蒙养院事务。

第六节　以上各員，均以品端学优，于教育确有經驗之妇人充之。

第七节　学堂教习，許聘用外国女教习充之，惟須选聘在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品学优良者；且須明定应与中国女教习研究教法，其研究时限由該学堂自行酌定。

第八节　学堂仆役亦須用端正守礼之妇女，若其平日于名节有損者不許充当。

第九节　以上各員外，可置总理一人，书記一人，庶务員一人，总理管理学堂一切規画措置，及学堂外一切交涉事务；书記掌公文

书件，庶务員掌收支一切庶务，均归总理統轄。

第十节　总理书記庶务員，均以篤行端品，究心学务，年在五十以上之男子充之，且須于学堂旁近别建公务室，办理一切事务，不得与学堂混合。

第十一节　凡外客来观覽学堂考察教育者，无論中外人，非由公正官紳介紹，且經总理监督認可者，不得入堂观覽。

第十二节　教习管理員及学生之亲族，有因事来堂者，須先經总理监督察驗属实，始准在外面客厅接見；若非亲族，一概不准在学堂接見。虽外国女教习亦应守此规則。

第十三节　学堂既有寢室，女师范生皆須住堂，不得任意外出。其星期及因事請假者，必須家人来接方令其行。

第十四节　学堂教員及学生，当一律布素(用天青或藍色长布褂最宜)，不御紈綺，不近脂粉，尤不宜規撫西装，徒存形式，貽譏大雅；女子小学堂亦当一律遵守。

教职义务章第六

第一节　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生，自領毕业文照之日起，三年以內，有充当女子小学堂教习或蒙养院保姆之义务。

第二节　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生，如有不得已事故，实不能尽教职义务者，由地方官查明禀奉提学使允准，量繳学費，可豁除其教职义务。

第三节　女子师范学堂毕业生，如有不肯尽教职之义务，或因事撤銷教习凭照者，当勒繳在学时所給学費，其数多少临时酌定。

(《大淸光緒新法令》第十三册，商务印书館版，第35—40頁)

第十节　社会教育

教育部公布半日学校规程

1914年2月

第一条　半日学校为幼年失学便于半日或夜間补学者設之。

第二条　专教女子之半日学校称女子半日学校。

第三条　小学校得依本规程附設半日班，但男女同校之小学校不适用之。

第四条　半日学校学生之入学年龄，自十二岁至十五岁。

第五条　半日学校学生入学程度，为未入初等小学校者；但已入初等小学校而輟业者，亦得插入相当班次。

第六条　半日学校学科目及每周授課时数，依下表之规定：

修身	1
国文	12
算学	3
体操	2
总計	18(各学年同)

半日学校每周授課在十八时以上者，得将各科教授时数酌量增加，并得依初等小学校課程加授他項科目，惟至多不得过三十小时。

第七条　半日学校修业期限为三年。

半日学校每周授課至三十小时者，得酌量縮短年限为二年以上。

第八条　半日学校教科用书，由校長就教育部审定图书内擇用之，在此項图书未审定以前，适用初等小学教科书。

第九条　半日学校除以上各条外，均适用部令关于初等小学校之規定。

第十条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教育公报》第一册，1914年6月）

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

1915年7月

第一章　总則

第一条　本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項、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

第二条　本会由教育部設立，受教育总長之监督。

第二章　职务

第三条　本会研究事項分下之三股：（一）小說，（二）戏曲，（三）講演。

第四条　小說股所掌事項如下：（一）关于新旧小說之調查事項，（二）关于新旧小說之編輯改良事項，（三）关于新旧小說之审核事項，（四）关于研究小說书籍之撰譯事項。

第五条　戏曲股所掌事項如下：（一）关于新旧戏曲之調查及排演之改良事項，（二）关于市售詞曲唱本之調查及搜集事項，（三）关于戏曲及評书等之审核事項，（四）关于研究戏曲书籍之撰譯事

項，(五)关于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片之調查事項。

第六条　講演股所掌事項如下：(一)关于講演材料之搜集审核事項，(二)关于講稿之选擇及編輯事項，(三)关于画报、白話报、俚俗图画等之調查及改良事項，(四)其他不属于各股事項。

第三章　会員

第七条　本会以下列会員組織之：(一)教育部职員若干人，由教育总长指定；(二)学务局职員二人，由学务局选派，詳請教育总长認定；(三)直轄学校职員各一人，由各校选派，詳請教育总长認定；(四)京师劝学所职員二人，由学务局选派，詳請教育总长認定；(五)京师警察厅职員四人，由教育部函商警察总监选派；(六)京师教育会会員二人，由教育部飭知該会会长选派；(七)京师通俗教育会会員二人，由教育部飭知該会会长选派；(八)其他对于本会研究事項有专长者若干人，由本会延聘。

第四章　职員

第八条　本会設会长一人，綜理本会事务。

第九条　本会設干事若干人，承会长之指揮，分任各股調查編譯审查事宜及本会庶务会計事宜。第七条第八款之延聘員，专任編輯譯述事宜。

第十条　本会各股設主任一人，承会长之指揮，办理各該股內事务，仍兼干事之职务。

第十一条　会长及各股主任，由教育总长指定，干事由会长于会員中推选，詳請教育总长核定。

第十二条　本会得雇用书記，掌文件之繕写、保存、收发等事項。

第五章　会議

第十三条　本会会議分二种:(一)定期会議,(二)临时会議。

第十四条　定期会議每股每星期至少一次，临时会議于有特别事故时由会长召集之。

第六章　經費

第十五条　本会經費由教育部支給之。

第十六条　本会会員为名誉职。

第十七条　本会职員,除延聘員及雇員外,均不支薪。

第十八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或应行增改之处,由本会随时修正,詳請教育总长核定。

(«教育公报»第二年第四期,1915年7月)

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講演所規程

1915年10月

第一条　通俗教育講演所依本規程設置之。通俗教育講演規則另定之。

第二条　通俗教育講演所在省会地方須設置四所以上；在县治及繁盛市鎮須設置二所以上;在乡村各地方,由地方长官酌量推行。

第三条　通俗教育講演所,私人或私法人均得設立,但須稟請地方长官核准,詳报該地方最高級行政长官备案。

第四条　通俗教育講演所无論公私設立,于成立一月后,应由

地方长官詳請該管最高級行政长官咨陈教育部查核。

第五条　凡通俗教育講演机关，应一律称为通俗教育講演所，并标明公立或私立字样。

第六条　通俗教育講演所設职員如下：1. 所长一人；2. 講演員若干人；3. 办事員一人或二人。

第七条　所长綜理全所事务，講演員办事員承所长之指揮分任講演及各項庶务。

第八条　所长除綜理所务外，仍担任講演，但系名誉职者不在此限。办事員亦得兼任講演。

第九条　所长及講演員須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1. 講演傳习所或通俗教育研究所毕业者；2. 曾任講演一年以上著有成績者；3. 曾任小学校以上之教員或簡易师范毕业者；4. 教育会劝学所各职員；5. 地方紳董夙有学望者。

第十条　所长、講演員由地方长官委充，詳請該管最高級行政长官汇报教育部备案。

第十一条　私立之講演所，其所长、講演員經地方长官核准后，仍須詳請該管最高級行政长官汇报教育部备案。

第十二条　所长講演員薪金額数由地方长官酌定之。

第十三条　所长講演員如有奉职不力者，得由地方长官撤换之。

第十四条　私立之講演所，如有不遵通俗教育講演規程办理者，得由地方长官停止或解散之。

第十五条　本規程之規定，巡迴講演所得适用之。

第十六条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教育公报》第二年第八期，1915年11月）

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講演規則

1915年10月23日

第一条　通俗教育講演，以启导国民改良社会为宗旨。

第二条　通俗講演分普通特别二种，不得涉及通俗教育以外之事項。

第三条　普通講演要項如下：(1)鼓励爱国，(2)勤勉守法，(3)增进道德(4)灌輸常識，(5)启发美感，(6)提倡实业，(7)注重体育，(8)劝导卫生。

第四条　特别講演要項如下：(1)关于临时事变者如国内国际之天灾事变等，(2)关于特别地点者如工場、监獄、看守所、惠济所、感化院等。

第五条　講演員有不遵前各条之規定而借端講演者，得由該管官厅禁止或处分之。

第六条　講演稿本应由各講員按照第三第四条要項分别拟編，禀由該管长官詳送最高級行政官厅选印成册，隨时汇送教育部审核。

第七条　通俗講演得酌量情形，置备下列各种輔助品：(1)理化試驗之仪器标本，(2)幻灯及活动影片，(3)各种教育图画，(4)风琴、留声机、軍乐等。

第八条　本規則之規定，巡迴講演得适用之。

第九条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教育公报》第二年第八期，1915年11月）

教育部轉发露天学校簡章及規則

1916 年 3 月

北京通俗教育会創办露天学校，已閱二年；历加考察，成績頗著。玆特檢同該会章程咨請分飭各属体察地方情形参酌办理。

北京通俗教育会实施露天教育簡章

第一条　本会为补助学校教育，救济失学儿童起見，特办露天教育，定名曰北京露天学校。

第二条　露天学校設施地点，拟就京师学务局所定学区每区各設一处。至現时先于某区試办，应于开会时适宜酌定，并于开办期前报知京师学务局备案，并报知京师警察厅。

第三条　露天学校課程，悉遵教育部初等小学校教則，用簡易方法教授之。

第四条　露天学校开学之时期，暫定为每周一次或二次，每次共教二小时；于所定开校日期遇有大风雨雪时以次順延。

第五条　露天学校学生，以失学儿童为限。

第六条　开办露天学校，各按設施地点分别推定經理員、教員以专責成。

第七条　經理員教員由本会会員、各学区劝学員、各公立学校职教員及宣誹員中推定。

第八条　本会办理露天学校人員，均佩带京师学务局核准并在京师警察厅存案之徽章，以便識認而資保护。

第九条　于露天学校无一定职务人員，不得闌入学校界綫以內。

第十条　露天学校管理、教授各項細則，由經理員教員另行拟訂。

第十一条　本簡章于議决后施行，如有未尽事宜，随时改訂。

露天学校暫行規則

第一条　男女儿童凡年在十四岁以下、六岁以上，未經讀书者，均可入席听講；学額以所設之席为限。惟身患癬疥傳染等病者不得入席。

第二条　本校备有課篇、淺說篇及各种印刷品，入席各生均可領受；若年在六岁以下者概不发給。

第三条　学生听講，不得起立、更位、交談、食物，以及妨害他人听講之动作；違者立令退席。

第四条　本校所备之茶水淨面水等，入席各生均可領用，惟領用时間須听先生指定。

第五条　开課散課时，各生以次出入，不得拥挤；違者禁止入席听講，或追繳所得之課篇。

第六条　学費講义費杂費一概不收。

第七条　本校男女各生，能遵守师訓、专心向学者，可由本校介紹送入就近公立学校肄业，以資深造。

第八条　本校开課时，无論男女皆得在外旁观，惟不得喧嚣戏斗，以及有害講授之行为，違者知会照料警士送区懲办。

（《教育公报》第三年第四期，1916年3月）

第十一节　满蒙藏族教育

清帝諭八旗子弟注重学习騎射、清語①

道光二十三年(1843)

八旗根本，騎射为先。清語尤其本业。至兼习汉文，亦取其文义清通，便于翻譯。乃近年駐防弁兵子弟，往往騖于虛名，浮华相尙，遂至輕視弓馬，怠荒武备，于应习之清語視为无足輕重，甚至不能曉解。恭閱嘉庆五年皇考諭旨，駐防人等准于該省考試文生，原系格外施恩；如专务此而廢清語、騎射，卽停止此例亦属应該。仰見皇考訓誡諄諄之至意。因思清語、騎射，全在該管大臣等平日尽心訓飭操演，而弁兵子弟亦必借此进身，方能益加劝勉。見在武乡試駐防一体与考弓馬，如悉嫻熟，不患无登进之路。其应文試者必应試以翻譯，庶不至专习汉文，轉荒本业。除本科文乡試仍照例准其应考外，嗣后各省駐防，俱着改翻譯考試，俾知非熟悉清文不能幸邀拔擢，自必爭相磨厉，日益精通。一切章程及翻譯童試进額、乡会試中額应如何酌定，着軍机大臣会同該部議奏！

（刘錦藻：《清朝續文献通考》第二册，卷九十五，《学校》二，商务印书館万有文庫本，第8549頁）

---

① 标題是編者加的。

陆軍貴胄学堂試办章程(节录)

光緒三十一年(1907)

学堂总則

一、陆軍貴胄学堂設于京师，隶于練兵处，专考收王公世爵暨四品以上宗室現任二品以上京外滿汉文武大員之聪穎子弟，教以普通学术及陆軍初級軍事学，并入軍队观覽学习。統計学期以五年为毕业。

二、王公世爵等各将子弟于奉諭旨三个月期限內，王公世爵用汉文，現任滿員用旗文，汉員用咨，并开具簡明履历，送呈練兵处注册，听候訂期遴选。

三、王公世爵等呈送子弟，如逾三个月期限或延至开学以后者，概不录取。

四、遴选学生以体質强健、文理通順、并无暗疾嗜好、年岁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为合格。其王公世爵子弟中間有文理不能及格而体質尚与軍人格式相符，可酌量从寬录取，令其补习汉文一年，然后随班肄业。如資質过鈍与全无补习汉文之望者，临时剔退。

五、学生額数遴选时权取一百六十名，俟入学三个月后，严行甄别一次，酌留一百二十名为定額。

六、权取之一百六十名学生，須遵照練兵处临时颁訂之入学章程，同时会齐入学，不得参差到堂，致与教法有碍。

七、定額学生分为三班，每班四十名，各設講堂，一律講授功

課，如名数不及定額，或須逾額溢收，俟临时酌量再行核議。

八、学生在堂內，无論何項官职，均須恪遵学堂随时奏定堂規祇节，如有違背堂規及乖錯祇节等情，当按所犯重輕照章核办。

九、年长不合定格与充当差使之王公世爵，虽碍难入堂受学，而情殷尙武，志切从戎者，自应俟开学后体察情形，随时另訂专章，奏請入堂听講。

十、学生入堂后应用笔墨紙張課本軍衣飲食等項經費，均由学堂一体支发。

十一、学生五年毕业大考，考列优上中三等者，应分别发往新軍学习初級軍官职务四个月。期滿后由所隶新軍統將出具切实考語，送交練兵处考驗，分别等次，发給执照，幷由練兵处开单奏請带領引見。原有世爵官阶者听候录用，分别优予出身，以示鼓励。其有考列下等者，应选擇尙堪造就之員，酌留再习一年，余均退学。酌留再习者如来岁复考下等，亦即退学。

十二、在堂肄业已及二年暨屡考优等幷大考毕业各学生，如有願赴外洋学习陆軍，与入陆軍别項专門学堂研究高等学問者，应由練兵处分别考驗，遴选合格，奏明咨送。

十三、学堂开办五年期滿后，如确办有成效，凡在事出力人員应由練兵处擇优請奖。

十四、此項試办章程系按照現在情形变通酌定，俟將来各等陆軍学堂一律开設完备后，应由練兵处随时修改增訂。

（刘錦藻：《清朝續文献通考》第二册，卷一百五，《学校》十二，商务印书館万有文庫本，第8639頁）

学部咨宪政編查館准滿蒙文高等学堂咨送章程文(附章程)

光緒三十四年(1908)

总务司案呈准滿蒙文高等学堂咨呈：案照本学堂章程內开于預科外附設別科一班，以八十名为額，三年毕业，考取举貢生监及职官年在三十五岁以內，中文淸通，素嫻滿文或蒙文者入选，并免收学膳等費等語。本学堂拟遵章添考别科学生，前經呈明大部轉行各省将軍副都統咨送等因在案，查京师各衙門候补候选人員內不乏素嫻滿文或蒙文之人，理合呈請大部轉行各部院衙門，如有合格人員年在三十五岁以內，願入別科肄业者，造具履历名册，务于6月30日以內徑行咨送本学堂听候示期考試，以省周折而归簡易。除八旗都統衙門及內外火器营、圓明园八旗健銳营拟由本学堂咨取外，其各部院衙門，相应咨呈大部，請煩查照轉行等因，并附送章程前来，相应咨行貴館登入政治官报，俾众周知可也。

(附)滿蒙文高等学堂章程

立学总义第一

第一章　本堂为造就滿蒙文通才，以保国粹而裨要政为宗旨。

第二章　本堂于設滿蒙文科之外，并附設藏文科，两科学生一律同习各种科学，以备行政任使。

第三章　滿蒙文科与藏文科各設預科及正科。

第四章　本堂分别以滿蒙語文或藏語藏文为主課，輔以普通及法政測繪各科学，以养成明体达用之才。

第五章　本堂附設别科，取前項应用各种学科擇要教授；惟此

科只招学生一次，毕业后即行停办。

毕业年限及課程第二

第六章　本堂預科二年毕业，正科三年毕业；学生习完預科后始得升入正科。

第七章　本堂附設別科，三年毕业。

第八章　各学科課程及每星期教授鈡点表如下：

滿蒙文預科

第一年	每星期鈡点	第二年	每星期鈡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滿蒙語文	12	滿蒙語文	12
中文	4	中文	4
法学通論	2	理財原論	2
历史	3	历史	3
地理	（历史、地理合计）	地理	（历史、地理合计）
算术	4	代数	3
几何	2	三角	3
理化	2	理化	2
博物	2	博物	2
图画	2	图画	2
体操	2	体操	2
合計	36	合計	36
		馬术	（随意科每星期三点鈡）

滿蒙文正科

第一年	每星期鈡点	第二年	每星期鈡点	第三年	每星期鈡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滿蒙文	10	滿蒙文	10	滿蒙文	10
蒙語	8	蒙語	7	蒙語	7

中　文	3	中　文	3	中　文	2
滿蒙地理	3	財政学	2	理財政策(以农业工业为主)	2
滿蒙近史	3	理財政策(以交通商业为主)	2	殖民政策	3
用器画法	2	統計学	1	制图法	2
測量学	2	制图法	2	实　測	2
大清律例	2	測量学	2	刑　法	2
体　操	2	行政法	2	国际法	3
合　計	36	宪　法	2	体　操	2
		体　操	2	合　計	36
		合　計	36	东文俄文(随意科每星期三点鍾)	

滿蒙文別科

第一年	每星期鍾点	第二年	每星期鍾点	第三年	每星期鍾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滿蒙文	10	滿蒙文	10	滿蒙文	10
蒙　語	6	蒙　語	6	蒙　語	6
中　文	3	中　文	3	中　文	3
历　史	2	历　史	3	滿蒙地理	2
地　理	2	地　理	2	滿蒙近史	2
算　术	4	国际法	2	財政学	3
法学通論	2	理財政策	3	殖民政策	3
理財原論	2	宪　法	2	統計学	1
大清律例	2	刑　法	2	行政法	3
体　操	2	体　操	2	体　操	2
合　計	36	合　計	36	合　計	36

藏文預科

第一年	每星期鍾点	第二年	每星期鍾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藏語藏文	12	藏語藏文	12
中　文	4	中　文	4
法学通論	2	理財原論	2
历　史	（3）	历　史	（3）
地　理		地　理	
算　术	4	代　数	3
几　何	2	三　角	3
理　化	2	理　化	2
博　物	2	博　物	2
图　画	2	图　画	2
体　操	2	体　操	2
合　計	36	合　計	36
		馬术（随意科每星期三点鉀）	

藏文正科

第一年	每星期鉀点	第二年	每星期鉀点	第三年	每星期鉀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藏　文	10	藏　文	10	藏　文	10
藏　語	8	藏　語	7	藏　語	7
中　文	3	中　文	3	中　文	2
藏卫地理	3	財政学	2	理財政策（以农业工业为主）	2
藏卫近史	3	理財政策（以交通商业为主）	2	殖民政策	3
用器画法	2	統計学	1	制图法	2
測量学	2	制图法	2	实　測	2
大清律例	2	測量法	2	刑　法	2
体　操	2	行政法	2	国际法	3
合　計	36	宪　法	2	体　操	2
		体　操	2	合　計	36
		合　計	36	英文（随意科每星期三点鉀）	

藏文别科

第一年	每星期钟点	第二年	每星期钟点	第三年	每星期钟点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人倫道德	1
藏文	10	藏文	10	藏文	10
藏語	6	藏語	6	藏語	6
中文	3	中文	3	中文	3
历史	2	历史	3	藏卫地理	2
地理	2	地理	2	藏卫近史	2
算术	4	国际法	2	財政学	3
法学通論	2	理財政策	3	殖民政策	3
理財原論	2	宪法	2	統計学	1
大清律例	2	刑法	2	行政法	3
体操	2	体操	2	体操	2
合計	36	合計	36	合計	36

学額及入学第三

第九章　本堂預科正科学額，暂以一百二十名为限，不分滿汉一律考取。

第十章　本堂別科学額，暂以八十名为限。

第十一章　預科正科及别科学生，概不收取学費及膳費。

第十二章　本堂学生，原应考取中学堂滿蒙文毕业者入学，現当創办之初，不得不变通招考，暂以中文通順，粗解滿文或蒙文，年在二十五岁以内者为合格。倘通曉滿蒙文之学生人数不敷，必須中文通順方可取录。

第十三章　别科学生考取举貢生监及职官，年在三十五岁以内，中文清通，素嫻滿文或蒙文者入选。

第十四章　本堂入学考試录取者，均于开学前五日亲自来堂

塡写志願书。

退学及除名第四

第十五章　凡学生已經入堂，不得中途无故退学，違者按月罰繳本堂費用銀十元，如实有特别事故应行退学，經监督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章　凡学生有犯下开各条者应卽除名：

一、无重要之事輟課在一个月以上者，二、分数屡列下等，无卒业之可望者，三、違背堂規屡誡不悛者，四、身有錮疾及沾染嗜好者。

凡除名学生，所繳罰款数目，悉依第十五章之例；惟因病曠課，以致无卒业之望而除名者，不在此例。

考試及毕业奖励第五

第十七章　本堂考試方法，考試分数，均依奏定章程办理。

第十八章　本堂学生毕业考試合格者，給予文凭；正科毕业者应給奖励，查照《奏定譯学館章程》斟酌办理。嗣后遇有各衙門需用通曉此項学科人員，及各学堂延聘此項学科教員，均以本学堂毕业生为上选；願升入大学堂文学科者听。

学生規則第六

第十九章　所有学生一切規則，均查照奏定学堂章程管理通則及約束学生章程办理。

教員管理員第七

第二十章　本堂所設教員管理員如下：

監督，教务长，滿蒙語文教員，藏語藏文教員，各种科学教員，俄文英文东文教員，庶务长，文案官，收支官，杂务官，斋务长，监学官，檢察官。

第二十一章　以上各員，除監督由学部奏派外，其余各員，均由监督延聘委用。

第二十二章　各員职任及施行法、管理法，均查照奏定章程及譯学館現行規則斟酌办理。

附学第八

第二十三章　本学堂为广育人才起見，特設附学一科，以待有志于此項学科之士。

第二十四章　附学生无論滿汉子弟，惟經中学堂毕业、年在二十以內、略識滿蒙文字、口音清利、中文通順者为合格。

第二十五章　附学生須繳学膳各費，其数目俟招考时商呈学部酌核办理。

第二十六章　願附学者，应先具附学願結及保証书。

第二十七章　附学生一应課程，均与正額学生一律。

第二十八章　附学生一应規則及毕业奖励，与正額无异。

第二十九章　附学生如能恪守学規，品端学勤，遇正額学生缺出，即以該学生充补，以示鼓励。

附則第九

第三十章　本堂于一切未尽事宜，随时酌定修改，以期周密。

（《大清教育新法令》第六册第六編，商务印书館版，第132—137頁）

教育部公布蒙藏学校章程

(附补习专科和預备科章程)

1913年2月

第一条　本学校以开发蒙藏青海人民学識、增进蒙藏青海人民文化为宗旨。

第二条　本学校以旧有之咸安宮学、唐古忒学、托忒学及前理藩部所办之蒙古学为基础，力图扩充改良。

第三条　本学校收学生本不分种族，惟因西北閉塞，而办此学，故重在多收蒙藏青海学生。

第四条　本学校收初入学之学生，其学額划作二十分計算：内外各蒙古占二十分之十，西藏占二十分之三，青海及其左近各回部占二十分之二；其余二十分之五，专收汉滿学生。

第五条　本学校先設預备科，俟毕业后另行开办专門科；其附設之补习专科，毕业后不再設置。

第六条　本学校經費由蒙藏局列入預算，函請財政部按期发給。

第七条　本学校直隶于蒙藏事务局，由教育部考核。

(附)补习专科章程

第一条　旧有之咸安宮学、唐古忒学、托忒学及前理藩部所属蒙古学之学生，惟略习普通，并无专科科学，与民国教育宗旨不合。本学校特設补习科，令該学生等补习法律政治經济等科学，储为共和民国人才。

第二条　本科专收咸安宮学、唐古忒学、托忒学及前理藩部所

属蒙古学旧有之学生，其他蒙藏人願旁听者听，但以教室能收容者为限。

第三条　旁听生中如有学力充足願与本补习科学生一体受試驗，經評定合格者，得給与修业文凭以資鼓励。

第四条　肄业年限定为三年，一年分为三学期。

第五条　本科补习科目：汉文、法学通論、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行政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中国地理历史、外国地理历史、統計学、外交史、外交政策、經济政策、政治学、財政学、交通政策、殖民政策、簿記学。其每学期分配学科，別以表定之。

第六条　本科学生无多，則开一班，合諸生一堂教授之。

第七条　本科学生不納学費，其膳宿自备；至原有之膏火，仍照旧章办理，本校概不过問。

第八条　本补习专科学生卒业后，不再継續开办，卽照本总章第五条办理。

（附）預备科章程

第一条　本科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

第二条　本科肄业年限照教育部所定中学校章程定为四年。

第三条　本科学額，至少以二百名为限。

第四条　一年分为三学期，自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第一学期，自元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为第二学期，自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为第三学期。

第五条　本科入学資格，以年滿十五岁至二十五岁之男子身体健全者为合格。

第六条　如所收学生程度太低，科学全未肄习者，得于入預备科之前，由校长分别程度高低，令其在校內补习小学功課一年或二

年。

第七条　征集蒙藏青海学生时，由各盟长、将軍、都統、各办事長官挑选咨送其来京。路費由本旗酌量补助。

第八条　各地咨送学生額数，每年斟酌情形公平派定之。

第九条　本科学生依入学前后分班教授，每班至多不得过五十人。

第十条　本科所授課目如下：汉文、汉語、蒙文、藏文、修身、本国地理历史、外国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博物、生理卫生、物理、化学、图画、体操、乐歌、手工、法制經济。其每学期功課別以表定之，但第一学年須多学汉語汉文，以备后来听講之用。

第十一条　蒙藏青海学生概不收納学費，其膳宿費亦由公家备办以示提倡。本学校之修业放假及学生賞罰，試驗进級卒业等章程及教室規則，容后續訂之。

（《中华教育法令》，第91—92頁）

第十二节　华侨教育

学部奏拟請派員赴美籌办侨民兴学事宜折

光緒三十三年(1907)

竊近年以来，屡奉明詔普兴教育，京外各学堂次第举办，固已略具規模；而海外侨民同是朝廷赤子，其平日惓怀宗国，历久不渝，若再牖之以詩书、勉之以忠孝，則內向之意益篤，爱国之忱益坚，于以維人心而收国权，所关实非淺鮮。査美洲华侨之数，当光緒八、九年間約三十余万人，十八、九年間減至二十余万人，迨二十九年以后仅有十余万人。盖自禁工之議起，所以限制华民入境者綦严，即侨居已久者亦不得同享其优待之利益。近日美国重申阻止亚洲幼童共校之禁，紐約各埠华商屡电臣部吁求救援，想見流离无告，穷則呼天之情，殊堪惻念。臣等日夜焦思，謀所以維持之法，舍乘时劝学，速兴教育，无从措手；謹熟籌利害，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査华人之在美者，大都习于工商，勤儉耐劳，終岁所贏，輦回中国，通商漏卮得以稍資补助。比年工商实业日卽衰微，固由苛例使然，亦由华民漫无学識，未能竞进；及今不图，再閱十年，恐知識愈加桎梏，生业愈形雕敝，可为长虑。若施教育以扩其知識，操业日精，生計自裕，生齿亦孳而愈繁，其利一也。

近年华人入美国专門大学肄业者甚多，大率內地人士稍具根柢者始往游学，而华侨子弟能入美国大学者殊为罕覯；間有其人，

亦以生长外国，于宗国文化遺之已久，于国事更漠然若忘，縱使学业有成，亦終楚材晋用，为外人所驅使。若施教育以发其爱国之心，俾知孔教渊源，累朝恩德，自可默相維系，收为我用，其利二也。

况近年异説朋兴，邪慝之徒流毒海外，华侨之稍明忠孝大义者固不至为其所誘，而劳力小人未尝学問，往往为所煽惑，不能辨其是非，滄海横流，罔知所屆，尤不可不預为之防。若施教育以端趋向而正人心，俾知朝廷复載之恩无远弗屆，海外愚氓断不忍自外生成，其利三也。

夫以教育不兴则害如此，教育兴則利如彼，惟有派員赴美宣布朝廷德意，指陈教育宗旨，为今日万不可緩之图。然非得有忠实可靠之人，素为旅美华民所信服者，亦恐无济。兹查有內閣侍讀梁庆桂，系广东番禺县举人，学优品正，乡望素孚，堪以派往美国各埠經理其事。所有調查学童、劝励紳董、儲备教員、編設学科、补助經費，应如何妥筹办法之处，均由該員随时随地呈报臣部核办。至該員往返川資，抵美后所需費用，概由臣部发給。如蒙俞允，并恳明降諭旨，宣諭华侨，务以忠君尊孔为宗旨；使該侨民知身居海外，仍在圣朝軫念之中，庶几因感生奋，愈以勤学問，篤棡忱，于維系人心，潜消隐患，不无裨益。謹奏。

奉旨："依議。"欽此。

（«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七期，1907年7月）

教育部公布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

1914年2月

第一条　侨民子弟年十五岁以上，曾在各居留地侨民所設之学校毕业者，得于每年入校始期以前呈由該管領事官保送回国就

学。

第二条　領事遇前項請求視为必要时，得酌加試驗。

第三条　国内各学校对于前項学生入学試驗，得从寬取录，但以試驗成績所差在十分以內为限。

第四条　已經取录之学生国語未甚熟練，有碍听講者，各該校得为設国語补习科，但不得有碍正科。

第五条　侨民回国后，其入学就学事宜，应由所在教育官厅介紹之。

第六条　本規程未尽事宜，临时訂定之。

第七条　本規程自公布日施行。

（《教育公报》第一册，1914年6月）

教育部調查华侨学务事項

1915年

一　調查

侨民經营海外，随地設学以教育子弟；除欧洲外，各国皆有，而尤以南洋群島为最多，美日朝鮮次之。大都校自为风，不相統系，欲图整理改良，必先从調查入手。只以地属他国管領，未便派員前往，民国二年本部商同外交部委托中国駐外領事兼管华侨学务，三年一月又經本部訂定华侨学校簡明調查表，分飭各埠領事按照表列事項調查明确，分別塡报以資查核。嗣据各領事遵飭調查各該埠侨学情形，陆續塡表报部备案。惟法属越南及暹罗等处华侨，因其地向无中国領事，未能一律調查。玆将調查情形分述如下：

第一，調查表之內容　华侨学校簡明調查表，凡分七項：一曰

校名，凡学校之名称种别均行填入；二曰地址，侨学所在之某埠某街均行填入，并附以外国文；三曰学級及人数，凡学校之学級数学生数均行填入；四曰教科用书，各科所用书名出版人，及是否經部审定均行填入；五曰經費，凡常年費之由来，及每年收入总数均行填入；六曰設立及报部年月，学校之設立及报部年月均行填入，未經立案者只填設立年月；七曰备考，不属前之事項均可填入。

第二，侨学地址　侨民之在海外，散处各島埠，地面虽广而設学者尚不及半。盖侨民中工人多而商人少，非識見淺陋不知教育为重，卽自食其力无暇顧及教育，故設有学校之地方，依調查报告仅如下表：

国名	华侨已設学地方	华侨未設学地方
日本	神戶　长崎　橫濱	
朝鮮	汉城　仁川	平安北道　元山　鎮南浦　平壤　釜山
俄属西伯利亚		海参崴
美国	紐約　金山　砵侖　屋侖　沙加免度　埃市桌利	
加拿大	域多利　云高华　紐威士棉达	各埠华工甚多
中美洲		巴拿馬　古巴
英属南洋	緬甸　新加坡　檳榔屿　麻拉甲　馬来联邦（卽霹靂等邦）	
美属南洋	菲利濱群島　檀香山群島	
荷属南洋	爪哇島　馬都拉島　小巽他群島　苏門答剌島　勿里洞島　网甲島　婆罗洲島　西里伯島　廖島	南洋小島均有华侨居止未設有学校者甚多　不能遍举
德属南洋		薩摩島
英属澳洲	雪黎　美利濱	紐絲綸島

第三，各地設学情形　华侨設立学校，有由商人提倡者，有由

領事提倡者；其办学情形有遵照定章办理者，有仅于西校課余补习中国語文者，随地而异，不能一律。兹就調查报告大概述之如下：

一、日本各埠侨学編制，类能遵照部定章程办理，其教授管理亦多合法。

一、朝鮮各埠华侨多小本营商，或种植菜圃，多中年人，携有家室者甚少；故侨民虽多，仅于京城、仁川設学数处而已，其余各埠类皆闕如。

一、美国各埠及美属檀香山，侨民子女多在西校肄业，所有侨学，系于下午或暑假期内补习中国語文而已，凡西校已有之課概不再授。

一、加拿大华工甚多，然入口卽須先納人头税一元，故来此間之华侨虽多，恒不携眷同往。除域多利等三埠外，他处则无侨民所設之学校。又侨民家資丰足者，亦多令其子女入西校肄业，于晚間延聘专师补习中文；直系私塾，未可称为学校。

一、中美洲华侨亦甚多，但未設有学校。巴拿馬地方侨民，其富者多遣子弟回国就学，貧者则几已同化于土人。古巴各島侨商多无家室，稍有儲蓄卽謀返国，壮者至而老者归。前曾筹設侨学一所，嗣以筹費为艰，来学者少，漸已解散矣。

一、英属南洋緬甸馬来各地方侨民，逼近閩粤，与祖国声聞相通，又当东西洋往来之孔道，故侨民知識类多明达，倡办侨学甚多；其編制亦能按照部章办理，并依侨民情形均加授国語一科。

一、南洋各島分属于英、荷、美、德諸国，华侨之众为他处冠。近年受外人刺激，設学亦甚多，其情形与英属南洋緬甸馬来等处略同，然侨民中有一部分已同化于土人，不知教育为何事矣。

一、英属澳洲紐絲綸等处，华侨人数不多，設学亦甚少；仅澳洲有学校三处，亦多因陋就簡，不能与近海諸侨比也。

(附)各埠領事調查侨学数目表

領管名称	調查侨学数目	报部年月
長崎領事	1	3年3月
横濱总領事	3	3年3月
神戶領事	2	3年4月
朝鮮总領事	4	3年4月
菲利濱总領事	2	3年4月
檳榔屿总領事	10	3年5月
新加坡总領事	34	3年7月
温哥华領事	5	3年7月
澳洲总領事	3	3年9月
檀香山領事	3	3年10月
仁川領事	1	4年1月
爪哇总領事	95	4年2月
紐約領事	1	4年4月
仰光領事	17	4年6月
把东領事	32	4年8月
金山总領事	5	4年8月
爪哇总領事	23	4年12月
总　計	241	

二　奖励

教育为国家根本事业，民国成立四年于兹，对于国内教育調查整頓，业已粗具規模，对于海外教育亦复时加考察，期与国內学校同臻美备，以养成完全之国民。顧华侨設学，远隔重洋，不有奖励，其何以兴？本部历年办理华侨学务，旣認眞考核，复优加褒奖；所定办法略可分为两大端：

第一，对于回国就学学生之奖励　侨民子弟大都肄业于侨民所办之小学，如欲升入中学，其毕业时卽須送回祖国，乃能有所造

就。但海外师資缺乏，所办学校視內地各校为逊，故华侨子弟恒恐入学試驗不能及格，或以国語未甚純熟，往往裹足不前。前清季世，南京設有暨南学校，专令侨生回国就学。改革以来，是校以款絀縮小范圍，移于福州改办华侨公学。本部对于回国侨生，乃特定一《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并拟就留美学額中酌撥专額，为派遣侨生游学之地，以資深造。

第二，对于侨学董事职員之奖励　又可分为二項：

一、奖章　侨民对于学务最属热心，往往倡募或独捐巨資，創办学校；即侨学常款，亦多由工商界常捐而来。本部对于此种捐資兴学办法，均随时按照捐資兴学条例分别奖以各种嘉祥章以昭激劝（此項奖章数目，已另表汇登，不复贅述）。

二、匾額　华侨学校有办理頗称完善者，仅給奖章，殊不足以彰办学者之勤劳与学校之成績，故另褒以匾額，以示优异。如日本横濱大同学校，于民国元年經大总統奖給“作我新民”匾額；檀香山明倫学校于民国三年經本部奖給“光被海表”匾額是。

以上所举皆系較著者，他如侨学来部立案，或毕业报部备案，本部率皆温語奖劝；其与部章稍有出入，亦均詳察侨情分别准其变通办理，仍于严切整頓中寓有寬大之意。并拟于庫儲充裕时，再筹撥一定专款，按年补助侨民学校，以期海外教育日見扩充，此对于侨学董事职員奖励之大概情形也。

三　侨学毕业人数

华侨設学异地，为数甚多，历年报部立案者已达二百五十校，学生总数几二万人。各校教授管理虽不能悉称完善，然校董职教員类皆热心提倡，能力所达，莫不殫厥精力以期其成。如爪哇三宝瓏中华学校，有学生二十班，計六百人；巴达維亚中华学校，有学生十

六班，計五百五十人；新嘉坡养正学校，有学生十一班，計四百人。檀香山明倫学校，有学生七班，計三百五十人；西里伯望加錫中华学校，有学生八班，計三百人；檳榔屿中华学校有学校八班，計二百五十人，其余每校有学生百余人、八九十人者亦頗多；以視国內学校相去亦不甚远，而毕业者則寥寥。就报部备案者統計之，仅八百人，与肄业者为百与廿五之比，較之国內学校則悬殊太甚矣。其所以毕业人数如此寥寥者盖有数端：

一、侨民經营工商事业，往来各埠，迁徙靡常，子弟亦多随其父兄工作为轉移；虽在学校亦不得不舍而他去。又或年岁稍长，家族中資食其力，遂不能継續求学；是以中途退学者多而轉学者寡，毕业生自不多覯矣。

一、英荷政府常設法奖誘华侨入其所設之学校，年擇成績优良者以公費資其留欧肄业，故侨民往往以入自設之校为无出路，見异思迁，故不俟毕业而轉入外国学校矣。近年由部設法奖劝，訂定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以示优遇；幷拟俟庫款充裕时酌撥专款，分别补助各埠侨学，今后此种流弊或可稍戢歟。

一、侨学皆小学校，学生毕业升学，或遵部章向各該原籍地方官或在駐埠領事館禀請立案，或以交通揆隔竟不呈报，以故虽有毕业者，部中亦无案可稽矣。

綜此以上諸原因，华侨学生虽多，毕业者亦属寥寥。玆仅就已报部者分別表示如下：

校　　名	毕业次数	毕业人数
神戶同文学校	1	38
神戶华强学校	1	54
美国砵侖中华学校	2	11
美国紐約中华学校	1	13
新嘉坡道南学校	1	9

新加坡养正学校	4	120
新加坡育英学校	1	8
槟榔屿邱氏新江学校	3	52
槟榔屿中华学校	3	54
槟榔屿时中学校	2	25
槟榔屿同善学校	1	8
雪兰峨循人学校	2	27
雪兰峨辟智学校	1	2
霹靂怡保中华学校	1	10
爪哇巴达維亚中华学校	6	220
爪哇新巴杀中华学校	4	32
爪哇义成学校	4	33
爪哇万隆中华学校	1	7
爪哇泗水中华学校	8	80
婆罗洲坤甸振华学校	1	8
婆罗洲三发达三学校	1	10
总　計		821

四　侨学成立校数

华侨多閩粤人，专以經营工商业为事，近則日本朝鮮南洋各島埠，远則澳洲美洲，足迹所至，寰球殆遍；年久集有資財，即侨居海外以生以养，日見封殖。从前本无学校可言，其教育子弟者，或私自延师，或倡設义塾，漫无一定之規則；且有一部分专事工作不务讀书者，或漸与土人同化。有清季世，国内教育改良，而华侨中具有学識者，乃亦倡办学校。洎民国成立以来，經部多方提倡，侨学始逐漸推广；至于今日，所侨居之各島埠几已遍設学校。但侨学远隔重洋，交通迟滯，故来报部立案者頗属寥寥。据历年报部者有中学一校，高等小学一校、初等小学一百零二校、高等初等小学校一百二十校、名为高等初等小学而仅有初等班者十九校、乙种商业学

校一校、半夜学校一校、汉語講习会一校、总計二百四十二校。就中高初小学附設中学班者一校，附設幼稚园者三校、高等小学附設补习科者二校、乙种商业学校附設初等班者一校。其未报部立案者，据各方面报告，較此数尚不止倍蓰；大抵以南洋各島为最多，英属沿岸諸埠及緬甸越南等埠次之，皆自为风气不相联絡，調查最难。茲将以报部者分別表示如下：

国别	地方	校数	学生数
日本	长崎	1	42
	横濱	3	602
	神戶	2	437
朝鲜	汉城	4	117
	仁川	1	33
英属加拿大	域多利	2	106
	云高华	2	56
	紐威士棉达	1	21
美国	砵侖	1	69
	紐約	1	48
	埃市朶利	1	20
	金山	1	92
	沙加免度	1	40
	犀侖	1	45
英属緬甸	仰光	4	49
	吉桃	2	65
	敏建	1	29
	雅賽羌	1	25
	登籍	1	22
	望瀨	1	30
	滑直呀	1	23
	良礼篚	1	20
	勃生	1	50

	杰柳軍	1	25
	乘黎貢	1	42
	买斗	1	21
	彪	1	35
法屬越南	海防	1	131
英屬南洋各島	新加坡	14	1756
	雪兰峨	7	560
	大霹靂	13	782
	芙蓉	2	94
	嘭啍	2	89
	金宝	5	180
	麻拉甲	1	83
	麻坡	1	80
	納閩	1	70
	柔佛	1	94
	安順	1	121
	檳榔屿	10	874
美屬南洋各島	菲利濱	2	208
	檀香山	3	372
荷屬南洋各島	爪哇島	83	6924
	馬都拉島	1	46
	小巽他群島	3	163
	勿里洞島	1	62
	西里伯島	1	302
	苏門答刺島	27	1467
	婆罗洲島	23	1090
	网甲島	8	665
	廖島	1	120
英屬澳洲	雪黎	2	50
	美利濱	1	12
总計		253	18,959

五　侨界学会

南洋侨学散居各島，自为风气，不相統一；既无长官之督促，又乏良师之訓迪，欲求进步盖难言矣。侨民中具有远識者，鉴于此弊，每思所以联絡改良。在前清之季，爪哇創設荷属华侨学务总会一所，已經成立；民国建設，百度維新，旅外侨民殷殷內向，該学会乃于民国元年六月来部稟准立案給鈐以垂久远，用是侨学中聞风兴起組織学会者漸多。其报部立案者，更有英属华侨学务总会，檳榔屿华侨教育会，坤甸华侨教育会，日丽中华学务公会，緬甸华侨学务总会等数所，均經部先后批准立案。盖华侨学会与在內地者性質微有不同：內地学会仅为联絡学务、交換知識、共謀改良而已，华侨学会则于謀学事改良之外，又代各校以上达政府、旁通声息，稍具有自治之意味焉。溯自华侨各种学会成立以来，屡为各校稟部代聘良师，并輔佐駐外領事調查各埠华侨状况，余凡关于学校教育各种事項，恒由学会介紹指导；在侨学則視之为領袖，在本部則資之为臂助。是以侨学日有进步，而政府与侨学能声聞相通，距数千万里而无阻隔者，华侨各学会之功居其泰半云。兹将各該会概要分別撮述如下：

甲、荷属华侨学务总会

該会于前清时由侨民組織成立，未經报部，民国元年六月始稟部立案，并請頒发关防札派視学等情，并附該会詳章前来；七月部批准予立案，并发給鈐記式样，准照式刊刻启用以資信守。

乙、英属华侨学务总会

該会于民国元年，由代理新加坡領事曹謙倡办，暂設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筹办处，是年九月报部备案，三年二月始經正式成立，十月报部；十一月部批以該会章应酌加修正，再予立案給鈐。

四年二月經該会修正后，由新加坡总領事代詳本部立案，三月部批准予立案，并給鈐記格式照刊启用。

丙、檳榔屿华侨教育会

該会于民国二年由駐檳榔屿領事戴培元創設，七月报部，同月部批該会章須修正后再行立案，同年九月由該会遵批修正再行报部，經部批准立案。

丁、緬甸华侨学务总会

該会于民国三年由侨商組織，二月禀部，經部批准立案。

戊、南洋日丽中华学务公会

該会于民国三年由商董邱文光等組織，七月报部，經部批准立案。

己、坤甸华侨教育会

該会于民国三年由侨民林梅六等組織成立，禀請爪哇領事代詳本部立案，十一月部批該会章应修正后再予立案；四年三月經該会将会章修正后禀由領事詳請本部立案給鈐，部批准予立案，鈐記应自刊启用。

庚、霹靂华侨教育会　該会未經报部立案。

(附)华侨学会一覽表

会名	地址	創办人	报部核准年月
荷属华侨学务总会	由爪哇島三宝壠泗水巴达維亚三大埠輪流承办	爪哇华侨	民国元年七月三日
英属华侨学务总会	南洋新加坡	代理新加坡总領事曹謙等	民国四年三月五日
檳榔屿华侨教育会	南洋檳榔屿	駐埠領事戴培元等	民国二年九月十日
緬甸华侨学务总会	緬甸仰光	緬甸华侨	民国三年二月十六日

南洋日丽中华学务公会	南洋苏門答剌島棉兰埠	商董邱文光等	民国三年八月五日
坤甸华侨教育会	南洋婆罗洲坤甸埠	侨商林海六等	民国四年三月十七日

六 侨学經費

侨民学校，类由工商界热心創办，經費所出，純以捐款为大宗，其儲有基金者頗尠。但年来侨民既感外人之刺激，又受祖国之奖励，爱国之心日漸增高，咸以教育为强国之基，对于設立学校热心提倡，不遺余力；以故校中虽无的款，而捐款每皆源源而来，不虞匱乏。上年由部委托駐在各埠領事調查侨学情形，綜計报告侨学經費約可分为三大項：一曰工商常捐，二曰学生学費，三曰各項杂款。第一項又可分年捐、月捐及临时补助三种，第三項又可分基金利息、房地租金、各会館补助、庙产及香資、义学款产、地方公益补助、帆船照費、籍牌費、私家祠堂款、学会担任、商会担任、报社担任、大同学校补助会捐、青年会捐、宪政会捐、群进会捐、学董筹垫、学生家长負担、車船捐、各項貨捐、个人特捐、演剧筹捐等22种。兹逐节說明于下：

第一，工商常捐 华侨之在外国者，专以經营工商业为事，其設立学校，类由商会各董倡办，經費由各帮工商捐助而成，略有三种：

一、年捐 即各界按年捐助学校者，以英属南洋各島埠为最多。

二、月捐 即各界按月捐助学校者，以荷属南洋各島埠为最多。

三、临时补助 此項又分二种：1.各校常費原恃基金款为大

宗，如有不敷，临时捐募补充之。2.各校常費仅恃学費为收入，不敷之款临时向各商家捐募。

第二，学生学費　侨学类无的款，除募捐外，均恃学生学費为大宗进款，甚有专以学費为經常費者。各校收費为数不同：有月收一元者，有一元五角者，对于貧乏无力之学生亦有特別規定免收学費之条，但各校要求免費者每年不过十人左右，亦可見侨民資財富足者众也。惟檳榔屿桎乐学校，爪哇祭亚美士中华学校，均免收学費；苏門答剌棉兰敦本学校暫不收費；以捐款充裕，在侨学中开一特例，然为数亦仅矣。

第三，各項杂捐　此項又分二十二种：

一、基金利息　由华商捐集巨金存儲銀行，所得利息卽作学校常年經費，据报部之学校調查之，仅有十五校儲有基金，然此十五校中仍不能純恃基金为常款。如新加坡养正学校年需經費一万二千元，基金利息仅千二百元，余則仍由学費及月捐补助。由此观之，卽謂三侨学中无有基金者亦无不可也。

二、房地租金　由殷商捐資购置房地，以每年租金作为学校經費之一部。

三、中华会館补助　侨民旅居外国，常集資建筑会館以为联絡乡誼之所；近来各埠創設学校，乃酌撥館产数成，或由館集資津助学校以襄义举。

四、庙产及香資　侨民在海外建有各种神祠，每年庙产收入甚巨，近年兴学，乃提撥庙产及香資捐項为学校經常費用。

五、义学款产　从前未設学校之先，侨民常設义学以教貧民子弟；近年改办学校，卽以义学款产撥充学校經費。

六、地方公益补助　地方殷商富戶举办公益，常以余款补助学校者，然此为最少数；盖公益款亦为捐募而成，不必又多一番周

折耳。

七、帆船照費　朝鮮仁川領館經收之特款也；民国三年始由中国駐仁川領事張鴻，商准本部及外交部，将此款撥归仁川中华学校經費。

八、籍牌費　亦仁川領館經收之特款也；近由張領事撥充中华学校經費。

九、私人祠堂款　侨民旅居海外，生聚蕃殖，漸成巨族；沿习本国风尚，建立祠堂以祀祖考。从前每以祠款設立义学，教育族中子弟；近則以家塾改办学校，如檳榔屿之邱氏楊氏林氏等族学是。

十、学会担任　侨民設有学务总会及教育会，每年会員常捐及特捐甚多，尝以会中余款补助学校。如爪哇华侨中学校經費，除征收学費外，余則由荷屬华侨学务总会担任云。

十一、商会担任　侨民設有商务总会支会，尝以会款創設或补助学校，以期侨学之振兴。

十二、报社担任　侨民学校，常有由报社資助經費者，如婆罗洲商社学校，即年由书报社补助荷銀八百盾云。

十三、大同学校补助会捐　日本横濱各侨商設有大同学校补助会，由会員筹募款項存儲会中；凡在本埠大同学校肄业生，其家資貧苦者，即以此款补助其学費，其热心义举誠足多矣。

十四、青年会捐　新加坡埠侨民組織一青年会，会中創設学校一所，年需經費均由会中支出。

十五、宪政会捐　加拿大各埠設有宪政会，常以会中款項补助侨学，如域多利埠、云高华埠、紐威士棉达埠各侨学，均受其补助也。

十六、群进会捐　新加坡有群进会支部，該会亦設小学一所，年需經費均由会員常年捐助。

十七、学董筹垫　南洋各島埠侨学多无的款，类由学董筹募經費，又可分为二种：1. 常年費用，純恃学董筹办；2. 各項捐款及学費不敷用时，临时由学董筹垫。

十八、学生家长負担　苏門答剌浮卢底落中华学校，其經費一部分由学生父兄資助，較之学生繳納学費为数尤巨。

十九、車船捐　爪哇双木舟中华学校經費，以华人出入車貨稅为常款；安汶培德学校經費由本埠輪船局桥稅抽捐；苏門答剌启新学校經費由本埠輪船載貨捐支撥。

二十、各項貨捐　南洋群島天产殷富，各埠出口貨物每年为数甚巨，侨民抽收貨捐为学校經費，其可指出者約有八种；卽：1. 谷米捐，2. 棉花捐，3. 猪捐，4. 酒捐，5. 土油捐，6. 烟叶捐，7. 煤油捐，8. 龟精捐是也。

二十一、个人特捐　侨商对于公益，向具热忱，兴学一事，尤提倡不遺余力，往往独捐巨資創办，或資助学校者，其意亦良足多矣。又可分三种：1. 捐資为学校基金者；2. 担任常年經費者；3. 捐資建筑学校者。

二十二、演剧筹捐　戏剧亦美感教育之一端，行之适宜，最足以化风俗而励德行。西人常借此醵資以倡办慈善事业，近則此风东渐，我国亦时有仿效者。侨民得风气之先，故演剧筹捐办理学校，数見不鮮也。

七　各地华侨学务比較

整理华侨学务，于侨学异同之点最足以資研究；取其所长用加提倡，則事半功倍；补其所短力予維持，則收效較宏。本部就迭次調查所及，詳为比較，得其相同之点三，相异之点三，并另制一比較表，以便查核。兹分述之，并将比較表附列于下：

各地方侨学比較表

国名	各地侨学数目与侨学总数百分比	教授	侨学經費	侨界学务机关
日本	2	教科书多用經部审定本	捐款尙称充足无虞匱乏	无
朝鮮	2	教科书多用經部审定本	近年經費稍覚困难	无
美国	2	学科仅补习中文西校有者不再授	純恃捐款 近年甚覚可虑	无
加拿大	2	学科与美国各校同	学款均由宪政会支出尙覚稳固	无
南洋美属各島	2	非律濱島侨学与荷属群島各校同檀香山侨学与美国各校同办理尙称完善	經費系由侨商捐助	无
南洋英属各埠	31	办理尙多完善教科书多用审定本其初等小学有因地方特別情形加授英文者	由商家公立者經費甚充足无匱乏之虞私人建設者則否	新加坡有英属华侨学务总会一所檳榔屿霹靂各有华侨教育会一所仰光有緬甸华侨学务总会一所
南洋荷属諸島	59	大致与英属各埠同	捐款亦甚充足似无匱乏之虞	爪哇設有荷属学务总会一所 苏門答剌有坤甸教育会一所 日丽华侨教育公会一所

各地侨学相同之点:

一、設学宗旨　各地設学办法虽异，而設学宗旨則同：大都感受外人激刺，爱国之心油然而起；以国家根本在于教育，設立学校以造成完全之国民，而与列强媲美。观其所設之校，多特别注意本国語言文字，漸以陶养儿童之爱国心。此其相同之点一。

二、侨学經費　侨学經費除少数筹有的款外，余則无論何款，

皆以侨商各項捐款为收入大宗；因侨民热心学务者多，故捐款得以源源接济。此其相同之点二。

三、侨界学会　侨民居留异国，无有本国地方长官监督指导，学校散漫，頗难整齐；侨民中率能联絡各校，倡設学会或教育会，以为侨界学务公共机关。除日本朝鮮美洲侨学較少，莫由組織学会外，其余各地方均經先后成立。此其相同之点三。

各地侨学相异之点：

一、学校之設置　日本侨学近居都市，与日本諸校观摩比較，办理自易完善；南洋各島埠侨学去国既远，又乏师資，一切設施未尽合法，而尤以荷属各島为最。至于美洲各校，大半为补习中文而設，与东方侨学性質又微有不同。此其相异之点一。

二、侨学經費捐集　英属各侨商，多独力担任一校常年經費，或捐巨資为学校基本金；荷属侨商則多抽收各种貨捐及月捐补助費。此其相异之点二。

三、侨学数目　日本朝鮮美洲各埠侨民，多系一身經营工商事业，不携家室；儿童既少，設学自寡。若南洋各島埠侨民，則多侨居数世，生养蕃滋，儿童既多，設学亦众；就中尤以荷属諸島为最多。此其相异之点三。

（《教育公报》第三年第八期，1916年8月）

黃炎培：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

1917年

炎培此次受教育部委托，偕林君鼎华調查英荷两属华侨教育状况。由新加坡而馬来半島，經柔佛、麻六甲、麻坡、吉隆坡及其附近各埠，乃至怡保、檳榔屿。渡海至苏門答腊之棉兰及其附近各

埠，遂至爪哇。由巴达維亚、茂物、士甲巫眉、万隆、牙律、日惹、梭罗而至三宝壠、泗水，参与荷属学务总会所組織之教育研究会，获与六十二埠六十六学校七十八教員上下議論者四日夜。旣毕，游瑪瓏，返新加坡，复游芙蓉及其邻埠，所至备承学会、学校、閲书报社、商会会館、青年会及其他公益各机关般般招待，感何可言。所惜行程匆遽，不克遍至大小各埠，至又未能久留，实为抱歉。今将回国，謹薈萃其所欲商榷者，直陈諸父老兄弟之前。窃思教育部之委托炎培，与吾父老兄弟之厚待炎培，皆将責望其所有貢献以为采擇改良之助，不言固不可，言之过高而不切于事情，又岂有当！今兹所陈，大抵根据所見英荷两属共通之現象。惟其事实間为他埠所有而此埠所无者，不妨閣而存之。苟其言而万一有合也，尙望加以研究，付諸施行，幸甚幸甚。若夫筹画教員之来源，学生之出路，犖犖大問题，容俟回国陈請教育部迅定办法。此之所陈，或为学董言，或为教員言，亦願彼此互相观覽也。

第一，兴学精神須坚持到底　华侨寄人宇下，兴办学校及各項公益事业，从未受政府經济上之助力，而得有今日之盛，何一非諸父老兄弟爱国热心所致，我政府深佩之，我全国国民共深佩之。今者时局糾紛，商业大損，国力未加，种种障碍，緣之而起。在此存亡絕續之秋，願吾父老兄弟奋其毅力，坚持到底。南洋教育已有十余年根柢，万一中途摧折，諸君十余年苦心付之流水，岂不可惜！今后世界，兵战乎！商战乎！皆学战耳！欧战之結局，将使科学价値益高，而視教育益重；子弟多受一分教育，卽国民加高一分人格，国家增进一分地位，无論如何困难，当合內外国共謀解决。炎培所敢言者，时势所趋，輿論所迫，今后政府定必重視华侨教育，但視国难少紓，則一切設施可以下手，卽炎培不敏，亦願尽社会一分子之力，奋其笔与舌为諸君后盾也。

第二，学校权責宜明定　南洋学校或附設于固有团体，或系私人共立性質，不能不于校长教員以外特設管理机关。然而习惯相沿，名称互异，事权未一，責任未明，有因此而意見横生，致妨校务之发展者，炎培以为第一宜改良者此也。查所見各校学董名称，如总理、名誉总理、大总理、正总理、副理、协理、总协理、监督、监理、监学、监察、巡学、稽察、檢察、財政、掌庫、查帳、查庫、查数、干事、司理、管事、董事、庶务、书記、招待、司信、評議、顧問等等，几难枚举，其故在每一学董必奉以一专名而不暇問其人能任与否。尝見一校协理多至八十人，意在使人人多生关系，具見当局苦心。惟鄙見以为名称卽不必深究，責任要不可不明，名实要不可不副，权限要不可不清。簡单言之，各校宜組織一学董会，首領一人称总理可也；副之者一二人，称协理可也。有代总协理常川办事者一人，称书記可，称干事亦可。管理校产校款者一人或正副各一人，姑称財政員亦可。此外可一律称学董。凡大事如聘辞校长，核定一年度之預算決算等，皆由学董会公議行之。公議既定，卽由书記(或干事)財政員輔佐总协理分別施行，此关于学董之权責宜明定者一也。

校員方面，間有不設校长者。鄙見以为学校苟有教員二人以上，卽不可无校长；否則內部之管理教授事宜，何从取决。无专責之人，似人人負責，实人人不負責，此关于校員之权責宜明定者二也。

学校又間有两校长者，一为华文校长，一为英文校长；盖全材难得，其中具有苦心。但既为中华学校，当以华文为主体，虽英文亦当注重，或尙有他种原因，然只宜設英文主任，或称英文教务长，而統受一校长之管轄。試观本国高等小学以上，大都有外国文，而未聞設外国文校长。卽外国人在中国所立学校，以外国文为主体

而兼教华文者，亦未聞設华文校长也。盖一校不能有两长，犹一人不能有两首，其理易明。就余所見，因两校长各自为政，致功課有重复者，时間有加至逾限者，（每日七时以上）其弊显然，此关于校长之权責宜明定者三也。

进退教員之权責，属之校长者少数，其大多数皆完全属之学董，或学董与校长商量决定。炎培历观各埠所有学董，大都实业界重要人材，窃以为学董諸君既担負筹画經济之重任，不宜复以进退教員之事重劳心力。且选擇教員，大是难事，必須深知其平日学力如何，教授管理之能力如何。苟非同在教育界，无从深知，盖实业家之不易知教育內容，犹教育家之无从得实业經驗也。故鄙見以为苟学董中确有深明教育者，不妨卽任校长之职，否則另聘校长。为学董者，但須以公共意思，愼选一可靠之校长而进退教員；与平日稽查教員成績卽責令校长担負。如果任用非人，不妨公議更举校长，吾知为校长者必爱惜名誉，尊重职务，不負学董諸君之委托；而为教員者，受校长一人之指揮，与受学董人人之指揮为較所甘心而易于尽职也。此本吾国教育部学校令所規定，为本国各省区通行之办法，願諸君子斟酌行之，此关于学董与校长之权責宜明定者四也。

第三，学校基本財产宜筹集　处內国者，艳南洋实业之发达，方将覓地經营，以为教育事业之基础。乃炎培此行，观南洋各校，反未有基本产业，会館有巨額之积貯金，寺庙有偉大之橡树园，而学校无有，有之亦絕微；誠亦知筹款万难，当局或有志未逮。然学校一日无基金，卽一日可以閉歇。諸君子苦心經营，如筑大厦于沙土之上，岂不可惜！馬来半島芙蓉埠中华文华两校，已各有橡树园若干英亩，邻近各埠漸見仿行，他日实业发达，教育伴之而发达，之数校者，寿命之长可以預卜。此外亦間有設店鋪或置店屋取息充

用者，皆比逐年題募为可靠，願各埠聞风兴起也。

第四，教員宜愼选宜优待　各地学董往往語我以延师之难，各地教員又往往語我以为师之不易，皆实情也。究其所以困难之故，固由于彼此情形不熟，亦由于彼此权責未明。倘将第二条所陈研究改良，则困难当减却一半。今南洋教員大都来自內地，为教員者苟不明所在地情形，或不諳所在地語言，則教材安能适切，学生家庭又安能联絡，故培养适当之教員，自是南洋教育上一大問題。归国容言于教育部早为設法，在荷屬学务总会有自設师范学校之議，誠为救急要务，炎培深願早日观成；而在此时未有特設之师范学校以前，关于延聘教員問題将如何处置乎？則請略陈所見：

（甲）願注重师范毕业生也。虽天才与經驗，亦或过于其修学所得，师范生未必尽优，而优者未必尽出师范。然师范学校所以专教人为师者，則其毕业生在理宜較为适当，如非师范毕业生，須問其經驗如何，以前担任学校之成績如何，而特别加以注意。

（乙）願注意負責任之介紹机关也。鄙意最好請师范校长介紹其現在或从前毕业之师范生，則为顧全学校名誉計，定必愼重推荐。其次由可靠之学会，或于本校有感情有关系之人物色介紹。方今良教員不易得，而求事者比比皆是。吾观各地有为减少薪水省給川資計，卽延用南来謀事者为教員。伍胥吹簫，毛遂脫穎，穷途落魄中岂乏奇才？然願当局愼重訪察，教育为专門职业，苟非性之所近与积有学力經驗者，未必尽人胜任也。

（丙）願破除省界但以能国語为限也。省界之害，人人知之；欲使学生不分省界，当先于聘教員时破除省界，提倡国語，为根本破除之要着。苟其人能国語者，閩产亦可，粤产亦可，非閩非粤产亦可。

虽然，不筹所以优待之法，則好教員未必肯来；卽在职者，亦未必安心久任。此行輒遇教員搔首叹息，以現职为无聊者之所为，苟

有善于此者，将褰裳徑去而不恤，此意炎培不甚直之。但为学校計，苟无术使教員安心职务，实于教育精神大有关系。各国对于优待教員，皆有种种条例之規定，蓋一方以大义責教員，一方亦当謀所以安其心而去其所苦也。請言优待之法：

（甲）宜定相当之薪額　就所至各埠观之，英属小学教員，月薪大多数四五十元，由校供膳。荷属则七八十盾，膳須自备。以現在各該地銀价折合国币而与本国通都大邑小学教員薪額比，非惟无过，或且不及。而欲其抛弃室家，远游万里，苟非十分热心南洋教育与别有希望者，殆或不免望望然去。炎培非不知筹款万难，然終願学校以适当之薪額，聘合格之教員，使之专心任事，无忧內顧。学校之設，亦为学生耳，教員多一分精神，学生多一分利益。至于降格相求，而用其非人；譬如一玉之价十金，而以五金得碔砆，吾为此五金惜矣。

（乙）宜定年劳加薪之法　年劳加俸，为各国优待教員奖励久任之通例。以教員困苦之生涯，处南洋活动之社会，設无法以羈縻之，欲其久任，将不可得。聞从前王君广圻来游，曾为規定年劳加薪之法，去今八九年矣，实行者鮮；不揣冒昧，鉴于現今生活程度，参照本国教員薪額，与林君悉心商酌，为拟一南洋英荷两属小学教員初任与递加薪金額标准，意在不丰不嗇，丰或无此財力，嗇将不易得人。然此不过个人意見，聊备当局参考，幸勿彼此执以相責难也。

<table>
<tr><td rowspan="2">英属</td><td>校长</td><td rowspan="2">初任每月</td><td>七十元至一百元。</td><td rowspan="2">如任职后确有成績，则每閱一年或二年递加之。最后</td><td>校长</td><td rowspan="2">得加至</td><td>一百四十元。</td></tr>
<tr><td>教員</td><td>五十元至七十五元。</td><td>教員</td><td>一　百　元。</td></tr>
<tr><td rowspan="2">荷属</td><td>校长</td><td rowspan="2">初任每月</td><td>一百盾至一百五十盾。</td><td rowspan="2">如任职后确有成績，则每閱一年或二年递加之。最后</td><td>校长</td><td rowspan="2">得加至</td><td>二　百　盾。</td></tr>
<tr><td>教員</td><td>八十盾至一百二十盾。</td><td>教員</td><td>一百六十盾。</td></tr>
</table>

說明
一、初任最少之数，基于現額之大多数。
二、初任薪額之多少，得視学生数学級数之多少，事务之繁簡，分別定之；其遞加数亦視此定之。
三、此項标准，为毕业师范学校与虽非毕业师范而具有相当之学識經驗者而設；使延聘校长教員时得所参考，非欲使現任人員遽援此以求增减也。
四、由校供膳与教师自备膳，从其习慣可也。

馬来半島某埠有教員多人，拟以每月积薪买山种橡，惧輿論非議，不敢下手。鄙意此絕好机会，提倡教員儲蓄，一善也。使教員借此考知社会状況，改良其教授，二善也。使教員于前途有希望，不至感其生涯之枯寂，三善也。人苟稍有知識，莫不欲解决其未来之生活問題，分职务之余閑，助其生事之发展，其心安，其对于职务当愈奋，此等事不惟无可非議，且宜贊助之，明达之学董必見及此。但因兼营实业而妨害其职务，与职业稍稍有得便变更其委身教育之初心，則殊对不起贊助者，非余之所敢知耳。

第五，侨学宗旨宜确定　吾华侨子弟不欲其肄业外国学校，而必自設学校以教之，所爭在何点乎？离社会，无教育，处何种社会，施何种教育，始吾父老子弟之来南洋，試問舍农工商职业尙有其他目的存焉乎？今請基于第一問題而为訒定侨学宗旨第一項曰：国民教育。基于第二問題而为訒定侨学宗旨第二項曰：职业教育。侨民子弟年龄稍长，大都为謀生計，中途退学，毕业者寥寥，遑論升学。游踪所及，几于各地一致，此尤为需要职业教育之明証。宗旨旣定，进而言設施方法。

第六，关于国民教育之設施方法宜研究　一曰励行国語。有国土而未能統一其境內之語言，則不得謂有完全之国家資格。有国籍而未能操其国通用之語言，則不得謂有完全之国民資格。今

南洋国語，不可謂无进步矣。炎培所首欲言者，荷属渐发达，而英属尙未能一致也。荷英属各埠各校教員，于教授时特注意，各校学董于聘校长时，校长于聘教員时特注意；則一二年內虽与荷属齐亦可。吾观荷属中华学校，有校內禁操土語，違者至罰錢以儆者；虽不必效其法，而其意可师也。其次則学校高級生渐注意，而未尽注意于初級生也。語言之为学，教之愈早，收效愈速。吾观菲列宾公立学校美国人所設以教土人者，自初等小学第一年起，在校卽不許操非英語；不及数月，英語純熟。然其社会，其家庭，皆未尝通行英語；可知亦視学校提倡何如耳。或虑初授时因語言之障碍，功課将不免减色；不知利害須权輕重，国語无效，卽国民教育失其基础，而設学之本旨荒矣。且如励行之，則所謂障碍者亦只数月，行之愈早，障碍之时間愈短，将何去而何从乎？

二曰破除省界。旣認国民教育为第一要旨，則同国以內卽不宜有其他界限之見存。然吾观各校招生，間有限于某省某县籍者，叩其原因，曰为学校創自某会館，經费集自某属故也。自吾言之，甲属立校兼收乙丙之子弟，甲不愈荣乎！如因語言不一故，則学校固当教国語也，且因語言不一而招本属子弟，因所招皆本属子弟，而土語愈盛国語愈荒，而語言愈不能統一，因果相生，永永无了，教育之本旨安在？知明达者必能見及也。

国文、历史、地理为国民教育之主要学科，此外如唱国歌，敬国旗，利用适当之机会激发爱国之精神，全在教員于教授訓練时多方誘导。而炎培对于侨学国民教育上，犹欲提出一要义，曰提倡国民外交。政体遽变，民与国日益密切，一切国政皆以其民为后盾，外交亦然，日本近年大注意此点。今春东游，政府倡中日亲善之說，而其民和之，举国一致，为之駭然。吾国势弱，国民外交益当研究，况侨民寄人宇下，一言动之得失，国之荣辱因之。慑于外人势力而

专事服从固为不可，激于爱国热誠而貿焉排抵，又岂所宜；卽非排抵，而言动意气失其和平，已乖交际之道。交际与交涉不同，敬人者人恒敬之，自尊者人不得而賤之，惟有于教育上注意此点，使华侨子弟人人对于所在国，以不亢不卑不难不悚相当之待遇，表示我中华大国民之风度，人格日高，国家地位亦以增进矣。

第七，关于职业教育之設施方法宜研究 一曰职业教育当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也。实用主义之发达，学校毕业立可謀生，学生制作可为商品，在校修学兼可营利，吾于美国于菲列宾男女学校皆尝亲見之。南洋学校大都傾向于实用主义，亦間有未能一致者，試分述之：

一、国文 新加坡养正学校教員石君維森，教授国文方法与其命題評改，大愜鄙意。三宝壠中华学校校长石君鴎球課作文，精細簡当，一望知为老手。此外各校堪令人欽佩者不少（如檳榔中华学校国民一年級教員杜君教法亦灵动有兴味），惟間有讀論說文范，作論說題，专用注入教授。其命題或軼出小学生思想范圍者，不无微憾；倘能一致注重实用，体裁則寻常应用，材料則本地风光，不使二石专美于前，則幸甚矣。

一、算术 实用算术教法，詳見实用主义小学教授法一书。尝于爪哇万隆埠中华学校見張君治先教算术諸等，改用荷币，甚是甚是。此外如是用心者当不少，彼此可相参考。

一、习字 所見大多数为映写描紅，此宜改良。又授行书者尙鮮，为实用計，似不可少。

一、图画与手工 此行所見图画手工，以三宝壠中华学校为最滿意。图画則图案画、考察画、广告画、写生画、商标画，手工則石膏工、蜡土工、針金工、木工、紙石盘、干电池、鍍銀、色墨水、隐現紙、胰肥（以椰油为原料）等等。泗水中华学校有图案画，有各种实

用手工。吉隆坡尊孔学校有图案画，有石膏工、蜡土工、鉛皮工、制本工等等。巴城中华女学校有写生画。而怡保明德学校教員古君犢生創为手工图画联絡之法，以图画与貼紙为底，以剪紙片面人物飾于其面，参差远近，成一幅写景画，令学生自由制作之，虽未精美，要其立意大可采取；外此相类者当亦不少，而沿組紙貼映画临画等旧法，无当于美术，更无裨于实用者亦間有之，願彼此相参考也。

一、女子手工　所見新加坡华侨女学、柔佛寬柔学校、芙蓉坤华女学、吉隆坡坤成女学、怡保中华女学、女子勤业学校、巴城中华学校、梭罗中华学校、三宝壠中华学校、泗水中华学校皆甚美。其間有开展覽会出售得錢不少者，而售諸商場者尙鮮。大抵欧式合于商品居多，鄙意不論欧式华式，皆宜以普通应用便于出售为标准。又手工务課与图画联絡，宜导使学生自繪图样，而写生图案等法，其应十分注重，不待言矣。

一、体操　体操有实用教授法乎？曰：有。其为普通操，不逐逐于操式之变化，器械之搬演。选定一种，日日課之，每次以二十分或二十五分鈡为限。务合于鍛炼体格之本旨，其为兵式操則定期課之，此小学教育法所未及，故附述焉。

一、修身　石君鳴球編修身教授細目，而特揭要义八条：一不可蹈詮解文义之弊，二須有深切温和之感情，三十分注意个性，四須联絡他科，五須細察在家庭之举动是否一致，六教授时不可陷于枯寂。七不論何时何地皆当导使实踐，八振刷精神勿忘本科为国魂所寄。語皆精要，敬介紹于教育界諸君。

以上不过略举大概，此外未及見者实尙不少，有願以关于实用主义之各科教授法相討論者，随时惠书見教可也。

二曰商业教育須有种种相当之設施也。此行至苏門答腊之棉

兰見領事張君公善，首提出注重商业教育之意見，承其叔耀軒总理之命，将所創之敦本学校改办甲种实业学校商科。其宣言书云：南洋群島一实业場也。华人侨此者率业貿迁，間事工作；子弟成年，大半以能世父业为賢。在才而貲者固不难遄返本国，肄业专門大学；而无力者势不能不从事个人生計以图自存。普通中学之程度，以語高深尚待精进，以云事实未切日常，有心人至有养成高等游民之誚，岂尽虛哉？本校总理張公耀軒知侨学不能不求深造，尤不能不求实用，特将本校改办甲种实业商科附設高等小学，經費仍由总理独力担任等語。炎培不惟佩其兴学热心，尤服其見解切实，不愧为一时之杰。此外吉隆尊孔学校改設乙种商业学校，巴城中华学校附設中等程度之商业专修科，以及小学校設有商业功課者，所在多有，实深合社会之需要。今請为商业学校与学校設商业科者借箸筹之：

商业学校与商业专修科，其宗旨固已明白揭櫫，将使毕业生从事商业也。而小学校課商业每周一二小时，其宗旨果何在乎？自余論之：学生父兄之操商业，毕业生之从事商业以及中途輟学习商业者既若是其多；吾儕因而确認南洋社会需要商业教育，实有非常迫切之情势，則必非仅在小学校略授以商业知識，如所謂預备商业教育者为克滿足其要求。故炎培对于小学校，仅課商业每周一二小时，認为犹有研究之余地；謂必須于課业以外，予以种种相当之設施，而在商业学校、商业专修科，其不可无此設施不待言矣。略举如下：

甲、商品陈列室　教科书上之商业知識，不足应用也。必实地研究商品，若就地取材，其普通者商之各商店，每种各出少許，当非难事。其貴重者量財力而購置之，一以所在地重要之土貨外貨为标准，而兼及国貨。此事需費不多，但須运以精密之心思，使陈

列得法，标签説明簡明正确，教科上得益不少。

乙、商事調查　宜量学生之程度，于課余令調查所在地商事之情况，教师为規定种类事項而指导之，使諳練社会事实与习惯等等。

丙、商业实习　約分三种，可量学生程度而次第設施之。

子、校內实习　养正学校有学生儲蓄銀行，新加坡启青学校有商业实习，寬柔学校有五七公司，尊孔学校有益群公司，坤成女学有职业实习部，怡保育才学校有学生販卖部，三宝壠中华学校有学生营业部，皆以学生为之，使实习商业。此外有未及見与見而未及記者，有正在組織中者，此法于初步練习甚相宜，卽非商业科或商业学校亦宜有此設施，借使学生練习服务。所当注意者，凡学生已达可以实习之年齡，皆宜与以实习之机会，勿使偏于少数学生。盖既以实习为目的，須使全体学生受益平均，与仅使分担一部分学校事务者有間；設因学生数多，当值时間太少，可行假設买卖法，則无虑不能普及矣。

丑、学校商店实习　由学校自設商店，令学生已在校內練习若干时期后前往实习，此店以杂貨为宜。

寅、分遣各商店实习　此为第三步，可先与各商店协商，得其許可；在店实习时，悉听經理人指揮，期滿請經理人將其实习情形加以評話，过劣者不予以毕业。如是，則毕业生无不能謀生之虑，而商业无不能改良之虑矣。

三曰商业教育外宜兼重农工业教育也。商战以农工为大本营，有商无农工，如萍无根，可立萎耳。今吾华侨之在南洋，于商业上稍稍占有地位，論农工大都为人驅役而已。二者之中，以工业尤为需要。試观吾华人所設商店，凡較精巧之工艺品，大都为日本貨，此不惟南洋为然，而以南洋天产之丰富，美人調查非列宾群島，

凡竹木藤草等植物之堪为手工原料者，上等二百余种，下等千数百种，而机器工尚不与。吾华人苟一方利用彼丰富之天产，一方利用吾天生灵巧之心思，勤敏之手腕，养成其精良之技术，以从事制作，何难于商业外别开一大富源！吾国食指最繁，苟善用此指，则因指可以得食，而最繁者得食将最丰。且調查学生父兄职业（就所至各埠之著名学校凡二十一校）而統計之，商业固占百分之六十三，而工业亦占有二十六分之多，工子恒工，安得不認为需要之一种，鄙意甚贊成三宝壠中华学校极力提倡实用手工以为导綫，苟再进而为商品手工，受賜将无穷矣。

四曰提倡职业教育宜注重迅速主义也。迅速主义为美国教育家哈佛大学校长爱烈哇脫氏所提倡，而实从事职业者所不可少之条件。讀曰速讀，作曰速作，写曰速写，画曰速画，算曰速算，不惟以正确为目的，苟同此正确尚須比較其經过时間之长短。授課时認此为目的之一种，而以适当方法养成之。有此素养，应用之于职业，大为利便。盖职业界之黄金时間，断不許有从容迁緩之余地，此为吾国向来所未注意，提倡职业教育者愼勿忽此。

五曰提倡职业教育应予以补习应用文言之机会也。国文国語英文語旣規定之于正課矣，然职业所需或不止此。就余所調查，与普通社会交接，則馬来文、馬来語不可不知也。在荷属有以交际之需要而要求习荷文荷語者，苟其地一般社会盛行中国某种方言，而初至者不解，則势又不得不习此。南洋語言文字复杂极矣，一方固不能不确立标准而規定之于正課，一方又不能不为应用計。盖理論自理論，事实自事实，立标准所以希望将来之統一，謀应用所以供給現在之要求，不言职业教育則已，言职业教育，則职业上凡有所需，宜为之所。为之所奈何？惟有于正課外許其补习，如一校中願习某种文言滿若干人以上，为設某种文言补习科，于晚間或假期

行之，既不背教育之本旨，又易博社会之欢迎，所至有以此为問者，故陈鄙見于此。

第八，学校体育与卫生宜特别注意　南洋終年炎暑，久处其間者，筋力弛緩，腠理疏懈；每至日午，神昏思睡，影响于脑力体力上甚大。同此儿童，馬来种不及华产（据檳榔屿英人所設学校 Free School 之校长語余，华童較馬来童十四岁以內无甚差异，以外則华童聪慧胜于馬来童）；同此华童，生于內国者优于侨生者（据泗水中华学校校长許君民一語余。以上两例确否，极願教育家以实地試驗所得見教）；未始非气候特殊有以致之。各地教員往往語余，学生患头痛者甚多，尤为影响于学校儿童之一証。因此体育与卫生，不得不认为南洋教育上一重要問題。炎培于此愧乏专門之研究，姑就所見为之发端，願教育界諸君子引伸而討論之，实地試驗以解决之。

其一，普通体操宜注重也。普通体操之目的，在鍛炼体格，以治弛緩疏懈，实为对病良葯。时間非不加多，但須以短时間日日課之（見前第七条第一項）。或疑如此气候，行之是否相宜，則試观美人治菲列宾，十分注重体育，成績几为东方冠，而未聞有流弊也。

其二，授課时間宜研究也。吾国学校授課时間，失之过长；教授材料，失之过多。食而不化，几成通病。处于南洋特殊气候之中，不惟影响于其課业，且将影响于其身体，尤非减少不可。各校授課时間，大都每日五时，間有每日七时以上者，宜研究一也。每节之长短，大都五十分鐘，間有六十分者，应否采取欧美不等长制，精神健全时俾較长，疲乏时俾較短，宜研究二也。英属各校大都上下午分課。荷属間有幷課于上午，而下午仅一时，或竟无課者。棉兰华商校长楊君季芬語余，最好仿荷校办法，午前七时起十一时止，午后无課，此須斟酌地方气候社会习惯，擇善而从，无可統一，

宜研究者三也。

其三，教室坐位宜限制也。所至各地，每有学生逾額。一教室至七八十人，三人并坐之課桌至四五人。来学者多，是好气象。但如是拥挤，平居已不能堪。况在学校課业之际，况在特殊气候之中，淩其心而伤其身，良非所忍。惟有請学董諸君設法相当之校舍，未有相当校舍时，只可如額限止。

其四，課桌制度宜注意也。每見幼年生坐高大之課桌，两足宕空，种种不适，大妨卫生，此理甚淺，当局必非不知。但或忽不加察，或限于經济，要須从速設法，非可一日安也。間有加横木于下以安足者較可。

其五，体罰宜廢止也。所見学校有行体罰者，体罰久經教育家公認为非宜，又早为吾国教育令所禁止。非列宾同在南洋，絕对不許用体罰，而学风至善。尝見聚初等小学生三千人同时体操，不用教师，仅以一級长击鼓司令，而絲毫不乱，可見整飭秩序之道固別有在，而不系乎体罰也。

第九，宜調查南洋教材　現行教科书之不适用于南洋，人有同憾，所謂不适用者材料也。非先将南洋特别之材料，詳确調查，无論官府私家，举无下手处。荷属教育研究会議决組織南洋教材調查部，分历史、地理、算术（度量衡及貨币）、博物、商业、家事六科。每科設主任，由各校教員合力調查，不限于荷属。此举鄙意极贊成，願各地学校通信泗水学务总会，索取章程表式协力从事，即不为改編教科书計，为教員者固当調查社会状况以备教科之参考，且宜令学生分任調查，借資历綀，实課外作业之絕好机会也。

第十，宜組織教育研究会与参观团　教育之进步无穷，一人之精神有限，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披沙可以得金，他山可以攻玉，是惟联合研究，彼此参观。我有所得，可公之于人；我有所疑，可决之

予众。荷属教育研究会此次用正式会議制度，結果頗好。檳榔屿有教育研究会，霹靂州教育会亦有組織教育研究会之規定，新加坡英属学务总会尤热心提倡研究教育，鄙意以为合各埠組織固可，就一部組織亦可；会集研究固可，通信研究亦可。江苏省教育会拟有組織教育会研究教育方法，节录以供参考。

一、教育会各組織教育研究部，公推主任員二三人，专司发布問題，收集研究意見編輯刊布等事。

二、先由研究主任員酌定問題（每次以一題为宜），通告各小学校。由該校于此問題有关系者，本其平日之理想与实驗分別答复。

問題举例（此不过略举大概，主任員尽可斟酌仿制，或将后开之一題化作数題亦可）。

初等小学习字教授，現用如何方法？是否用范本？用范本适宜否？現用何种范本？所用范本善否？

初等小学算术科教授現用如何方法？現用方法善否？善在何点？不善在何点？現用何种課本？所用課本善否？善在何点？不善在何点？課本外尚用他物否？

初等小学修身科应否用課本？应用或不应用，其理由如何？

初等小学游息时，宜用何种方法使之精神上得适宜之活潑。

小学校之訓練，依地方情形以用何种为宜？学校与家庭之联絡有何良法？

三、各小学校得拟問題，送备主任員采擇；主任員亦得向各小学征取問題斟酌采用。

四、主任員将問題通告时，应定收受答案截止限期。

五、主任員于限期既满，将所收答案或加入自己所拟之答案，取其同者或异者，按其条理編輯，务使便于循序研究。

六、由主任員定期通告各小学校于此問題有关系者(不問曾具答案者与否)赴会研究，此外有願赴会者听之。

七、开会研究时，应由主任員維持研究之秩序。

八、主任員或其他研究員，如于各校所歼送之答案有欲加以貶詞者，宜隐其校名或人名。

九、研究时应記录各員之言論。

十、研究之結果不宜用表决；如有两种以上之主張，由主任員幷記于报告中。

十一、研究报告，应按期由主任員印刷或刊送各小学校。

若夫参观团之举，祖国年来盛行一时，菲列宾职业教育与体育著名世界，祖国同志且不憚万里以来游，諸君子奈何近在肘腋而忽之。卽論祖国教育，年来亦不无可观。再退一步言之，同此南洋亦大有可以互励之資料。今之世界，事事非閉戶伏案，抱几本陈腐册子可以有得。况教育为改革社会习俗，扶助国家富强，鞭策人群进化之大业乎？願教員諸君提議，願学董諸君贊成！此等事，如以美食养乳母，直接以肥乳母，实間接以肥嬰儿，学董諸君应乐为之任費也。

以上所陈，或为有識者所倡議于先，亦或为当局者所志而未逮。然眞理所在，苟同不避。积誠所至，靡事不成。区区之忱，非第以报諸君子之殷勤，教育部之諈諉。誠欲吾南洋华侨教育猛进以赴不再之时机，作图强之导綫。旣誰毁誰誉之自信，将知我罪我之惟人，但幸勿以为循例文章，不加垂察。彼此关系以此行始，非以此行終。远望南云，永紉高誼，倘因北雁，时惠德音。

(《教育杂志》第九卷第十一、十二号，1917年11、12月)

第十三节　勤工俭学和工学互助

留英俭学会意趣书

1912 年

去岁同人有留法俭学会之組織，入会而去法国者已六七十人；顧吾国习英文者至多，欲往英国而力量不充者，甚憾俭学会之不能发起于留英。几于时时有詢同人者，輒曰学費一年止需六百元，于法則能如此之廉矣，于英生活程度高，大約必不能耶！同人每热誠应之曰：欧美各国之生活程度大略相等也，无論至何国留学，皆可奢可俭，卽英卽德卽美，苟寒士能办六百元一年者，皆可从容留学，无异俭学会人之能留于法矣。留法所以首先已設俭学会者，因吾同人之热心劝学者，于法适較多，且信法有数种学科理論較精于他国故也。倘有人平日蓄志欲別往他国，而又勉能担負年金六百元之数者，其实尽可毅然西行，彼中皆有我国之同学，能代为布置。聞者每欣然而去，經同人介紹至法国以外者，亦頗不乏人；然而大半則嫌非有組織如留法俭学会者則无一定之机关，可以直接要求，且于父兄作主願得妥人委托者，尤望有固定之团体，以免亲友輾轉介紹，或至不負招呼之責任。同人徇此意，因續設留英俭学会，其組織之方法与留法俭学会同者有十九，不同者仅十一。今試略叙俭学会之概要如下，使人透徹其性質与任务焉。

（一）俭学会之主旨，乃为人指导既节省又适当之旅行法及留

学法，希望自费留学西洋者日多，以补公费之不足。賅括言之，則曰其人能办二百至三百元之出洋川資，又能筹措每年六百元或略少于六百元之旅费者，即可由儉学会介紹至英国留学（留法亦可）；惟六百元之年金，并不必一次筹出，可分数期寄汇，亦非給儉学会为之包办，乃儉学会力任代为荐引布置，能保固其不逾此数。所有一切学费宿费等，皆請本人与学校及寓主等直接自相授受，啬約之人，定可于六百元之数，更能微微节省；倘有年幼学生，父兄欲要求会中代为經管銀錢出入者亦可。

（二）儉学会并不能帮助入会人資费，亦不欲要求入会人报酬，所有儉学会事务所、补习科、招待員之开銷等，皆另由同人中有力者捐款支持，而入会人到达时之补习费、住居费、茶酒费、車馬费等，皆請本人自己出錢。会中所担之任务，則如应答訪問、筹备补习、留待出发、联結伴侶、指示衣装、照料舟車、接引到达、保荐学校、介紹寓宿、收轉信件、扶助急难等等，凡可以免留学之困难者，会中务尽力焉。

（三）六百元一年之数，学生无論男女、学校无論大小，一概可以强足；因境地有差别、程度有高下，适亦各有其此省彼费之处，互得其平，故无所謂大校之或费于小校，或男校之不同于女校。

（四）儉学会并无在西洋有自行設立聚居若干华生之組織，因国人相聚一处，最为語言之妨害；故儉学会对于无論男女学生，其程度高而直接可以入学者，止为荐引相当之学校、代觅相宜之宿所，其程度不足、正需預备者，則荐引可以居宿之預科男校或預科女校，务使分居各校，以图語言进步之速。

（五）无論男女少长、程度若何，儉学会均願介之西行，即有字母未識、自願稍受困难，出洋以后，始在預科学校中学起者，力半功倍，似亦无所不可。特同人私意，若能在中国时，即熟知拚音讀法

及粗通文規条例，尤較得当；故同人于上海留英儉学会事务所附設补习科，专为初学者而設，以供出洋前一半年之預备。教法务求飞速，每月学費两元、宿費五元。所以不設高等科者，一則会中經費不足，二則我国英文学校到处可得也。倘問在中国将語文与普通学习之既备，竟往直接入学，善乎否乎？則应之曰，自然大佳，但往西方預备耗費略大，而时間可減。

（六）留英儉学会与留法儉学会彼此相通，留英儉学会，暫設于上海四川路二摆渡桥下一百廿八号，留法儉学会，設于北京安定門內方家胡同。欲往英国或法国，两处均可入会报名，惟补习科上海止有英文，北京止有法文。入会之法：（甲）在出洋一半年前，即住居补习、預备功課。出洋有期，直在儉学会事务所动身。（乙）預先报名相約，俟有伴出洋时通知，于是集于上海或北京一同西行。

詳細未尽事宜，可随时函知事务所，再三詢問，有問皆当縷答。

（《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九号，1913年2月）

留法勤工儉学会（节录）

1917年

（一）昔者李石曾齐竺山諸君之創設豆腐公司于巴黎也，設为以工兼学之制，試之有效，乃提倡儉学会。儉学会者，专持以儉求学之主义者也；而其中有并匱于儉学之資者，乃兼工以济学，其与豆腐公司諸君虽有偏重于学及偏重于工之殊，而其为工学兼营則一也。継豆腐公司諸君而起者，有地浹泊人造絲厂諸君，人数漸增、范圍漸广，于是李广安、張秀波、齐云卿諸君，按实定名，而有勤工儉学会之組織。由此勤于工作而儉以求学之主义，益确实而昭彰矣。

李石曾君又有見于勤工倹学之举由来已久，而其間著名之学者各具有复杂之历史，不朽之精神，类皆足以資吾人之則效而鼓吾人之兴会，爰采取而演述之，以为《勤工倹学傳》。月印一册，华法对照。俾讀者于修养德性之余，兼得研寻文字之益。其所演述，又不仅据事直书，而且于心迹醇疵之間，观察异同之点，悉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証明之，使勤工倹学之本义、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誤，意至善也。余既讀其所述樊克林、敷莱尔、卢梭諸傳，甚贊同之，因以所見述勤工倹学会之緣起及其主义以为之序。时民国四年(1915)十月三十日也。蔡元培

(二)勤工倹学会之性質与結合　可于会之說明中見之，节录于后。

宗旨　本会以"勤于工作、倹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識"为宗旨。

会員　本会由同志結合而成，凡表同情于本会者皆为会員，会員之性質有二：

甲、以工求学者为实行会員；

乙、本身非以工求学，而贊成此意欲有所尽力者，为贊助会員。

会务　本会无一定之职务，亦无一定之会費，惟各人由力之所能以助本会之发展，或各人实力求学、或助导他人求学，或以书說之著述演講为傳达，或以經济为傳达之資助，皆由会員随时組織而实行之。

(三)勤工倹学会之成績与进行

甲、傳达　会中于民国四年誊印《勤工倹学傳》，其时留法工界甚狹，每月仅数十分。民国六年，华工至法者日众，以数千計，遂由会中与华法教育会中华印字局协力刊行《华工杂志》，每月两期，每

次千册，分布于工界。此二者，皆以鼓吹工人求学为主旨。

乙、学校　民国五年，由会中与华法教育会商組华工学校于巴黎。入校者工界同志二十四人，皆以勤工之积儲为求学之資斧；更有少数俭学会同志，抱以工求学之志願者，亦入此校。近由蠡县段子均、段秉鈞、段万庆、段宪武、馬如林，高阳李石曾、李广安、張秀波、齐連登諸君，創設保定各乡村勤工俭学会預备学校，其他在筹議中者倘多。

（四）勤工俭学会之經济問題，略可分为二項：一曰赴法方法之比較，二曰經济之計划。

一、赴法方法之比較　法国招致华工、以数万計，赴法一节，已成普通之事实。勤工俭学会所希望者，則应招之人有求学之思想，有自修之知識，以得将来良好之結果。然于此外，会中更有一赴法特别之計划，亦可行之于少数之人，卽自备川資赴法，自覓相当工作，而不預定有年限之合同是也。兹将自費赴法、与应招赴法两者利益之比較列下：

（甲）应招赴法者可省往返川資，并得理装費与安家費，共值四百元，此其利也；惟到法后之工作与工价、不能自擇其优者，每日得工价約两元，能否多于两元則不可必。

（乙）自費赴法者往返須自出四百元，惟到法后可自擇工作与工价之較优者，每日約可得工价三元、或仍可至四元。

二者比較，自費赴法者每日若多得一元，四五年卽多得一千五百元左右；除去应用之川資，倘多一千元；此其利益之比較。至工作可以自擇，較为自由，亦一益也。

二、經济之計划　既有以上之比較，可知自費赴法之益較多；惟能自备旅費者其数极少，兹由会中指示以筹款之法如下，以期稍增其人数。

(甲)借款　旅費需用二百元,已如以上所云;若不能自筹此二百元者,可向朋友或机关借貸之,借貸时卽与在国內之法国銀行支店接洽,将来到法后每月在法国本行交款若干,定于六个月或十个月內将二百元还清;法行收款后汇交在中国之支店轉付債主,其詳細办法、另有他件言之。

(乙)保險　以将来所得之工資还所借之旅費,此法定可实行,惟万一有因病与身故者不能还款,亦不可不設法补救,卽保險是也。于未出国之先,卽于保險公司中实行保險,每人須付之款不过十元左右。倘借款者身故,保險公司当以賠款交其債主,若有盈余,交死者之家族。如是借款之信用万无一失也。

(丙)借款之支配　借款二百元之支配,大略如下:由天津至巴黎之火車与途中一切費用,約百三四十元,保險費約十元;下余五六十元为买衣物及內地旅費等用。

(丁)还款之預算　到法后每人每日工价至少可得二元或三元,每月除休息两日、共作工二十八日,每月所得約六十元或八十元之譜;除去一切費用,可余二十元或四十元。若余二十元,所欠之債十月还清,若余四十元,則五月卽可还清,若每日得工价四元,則三个月卽可还清。平均計算,大約六个月內可还清矣。

(戊)还款后之經济　到法数月后,工作熟习,工价可增,旣經还款,所余皆为儲金;每月若儲四五十元,非为难事。作工四五年可得二千余元,卽或有因病或他原因、未能得此数,以減半計之,其数亦尙不少。彼时或以之为入学校之資,可专心于学問者二年;或欲归国、以之为資本从事农工,亦非小补,或願結合同志、合資营业,为公司与协社之組織,若得百人卽为一二十万元之資本,若得千人卽为一二百万元之資本,此非仅一人之利、亦社会实业之大举也。

(五)勤工儉学会之学业問題　欲得勤工儉学完好之結果，在国內时郎須有学业預备之机关。一則研究法文及其地之风俗，为求学之基础与交际之便利也，一則練习工艺以增其技能，并為到法后得优等工作之張本也。

欲实行以上二意，必有学校为之机关。就其程度年限、可分二級如下:

一、留法勤工儉学会初級預备学校　学期一年，学課为淺近之中法文普通知識与粗淺之工艺;所作之工艺既为練习，亦为补助学費。

二、留法勤工儉学会高級預备学校　学期二年或三年，学課与中学校程度略同，更加以法文与工艺教育，略似法国工艺实习学校之性質。此种学校組織較繁，可附属于他中学或实业学校中。

至到法后求学問題，亦可分为二端:

1. 夜課　日間作工，夜晚受課，或为淺近之补习，或为高等之演講，或专門之講授，巴黎此等組織既多且备，更有星期講习会与科学試驗所，皆为工界而設，可为勤工儉学会員所适用。惟初到法时恐語言尙未嫻熟，不能利用以上所举之組織，自須特設法文夜班，此华法教育会与勤工儉学会所当致力，亦已实行而有效者也。

2. 专校　从事数年工作之后，补习法文或科学知識已有基础，而經济亦已儲积;彼时如欲以全力求学，可入专門学校。

(六)勤工儉学会之希望与結論　实业与教育之要，人皆知之，不待贅論。然其門类甚伙，当趋重于何項，吾人有一簡单之結論曰:“多数人之实业与多数人之教育，乃其尤要者;勤工儉学会之組織正可助此事之实行，此所以对于此会有无穷之希望也”。今勤工儉学会仅行于一国，預备学校仅发端于一乡，非欲有所界划，惟事实之遇合耳。法人欢迎外工，法国生活簡易，故較他国为便。至預

备学校发端于保定乡間，因其曾有多人赴法，成績已著，故教者易得其人，学者亦极踊跃故也。近聞美国有华工开禁之說，留美乡人亦有工讀会之組織；許肇南君于江苏有广設工艺傳习所以备招致华工之建議，四川同志亦有設勤工儉学会預备学校之計划：此所聞見者虽不过数端，然扩而充之，則勤工儉学之事外而普及于世界，內而遍及于全国，亦意中事。是时也，多数人之实业与教育必均有可观，此非仅中国一邦之利，抑亦世界之人以工与学协进人类文明之先声乎！

（《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三期，1917年10月）

留美中国学生工讀会簡章

1917年

留美学生，数殆二千，其間以工佐讀者不少，然未有結成会社，以期可久可大者也，有之惟工讀会。初，癸丑，义师既生，湘贛两粵諸省有司，希袁氏恩黔首风旨，擇学生之不合己意者，裁其公費。方是时，留学欧美日本之学生被撤者以百数，有志之士，不为是屈，則毅然謀自助。两年以来，虽艰苦之备尝乎，然力学如故也；而留美学生，更有勤学会之設立。勤学会者，卽工讀会之化身也，成立两周年而易今名。創之者为欧柏林三数学生，其首先热心贊助者，厥惟意里諾大学留学生与欧柏林大学校董諸君；今則自美东以迄美西，无不有其会員矣。会之旨趣，有資者出財，无資者执役；通工易事，合力共作，以助来者之进德修业也。要之，提倡勤苦力学之风，是为本会之职志。

吾聞美国之首先許男女同学者，欧柏林大学也；其首先許黑人

同学者，亦欧柏林大学也。孔子曰:“有教无类。”是校有焉。兹則本其一视同仁之美意，而欢迎我国学生焉。吾聞欧柏林大学，实以文艺、音乐、神道諸科有声于时，若男若女之就学于此者約千八百人；毕业生之为教师与傳道者，殆居全数十分之七，盖是校本注重于养成为社会服务之人才也。柳子厚曰:“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欧柏林之教旨有焉。同人实本是旨而成立是会。吾又聞此大学之成立也。实在于千八百三十三年；方是时，茅屋数椽，荒地百亩，学生之就学于是者幷耕而食，盖来学者多苦学青年，求学須与治生幷行也。故此大学之銘曰:“修学与作工”，本会卽本此語而定其名称曰工讀会。同人等希望勤苦力学之风遍播于海外，則留学外国者将不限于富家之儿女，亦不限于受公費之学生，故声气应求，及于全美。同人等又希望勤苦力学之风遍播于海内，則茅屋数椽，荒地百頃，在中国且可得千数百区，且将有千数百大学于吾国，故嚶鳴求友，及于海內。幷世賢达，倘不弃之而賜之教誨乎，則同人之所欣慕而願为执鞭者也。

一、定名　本会成立于民国三年八月十五日，名曰勤学会。五年八月十五日，改訂名称曰欧柏林中国学生工讀会。

二、宗旨　以半工半讀为助成学业之方法，以节省費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

三、会所　本会設于奥州欧柏林城。

四、会員　凡中华民国国民，无論男女少长，若經本会二人以上之介紹，复經本会可决，皆得为本会会員。

五、会費　入会費一元，入会时繳交；常年費三元，分两期繳交。

六、本会应办事件約分下列数种：

（甲）介紹学生入校；

(乙)交涉酌减学费。欧柏林大学常願尽其所能助我，如我国学生倘有私费資财不足，而志切向学者，可致书本会，本会可为向学校交涉，其学費可以全免或减半。

(丙)办理寄宿舍。本会現办寄宿舍一所，成效卓著；在內膳宿，其費用大可节省。

(一)膳費。每日三餐以簡洁滋养为主，素食肉食均听其便，收費可較他处为廉。

(二)宿費。数人共住一房，每月宿費自一元至五元。复照本会議案，私費生之为本会会員者，皆以八折收入，其宿費在美国当为最廉之地。

(丁)作工。暑假或修业期間，我国学生常有向城內居民覓工以佐讀者，而在本会之寄宿舍执役者，其膳宿費可略减或全免。

七、閱书报室。本会于寄宿舍前方設有閱书报室，搜集中外国語之书报不少，皆由会員購贈；此室并可供自修之用。

八、体育游覽。本会設有运动器械多种；会員于工业外，常結队往外游戏。

九、誡約。欧柏林大学管理規則，关于男女学生应守之誡約甚多，如不飲酒、不吸烟，亦其一也。本会誡約一如大学所規定。

(《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四号，1917年4月)

蔡元培：国外勤工儉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

1920年1月1日

我們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尽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

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的都是。所需有两种：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学术是。现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当的工；所以正当的工人，不能不特别劳苦，延长他工作时間。而且除了正当的工人以外，都是靠着特殊的势力，把人类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当的工人，要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体魄上的需要勉强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点都沒有。这不是文化的大障碍么？我們要除去这个障碍，就要先来实行工学并进的生活。

我的朋友李石曾君在法国时，曾同豆腐公司的几位工人，发起一个勤工儉学会，每月印一篇《勤工儉学傳》，我也作过一首序。那时候，世界大战沒有結束，法国的工厂很要工人。儉学会的学生，因为家款汇不到，也加上了勤工的性质，到工厂去作工，試驗得也很有成效。所以李君回国后，約集同志，又設了几处勤工儉学的預备学校，招中学毕业生，給他預备法語同工艺上的知識，一年毕业。毕业后送到法国去，很受法国工厂的欢迎。后来得了一个消息，說他們还有五百多工作的学生，可以安插，兼且与邮船公司商定，这五百学生的船票，可以减价。从此各地方苦学生，都想出去。好多是沒有預备过的，到了那边，或是脑力太弱，或是法語太淺，或是工艺上知識太缺乏，一时沒有适宜的工作，或在法国預备，或別要筹学费，改为純粹的儉学生，不免生出困难。所以那边又来了几个电报，說是送去的学生，要体力相当与預备恰好的，才是稳妥。因而华法教育会重訂了勤工儉学生預备赴法章程几条：

（一）凡勤工儉学生願赴法者，須在中国华法教育会所立之預备学校至少肄业一年。

（二）在各預备学校肄业一年以上之学生，其毕业試驗时，各种

科目及格，且曾在工厂实习者，須在北京或上海由本会医生檢驗身体，是否可以工作。檢驗合格者，得向本会报名赴法。

（三）报名时，須繳整装費、川費及到法后度日費用等，共銀六百元。

这种条件，都是从新得的經驗上发生，是不得不然。但是照这种情形看来，留法的勤工儉学生，无論如何尽力扩張，那人数总有限的。（一）因法国工厂不能无限的收容。（二）因一年預备，与六百元的費，也不是人人能出，不能不想出弥补此缺陷的方法。

到法国后，可以半工半学，难道在中国不能这样办么？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君又想了一个"工讀互助团"的办法（我的意思，想提議改讀字为学字），在北京已經組織了三处。他的优点是：（一）所作都是小工，可以自由支配，不必仰仗工厂。（二）每人每日作工四时，有許多时間可以求学。（三）設在学校左近，可以到校听講。不能到校的，专請教員来講。（四）收入的，消費的，都由团体支配，各人于工作求学以外，不必分心，全凭自己的力量，用极少經費、极簡的方法，可以尽作工的責任，达求学的志願，实行互助的主义。这种便宜的事，恐寻不到第二件啊！我希望全国的苦学生，都在各地方組織起来。我希望全国作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达他工余求学的目的。我希望全国有力的人，助成学生工人，組織这种团体。

自发明这个組織以后，可以到外国去的就用勤工儉学会办法；不能到外国去的就用工学互助团办法。劳动神圣，教育普及，眞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了。

（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920年版，第174—178頁）

工讀互助团募款启事

1920年1月

做工的穷人沒有力量讀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么？讀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沒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么？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讀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損失么？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財政緊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經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組織"工讀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讀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試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經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許多无謂的冲突。照眼前試办的預算，需費不过千元。凡贊成此举者，請量力捐助为荷。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年1月）

工讀互助团簡章

1920年1月

（一）宗旨：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讀。

（二）团員：凡志願入本团者，須团員一人之介紹，經全体团員認可，得为本团团員。

（三）服务：团員每日每人必須作工四小时。

若生活費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員公議加增作工鉀点。

厨中事务及打扫院宇，由团員輪流担任。

(四)权利：团員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給。

团員所需之教育費、医葯費、书籍費，由团体供給，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类：暂分九种：

(1)石印
(2)素菜食堂
(3)洗衣服
(4)制浆糊
(5)印信箋
(6)販卖商品及书报
(7)装訂书报
(8)制墨汁及藍墨水
(9)其他

(六)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

(七)設备：設书报室及音乐室。

(八)組織：由全体团員組織团員会，选举事务員，幷討論团中重要事务，及审查新入团員。

事务員設总会計一人，管理全团銀錢出入事务；会計若干人，分管各組会計事务。

設庶务二人，管理全团买卖及一切杂务。

事务員每月末日选举一次，得連任一次。

組織細則，另行規定。

(九)規約：凡团員有怠于作工情事，由团員会提出警告，經繼續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卽令其出团。

(十)出团：团員得自由退出团体，惟須提出理由书。

(十一)附則：凡团員不能入校听講者，得由本团聘請教員，每日教授二鈡，若程度不齐，得适用单級教授制。

本团預算及工作分配方法，另有細章。

本团簡章，得由团員会随时增改。

报名期限，以額滿为止，俟經費充足时，再为推广。

凡报名願入本团者，請注明願在本团何組工作。

（《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年1月）

革命长輩談勤工儉学（节录）

吳玉章同志談勤工儉学

一九一二年……四月間我到了北京，李石曾、蔡元培在倡办留法儉学会，我也参加了。同时我要到四川去进行調和重庆、成都两个政府合并的工作，并宣傳留法儉学的好处，想組織一些貧苦有志的知識青年到法国去学习。因此四川也成立了留法儉学会。当时卽有一批学生到了法国。

到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南京及贛、皖、西南各省反对袁世凱的战爭失败后，我就到了法国。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战爭，法国很缺乏劳动力，曾到中国来招募"华工"，于是我們就办了一个勤工儉学会，同时和法国人士一起成立了一个"华法教育会"（中国会长为蔡元培），来进行各項教育工作，想用勤工儉学的办法，吸收一批貧苦有志的青年到法国留学。一九一五年冬，袁世凱称帝，云南及西南各省起义討袁，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病歿，南北和議成，組織新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我同蔡元培、李石曾等回到北京，同时还在北京办了留法儉学和勤工儉学的預备学校。

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时馬克思列宁主义由日本傳到了中国，在欧洲，馬克思列宁主义也傳到了法国，当时，李大釗、毛澤东等同志都在北京大学，李大釗等同志就开始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李石曾等人就大宣傳“公理战胜强权”，美国威尔逊发表十四条和平提綱，主張民族自决，反对武力压迫，并声言要在和平大会中帮助中国取消日本与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条亡国条約，当时影响很大。一九一九年世界和平会議，在凡尔賽开会，美国总統威尔逊也口头上說要帮助中国，許多人对于和会抱着很大希望，但結果相反，和会不仅沒有帮助中国人民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約，反而承認了这个条約。因此，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憤怒，在法国勤工儉学的进步学生，就包圍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反对在和約上簽字，在国內，同时也掀起了“五四”运动。

当时在法国的勤工儉学的許多革命同志，以四川和湖南去的人最多，尤其是湖南的多。后来并且在巴黎成立了“青年团”。当时勤工儉学会里也有以吳稚暉等为首的反动派，于是勤工儉学会內部就分化了。展开了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爭。吳稚暉、褚民誼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持“华法教育会”和里昂大学，排斥革命的同志，頑固地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阶級斗爭，反对苏联。另一部分是革命的同志，他們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爭。

留法勤工儉学会起初也还是好的，也起了一些作用，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其中許多同志，如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都是我們党和国家的領导骨干。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勤工儉学会內也为害不淺。因此，談到那时的留法勤工儉学会，必須批判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認阶級斗爭，并标榜不問政治，实际上他們如吳稚暉、張繼、汪精卫、褚民誼等，就成为反动統治者的帮凶或卖国賊。

(《中国青年》，1958年第5期)

第七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几种教育思想

第一节 地主阶級知識分子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馮桂芬：改科举議

咸丰十一年(1861)

昔年侍飲先师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坐有龙岩饒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譊曰："君为明祖所紿矣。明祖以梟雄阴鷙猜忌馭天下，惧天下瑰偉絕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經义詩賦，皆将借徑于讀书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終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錮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讀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揚之以鹿鳴瓊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轉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願毕矣。意在敗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君为此論，明祖得毋胡卢地下乎！"

于是文忠举杯相属曰："奇論，宜浮一大白。君狂态果如昔。"一笑而罢。余小冠末坐，不敢置一詞，退而思之，洪武中尝停科目十年，繼又与吏員荐举并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尙书，监生擢布

致使，登进之优殆过之。其专用科目，在隆庆以后，固知孝廉非正論也。且有明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柢經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卤莽为之。嘉、道以降，漸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謬种流傳，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

曠覽前古，取士之法屡变，而得人輩出，莫能軒輊。論者謂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詩序》曰："惟其所尙，又举移而从之。"可謂通論。何以言之？盖以考試取士，不过別其聰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試者經义，聰明智巧卽用之經义，所試者詞賦，聰明智巧卽用之詞賦，故法异而所得仍同，然所試之事太易，則聰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考八股始于王安石令吕惠卿、王雱所撰熙宁大义式。元祐間，中书省卽言工拙不相远，难以考試，盖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

顧氏炎武謂科場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誠哉是言。盖难則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覬幸之人少矣。难則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願其因难見巧，而奋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时，卽少一荒嬉游冶之时，多一鍵戶之人，卽少一营求奔竞之人，文风振焉，而士习亦端焉。而司衡校者，优劣易以識別，不致朱碧之迷离，高下难以任心，无敢黑白之顚倒，亦难之效也。

至于所謂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經解、古学、策問三者而已。宜以經解为第一場，經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經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論为第二場，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場，散文駢体文賦各体詩各一首（注：宋高宗立博学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贊、頌、序，杂出六題，分为三

場，每場体制一古一今）。

三場各一主考而分校之，盖合校則有所偏重，其弊必至以一艺之优劣为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場各举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軍机进呈，发部汇为一册，以得保之多少为先后，屆期部拟前列而异籍者十人听簡，多拟以备簡，以絕流弊，不拟者勿簡，以示大公，扃試事宜，一如旧制，惟体制既多，怀挾无益，搜檢可視旧加严，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与罰。三場各編各号，分送三考官，各視原額倍中，送监临官，核其三优者作为举人，两优者作为副貢，一优者从其廪增附之旧，而作为廪貢增貢附貢，次科副貢得一优廪增附貢得两优，皆准递升，不論經策古学一体幷計，盖专精与兼长亦足相抵也。

会試一切如乡試法，而以三优者为貢士，两优一优为副榜，如中正榜誊录之法，下科准幷計。殿試亦分三場，而删复試朝考，仍得相准，惟減其篇数，令旁日之力足办。欽派讀卷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汇核，首列三优，次列两优一优。皆以經策古三者間列，周而复始，卽为长榜，分三甲进呈欽定，臚傳授职如旧仪。至学政令大小京官，举三事兼长者为之，亦不論省分官职之大小。童生县府試三場，不复試，以归簡易。学政試三場，皆分取倍原額，提調汇校，以三优者为附生，两优一优为佾生，仍籍之。与下届幷計。

生員則于新章初試后，卽序三优两优一优造册，以后历試，皆幷計优之多少，随試而变。又与山长保优册参互定册，学政主之。惟山长不保优者不与貢，遇有拔优恩岁貢及廪增闕，皆按册序补。拔优恩岁貢考試皆省之，經岁科十試，各从其廪增附之旧，而作为廪监增监附监，准出学。其捐貢捐监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师者，令寄大宛应試，一如原籍，以人数定額，生員許幷計原貲，咨回原籍者亦如之。

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并試，通籍后不得再試，国家进賢，将以治国安民，而求之文字中，只以儔人无从識别，为此不得已之法，登諸朝矣，試以事矣，方将磨厉以經世之具，而犹令其留恋占毕何为者。夫侍宴賦詩，賞花釣魚，从容文雅，犹是虞廷賡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題扃試，古之所无，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繫眼鏡习楷书，甚无謂也。自散館大考試，差御史軍机中书学政等試，可一切停罢矣。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19—22 頁）

馮桂芬：采西学議

咸丰十一年（1861）

傳称左史倚相，能讀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曰："九洲之志謂之九丘。"《詩》列十五国之风。康成譜序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澤之所及，則旁行以观之。"孔子作《春秋》，有取于百二十国宝书。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綜上下縱横以为学者也。顧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經》有四极四和，与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等說，后人不得其解。《周礼》"职方"疏：神农以上有大九州；后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

騶衍談天：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当时疑为荒唐之言。顧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时已习于人口；《职方外紀》等书已入中国，顧氏或未見，或見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則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車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騶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據西人輿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經譯

之书，惟明末意大里亚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視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

昔郑公孙揮能知四国之为，子产能举晋国实沈台駘之故，列国犹有其人，可以中华大一統之邦而无之乎？亦学士之羞也。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閑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質魯，其識淺，其心术又鄙，声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語，間識夷字，仅知貨目数名与俚淺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問乎？惟彼亦不足于若輩，特設义学，招貧苦童稚，兼习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沽豎穎悟者絕少(注：余尝于吾乡村塾义塾中物色异敏之士，数十年无所得)，而又漸染于夷場习气，故所得仍与若輩等。

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穎悟文童，倍其廩餼，住院肄业，聘西人課以諸国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师，課以經史等学，兼习算学(注：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內地人之知算者俱可)。聞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館，宜发院擇其有理者譯之。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尙象之法，兼綜条貫，輪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漸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依据，必求所以正之。

聞西人現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資以授时。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輟，聞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注：法用千匹馬大火輪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輪使附于沙而轉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

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邐而上，积日累月，鍥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駛，則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可資以行水。又如农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計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与焉。三年之后，諸文童于諸国书应口成誦者許补本学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見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請賞給举人，如前議。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轉胜于夷者，誠今日論学一要务矣。

夫学問者經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后王。”（注：本荀子）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議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諸国。”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国之倫常名教为原本，輔以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語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讀我經史，于我朝章、吏治、輿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則瞢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于蠢愚謬妄之通事，詞气輕重緩急，輾轉傳述，失其本旨，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

夫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樞紐付之若輩，无怪彼己之不知，情伪之不識，議和議战，汔不得其要領，此国家之隐忧也。此議行則习其語言文字者必多，多則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領而馭之（注：《地理全志》作于癸丑年，书中于日本国，記其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漁船，时思报复；于安南国极恶其譏防之严、榷税之重；于緬甸国亦有胥吏横征之怨。未几日本、安南皆有

兵端，可見彼国书不可不观。若能知其未譯之书，所得必倍多)。綏靖边陲，道又在是。如謂六合之內論而不議，封故見而限咫聞，恐古博物君子必不尔也。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26—28 頁)

郑观应：考 試

光緒十年(1884)

上

泰西取士之法，設有数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学，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艺。武重于文，水师又重于陆路，考試之法，虽王子国戚，亦等齐民，如欲为将帅者，必先入武备院、韜略館讀书，兼习天球、地輿、測星諸学，期滿由現任水陆提督偕大臣亲到学院与掌政鉴定，考取一等者，卽編入行伍，授以把总、千总之职，次第而升，以資历練，文件自理，枪炮自发，虽至賤至粗之事，亦不憚辛劳而尝試之。及功成名就，致仕閑居，犹不廢立說著书以傳后世，卽矿师医士，必須精于格物，通于化学，訟师尤須明律例，考取文凭，方准用世。

无論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卽可起而行。而中国文士，专上制艺，卽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錢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于此者得第，不工于此者卽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无用之时文。卽字字之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乂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則又尽弃其所学。嗚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謂，至斯极矣。

朝廷亦知其不可深恃，屢詔中外大臣，保举人材，然所謂大臣

者，分高位崇，与下民隔絕，虽有奇杰异能之士，安得而知，何从而友？日夕所接者，下僚狎客而已，僚客未必有才也。所习者私亲密友而已，亲友未必有才也。不得已而应詔，亦惟举一二有交之显宦，或庸懦无能之輩以塞責而已，何曾保一岩穴隐遁之眞才哉！以中国天下之大，人文之盛，何在无才，或湮沒不彰，或名山終老，苟科名蹭蹬，則不得一伸其志者，皆科目害之耳。

如不能复古制，选材于学校，拟請分立两科，以广登进，一考經史以覘学識，二策时事以征抱負，三判例案以观吏治。首科既毕，挂牌招考四学，一、試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西学虽多，以上数种，是当今最要者。二、試暢发天文、精蘊、五洲、地輿、水陆形势，知天文者必知算学。三、試內外医科配葯及农家植物新法，該考官須素精其艺，系大书院出身，有执照为凭者，方准奏派。取中之卷，皆呈主試者鉴定，論其艺而不論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資格，精其选而不必定額数。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張，亦須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学，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如此变通推广，或亦轉移世运之一端乎？并令內外臣工，博訪周咨，下僚中如有异才大器，堪任将相者，立行表荐，聘岩穴之隐逸，举幕府之宾僚，参行古征辟荐举之法，得其人則荐主同膺懋賞，或怀私濫保，則举主坐罪，斯不敢徇情面，植党援，应故事矣。武生向以騎射技勇見长，而世之习武者，武經一卷，尙屬茫然，一旦迎敌出师，何恃不恐？咸、同間建立大功，并无武科中人，所习非用，其明征已。如不能学西法，选材于武备学堂，亦当力就新法。今战守之事，借以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火器，似宜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試之。一試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深知地理险阻設伏应敌者。二試能施火器，命中及远，駕駛战船，深知水道

者。三試制造机器，建筑营垒炮台，善造战守攻諸具者。須奏派精于制造之机器师，熟識駕駛，能施火器，是船政学堂出身之水师提督，会同督撫考取，庶得眞才，否則有名无实，为外人笑也。一經拔擢，令入武备院、艺术院再行肄业，优給俸祿，武备院以收才力勇智之士，艺术院以收聰明技巧之才，惟必須讀书明理，文字清通，方能入选，且特降明諭，俾以后文武并重，不得歧視，庶多士向风，可得干城之选矣。

虽然，切时之学，不可不习而知也，出类之才，不能不成而教也。既于文武岁科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先令各直省建設西学书院，遴选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之类，及各国輿图、言語、文字、政事、律例者数人，为之教习，或卽以出洋官学生之学成返国者当之。其学徒选自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已通中外文理者，就其性之所近，专习一艺，以三年为期。其膏火經费，仿上海龙門书院章程，官为筹备。按月出題課試，所出之題，务須有裨时务，如鉄路之事、輪船之事、矿务之事、邮政之事，以及机器、商务、紡織、銀行、格致、政事、农学、医学、鑁法、鈔法、测量、測候、地理、地輿、博物院、賽珍会、息兵会、派員游历、使臣出洋，与夫各国风土人情，文学武备，皆可出題，令諸生詳究利弊，擇其文之佳者，登諸日报，以广流傳。其历考上中等者，咨送院試，考取后名曰艺生，俟大比之年，咨送京都大学堂录科。

查各国京师，俱有大学堂，各精一艺，各专一业者，非比我国同文館教习，只通算学、天文、地理、各国語言文字而已。或謂同文館如外国小中学塾，非大学堂也。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卽广設大小学堂。据日报云，現計其能当管駕輪船机器武备各員者，每业約有数千人，通化学矿学制造机器者，每业亦有数百人，我中国人民土地十倍于日本，而所設西学堂所育人材，尙未

及其半，恐他日海軍有事，人材不足耳。准其一体乡試会試，其有独出心裁，能造各种汽机物件及有著作者，准其随場呈驗，并許先指明所长何艺，以凭命題考試，此于文武正科外，特設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于祖宗成法也。

且我朝有翻譯生員举人进士翰林，异試异榜，与正科諸士同賜出身，援例立科，必无扞格，又何不可于正科之外，添一艺科乎？至于肄业之高材生，有願出洋者，則給以經費，赴外国之大书院、武备院，分門学习，拔置前列，回国后，卽授以官僚，給薪資以昭激劝。昔曾文正奏派幼童出洋学习，意美法良，特稚齿髫年，血气未定，沾染习气，乖僻性成，甚至有从教忘亲，不願回国者，則就学諸生，于中学毫无所得故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旣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擇其品学兼优者，分別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淺尝輒止，貽譏中外。

日本肄业英、德、美、俄之学生，至今尙絡繹不絕。欲救其弊，宜选肄业生之通古今識大体者，始遣出洋，或由各省学所录文武各生，擇其留心时务，年在二十左右者。过稚則气質易染，过长則口音难調，厚給資装，出洋学习，如此分途資遣，庶事理通达，而各有成材，身列胶庠，而咸知自爱，功崇业广，体立用行，曾文正作育之苦心，不致因噎而廢食，諸生之数奇不第者，亦得別出一途以自效。归后願就职者听，願就科举者亦听，他日奇才碩彥，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亦永无外患，斯万变之权舆，及今为之，未为晚也。

下

或謂取士之法，上篇論文武科外另立一科，专攻西学，恐未必能兴，正科并重，仍糜費而无实效，如能变通，广科目以萃人材，則

天下之士，皆肆力于有用之学矣。

然考試之法将若何？窃謂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設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設于各府省会为中学，設于京师者为大学。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詩文、詞賦、章奏、牋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錢谷之类皆属焉。一为言語科，凡各国言語文字、律例、公法、条約、交涉、聘問之类皆属焉。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一为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測算、制造之类皆属焉。一为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則、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凡武学分其目为两科，一曰陆軍科，凡枪炮、利器、兵律、营制、山川险要及陆战攻守各法皆属焉。一曰海軍科，凡測量、測星、风濤、气候、海道沙礁、駕駛及海战攻守各法皆属焉。

每科必分数班，岁加甄别，以为升科，延聘精通中西之学者为学中教习，詳訂課程，三年則拔其尤者，由小学而升中学，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学而升大学，然后分别任使进用之阶，文武一律无所輕重。各乡亦分設家塾、公塾，无論貧富，皆可讀书习艺，即不入小学肄业者，逢小学甄别之期，亦須赴試，必先由小学考取有名，三年后始准預試。入学之始，必令于文武各科各擇一科，专其心志，一其趋向。至于登进之阶級，如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之类，一仍旧称，三年一試，由朝廷命該省督撫、水陆提督，会同大书院掌教校閱，广其額，精其选，一返从前空疏无补之积习，如此变通办理，約而計之，有数善焉。

从前各州县学官，仅拥虚名，几同贅疣，若由各省督撫改擇通中西实学者以为教习，且有已成之学宫、书院，可以居住，无須另筹經費，另行建筑，一轉移間，通国即可举行，一善也。

各分各科，人得以就其質之所近，专习一业，或大成，或小就，皆得蔚然兴起，为国家有用之材，二善也。

学中甄别以三年为程，士之学問淺深，平时同业諸生共聞共見，期滿考試，或优或絀，参考三年之学业，可得其詳，其取人又不凭一日之短长，怀才者有必得之权，廢学者无僥幸之望，考核明而人才出矣，三善也。

西法各种，西人借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較易見功，西文譯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材，无难与泰西相頡頏，四善也。

一科有一科之用，任使务尽其所长，一人有一人之能，驅策必久于其任，将見士气振作，人材奋兴，以之制物則物精，以之制器則器利，以之治国則国富，以之治兵則兵强，以之取財則財足，以之經商則商旺，政无不理，事无不举，五善也。

易曰："穷則变，变則通，通則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中国文試而不廢时文，武試而不廢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平日之所用已与当日之所学迴殊矣，及至外患洊生，內忧迭起，又举平日之所用者，而一无所用焉，以一人之身，而終身三变，精乎不精乎？幼学壮行之謂何！而国家犹勉策駑駘，期以千里，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轅而北轍耳，其何裨乎！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55頁）

郑观应：学　校

光緒十八年（1892）

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古者家有塾，党有

庠，州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視离經辨志，三年視敬业乐群，五年視博习亲师，七年視論学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誦，舒其性情，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廢，人各延师以課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頹廢，目不識丁，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倫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講之故也。

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其学校規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乡塾散置民間，由貧家子弟而設，由地方官集資經理，无論貴賤，男女自五岁后皆須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即下至聾瞽瘖哑殘疾之人，亦莫不有学，使习一艺以自养其天刑之軀，立学之法，可謂无微不至矣。

初訓以幼学，間附数学入門、本国地理等书，生徒百数以內者，一师訓之，百数以外至千数，則分数班，每班必有一师，此班学滿，乃迁彼班，依次递升，不容躐等。察其貧者免出修脯，稍贍者半之，郡院学者之修脯，亦不过一錢，至半元而止。院中生徒，亦分数班，班有专师，有专教算学之师，有专教格物之师，有专教理学、重学、史鉴、地輿、繪画、各国語言文字之师，期滿考列上等，則各就其艺能，或入实学院，或入技艺院。其实学分上下两院，皆以实学为主。約分十三班，初入院在末班，每班留学一年，閱十三年遍历諸班，方能出院。上院考出，入大学院，免三年軍籍，下院虽列首班，仍充軍籍，三年可入技艺等院。大学之掌教，必名望出众，才識兼优者，方膺此任。院中书籍图画仪器，无一不备。

一經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經学者，教中之学，即是耶穌、天主之类；法学者，考古今政事利弊异同，及奉使外国，修辞通商，有关国例之事；智学者，格物性理文字語言之类；医学者，統核全身內外諸部位，經絡表里功用病源，制配药品，胎产接生諸法。

技艺院者，汽机、电报、采矿、陶冶、制炼、織造等事。格物学院与技艺院略同，大抵多原于数学；数学则以几何原本为宗。其次力学，力学者，考究各物之力量。化学者，核金石、植物、胎卵、湿化各物化生之理，其次为天学、測步、五星、七政之交会伏留，其次为航海之学，必嫻于地理、測量、駕駛者，方能知船行何度，水性何宜，台颶沙礁若何趋避。武学院課与实学院同，但多武艺、兵法、御馬諸务。通商院则以数学、銀学、文字三者为宗，其于各国方言土产，水路陆程，税則和約，以及錢币銀单，条規則例，公司保險各事，无不傳习。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訓瞽院、訓聾瘖院、訓孤子院、訓罪童院、养廢疾院，更有文会、夜学、印书会、新聞館，別有大书院九处，书籍甚富，听人观覽借鈔，但不能携之出院，每岁发国帑以贍生徒，其教法之詳，教思之广如此。

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学校、曰新聞报館、曰书籍館。而学校又有三等，一初学，以七岁至十五岁为度，求粗通文算、淺略地球史志为准，聰穎者可兼学他国語言文字，中学以十五岁至二十一岁为度，穷究各学，分門别类，无一不賅，上学以二十一岁二十六岁上下为度，至此則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創一事，为絕无仅有者。

夫欲制胜于人，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而后能克敌。彼萃数十国人材，穷数百年智力，擲亿万兆資財而后得之，勒为成书，公諸人而不私諸己，广其学而不秘其傳者，何也？彼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緒余，精益求精，以还之中国，虽欲自私自秘焉，而天有所不許也。后之視今，亦犹今之視昔，彼泥古不化，詆为异学，甘受固陋，以受制于人者，皆未之思耳。

今中国既設同文方言各館，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諸学尙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聞有别出心裁，創一奇器者，技艺未

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誠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縷晰，譯出华文，頒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員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駕西人而上之哉！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44—46 頁）

郑观应：西　学

光緒十八年(1892)

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談洋务为高見，有講求西学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类。臆今日之緬甸越南，其高人亦岂少哉，其賢者蹈海而沉湘，不賢者靦顏而苟活耳。溝瀆之諒，于天时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务，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計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詆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視其死亡乎？然則西学之当講不当講，亦可不煩言而解矣。

古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今彼之所謂天学者，以天文为綱，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謂地学者，以地輿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种植、車舟、兵陣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謂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貨、制造、商賈、工技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皆有益于国計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謂也。此外有剽窃皮毛，好名嗜利者，則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但供談剧，亦实不能知其强盛之所以然，此則无本之学，不足登大雅之林也。

夫所貴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駭他人，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

之人。中外通商已数十载，事机迭出，肆应乏才，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綜达西国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以維大局制弱邻乎。且天下之事业、文章、学問、术艺，未有不积小以成高大，由淺近而臻深远者，所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

西人謂华人所学西法，皆淺尝輒止，有名无实。蓋总其事者，不精其学，未識师授优劣，課艺高下，往往为人蒙昧，所以学生每况愈下，不如人。論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以操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故能凿混沌之窍，而夺造化之功。方其授学伊始，易知易能，不以粗淺为羞，反以躐等为戒，迨年日长，学日深，层累而上，漸沈浸于史記、算法、格致、化学諸家，此力学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弥众也。今人自居学者，而目不睹諸子之书，耳不聞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創自西人，或托为巧不可堦，或斥为卑无足道，噫，异矣。

昔大撓定甲子，神农造耒耜，史皇創文字，軒轅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湯作飞車，揮作弓，夷牟作矢，当其創造之始，亦何尝不惊人耳目，各树神奇？况夫星气之占，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不仅此也，渾天之制，昉于璣衡，則测量有自来矣。公輸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鳶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馬，則机器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譯官，則翻譯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諸取明水于月，則格物有自来矣。一則化学，古所載爍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一則重学，古所謂均发，均悬輕重而发絕，其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則光学，古云临鑒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

于下，近中所鉴，大影亦大，远中所鉴，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一則气学，«亢仓子»："蜕地之謂水，蜕水之为气"，此气学之出于我也。一則电学，«关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緣气以生，亦可为之"；«淮南子»："阴阳相薄为雷，激揚为电"，此电学之出于我也。

古圣神兴物以备民用，曰形、曰象、曰数、曰器、曰物，皆实征諸事，非虚測其理也。童子就学，教以书数，穷理精艺，实基于此。自学者鶩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試帖之专工，汩沒性灵，虚費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見其荒，西学遂莫窺其蘊矣。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詣精深，渊乎莫測，所謂礼失而求諸野者此其时也。近人江愼修融貫中西測算，兼能制造奇器；尝制木牛以耕，造木驴代步；应声筒之制亦先生創之，誰謂中人巧思独逊西人哉？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納之內厩，尙鰓鰓焉謂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讀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

尤有进焉者，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盛衰兴廢，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則欲与之爭强，非徒在枪炮战舰而已，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語言，为一己謀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籬？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謂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頗多，获益甚大，講求格致新法者約十万人。語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則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輔以西学，知其緩急，审其变通，操縱剛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玆乎。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47—49 頁）

康有为：大同书（《去家界为天民》部分节录）

光緒十七年(1891)

第三章　育嬰院

慈幼院同。慈幼者，自三岁至五岁入焉，如不設慈幼院，則总归于育嬰院可也。

一、凡嬰儿断乳后，产母出院，即移送入此院。

一、此院看护者皆女子，以男子心粗性动而少有耐性，不若女子之靜細慈和而有耐性也，其名曰保。凡女保皆由本人自願，而由总医生选其德性慈祥、身体强健、資禀敏慧、有恒性而无倦心、有弄性而非方品者，乃許充选。盖孺子既离产母，則女保有代母之任，其責最大，人类所关，不可不重其选也。

一、女保皆悬有女保字于冠服，見者不論貴賤，皆加敬礼，以其代为众母，非其子而撫之如子，人类所託命，其事至仁，其行至难。盖数月之嬰儿，体弱无知，事事皆待于女保，抱持，擁臥，哺食，矢溺，提携，嬉弄，无晨无夕；稍一不愼，即致疾病，竟夜哭啼，終日襁褓，劳苦尤甚。而长大或不能相識，不能知报，无所为而为之，其事尤难。孔子之为子报父母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盖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也，故罔极之恩，不在一日之生而在三年之怀。然則保母劬劳，人类賴以育成，其有大公德于公众，岂可言哉！故宜有殊荣异礼以待之。

一、育嬰院擇地之精，当与人本院同，或与人本院接近，尤易移送。若地狭难容二院，則可少次于人本院者。然不得在山谷狭隘傾压、粗石犖确、水土旱湿之地，又不得近市場、制造厂及汚穢之

处。

一、育婴院結构，当擇与婴儿最相宜之式，大約楼居少而草地多，务令爽塏而通风，日临池水以得清气，多植花木，多蓄魚鳥，画图雛形之事物，皆用仁爱慈祥之事以养婴儿之仁心。凡爭杀、偷盗、奸詐种种恶物，皆当屏除，无使入婴儿心目中。其为歌乐及教婴儿歌乐者亦然。

一、本院凡弄儿之物，无不具备，务令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識为主。

一、管院事者皆以医生充之，由众公举，在选仁質最厚、养生学最明者。

一、本院婴儿，早暮有医生診視二次，其衣服若何而宜儿体，飲食如何而适儿度，嬉戏安息如何而合儿神，务令得宜以壮儿体，一切皆由医者节度而女保受命奉行。若几儿岁月无疾則得賞，几儿有疾則得罰。其女保不愼者罰女保。

一、小儿有病，每日医生診視三次，分别其輕重。其重者有常医視无数次，且归大医診視，以康泰复愈，然后如常。

一、婴儿数月以上者，一人专撫之，其两年以上者，或以一人而看护二三人，随时酌議。

一、子能言时教以言，凡百物皆备，制雛形或为图画，俾其知識日增。

一、婴儿能歌，則教仁慈爱物之旨以为歌，使之浸漬心耳中。

一、婴儿入院后，人口官全集各院行定名礼，为婴儿立名。惟婴儿旣經公养，人为全地之公物，非父母所得私有之，不过籍父母以生之耳。公家有宝星以賞其胎产之劳，足偿之矣，旣不必从太古之母姓；不須父养，亦不必同后世之父姓也。且凡有姓則有所私亲各私其亲，势必如广东各姓之互爭而相战，此在太古人类自立則賴

之，大同之时最忌别异，必当去之矣。

一、知識稍开时，将世界有形各物，自国家至农工商务，皆为雛形，教之制作，則习慣若性。及其长也，貧而謀生，貴而监督，皆熟悉工艺，多能鄙事，行之自然矣。

一、嬰儿知識日开，感染不可不愼。故設院之地不可近戏院声伎之地，葬坟火化之旁，作厂、市場、車場嘩嚣之所，以愼外感之染而保清明純固之神。

一、嬰幼身体稚弱，不能当祁寒盛热。且魂体未定，感非时之气，旣足以变人体貌，又足以夺人神魂，觀印度、馬来、非洲之人可見。故今冷带五十度、热带二十度以外，皆不設院。

一、女保以二年滿任，任滿时，若公察看其仁慈尽职，嬰儿健长，公贈以仁人慈保宝星，此宝星为第一等者。盖嬰儿无母，卽以女保代为母而育之，非其所生而爱撫如子，其功德大过于生母也。凡有此第一等仁人宝星出身者，足为仁爱之实据，凡有各上职卽当推升。其慈幼院之女保，一年为期，則降生母宝星一等，以儿长易撫也。其有願再任者，任滿再贈仁人慈保宝星。凡仁人宝星愈多者，尊荣愈至，他职推选愈速。

第四章 小学院

凡人自六岁卽离育嬰院而入于此，至十岁而止。或人智愈开，人脑愈浚，則自五岁至九岁，亦可随时議定。

一、此院司理及教者皆为女子，号曰女傅。所以用女子而不用男子者，以女子靜細慈和，爱撫嬰儿，而有耐性，有恒心，有弄心，而男子粗强好动，撫嬰之性不如女子，又耐性弄性皆不如女子也。故中国古者教子十年乃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則十岁以前必用女傅而不用男傅也，今用其义。

一、女傅当选德性仁慈、威仪端正、学問通达、誨誘不倦者为之。以儿童性情未定，小学乃其知識甫开之时，举动，颦笑，言語，行为，入耳寓目皆以女傅为轉移。熏陶濡染，其气最深，人情先入为主，則終身有不能化者。况人道蒙养之始，以育德为先，令其童幼熏德善良，习于正則正，习于邪則邪，入兰室則香，居鮑肆則臭。故人生終身之德性，皆童幼数年預为印模，童幼习于善良則終身善良，童幼习于邪恶則終身邪恶。有童幼善良而长大变易者矣，未有童幼习于恶而长大能改者矣。故欲造世界于善良，則选女傅最要矣。

一、女傅非止教誨也，实兼慈母之任。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則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則长大益舒展。又童幼之性尤好跳动，易有失誤，盖未至自立自由之时，故嫩稚也，当养之。卧起，行游，提携，保持，衣服，飲食，照料节度，其事极瑣，其行极繁，非有至慈好弄之耐心，不能令童儿之身安而体强也。以至出入，嬉游，跳舞，戏弄，固不可多束縛以苦其魂，亦不可全縱肆以陷于恶。大概是时专以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令功課稍少而游嬉較多，以动蕩其血气，发揚其身体，而又須时刻监督，勿責非儿。故女傅之任至重，其管理人数亦不能过多也。

一、学地当擇山水佳处、爽塏广原之地，以資卫生，以发明悟；不得在林暗谷幽、岩洞崎嶇、水澤沮洳之处。盖林谷幽暗，不通风气，則养生不宜；岩谷崎嶇，則于童子之跳动恐有損墜之患，水澤沮洳，則湿气过盛，精神不爽也。儿童当知識甫开之时，尤易感染学习，故孟子之圣，而近学宫則陈俎豆，近墓地則效葬埋，近市則为买卖，故所邻染不可不慎也。故学舍之地，宜远闤闠。第一当远戏館、声伎、酒宴之地，第二当远坟墓葬所，第三当远作厂、車場、市場喧嘩之地，庶使非礼不祥之事不接于耳目，嘩囂杂乱之物不扰于神思，保其靜正之原，乃可广其知識之学。至于学室之式，务便养身，

多其容率以得气，慎其光射以宜目，酌其戶牖以通风，多植花木以娛游。旣人无私家，皆出于公，財力旣厚，布置合宜，无有今村舍之陋陋尘嚣，无有今城市之秽汚恶习，无有家庭之牵累分半，其于蒙以养正之功，进益之大，相去岂啻天壤哉！

一、体操場、游步場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花木、水草无不茂美，足以适生人之体。

一、图画雛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备，旣使开其知識，而須多为仁爱之事以感动其心，且以編入学課中，使之学习。若夫金工、木工、范器、筑場，旣合童性之嬉，卽資长大之业，童而熟习，长大忘形，尤于工艺易精也。

一、儿童好歌，当編古今仁智之事，令为歌詩，俾其习与性成。

一、大同世文字語言皆归于一，学之自事簡而功倍，自修身、习算、地理、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学皆当学习，其学类、学級随时議定。

一、学貴以养身健乐为主，盖人生寿命基于童穉也。其时物备課明，一时可抵今人数时矣，故学时可减。其有安息、紀念、嘉时、吉日，可肆其游覽跳舞，沿树水嬉，无所不可。惟不許为非礼不正之事，見非礼不祥之人。

一、小学之数，以人数多寡随时增設。然盛热之地，人多发汗，使人筋骨緩弱，神思散越，盛寒之地，使人堕指裂肤，瑟縮战栗，血气不流，功課减少，皆于童幼不宜。故冷带六十度以上，热带十一余度以內，皆不宜設学。若瑞典、那威之和暖当别論。

第五章　中学院

一、凡人自十一岁卽离小学而入此学，至十五岁而出学。此时

純为学龄，一生之学根本于是。

一、此学可习高等普通学，各視其人資稟之敏鈍好尙以为学級学类，随时增議。

一、入此院时，知識日开，当大同教化美备之时，人类当此，可以比古人十五岁以后，漸有自由自立之志。但身体穉弱，故养体开智以外，又以育德为重，可以学禮习乐矣。禮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节，人世相交之道，公家法律之宜；乐以涵养其性情，調和其气血，节文其身体，发越其神思。

一、入此学时，脑气未充，身体尙弱，不能专事于智思，故德性当令养之益熟，知識当令导之益开，有节有度以养其正可也。

一、此学年龄已长，衣服飲食皆可自理，可純用禮律以繩之，不須再用保傅。故不論男女皆得为师，惟才德是視。导之以正义，广之以通学，繩之以禮法，虽于慈惠之中而多用严正之气。

一、人生学問之通否，德性之成否，皆視此学龄。中学不通，則无由上达于上学及为专門之学，而終身受其害矣；德性不习定，至长大后气質坚强，习行慣熟，終身不能化矣。及夫时过乃悔而欲学，則勤苦而难成，年长乃变而化性，則倔强而难屈。故中学之师，尤当妙选賢达之士，行誼方正，德性仁明，文学广博，思悟通妙，而又誨人不倦，慈幼有恒者，方当此任。全世界之人类才能德性皆繫之，岂不重哉。

一、管学总理之人皆由公推，須学行并高，經驗甚深，慈爱普被者，方許充之。其分理、助教略同。

一、中学院舍当擇广原爽塏近海近沙之地，令基宇极广，可容万数，自食室、藏书楼、体操場、游步园、操舟渚莫不毕备。其专門之学，則自农、工、商、矿凡百实驗之事，莫不备具，以备学者游观，玩摩，摹学，故体裁当极偉大，乃足备用；其院舍皆当令与人体相宜。

一、中学之童，年少血气未定，易于感染，凡剧場声伎之所，葬墓、市場、作厂、車場不淨嘩囂之地，院舍皆不得近，此以絕邪緣而正思感。

一、中学之童，年少体弱，在寒带則患以祁寒而減功課，在热带則患以盛热而損身体。除冬夏各有所宜外，余月皆在溫带設学。

一、中学之藏书楼，凡中学应用之书器、图画、古物、雛形应皆具备，令学者可一見而博物会通。

一、中学杂列各学，并延群师以資講习。其最高級者，与今各国大学、专門学殆过之；以其时教洽化明，物备时节，又无家累，故人之智慧比今倍蓰也。

一、中学每所可藏万人或数万人。食堂及起居出入，皆有部位，分班序列，儼如軍队，大师如将帅，分教如偏裨，小教习如队长。坐作、进退、講习、息游皆有时限，衣服如一，望之有荼火之观。人愈多則观摩愈大，众愈积則激励愈深，道德易一，风化易同。其有过失者，終身不容于众，以为愧耻，故亦寡矣。

第六章　大学院

凡人自十六岁离中学而入此，至二十岁而出学，生人之学于是終焉。凡大学皆专門之学，实驗之学。盖自十五岁前，于普通之学皆已通曉，至此时則脑髓已通，不待束縛，不事防檢，精粗高下，惟志所之，聰敏鈍塞，惟人自受。从古貧人，至是时皆不得为学之候，惟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欲成就同类，俾其大成，故令人人有此五年之学。此时之学，于育德强体之后，专以开智为主，人人各从其志，各認专門之学以就专科之师。其学政治、法律則为君、为长，学教育、哲理則为傅、为师，学貿易、种植則为农、为商，学一技、一能則为工、为匠，虽貴賤攸殊，高下迴异，而各禀天賦，各极人官，各听自由，各

从所好，分业成能，通力合作，其于利物前民以供公众之用则一也。

一、大同之时，无一业不設专門，无一人不有专学，世愈文明，分业愈众，研求愈細，究辨愈精。故大学分科之多，各极万有，又于一科之中擘为諸門，一門之中分为諸目，皆各有专門之师以为教焉而听人自擇。其門目之多，与时递增，不須今日为之預定，至千万年后，其門目之多，牛毛茧絲不能比数。五年之中，强敏者旣听兼通数学，中才者亦得妙解一門；虽极愚下之資，篤守一业，亦足以下之自养其身，上之足贍公用，此乃大同仁复众生之意也。蓋自有生以来，十五年中，同为世界之人，无一人之或富，或貧，或貴，或賤，同育公家，同学公学，无家可恃，无私可恋，无累可牵，无德可感，无游非学，无群非学，齐驅幷进，无却无前，万千幷头，喁喁向上。虽欲不学乎，有引于前，有鞭于后，无由有失学者矣，人固无不德性齐一，学識通明矣。及其入大学也，資格五年。重念二十出学之后，上无公家之养，下无父母之畜，欲不发憤而成学业，将立为餓莩矣，否則入恤貧院而为苦工，名誉全削，終身不齿于人类矣，此又中人以下所不甘者也。况导以善誘之良师，夹以万千之儕輩，耻心旣激，循序可升，虽极頑鈍之資，无有不成之材矣。今天下子弟之无賴，人才之不成，至于老无一能，終身穷餓，寡廉鮮耻，或为盜賊而就刑戮，此固其人之愚不肖，亦由治教未备之所至也。或其少失父母，无人教化；或因穷不得学，不識之无；或学仅岁月，不能通艺；或父兄椎魯，乡曲愚鄙，不知所教。假有家富能学，父兄为都士，知所教，教学能至弱冠；然其間濡染家庭市井都邑之恶习，费去家事，疾病、送死、吉凶、祭祀之間日多，有貧賤、死丧、困苦、哀伤之感情，而无公家园舍、园囿之精洁广大，无歌乐、图画、书器、雛形之美备欢乐，无万千齐驅幷进之策励，无学級、学类、良师、益友之教导观摩，其間相去，何啻天渊。故必行大同之道，而后人人为有用之美才，

人人为有德之成人也。

一、大学分科五年之中，虽有事于虚文，而必从事于实驗。若学农必从事于田野，学工必从事于作場，学商必入于市肆，学矿必入于矿山，学律則講于审判之所，学医則講于医病之室。故虽講极虚之文字，亦寄之实驗場、試于經用而后可信，百科皆然。故学成皆有用之才，无不效之业，惟其所分門目愈細，故試之实驗愈周，不似統括大概之学得以虚文高論也。

一、大学院舍，不能統一并置一地。譬如农学設于田野，商学設于市肆，工学設于作厂，矿学設于山顚，漁学設于水滨，政学設于官府，医学設于病院，植物学設于植物院，动物学設于动物院，文学設于藏书楼，乃至冰海学設于近冰海之地，热带学設于热带之地。盖大学专为世界有用之学而設預备之方，考求之用，故其学舍不在內而在外，不統一而分居，乃所以亲切而有用，征实而可信也。

一、大学之师，不論男女，擇其专学精深奥妙实驗有得者为之。大学之教，既以智为主，此人生学終之事，不于此时尽其知識，不可得也。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大学更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詩說教，以輔翼其德，涵养其性，而所重則尤在智慧也。

一、各大学皆有游园，备設花木、亭池、舟楫，以听学者之游观、安息、舞蹈。

一、大学衣服皆同式，飲食皆同时，人数万千，部署整肃，当若軍法。自食室至講堂、操場，进退出入皆有部伍；有大师为司理人，統之如将帅，分教如偏裨，小分教如队长。大同之世，每一院如一小国，学者即其人民，教习司理即其公、卿、士夫也。

一、二十岁学成，給卒业証书而出学，听其就业。其至是資鈍未卒业者，不給卒业証书，亦令出学；公家不能养之，听其就业。

一、大学各师及有司人，于学生成材者，开其学行，荐于各业公

所，而各业公所擇而聘用之。

一、大学卒业后，其尤高才者，或有精奇之思，博綜之学，或著新书有成，或創新学独出者，由大师几人公同保荐，除就业一年外，公家特給学士榮銜，別給俸祿三年以成其絕学。

一、二十出学后，若无人延用，則俛就賤业；若賤业亦不可得，則就恤貧院，以苦工代食，为人不齿。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09—220 頁）

康有为等：公車上书（节录）

光緒二十一年（1895）

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經；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学校之設，选举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汉、魏以經法举孝廉，唐、宋以詞賦重进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誦法朱子，講明义理，亦可謂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后世书，則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額，則高才多老名場。況得之則詞館而躐公卿，偕于旦夕；失之則耆碩不聞征聘，終老茅菅。題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額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貴而廢学业。标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鉴于明末，因噎廢食，上以講学为禁，下以道学为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乃至嗜利无耻，蕩成风俗，而国家緩急，无以为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变矣。若夫小民識字已寡，或有一省而无礼律之书，一县而无童蒙之館，其为不教甚矣。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則农、工、商賈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非复幬群生之意也。故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則士愈美，能广志

則理愈明。今地球既辟，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关未得，則万国所学，皆宜講求。宋臣姚夔謂：“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聞，安得不为所制乎！”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軍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責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讀书識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学塾經費，美国乃至八千万。其大学生徒，英国乃至一万余。其每岁著书，美国乃至万余种，其属郡县，各有书藏，英国乃至百余万册，所以开民之智者亦广矣。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讀书識字仅百之二十，学塾經費少于兵餉数十倍。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夫才智之民多則国强，才智之士少則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見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見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

武科弓刀步石无用甚矣。《王制》謂：“羸股肱，决射御。”出乡不与士齿，此武后之謬制，岂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請廢武科，近年詞臣潘衍桐請开艺学。今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駕駛，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繪、語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經，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門。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試之以經題一論及专門之业，通半中选，不限名額，得荐于省学，謂之秀才，比之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見聞益广。学政督撫会同其院师，每岁試其专門之业，增以經一，論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不限名額，貢于京师，謂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京师广延各学教习，图器尤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試之，其法与省学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选，謂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得还为州县艺学总教习，其举人得为分教习，并听人聘用。其諸生得还教其乡学塾，及充各作厂。其文科童試，即以經古場为正場，自占經解一，专門之学一。二場

試《四书》文一，中外策一，詩一，亦及格卽取，不限名額。每場考試，人数不得过三百。增設学政，每道一人，可从容尽力矣。其乡会試，头場《四书》义一，《五經》解一，詩一，縱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講明义理，宗尙孔子；二場掌故策五道；三場問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額。殿試策問，不論楷法，但取直言极諫、条对剀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艺科願互应者听。其有創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檢討，举人授以庶吉士，諸生授以待詔。如是則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

其余州、县、乡、鎮，皆設书藏，以广見聞。若能厚筹經费，广加劝募，令乡落咸設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訓詁、名物、习繪图、算法、識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則人才不可胜用矣。

（《中国近代史資料选輯》，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4 年版，第 421—422 頁）

譚嗣同：論变科举，兴学校①

光緒二十年（1894）七月

故夫变科举，誠为旋乾斡坤轉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或难曰："不先正天下之人心，变犹不变也。"曰："是固根本之根本，而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有《睢》《麟》之意，而后可行《官》《礼》之法，亦就在上位者言之，何便溥罪天下之人心乎？必謂天下人心皆不正，又何其过尊西人而自誣之甚也。西国之治平，岂皆人心正于中国乎？彼独操何术以致此，然則彼性善而我性恶乎？

① 本文摘录自譚嗣同：《思緯壹壺臺短书——报貝元征》，标题是編者加的。

亦彼之法良意美，我无法而已。法良则中人以下，犹可自勉；无法卽中人以上，难于孤存。法良则操莽无从覬覦，无法卽尧舜終于犹病。且卽欲正天下之人心，又岂空言能正之乎？极知今日之禍乱有为人心所召，彼甘心誤国者，所謂不待教而誅，虽訓人不能正此已死之人心，然有后来未死之人心焉。无法又从何处正起，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衣食足，然后礼讓兴；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孟子謂："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礼义？"言王道，则以耕桑树畜为先，无其器则无其道。圣人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岂能遍执四百兆顚連无告之民，一一責以空言，强令正心乎？所謂垂空文以教后世，亦望后之人能举其法以行其教，而空者不空耳。若但空文而已足，则前人之垂，亦旣伙矣。今之于教何如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幷孔子之世，不乏乱臣贼子矣；后孔子之世，不乏乱臣贼子矣。孟子距楊墨，而异端不絕于后世；韓昌黎辟佛老，宋儒又辟佛老，卒与昌黎宋儒幷存。无他，孔孟昌黎宋儒不幸不得位行权，以施其正人心之法，徒恃口誅笔伐，以为千里金隄而不忧横决，固不免为奸雄所窃笑。然则不变法，虽圣人不能行其教，以正人心。此变学校尤为正人心之始基，根本之根本矣。学校何以变，亦犹科举依于实事而已。

夫人心旣不可抉取以考察正否，故非借証于实事，尤无从以得其心。中国之經史性理，誦习如故，尊崇如故，抑坐定为人人应有而进观其他，不当别翘为一科，而外視之也。卽考据詞章八股試律，亦听其自为之，不以入課程，不以差高下，皆取文理明通而已，以其可伪为也。余不可伪为，自必皆实事。皆实事，则科举之取士也有据，而乡举里选亦无計以遂其私。善夫西法学校科举之合为一也，有擇官选士之意焉。有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学者依次递升，其材者升于大书院，犹成均也。各守专門之学以待录用，学弗精

进，或他过失，依次降之，犹郊遂也。其投考也，即由各专門院长考之，不拘人数，求考即考，一二人可也，百十人可也。不拘时日，随到随考，今日可也，明日可也。所考又皆实事，皆可实驗。如考算学，即面令运算；船学面令駕船；律学面令决狱；医学面令治病；汽机学面令制造；天文测量面令运用仪器。众目昭彰，毫无假借，中式即面予証书，差其等第，以为名称，如中国举人进士之类，其有殊尤，立即报明擢拔。考政学文学者官內部；考算学理財者官戶部；考兵学者官海軍陆軍部；考法律者官刑部；考机器者掌机局；考测繪者掌輿图；考輪船者航江海；考矿学者司煤鉄；考公法者充使臣；考农桑者列农部；考医学者入医院；考商务者为商官。余或掌教，或俟录用，或再考。每国大小公私书院学塾多至十数万区，少亦数万，学某学即讀某門专书，而各門又无不兼有輿地之学。又有兵学校，凡兵均令讀书。又有瞽学校，制凸字书令捫而讀之。凡子女生八岁不讀书，罪其父母。又有五家連坐之法，一家不讀书，五家皆坐罪。故百工商賈农夫走卒，无不讀书。又有女学校，故妇女无不讀书。由是小儿得于母教，方七八岁，即知地为球体，月为地之行星，地为日之行星，地自轉而成昼夜，地繞日而有寒暑，地凡几洲，凡几国，某国与我亲，某国与我讎，及其广狭强弱，均已曉其大概。至于品行心术，固无法以考驗，实即寓于諸学之中，坐定为人人应有，而进观其他。苟其不端，亦决无能善其事而不敗露者。况有警察官吏举刺之，有上下議院評論之，又有濃賞厚罰驅其后，复何忧不得人哉？中国之考八股，于品行心术，即又何涉！岂惟八股，經史性理考据詞章，凡可伪为者，其无涉犹八股也。顧亭林悼八股之禍，謂不減于秦之坑儒。愚謂凡不依于实事，即不得为儒术，即为坑儒之坑。惟变学校变科举，因之以变官制，下以实献，上以实求，使賢才登庸，而在位之人心以正。且由此进变养民卫民教民一切根本之

法，而天下之人心亦以正。根本既立，枝叶乃得附之。夫何忧頑鈍貪詐，夫何忧洋务之无效？或又难曰："天下大局，已潰裂至此。所謂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駸駸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欲毁約又已无及，虽变法庸有济乎？"曰："是难言也？"吾独惜夫前此数十年寬閑之岁月，不計此，不为此。見日本之变法而兴，可謂虽无老成人，尙有典型矣。犹不思效法，反議之詆之笑之咒之。初通商之不变，尙曰不識中外情形也；庚申可变矣，庚辰可变矣，乙酉可变矣，而决不变。迄乎今日，奄奄一息，自救之不遑，顧不度德，不量力，張脉僨兴，忽起而与能变法之日本战。如泰山压鸡子，如腐肉齿利劍，岂有一幸乎？初聞湘軍之見敌卽潰也，心虽哀之，未尝不窃喜吾湘人之驕，从此可少戢矣。旣而其驕如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吾何暇計外洋之欺凌我虔刘我哉？責己而已矣。《春秋》之法，責賢者备，彼甘心誤国之臣，旣非賢者，責又将别有所在，則事之不可为，夫亦亡国之士与民为之也。何則？今日誤国之臣，卽前日之士民；今日之士民不变，他日又将誤国矣。虽然，吾所云变学校，变科举，凡以为士与民，他其桀驁，而登庸其賢才也。賢才登庸，正如西人所称联合力，岂有不可为之时势哉？

（《譚嗣同全集》，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4 年版，第 403—406 頁）

譚嗣同：上欧阳瓣薑师論兴算学书（节录）

光緒二十一年（1895）

近来所見，无一不可駭可慟，直不胜言，久之轉覺平常无奇，偶有不如此者，反以为异，斯誠运会矣。不幸躬丁此厄，别无好处，惟古人所意料不及之事，吾得耳而目之，或足詡殫見而已。悲憤至于

无可如何，不得不以达观处之。《兎发》不乐其生则有之，至欲披剃为緇流，了不記有是語，轉述之失实歟？抑无意偶說而旋忘之歟？

惟去年风信紧时，頗存以一个字塞責之意。复妄意天下之人，无不当如此者。及睹和議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大为爽然自失。在已仕者自不当公言怨懟，若乃蚩蚩之氓，方求河西、吳越而不得，卽朝秦暮楚，南越北胡，甚至流离顛沛，反面事讎，亦将何詞以責之？魚趋渊，雀趋丛，是岂魚与雀之罪也哉！君以民为天，民心之渙萃，天心之去留也。然則啍論二十年之期，犹仁恕之至矣。被发左衽，更无待論！

夫彼全无心肝者，固来諭所云："肯天下无可責备之人，亦可不責之矣。"独怪博学工文平日自命不凡之士，犹复不知此时为何时，所当为者为何事。溺于考据詞章，而怙以虛驕；初不辨为某洲某国，概目之曰洋人。动輒夜郎自大，而欲恃其一时之意气，尽驅彼于海外而閉关絕市，竟若經数十年賢士大夫无术以处之者，彼一出而旦夕可定。及見有識者講求实学，力挽时局，又恶其形己虛而乘己短也，从而媢之疾之，詆之为异端，訾之为用夷变夏，然則便当高坐拱手以待誅戮耶？（窃謂古有亡国之君，亡国之臣，今則有亡国之士，亡国之民！鶩空談而无实济，而又坚持一不变法之說，以議論为經济，以虛驕为气节，及責以艰巨，又未尝不循循然去之，此亡国之士也。……中国今日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謂夏者，卽求幷列于夷狄，犹不可得，乃云变夷乎？陈长鏃上书言与洋人战不当用枪炮，当一切弃置而专用气。然观其文采則美甚，书法則佳甚，中国之名士大抵如此矣。夫洋枪洋炮之利，在西人犹其余事，然亦万无徒手可御之理。殆誤于孟子制梃之說耶？然孟子明明提出秦楚二字，何尝說可撻英俄德法諸国之坚甲利兵乎？且卽以炮論之，其最大之克虏伯能击五六十里，

而开花可洞鉄尺許者可使万人同死于一炮。虽断无万人駢肩累足以待炮之理，而其力量所及要不可不知。由此以推，彼不过发数万炮，而我四百兆之黃种可以无噍类，犹謂气足以敌之乎？况彼之法度政令，工艺器用，有十倍精于此者，初不必尽用蛮攻蛮打而自可从容以取我乎？……会見中国所謂道德文章，学問經济，圣賢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而犹妄援攘夷之說，妄援距楊墨之說，妄援用夏变夷之說，妄援不貴异物賤用物之說，妄援舞干羽于两阶七旬必有苗格之說，为死已至眉睫，犹曰我初无病，凡謂我病而进葯者，皆异端也。大愚不灵，岂复有加于此者耶？……

……近日又有一种議論，謂今日之禍，皆由数十年之講洋务。冤乎！中国虛度此数十年，何曾有洋务，亦岂有能講之者？虽有輪船电綫枪炮等物，皆为洋务之枝叶，且犹不能精，徒奉行故事虛糜帑項而已。懲末流之失，遂謂創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廢食，懲羹吹齏乎！且惟数十年士君子徒尙空談，淸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遺余力，稍知愧耻者，至不敢与办洋务者通往来。于是惟下賤无耻不恤声名之人，然后甘心为此。上官明知其非也，窘于无人，遂不得已而用之。有从細崽起为关道者矣，有从馬佐仕至封圻者矣，人才安得兴，洋务安得有效乎？此皆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务实事之过矣。昨見王壬秋上合肥书，痛詆洋务，兼及曾左，然为合肥画計，則劝其率鉄甲船直攻日本，是誠奇計矣。然鉄甲船独非洋务乎？且不知測天以辨經緯，能航海乎？不知測地以定方向，能計里乎？不解机器何以行船？不諳算学何以开炮？不熟公法不能悬旗，不曉西洋語言不能答邻舟之問，是則鉄甲船尤諸洋务之所萃；是則中国之名士未尝不知洋务之有用，特己所不知不能，恐一講洋务，卽失其所以为名士之具，不得不忍心詈之耳！且凡詈洋务

者，能不衣洋布用洋物乎？抑日用之而不知遂忘之耶？吾仰彼之物以为用，使彼日耗吾之民財，何如皆自制造而自用之，又兼造彼所需用者以相抵御，以留吾民之脂膏耶？卽如洋錢一宗，东南各省通行，西人获利无算，中国何以不早仿造？始以为資本太重耳。今湖北建銀元局購置机器，止費数万金，是亦何难？乃至今始有广东湖北二局。中国举事着着落后，是以陵迟至有今日，而所謂士者犹坚持旧說，不思变計，又从而媢之詆之。嗚呼！亡之犹晚矣。故議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則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門，爭自奋于实学，然后人材不可胜用，人材多而天下始有可为矣，舍此更无出身之路，斯浮議亦不攻自破。故变法者非他，务使人人克尽其职，不为坐食之游民而已。……

……大抵行法之要尤有二端：一通外国語言文字，以翻譯西书西报，以周知四国之为，以造就使才，以四出盟聘；一广游历以长見識，以增学問，以觇人国之盛衰得失。而二者于商务尤必不可少。現在因不精求此二者，吃亏不細，不可殫述，特无人能悉耳！至于續电綫，立邮便局，兴自来水火，平治道路，辟通草萊，虽近末务，要不可不同时幷举。如此又十年，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多而聪慧，其为五大洲首出之国也必矣。貝元征昔有言：“外洋之煤鉄向尽，中国之矿未开，他日中国挾其煤鉄二宗，卽足制外洋之死命。”是誠然矣。然中国必先自开其矿以图富强，始能制人，不然，人将夺我之矿以制我矣。西人亦有言：“中国譬則富室。卽湖南一省之矿，足抵外洋各国之矿而有余。无如各国环而居者，皆极貧困之乞儿盜賊也。虽緘縢藏固其可終守乎？”危切之言不啻箴規我矣！凡事不惮其难，不忧其繁，但当先寻一下手处。今之矿务商务，已存中西不两立不幷存之势。故西人有爭自存宜遺种之說，謂必爭而后仅得自存以綿延其种类也。是以矿务商务，力与爭盛，卽为下手

处。而所以有下手处者，岂他故哉？前所言賢才之力也，而固无望于諸公也。然失今則更不可为，故曰：虽有善者，无如何也。知其无如何，故儒生益不容不出而肩其責，孜孜以教育賢才为务矣，此議立算学格致館之本意也。而今日又有一种議論，謂圣賢不当計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計，則可云尔。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徑，遂不屑少計利害，是視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馬，听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开辟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賢，卽圣人言季氏忧在蕭墻之內，何尝不动之以利益乎？孟子一不可敌八之說，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又何尝不計利害？虽滕文公之艰窘，不过告以强为善以听天，若使孟子不計利害，便当告滕文公兴兵伐齐楚矣。尧舜相授受，犹以四海困穷与十六字幷傳。其时任农者稷，任工者倕，任水土者禹，任山林者益，任教者契，任刑者皋陶，任礼乐者伯夷与夔，而群圣之相与咨謀，又不离乎兵刑六府鮮食艰食懋迁有无化居之实事，有一不当計利害者乎？又岂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为，而别求所謂道者乎？是小民之一利一害，无日不往来于圣賢寢兴寤寐之中。若今之所謂士，則誠不計利害矣。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賈，而又不一講求維持挽救农工商賈之道，而安坐飽食，以高談空虛无証之文与道。夫坐而論道，三公而已。今之士，止騖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为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学而上达，今之士止貪上达不勤下学，是人人过孔子矣。及至生民涂炭，万众水火，夺殘生于虎口，招余魂于刀俎，則智不足以研几，勇不足以任事，惟抱无益之憤激，而嘵嘵以取憎。其上焉者，充其才力所至，不过发憤自經已耳，于天下大局何补于毫毛！其平日虛度光阴，益可知矣。……西人兵法有气球飞車，最足以乱敌之耳目而多方以誤之。往年鎮南关緣此失事，今年澎湖又因以不守，中国宜

如何讲求仿造及应付之道。偶与人言之，輒以"奇技淫巧"四字一笔抹倒。嗚呼！中国之士尚得謂之有知識乎？凡此皆不計利害之过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十成死工夫，焉能办成一事？平日务当胸中雪亮，眼明手快，穷理尽性，大公无私，斟酌数千年上之沿革损益，及数千年下之利弊究竟，調剂五大洲政教之盈虛消长，而因应以为变通，使人存政举，利权尽操之自我，外洋皆将仰我鼻息以为生活，又何至有战事。即令付諸衡阳王子之噩梦，而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責。縱然春蚕到死，犹复擣麝成尘。古諺曰："巧妇不能作无米之炊。"然必有米而后作炊，亦不得謂之巧妇矣。然則畏难而就簡因陋，一慚之不忍而累及終身，事急又横蛮言战，曾不恤情理之安，亦岂得謂通天地人之为儒，推十合一之謂士，为包罗万有，本末兼賅，体用兼备之学乎？夫彼之横蛮言战及为閉关絕市之說者，其不計利害也，是教五十里之国之滕文公伐齐楚也。）

士生今日，亦只有隐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隐尤当有所以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續衡阳王子之緖脉，使孔孟程朱之傳不墜于地，惟夫子与刘夫子、涂夫子自当任之。而門弟子亦宜或如仲子之治賦；或如冉子之通算术能理財；或如端木子之通算术經商务；或如樊子之考究农务；或如公西子之足备使才；或如宰我子之习語言；或如卜子之治文字；或如顓孙子之訂仪注；或如言子之詳节文。陶淑既久，必将有治学合而为一，高据"德行"之科，兼"为邦""南面"之才与器，如顏子、仲弓其人者；师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作，必来取法，可不疑矣。然今之世变，与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則学必征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若徒著书立說，搬弄昌平闕里之大門面，而不可施行于今日，謂可垂空言以教后世，則前人之所垂亦既伙矣。且此后不知尚有世界否？又誰能驕語有河清之寿以俟其效耶？（黄舍人言：昔客上海，有西人到其斋头，見

书籍堆案，佯为不識而問曰：“此何物也？”曰：“书也。”又問：“有何用处？”舍人不能答。乃徐笑曰：“此在我西国自皆有用处，汝中国何必要此？”哀哉此言！亦所謂无其器則无其道也。不力治今之器，而徒言古之道，終何益矣。若西人之于书，則誠哉其有用矣。故《十三經》《廿四史》《通鉴》及有宋儒先之书，各国久卽譯出。各国又皆有专譯中书之館，期将中书經史子集下逮小說新聞紙概行翻譯，以备采擇。……然中国言治于今日，又实易于前人，則以格致諸理，西人均已发明，吾第取而用之，其大經大法，吾又得亲炙目驗于西人而效法之也。夫华夏夷狄者，內外之詞也。居乎內，卽不得不謂外此者之为夷，苟平心論之，实我夷而彼犹不失为夏。中国尝笑西人冠服簡陋，西人卽詰我之发辮有何用处，亦无以答也。无怪西人謂中国不虛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至目为不痛不痒頑鈍无耻之国。彼在位而誤国者不足責，奈何讀书明理之人，曾不知变計以雪此謗耶？凡此諸言，迂儒聞之必将駭怪唾罵，特恐反客为主之时，再去思量此言亦旣晚矣。）

聞佩豹言，夫子去年在鄂曾发变法之論，伏望先小試于一县，邀集紳士講明今日之时势与救敗之道，設立算学格致館，招集聪穎子弟肄业其中。此日之銜石塡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算学为中国所本有，（中国特好虛妄，談算卽推河图洛书为加减乘除之本。不知随举二数，皆可加减，可乘除，何必河洛。夫河洛誠不知为何物也，要与先天图与爻辰卦气納甲納音与风角壬遁堪輿星命卜相之属，同为虛妄而已矣。必如西人将此等虛妄一扫而空之，方能臻于平实。談算者又喜言黃鍾为万事之根本，此大可笑，黃鍾一律管而已，何得为万事之根本？卽以造度量权衡而論，十二律吕誰不可借为度量权衡，何必黃鍾？况累黍之法实迂謬而不可行，万不能取准。是以从古至今九州十八省，无有齐一不差之度量权衡，

則亦創法者之未尽善，虽虞舜不能强同之矣。惟西人分地面之天度为若干分，以其一为度，度定則算立方容积以为量，卽以其重为权衡，一有差数，夫人可运算而知之，以故各国齐一，通都大邑穷乡僻处均无差失。中国测量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間交易，尤习用西人之度量权衡，則以彼准而我不准也。天地之机緘一发而不可遏，将尽泄其灵奇以牖民于聪明之域，其間自有不期变而自变者，此类是也。算术古有九章之說，强割粟布、方田、商功、均輸諸名目，实非出于自然，疑《周社》保氏九数之說久卽失傳，汉儒割裂算数以补之。故先郑时已多出夕桀重差，明不止于九。至宋秦九韶知九章不足信而别立九章名目，所分乃益无理，是不如西人点綫面体之說足以包举一切。推此則凡中国五谷、六谷、百谷、三江、九江、五湖、九河之說，要不过随举一数以为名，如九夷八蛮之类，原可不必拘泥。經生家瑣瑣分辨，卒不能衷于一是，亦止覚玩时愒日而不切于事理矣。）格致之理，杂見于古子书中，（乍見之以为奇，其实至平至实，人人能知能行，且已知已行，习焉不察，日用之而不知耳。）諒亦不能以奇技淫巧見阻。而尤要者，除購讀譯出諸西书外，宜广閱各种新聞紙，如《申报》《沪报》《汉报》《万国公报》之屆，公置数分，凡諭旨告示奏疏与各省时事外国政事与論說之可見施行者，与中外之民情嗜好，均令生徒分类摘抄。其专治商务者，物价低昂銀錢貴賤与出进口貨之暢滞多寡，应令列为年月比較簡明表。治天算者，各国各省极寒极热之度分异同与其星气之变，均应抄录。治医学者，各处风土所宜与其瘟疫札瘥与葯材产銷之地与其价，均应抄录。自能长人学业，益人神智。（林文忠督粤时，广翻西国新聞紙，故能洞悉其情，而应其变。今日切要之事无过此者。況乡閭无所聞見，必須借此为耳目。中国人之大病，莫过于不好游历，又并此而无之，終身聾盲矣。卽不設此館，城乡亦应公置数分，輪流递閱。）又严立

課程，循名責实，每日止占一門，而皆从算学入手。每日工課尽可从多，不使暇逸。七日一休沐，以节其劳，而暢其机。（此西国通例也，极合文武弛張之道，事如可行，其詳細章程另拟呈。）兼讀中国书时，得文之以礼乐。如夫子就近教导，品行心术自不至違背。来諭所云"守先待后，皆有分任之責，果立不朽之业，功亦不亚微管"；嗣同所云"雍雍一堂，王者必来取法"，皆将于是乎在。盖作育人才，实貞下賴以起元，剝后得以来复也，舍此更无他法矣。（备盛德大业王道盛功，而仅名其館曰算学格致者，何哉？盖算学格致不篤信不专精卽不能成，不以此为名，人将視为不急而不致一矣。）

（《譚嗣同全集》，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4 年版，第 287—296 頁）

陈熾：学 校

光緒二十二年(1896)

古之时，有家学，有乡学，有国学。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虽有世子庶子之貴，犹复下伍于齐民，虽以至愚极賤之人，亦得自达于天子。故学也者，非止范圍天地，曲成万物，省刑罰，偃兵戎，亦所以联上下为一心，合君民为一体也。士非学无以兴礼乐，立制度，开太平；农非学无以辨菽麦，别肥磽，尽地力；工非学无以区美恶，审良楛，制械用；商非学无以察时变，精榷算，殖貨財，由是而游惰之民多矣。彼异端邪說，乃得乘虛而入，惑世誣民，甚則流为盗賊，暴桀恣睢，白昼横行，掠人于市。故今之幅員广于古，今之生齿繁于古，而其民則古智而今愚，其世則古治而今乱者，岂果今不古若哉？学不学之分耳。通商六十年矣，泰西各国之文物制度，厘然秩然，有先王遺意，奉使游历者，众

口一辞。即以工商二事論之，工則彼巧而我拙，商則彼富而我貧，相校相形，而优絀立見，豈果中不若西哉？亦学不学之分耳。

夫今不若古，犹可言也；中不若西，不可言也。近日各省学官，有名无实，惟书院一席，乐群敬业，成就較多，然所教时文帖括而已。僻陋之州县，并书院而无之，欲求教化之兴，人才之众也，其可得乎？宜由督撫分飭所属，仿书院之意，广設学校。或集民捐，或提官款；其規制必整，其廩餼必丰，其生徒至少必逾百数。始于城邑，而后分及于四乡。至于商埠海疆，人情浮动，尤宜急建书院，广儲經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維风俗。其同文、方言、水师、武备各館，即可并入其中，并請洋师兼攻西学；庶几体用兼备，蔚为有用之才，不至复轍重寻，徒糜巨款矣。

其各省丛林道院，藏垢納汙，坐拥厚貲，徒为济恶之具。有犯案者，宜将田宅一律查封，改为学校，僧道还俗，願入学者亦听之。一轉移間，而正学兴，异端絀，宏治化，毓賢才，不必有沙汰禁革之文，而已收經正民兴之效。此根本之要图，治平之首务；即因宜制变，馭夷狄朝万国之先声。不此之务，徒汲汲然購器練兵，欲以爭雄海外，恐有器无人，将有一蹶而不可复振者，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235—236 頁）

梁启超：論科举

光緒二十二年(1896)

（上略）今內之有同文方言之館舍，外之有出洋学习之生徒，行之数十年而国家不获人才之用，蓋有由也。昔俄主大彼得躬游列国，擇国中俊秀子弟使受业荷法之都，归而貴显之，布在朝邑，俄遂

以强。日本維新之始，选高才生就学欧洲，学成返国，因才委任，今之伊藤、榎本之徒，皆昔日之学生也。而中国所謂洋务学生者，竭其精力，廢其生业，离井去邑，逾幼涉壮，以从事于西学；幸薄有成就，謂可致身通显，光寵族游。及貿貿然归，乃置散投閑，瓠落不用，往往栖迟十載，未获一官；上不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飢寒，千金屠龙，成亦无益。鳴呼，人亦何乐而为此劳劳哉！夫国家之教之，将为用也，教而不用，則其教之之意何取也？生徒之学之，将效用也，学而不見用，則其学之之意何在也？此眞吾之所不能解也。或謂此輩之中求所謂奇才异能可以大用者，盖亦寡焉，斯固然矣；不知国家所重，旣不在是，举国上才之人，悉已为功令所束縛、帖括所驅役，鬻身灭頂，不能自拔，孰肯弃其稽古之荣以俯焉而从事也？故当其就学之始，其与斯选者，大半仅中人之才耳；而自束发以后，又未尝一教以中国义理之学，徒溷身洋場，飽染习气，及至学成，亦且視为杂流，不与士齿，其不自爱固所宜也。坐是之故，而瑰瑋特絕之徒，益懲羹吹虀，羞与噲伍；是以此中人才日就寂寥也。然二十年間，其在西国学堂中考試前列、領有学成凭据者，往往有人；而西人之达者，亦每复嗟叹，謂震旦人才不下彼国：然則出洋学生中之未尝无才，昭昭然矣。顧乃束之高閣，听其自穷自达，不一过問；于是有美国学生糊口无术，投入某洋行为买办者，有制造局匠师月俸四十金，而为西国某厂以二百金聘去者，豪杰之士安得不短气？有志之徒安得不裹足？旣无細腰高髻之倡，重以弃鼎宝瓠之失；不怀顧犬补牢之义，徒效渊魚丛爵之愚：犹复頓足搓手，日日叹息曰无人才、无人才，天下之人岂任受之？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則大效，小变則小效；綜而論之有三策焉：何謂上策？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訖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

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內外戶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編檢。学生业有定課，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試之；以教习为試官，不限額、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則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何謂中策？若积习既久，未即遽除，取士之具，未能尽变，科举学校未能遂合，則莫如用汉唐之法，多設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昔圣祖高宗两开博学鴻詞，网罗俊良，激厉后进，故国朝人才以康乾两世为最盛，此卽吾向者多途胜于一途之說也。今請杂取前代之制：立明經一科，以暢达教旨，闡发大义，能以今日新政証合古經者为及格；明算一科，以通中外算术，引申其理，神明其法者为及格；明字一科，以通中外語言文字，能互翻者为及格；明法一科，以能通中外刑律，斟酌适用者为及格；使絕域一科，以能通各国公法、各国条約章程，才辯开敏者为及格；通禮一科，以能讀皇朝三通、大淸会典、大淸通禮，諳习掌故者为及格；技艺一科，以能明格致制造之理，自著新书，制新器者为及格；学究一科，以能通教学童之法者为及格；明医一科，以能通全体学，識万国葯方，知中西病名証治者为及格；兵法一科，以能諳操練法程，識天下險要，通船械制法者为及格。至其取之之法，或如康乾鴻博故事，特詔举試，或如近世算学举人，按省附考，而要之必予以出身，示以荣途，給以翰林进士举人之名，准以一体乡会朝殿之实；著书可以入翰林，上策可以蒙召見，告之以用意之所重，导之以利祿之所存，則巖穴之間，乡邑之內，与夫西学諸館，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則其事甚順而其效亦甚捷。

何謂下策？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童子試非取录經古者不得入学，而經古一場必試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乡会試必三場并重，第一場試《四书》文、《五經》文、試帖各一首；第二場試中外史学三首，专問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場試天算地輿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門，听人自擇一門，分題試之，各三首。殿試一依汉策賢良故事，专問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論楷法；考試学差試差，亦試以时务艺学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試。如是則向之攻八股哦八韵者，必將稍稍捐其故业，以从事于实学，而得才必盛于向日。

上策者三代之制也，中策者汉唐之法也，下策者宋元之遺也。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若夫守晚明之弊制，弃历朝之鴻矩，狃百載之积习，憚千夫之目議，違作人之公理，踵愚黔之故智，則虽鉄艦闐海，誰与为战？枪炮如林，誰与为用？数万里地，誰与为守？数百兆人，誰与为理？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学制焉。”言不学之人不可以共政事也。今其用之也在彼，而取之也在此，是犹蒸沙而欲其成飯，适燕而南其轅也，岂不傎哉，岂不傎哉？（下略）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 1941 年版，第 26—29 頁）

梁启超：上南皮張尙书論改书院課程书

光緒二十二年(1896)

窃惟西国学校，种类非一，条理极繁，而惟政治学院一門，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其为学也，以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謂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用謂之公法，实亦公理也）为

經，以希腊罗馬古史为緯，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焉而成者，則于治天下之道及古人治天下之法，与夫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靡不融貫于胸中，若集两造而辨曲直，陈緇素而指白黑，故入官以后，敷政优优；所謂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以故逢掖之間无弃才，而国家收养士之效。中国向于西学，仅襲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諸館，頗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靡聞焉。今夫此学非西人所自剏也，吾中国三代以前不必論，后此若汉之长沙、子政、武侯，秦之景略，后周之王朴，宋之荆公、夹漈、永嘉，元之貴与、明之姚江，国朝之梨洲、亭林，皆由此道。或当时行其所学而大效，或后世用其言而益大效。今之学者既务于破碎无用，其鼓篋之始，即未尝以治天下为己事，故于今古治乱、中外强弱所以然之故，漠然曾未动其念；授之以事，則昏然不知其所当有事，外侮日迫、內治日隳，則瞯然莫識其所由。士夫不講此学，則市儈弄舌而横議之；中国不講此学，則外夷越俎而代謀之。夫使市儈外夷之言果有当于措治，則亦岂有所厌恶而必为是擯斥哉？无如此輩者，于吾古人之义理一无所习，于吾中国之情势一无所通，則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不以其道也。故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講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浡焉也。今海內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見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綜中学、精擎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故为今之計，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以《六經》、諸子为經（經学必以子学相輔然后知《六經》之用。諸子亦皆欲以所学治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緯，而以希腊罗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数

事幷举，則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視今日为善，何者視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緩，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計，成竹在胸，遇事不撓。此学若成，則眞今日救时之良才也。今之廢課卷而用日記，廢評列而用講授，可謂黜弃枝叶、妙探本原者也。虽然，两湖諸生固非若髫齔之子，未堪操觚，其斐然有述作之志者殆不乏人也。学非一业，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貴于可行。启超以为所設經学、史学、地学、算学者，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故时务一門为諸学之归宿，不必立专課而常貫于四者之中。其經学、史学、地学、算学，則为日記以督之，以驗其学业之勤惰；其时务一門，則为課卷以考之，以观其学識之淺深。講时务而无四者之日記以督之，則无以正其本；講經史算地而无时务之課卷以考之，則无以征其用。二义幷行，本末咸备，体用具举，庶于西人政治学院之規模稍有所合，計其成就必有可观。且时务一門无专书可以講授，必事事推原經史，則侵彼两院之权；苟非如此，則专門之西学既非所諳，洋务之謭言又非所屑。登堂緘口，未知所裁，敬陈区区，或見采擇。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 1941 年版，第 104—106 頁）

梁启超：学校总論

光緒二十二年(1896)

吾聞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草昧伊始，蹄迹交于中国，鳥兽之害未消，营窟悬巢，乃克相保，力之强也。顧人虽文弱，无羽毛之飾，爪牙之卫，而

卒能檻縶兕虎，駕役駝象，智之强也。数千年来，蒙古之种，回回之裔，以虏掠为功，以屠杀为乐，屡蹂名国，几一寰宇，力之强也。近百年間，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統轄，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敗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学校之制，惟吾三代为最备，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立学之等也。八岁入小学，十五而就大学，入学之年也。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記，十有三年学乐誦詩，成童学射御，二十学禮，受学之序也；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以离經辨志为始事，以知类通达为大成，課学之程也。《大学》一篇，言大学堂之事也；《弟子职》一篇，言小学堂之事也；《內則》一篇，言女学堂之事也；《学記》一篇，言师范学堂之事也。管子言农工商，群萃而州处，相語以事，相示以功，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农学工学商学，皆有学堂也。孔子言以不教战，是謂弃民，晋文始入而教其民，三年而后用之。越王栖于会稽，教訓十年，是兵学有学堂也。其有专务他业，不能就学者，犹以十月事訖，使父老教于校室，（見《公羊傳》宣十五年注）有不帅教者，乡官簡而以告，其視之重而督之严也如此。故使一国之內，无一人不受教，无一人不知学；兔罝之野人，可以备捍城；小戎之女子，可以敌王愾；販牛之郑商，可以退敌师；斲輪之齐工，可以語治道；听輿人之誦，可以定霸；采乡校之議，可以聞政；举国之人，与国为体，塡城溢野，无非人才，所謂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虑虑，三代盛强，盖以此也。

馬貴与曰："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戶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余悲其言；虽然，盖有由也。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天下既定，敌国外患既息，其所虑者，草澤之豪杰，乘时而起，与議論

之士，援古义以非时政也。于是乎为道以鈐制之，国有大学，省有学院，郡县有学官，考其名犹夫古人也，視其法犹夫古人也，而問其所以为教，則曰制义也，詩賦也，楷法也，不必讀书通古今而亦能之，則中材以下，求讀书求通古今者希矣。非此一途不能自进，則奇才异能之士，不得不輟其所学，以俛焉而从事矣。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則倜儻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銷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如是則豪杰与議論之士必少，而于馴治天下也甚易，故秦始皇之燔詩书，明太祖之設制艺，遥遥两心，千載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馭一統之天下，弭內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譬之居室，虑其僮仆窃其宝貨，束而縛之，寘彼严室，加扃鐍焉，則可以高枕而卧，无損其秋毫矣。独惜强寇忽至，入門无門，入閨无閨，悉索所有，席卷以行，而受縛之人，徒相对咋舌，見其主之难，而无以为救也。

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农而不士，故美国每年农产値銀三千一百兆两，俄国値二千二百兆两，法国値一千八百兆两，而中国只値三百兆两。工而不士，故美国每自創新艺，报官領照者，二万二百十事，法国七千三百事，英国六千九百事，而中国无聞焉。商而不士，故英国商务价値二千七百四十兆两，德国一千二百九十六兆两，法国一千一百七十六兆两，而中国仅二百十七兆两。兵而不士，故去岁之役，水师軍船九十六艘，如无一船；榆关防守兵，几三百营，如无一兵。今夫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則其害且至于此。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据詞章之輩，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見，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聞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

今之言治国者，必曰仿效西法，力图富强，斯固然也。虽然，非其人莫能举也。今以有約之国十有六，依西人例，每国命一使，今之周知四国，嫻于辞令，能任使才者，几何人矣？欧美澳洲，日、印、緬、越、南洋諸島，其有中国人民侨寓之地，不下四百所，今之熟悉商务，明察土宜，才任領事者，几何人矣？教案界务商务，紛紛屢起，今之达夷情，明公法，熟約章，能任总署章京，各省洋务局者，几何人矣？泰西大国常兵皆数十万，战时可調至数百万，中国之大，練兵最少亦当及五十万为千营，每营营哨官六員，今之习于地图，曉暢軍事，才任偏裨者，几何人矣？嫻練兵法，諳习营制，能总大众，遇大敌，才任統帅者，几何人矣？中国若整顿海軍，但求与日本相敌，亦須有兵船百四十余艘，今之深諳海战，能任水弁者，几何人矣？久历风濤，熟悉沙綫，堪胜船主大副二副者，几何人矣？陆軍每营，水师每船，皆需医师二三人，今之練习医理，精达伤科，才任軍医者，几何人矣？每造鉄路，十英里需用上等工匠二員，次等六十員，今之明于机器，习于工程学，才任工师者，几何人矣？中国矿产，封錮千年，得旨开采，設局漸多，今之能察矿苗，化分矿质，才任矿人者，几何人矣？各省議設商务局以保利权，今之明商理，习商情，才任商董者，几何人矣？能制造器械，乃能致强，能制造貨物，乃能致富，今之創新法，出新制，足以方駕彼族，衣被天下者，几何人矣？坐是之故，往往有一切新法，尽美尽善，人人皆知，而議論数十年不能举行者。苟漫然举之，則僨轍立見，卒为沮抑新法者所詬詈，其稍有成效之一二事，則任用洋員者也。而輪船招商局、开平矿局、汉阳鉄厂之类，每年开銷之数，洋人薪水，几及其半；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为国餉源，而听彼族盘踞，数十年不能取代，卽此数端論之，任用洋員之明效大略可睹矣。然犹幸而借此以成就一二事，若決然舍旃，則将并此一二事者而亦无之。嗚呼！同是圓顱

方趾，戴天履地，而必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岂不可为长太息矣乎！

若夫四海之大，学子之众，其一二識时之彥，有志之士，欲矢志独学，求中外之故，成一家之言者，盖有人矣。然不通西文，則非已譯之书不能讀，其难成一也。格致諸学，皆借仪器，苟非素封，末由购置，其难成二也。增广学識，尤借游历，寻常寒士，安能远游，其难成三也。一切实学，如水师必出海操練，矿学必入山察勘，非借官力不能独行，其难成四也。国家既不以此取士，学成亦无所用，犹不足以贍妻子，免飢寒，故每至半途，廢然而返，其难成五也。此所以通商数十年，而士之无所凭借，能卓然成异材为国家用者，殆几絕也。此又馬貴与所謂姑选其能者，而无能之人，則听其自为不肖而已。姑进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听其自为不遇而已。豚蹄滿篝之祝，旁观犹以为笑，况复束縛之，馳驟之，銷磨而鈐制之，一旦有事，乃欲以多材望天下，安可得耶，安可得耶？

然犹曰洋务为然也。若夫內外各官，天子所以共天下也，而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問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及其所至之书院，有以历代政术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本朝掌故为教者乎？无有也。有以天下郡国利病为教者乎？无有也。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則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傳曰："吾聞学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学者也。"以政学犹且不可，况今之既入官而仍讀书者，能有几人也。以故一切公事，受成于胥吏之手，六部书办，督撫幕客，州县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长，官无如何也。何以故？胥吏学之，而官未学也。遂使全局糜烂，成一吏例利之天下，禍中腹心，疾不可为。是故西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小，中学之学校不兴，其害大。西学不兴，其一二淺末之新法，犹能任洋員以举之，中学不兴，宁能尽各部之堂司，各省之长属，而概

用洋員以承其乏也，此則可为流涕者也。

不宁惟是，中国孔子之教，历数千載，受教之人，号称四百兆，未为少也。然而妇女不讀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自余一二占毕咿嚘以从事于《四书》《五經》者，彼其用心，则为考試之題目耳，制艺之取材耳，于經无与也，于教无与也。其有通人志士，或箋注校勘，效忠于許郑，或束身自爱，归命于程朱，然于古人之微言大义，所謂誦《詩》三百可以授政，《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者，盖寡能留意，则亦不过学其所学，于經仍无与也，于教仍无与也。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則非吾之所敢言也。故吾尝謂今日之天下，幸而犹以經义取士耳，否則讀吾教之經者，殆几絕也。此言似过，然有鉄証焉。彼《礼經》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試問綴学之子，能誦其文，言其义者，几何人也。何也？科举所不用也。然則堂堂大教，乃反借此疲敝之科举以图存，夫借科举之所存者，其与亡也相去几何矣。而况今日之科举，其势必不能久，吾向者所謂变亦变，不变亦变，与其待他人之变，而一切澌灭以至于尽，則何如吾自变之，而尚可以存其一二也。記曰："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傳曰："小雅尽廢，則四彝交侵，而中国微。"慨我儒教，爰自东京，即已不竞。晋宋之間陷于老，隋唐以来淪于佛，外教一入，立見侵夺，况于彼教之徒，强聒不舍，挾以国力，奇悍无倫。今吾盖見通商各岸之商賈，西文学堂之人士，攘臂弄舌，动曰《四书》《六經》为无用之物，而教士之著书发論，亦侃侃言曰，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夫以今日帖括家之所謂經，与考据家之所謂經，虽圣人复起，不能謂其非无用也。則恶能禁人之不輕薄之而遺弃之也。故准此不变，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絕于天壤，此則可为痛哭者也。

亡而存之，廢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

于学校。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課，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无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綱三：一曰教，二曰政，三曰艺。其分目十有八：一曰学堂，二曰科举，三曰师范，四曰专門，五曰幼学，六曰女学，七曰藏书，八曰纂书，九曰譯书，十曰文字，十一曰藏器，十二曰报館，十三曰学会，十四曰教会，十五曰游历，十六曰义塾，十七曰訓廢疾，十八曰訓罪人（所拟章程皆附于各篇之后）。

今之同文館、广方言館、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館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謂艺者，又不过語言文字之淺，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又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門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故此中人士，閣束《六經》，吐弃群籍，于中国旧学，既一切不問，而即以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有能言之而能效之者。昔尝戏言，古人所患者，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国。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岡必达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諸館諸学堂之为功也。夫国家之設学，欲养人才以共天下，而其上才者仅如此，次下者乃如彼，此必非朝廷作人之初意也。今朝士言論，汲汲然以儲才为急者，蓋不乏人，学校萌芽，殆自兹矣。其亦有洞澈病根之所在，而于此三端者少为留意也乎。

抑今学校之議不行，又有由也。經费甚巨，而筹措頗难，虽知其急，莫克任也。今夫农之治疇也，逾春涉夏，以粪以溉，称貸苦

辛，无或辞者，以为非如是則秋成无望也。中人之家，犹且节衣縮食以教子弟，冀其成就，光大門閭。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則已，苟欲自强，則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吾聞泰西諸大国学校之費，其多者八千七百余万，其少者亦八百万（小学堂費英国每年三千三百万元，法国一千四百万元，德国三千四百万元，俄国五百万元，美国八千四百万元。中学大学共費英国每年八百六十万元，法国三千万元，德国二百万元，俄国四百余万元，美国三百余万元）。日本区区三島，而每年所費，亦至八九百万，人之謀国者，岂其不思撙节之义，而甘擲黃金于虛牝乎。彼日人二十年兴学之費，取偿于吾之一战而有余矣，使吾向者举其所謂二万万而百分之，取其一二以兴群学，則二十年間，人才大成，去年之役，宁有是乎？嗚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及今不图，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謂二万万者，未有已时；追痛創复至，而始悔今之为誤，又奚及乎？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軍，而不肯舍薄費以营学校，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譬之孺子，怀果与金示之，則弃金而取果；譬之野人，持寸珠与百錢示之，則遺珠而攫錢。徒知敌人胜我之具，而不知所以胜之具，曠日穷力，以从事于目前之所見，而蔽于其所未見，究其归宿，一无所成，此其智視孺子、野人何如矣。

西人之策中国者，以西国之人数与中国之人数为比例，而算其应有之学生，与其学校之費。謂小学之生，宜有四千万人，每年宜費二万二千六百万元；中学之生，宜有一百十八万四千余人，每年宜費五千九百万余元；大学之生，宜有十六万五千余人，每年宜費七千一百万余元。今不敢为大言，請如西人百分之一，則亦当有小学生四十万人，中学生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人，大学生一千八百五十余人，每年当費三百五十六万元。中国房屋衣食等費，視西人仅三之一，則每年不过一百余万元耳。犹有一义于此，中国科第之荣，

奔走天下久矣，制艺楷法，未尝有人奖劝而驅策之，而趋者若鶩，利祿之路然也。今創办之始，或經費未充，但使能改科举，归于学校，以号召天下，学中惟定功課，不給膏火，天下豪杰之士，其群集而俛焉从事者，必不乏人。如是則經費又可省三之一，岁費七十余万足矣。而学中所成之人材，即以拔十得五計之，十年之后，大学生之成就者，已可得八千人，用以布列上下，更新百度，沛然有余矣。夫以日本之小，每年此費，尙至八九百万，而謂堂堂中国，欲得如日本十二分一之費，而忧其无所出邪，必不然矣。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4—21頁）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論浙中学堂課程应提倡实学书

光緒二十三年（1897）

頃閱各报，知浙中学堂已有成議，大吏委公总司厥事，无任忭喜。軍事旣定，庙謨諄諄，野議縮縮，則咸以振兴学校为第一义；各省州县頗有提倡，而省会未或聞焉，浙中此举，实他日群学之权輿也。

启超窃以为此后之中国，风气漸开，議論漸变，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至其存亡絕續之权，則在于学校。昔之蔽也，在中学与西学分而为二，学者一身不能相兼。彼三十年来之同文館方言館武备学堂等，其創立之意，非不欲儲非常之才以为国用也，然其收效乃仅若是。今之抵掌鼓舌以言学校者，則莫不知前此諸館之法之未为善矣，而要彼今日之所立法，其他日成就有以异于前此諸館之为乎？則非启超之所敢言也。

启超謂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較易，艺学之成較难；政学之用較广，艺学之用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則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即不尔而借材异地、用客卿而操縱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則絕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終也必为他人所用。今之中国，其习专門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講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見：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

中国旧学，考据、掌故、詞章，为三大宗；启超窃尝見儕辈之中、同一旧学也，其偏重于考据詞章者，則其变而維新也极难；其偏重于掌故者，則其变而維新也极易。盖其人既以掌故为学，必其素有治天下之心，于历代治乱兴亡、沿革得失所以然之故，日往来于胸中；既遍思旧法何者可以治今日之天下？何者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抉擇既熟，图穷匕見，乃幡然知泰西之法确有可采，故其轉圜之間廓如也。

彼夫西人之著书为我借箸者；与今世所謂洋务中人，介于达官市儈之間，而日日攘臂談新法者，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国之情势政俗未尝通习，則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于是有志經世者，或取其言而試行之，一行而不效，則反以为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坏于此也。故今日欲儲人才，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

泰西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經，以希腊罗馬古史为緯，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日本效之，变法則独先学校，学校則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

启超自頃入鄂，則請南皮易西湖书院专課政学：以六經諸子为

經、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緯、而以希腊罗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苟由此道、得师而教之，五年之間可以大成，則眞国家有用之才也。今以为浙中学堂宜仿此意，卽未能专示以所重，亦当中西兼举、政艺幷进，然后本末体用之間不至有所偏丧。

彼乎同文、方言諸館者，其中亦未尝无中学教习也，未尝不課以誦經书作策論也，而其学生皆如未尝受中学然者，彼其教习固半属此間至庸极陋之学究，于中学之书原一无所聞，其将以何术傳諸其徒也？学生旣于中学精深通达之处未尝少有所受，則其所誦經书只能謂之認字，其所課策論只能謂之习文法，而絕不能謂之中学；故其成就一无可观也。故今日欲兴学校，苟不力矯此弊，則虽糜巨万之經費，只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十余年后，必有达識之士以学堂为詬病者，此不可不愼也。

为今之計，能聘一通古今、达中西之大儒为总教习，駐院教授，此上策也。其不能也，則窃見尊拟章程中有諸生各設日課部一条，苟能以《周禮》《公羊》《孟子》《管子》《史記》《文献通考》全史书志等，及近譯西人政学略精之书数种，列为定課，使諸生日必讀若干叶，以今日新法証群书古义，而詳論其变通之由与推行之道，其有議論、悉札識于日課中，而請通人評騭之。或每月更設月課，其題多用策問体，常举政学之理法以叩之，俾启其心思、广其才識，則其所得亦庶几也。浙中此举，为提倡实学之先声；一切章程，他日諸省所借以損益也，惟公留意焉。启超稚齡寡学，于一切門徑条理豈有所知？顧承見爱，相待逾恒，故不避唐突，薄有所見，輒貢之于左右，想公达人，必不訶其多言也。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 1941 年版，第 2—4 頁）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議

光緒二十八年(1902)

今日为中国前途計，莫亟于教育，卽当道之言維新、草野之談时务者，亦莫不汲汲注意于教育；然而此議之兴旣已两年，而教育之实至今不举，殆非尽由奉行之不力，或亦由所循之政策有未当者耶？鄙人旣非教育家，于此中得失之林固不能言之曲折詳尽，但有一二見及者，不敢自默，輒书之以备任玆事者之采擇云。其言皆至粗极淺，稍游外国讀外籍者，皆所共稔，不值大雅君子之复瓿也。

教育次序議第一

頃者朝廷之所詔敕，督撫之所陈奏，莫不有州县小学、府中学、省大学、京师大学之議，而小学中学至今未見施設，惟以京师大学堂之成立聞，各省大学堂之計画亦紛紛起；若循此以往，吾决其更越十年而卒无成效者也。求学譬如登楼，不經初級而欲飞升絕頂，未有不中途挫跌者。今勿論远者，請以日本留学生証之：吾国之游学日本者，其始亦往往志高意急，驟入其高等学、专門学、大学等，誹求政治、法律、經济諸学；然普通学不足，諸事不能解悟，卒不得不降心以就学于其与中学相当之功課。苟其能降心焉者，卽其他日能大成者也。不尔，則虽有所成，終亦寡也。吾見夫坐此之故而中途輟业以归者不知几何人矣。夫其人当数年前，乃肯輕千里、越重洋、負笈而东来，則必其志气学識有以秀絕于常人矣；然其困难犹若此，况在內地，遽焉集所謂翰林、部曹、举貢生监者，而欲授之以大学之課程，是何异强扶床之孙而使与龙伯大人竞走也。当十八世紀以前，欧美各国小学之制度未整；至十九世紀以后，巨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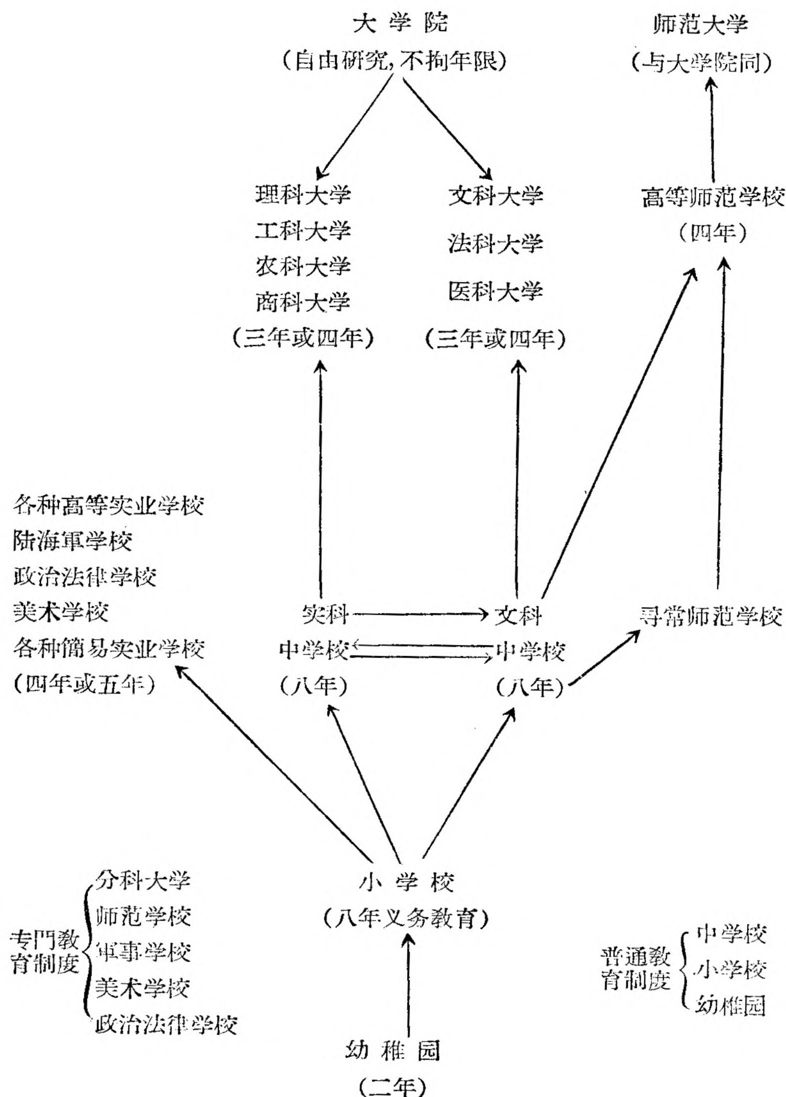
之政治家始确認教育之本旨在养成国民。昔之皮里达埒法夏哥士等，首倡小学最急之議；自兹以往，各国从风。德将毛奇于师丹战胜归国之际，指小学校生徒而語曰：非吾儕之功，实彼等之力，蓋至言也。今中国不欲兴学則已，苟欲兴学，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今試取日本人所論教育次第，撮为一表以明之。

教育期区分表（儿童身心发达表）

	廿二岁至廿五岁 大学校期 （成人期）	十四岁至廿一岁 中学校期 （少年期）	六岁至十三岁 小学校期 （儿童期）	五岁以下 家庭教育期 幼稚园期（幼儿期）
身体	体格已定 全为大人之型	此期之始 性欲萌芽 体格漸成大人之型 音声一变 其自身体所起之欲望 較前期益发达	此期之始 脑髓稍坚 能就一定之課业 身体发育之盛在于此时	一岁前后 乳齿生习步行 学言語始与他动物全别具人类之特性 有营养之求 有欲望之起 感觉之力漸臻敏捷
知	推理之力漸强 能寻求眞理 自构理想	前半期偏于想象 后半期长于推理	記忆想象之动机最强 其推理也每有持一端以概全体之弊	感觉知識之动机极为銳敏
情	情操发达	前半期虽动于情緒 后半期則情操漸发达	情緒始动	其感情皆起于感觉恐怖之情甚强
意	理性的意志发达	前半期只有悟性的意志 后半期漸为理性的意志	前半期只有感觉的意志 后半期漸入于悟性的意志	只有感觉的意志
自观力	成自治之品性 且能人我协同成为一群內之我	前半期我相之观念益强 几知有我不知有人 后半期始認他相知人我协同之为急	模仿长上而好自屈 漸欲通己意于人 我相之观念始生	未自知有我 純然沌渾未凿境界

由此观之，教育之次第，其不可以躐等进也明矣。夫在教育已兴之国，其就学之級，自能与其年相应；若我中国今日之学童，則当

教育制度表



大学院
(自由研究,不拘年限)
师范大学
(与大学院同)
理科大学
工科大学
农科大学
商科大学
(三年或四年)
文科大学
法科大学
医科大学
(三年或四年)
高等师范学校
(四年)
各种高等实业学校
陆海軍学校
政治法律学校
美术学校
各种簡易实业学校
(四年或五年)
实科
中学校
(八年)
文科
中学校
(八年)
尋常师范学校
小学校
(八年义务教育)
幼稚园
(二年)
专門教育制度
分科大学
师范学校
軍事学校
美术学校
政治法律学校
普通教育制度
中学校
小学校
幼稚园

其前此及年之日，未获受相当之教育，其德知情意之发达，自比文明国之学童低下数級，而欲驟然授之，烏見其可？然則中国最速非五年后不可开大学，虽其已及大学之年者，宁减縮中学之期限而使之兼程以进，而决不可放弃中学之程度而使之躐級以求也。

至于小学，今論者亦既知其急；然遍观各国小学，皆行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者何？凡及年者皆不可逃之謂也。故各国之兴小学，无不以国家之力干涉之，盖非若此則所謂义务者必不能普及也。而今之当事者，只欲凭口舌劝説，使民間自立之而已；非惟紊乱不整，他日不能与官立之中学高等学相接，且吾恐十年以后，而举国之小学犹如晨星也。

学校經費議第二

抑学校之議、所以倡之累年而至今不克实施，或仅經营一省会学堂而以自足者，殆亦有故焉：則經费无出是也。夫欲举全国之中学小学而悉以国帑办之，无論財政极窘之中国所不能望也，卽极富如英美盖亦不給焉矣。各国小学皆行义务教学；义务云者：其一、則及年之子弟皆有不得不入学之义务也，其二、則团体之市民皆有不得不担任学费之义务也。日本明治二十三年所頒法律，号称地方学事通則者，其第二条云："凡一区或数区相合所設之小学校，其設立费及維持费，由居寓本区之人有实业(有土地家宅者)及营业(无铺店之行商不在内)者共負担之；若其区原有公产，則先以公产之所入充之。"此制盖斟酌各国法規所定也。

普国制度，凡小学校之設立费、維持费，自昔惟以直接受其利益者負担之，卽有子弟之家长是也；近年以来，則政府設立小学校規条，頒諸各乡市，使担任其經费；若所收修金不敷校用，則別征学校税以补之。

英国以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三、七十四等年，制定小学会，凡小学校之設立費、維持費，由各市各乡各区自負担之，其征税約与恤穷税率相等，不足則以国庫金补助之。又建筑学校时，若其費不給，則政府时或貸与之。

法国自停收小学校修金以后，学校益增加，前所收乡税市税尙不足給，于是举土地、窗戶、人头、家屋、营业等諸直接税附增若干，为学校税；不足則以一省公产补助之，再不足則以国庫金补助之。

此各国筹办小学校經費之大略也。由是观之，凡小学校者大率由国家监督立一定之法，而征地方税以支办其財政者也。今中国不欲广开学校則已，如其欲之，則必当依如下之办法：

一、下令：凡有千人以上之市鎮村落，必須設小学校一所，其大鎮大乡，則划为数区，每区一所；大約每二千或三千人輒遞增一校。其小村落不足千人者，則合数村共設一校。

一、学校經費皆由本校本鎮本区自筹。其有公产者則以公产所入支办之，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則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創設学校及維持学校之用。惟其税目不得过两項以上（其仍有不足者，則稟請地方官酌由官費补助），其有余者則积为学校公产。

一、凡每一学校之区域（或市、或乡、或大乡鎮內所分之小区）皆設一教育会議所，由本地居民公举若干人为教育議員，公司功課、財政、庶务等，学校主权及財政出納，一切归本会議所管理，长官不干預之。

一、国家須速制定小学章程，詳定其管理法及所授課目，頒之各区域使其遵行。

一、教科书无論为官纂、为民間私纂，但能一依国家所定課目

者，皆可行用。

一、学校皆收修金，惟必須极廉，国家为定一額，不得逾額收取。其有貧窶子弟无自备修金之力，經教育会議所查驗属实者，則豁免之。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則罰其父母。

一、既定征学校税，如有抗不肯納者，則由教育会議所禀官究取。

一、每省置視学官三四員，每年分巡全省各学区，岁遍。視学官之职，当初办时則指授办法；既立校后，則查察其管理法及功課。教师之良者、学生之优等者，时以官費奖賞之。其学校所有公产之数，及出納表，皆呈交視学官驗視，但划其权限，不許干涉校中款項。

此其大較也。至詳細規則，他日当悉心考索，为一专书，以备当道采擇，苟依此法，其利有四：

（一）不劳公帑而能广开学风也。今日司农仰屋之时，欲以国費兴学，其事既不可望；然政府以責諸疆吏、疆吏以責諸守令，亦有何术能罗掘巨款以遍兴其所属之学校？故虽明詔敦迫，一日十下，亦不过視为一紙空文，終不奉行，而疆吏亦无辞以責之也。何也？其力之不逮，上下所同認也。故非用此法，則虽更历十年、二三十年，而决无全国兴学之日；惟因势利导而使之自謀，則不两三岁而弦誦之声遍于陬澨矣。

（二）学制整齐而可与高等学級相接也。官費既不克办，势不得不望民間之自开。夫人有子弟，莫不欲教之为将来計；加以功令所詔、利祿所趋，則虽不立定制，而民間自創者固当所在多有。虽然，其不整齐甚矣：其校舍或此地有而彼地无，其課目或此地多而彼地减；劳而少功，虽办之数十年决无成效。苟用此法，則全国之分配无或偏毗，全国之学級无或参差；若网在綱，递进愈上，十年以

往，而普通之才可遍天下。

（三）可以强民使就义务教育也。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其有力者，出其所入之一小部分以維持公益，其窶貧者亦可豁免学費以成就其前途：如是而犹不乐学焉，未之有也。

（四）养成地方自治之风为强国之起点也。今日欲立国于大地，舍公民自治其无术矣。虽然，驟举今日欧美日本所謂地方自治之权利义务，悉以畀之責之于我国民，无論为政府所不欲，恐吾民亦未能受之而推行尽善也。故莫如先从教育著手：凡一区域内关涉教育之事，悉归会議所之自治。人民借此閱历，得以練习团体行政之法；此后漸次授以他事，使自經理，自可不迷厥途。而政府亦可以知地方自治之事虽属民权，而于君权国权不特无伤，且能为国家分任艰巨、兴举庶务；而此后集权分权之政治可以确立，此又不徒为教育計，亦为一切政体之本原計也。

或曰：今日中国租賦名目既已繁重矣，加以賠款頻仍，軍事屡作，朘削悉索，鼠雀俱穷；复欲益以学校税，民其乐輸之乎？曰：是又不然。凡取諸民而入諸官者，民不知其所用之目的与其出納之会計，虽然薄而犹怨焉；取諸民而用諸民，且明示以所用之目的，使自司其出納之会計，虽极重而民犹乐也。中国之賦税，比較列国最称輕减；即合以汚吏之婪索中飽，犹不能及欧美文明国三之一也。然而民滋怨者何也？謂其未尝一用之以治民事也。中国有国税而无地方税，然試問各省之市鎮村落，何一不自有其財团、自征課于其地以为公益之用者乎？其所征时或倍蓰于国税，而莫或以为病；况以国家之监督劝导，使之出其財以誨养其子弟，自征之，自管之，

自用之，自察之，长吏一无所过問，惟助其定章程，稽功課，匡所不逮耳。彼任議員者功在桑梓，而享荣名于乡邑，有子弟者安坐成学，而获厚实于前途，有不令下如流水者耶！方今之世，为兴学計，无以易此。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33—40頁）

梁启超：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覺

1917年1月

教育部为全国教育行政最高机关，諸君又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主要之人，今日鄙人与諸君相見一堂，非常荣幸。但鄙人于教育經驗甚少，亲身从事教育者不过在湖南办学校半年有余，时間既短，办法又不完备；今乃在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与諸君談論教育，岂不慚愧！查我国創办教育，在前清光宣时代；当时无論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图，其規模制度虽不完备，然办理教育之人抱有一种热誠，皆視教育为应尽之义务；此种精神实为后来所不及，以今日教育現状而論，学校数目頗有推广，学生名数頗有增多，形式上不无进步，至精神上則有远逊于昔者。昔时人人視为救国要图，今乃不为一般人所重視，地方上不独无提倡，且从而摧殘之。不独此也，即社会对于教育，亦有种种怀疑之处，以为教育究竟于国家有无利益。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有不待言者，至今日而复发生教育有无利益問題，詎不大可駭异？然必有所以致此者，其故不可不深察也。此誠非常危險，故鄙人近日对于教育抱有非常之悲观，以为今之教育方法，非根本改革不可。夫現在教育之气象，何以至于此极，固属政府与社会方面俱有种种之原因，而教育之自身

亦实有不能自存之处。今后之改良，盖一方面在乎全国政治之趋向，一方面在乎教育界之認定責任也。以教育与其他政治之关系而言，教育总长处最高机关，不能不負責任；至教育自身不能自存者，究在何处，鄙人在教育上无实在經驗，言之恐不能中肯。惟个人之意見，以为有数点应当注意，試縷陈之。

第一点，现在教育未脫科举余习也。現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中国科举习惯，在汉朝时已有萌芽，至唐宋时始完全成立，至清室乃极端发达。汉武帝立《五經》博士弟子員，供皇帝之侍奉，有識者非之；太史公《儒林傳》曰：“余讀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廢书而叹也。”夫广开学校为极善之举，何至廢书而叹，可見当时之学校专为官吏而設，入学校亦惟在于求官，班固所謂利祿之途然也。太史公所为叹息者，卽在于此。然則我国利祿之害，其中于学校久矣。……中国初办教育，学校尚未完备，而主持教育者仍沿用科举之方法，惟知奖励学生做官，如学生毕业奖励，留学生考試分部章程，紛紛頒布，此在他人所深恶痛絕者，而吾国方竭力奖励之不暇。夫以二千年来之恶习久已深印于全国人之脑筋，极力矯正尚恐不足，而况加以奖励，其結果尚可問乎？至今日其險象已露矣，卽西河沿一带客栈，求官者多至数万，遑論他处！此时教育尚未能普及，已有此現象，假使将来教育普及，全国人皆有做官思想，試問何以应付之？此非鄙人之妄言也；从来教育具若何之方針，斯造成若何之国民，教育以做官为方針，必使全国人有做官之思想而后已耳。教育不能普及，尚有农工商等人；一旦普及，則农也、工也、商也，将全变为官矣，世界宁有此等国家耶？欲去此种积习，亦非政府定一方針应可办到者，是在教育界中人通力合作以矯正之；如一时不能去淨，則逐漸图之，从前錯誤或有矯正之一日也。社会对于

教育怀疑之点，前已言之，如抱此疑問者仅属頑固之人，犹有說也，实則不独頑固者然，卽不頑固者亦大都如此也。教育之墜落至于此极，尙可問乎？至于科举积习如何始可鏟除；其矯正之法式，或将此弊編入教科书，或著为論說，亦不敢遽定；惟教育界人不可不时时研究之，教育最高机关中人尤不可不时时研究之，研究之結果，必有方法以矯正之。此所当注意者一也。

第二点，学問不求实用也。据鄙人之意見，学問可分为二类：一为紙的学問，一为事的学問。所謂紙的学問者，卽书面上的学問，所謂紙上談兵是也。事的学問，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学問也。中国数千年来及欧洲文明未兴以前，皆是紙的学問，讀古人书，不外摹仿与解釋二类，所学专为印証古人，食而不化。經史文詞固有然矣；卽新学盛兴，乃有矿学医学，然讀矿学书只能讀熟，不能应用，其无用与熟讀經史文学等；有如燒紙成灰而吞，无論文学之紙灰，矿学之紙灰，其为无用一也。欧洲二百年前，实用学問未能发达，亦是为紙的学問所誤；如学几何，只能熟习其程式而不能应用于事物，其无用与吾国之文学等耳。自实用教育发明，欧洲教育經一次之大改革后，然后科学乃大进步，吾国始而八股，继而策論，继而各种教科书，形式上非无改革，然皆为紙的学問，不过天地元黄变作某种教科书之天地日月耳，又何裨于实用乎？教师之教也，但使学生能讀能解已尽其事，不問其他；学生之学也，亦志在能讀能解，可以考取最优等，不問其他。然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論如何勤学，終是紙的学問，其結果紙仍紙，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且不独毫无益处，若細細研究，其結果，則受教育者文化反在未受教育者之下；何也？彼未受教育者尙能与社会时常接近，既受教育者反与社会全然断絕，欲再学則时不再来，又自謂地位較高，不屑与社会为伍，以致自暴自弃，一无所能，故未受教育

者尚能得一技之长，为农为工为商而已；受教育者則舍做官外无他能力，因做官只須每日到署，尽人而能也。此固由今日社会他种事业全不发达，不能全責教育自身，然教育自身亦不能辞其責。如某君在外国留学商业，当其求学时，本无做官之志，乃回国后欲在商界謀一事而不可得，遂不得不求为官矣。彼本为商业学生，何以不能在商界做事，固由于中国商业太旧，而实际由于彼在学校时，除讀书外，未曾研究一切商业习慣，或仅知外国商情而不知本国商情者，皆紙的学問誤之也，何能全責社会乎？今使有人劝一商界中人曰：尔用人須用商业毕业之人，其人亦勉从之；然彼所用之商业毕业者，卒不能为之办一事，一經失敗，則此后永远不敢再用此辈矣。故吾人須知紙的学問之害，于学生在学校时，令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則学校愈多，国家愈进步；盖人之机能愈用而愈发达，如专在紙的学問上用功夫，則空耗費腦力而已。总之，学校与社会万不可以分离：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識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在学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且天下事积小以成大，一学生能为一小事，推至十百千万学生，其事业安可限量耶？現在学校与社会既不相容，頑固者以为学校无用，学校中人則自謂紙的学問已不少，社会上何以不用？因而憤世嫉俗，使学校与社会至相仇視；社会既为一般老农老工老商所据，事事不求进步。学校中人又无机会与社会相接，亦不能貢献新得于社会，大局岂能进步？非独无进步也，甚且仇視日深，終至牽动大局，而禍变未有已时。此所当注意者二也。

第三点，卽趣味教育程度問題也。此为鄙人个人之一种感覚，現在尙未能自信，然不妨与諸君商榷之。教育儿童純用趣味引誘，則不能扩張其可能性；从前教师之对于儿童过于严厉，专用体罰，致使儿童視就学为畏途，且足以妨害儿童之发育。今矯其弊，专以

趣味教育引起儿童就学之兴味，如教科书之图画等之类，其法固善，然趣味教育之程度，則不能不加以研究。如近时教科书之深淺，种类之选擇，課程之分配，仅足为中材以下之标准；稍聰穎者則虽倍之不为多，此在編者教者或不欲过費儿童之脑力，然失之过寬，亦实有不宜之处。盖人类之可能性非常之大，教育之目的卽在扩張其可能性，愈用愈发达，愈不用亦遂退化，証之生理学中不乏其例。今有二人于此：年岁相若，体质相若，衣服之厚薄亦相若，乃一則畏寒，一則不畏寒，則皮肤中可能性发达之程度异也。盖人类皮肤中反抗外界激刺之可能性愈受强迫，愈益发达，如常以冷水浴者自能耐寒之类，故可能性者加以若何之勉强，斯发达至若何之程度者也。人之精神亦复如是。昔人謂精神愈用而愈出，实为名言；如吾儕每日做事見客，亦不覚其苦，若长日无事，身体反覚疲倦，卽其証也。故教育儿童，徒以趣味教育，俾其毫无勉强，必不能扩張儿童之可能性也。回思吾儕束发受书之际，并无今日美丽之教科书，悅目之图画，成績亦頗不恶，則以受各种逼迫之故，其可能性自然发达也。讀书而令儿童自己思索，不为講解，未免近于蛮野；然如为师长者或授一书而强使記誦，或发一义而使之思索，衡以今日教授之法固属不合，然往往因此而生記忆力与理解力焉。鄙人言此，并非主張旧日之教法，不过証明今日純用趣味引誘，不加强迫，亦未免过犹不及耳。此所当注意者三也。

第四点，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中国現在之文字，学現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絕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煩难也，以中国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組織耳。語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結果自不得不为紙的学問。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經典，研究科学絕不用之，卽

如德国科学之进步不过百年間事，其学問所以如此发达者，实因国語独立。故我国教育各种科学必用古之文字，是为国內之不独立，是为对古人之不独立；講来講去皆是古来学問，非現在之学問，无怪教育之不能发达也。此事聞貴部久已注意，可謂卓識，然不可不乘此时机造成一种国語。所謂国語者，非用一地方之俚語也，其程度必視寻常之語言稍高，視寻常之文字較低，将来通用于各学校以利教育，則于科学之进步、教育之普及均有莫大之裨益矣。从前一般教育家，深以儿童讀經为詬病，誠以六七岁之儿童万不能与之講經說古也；今虽易以教科书，而所用者犹是古来文字，直五十步笑百步耳，科学之不能进步者以此。故鄙人以为及早造成一种国語，用以編纂教科书以利教育，誠目前非常重要之事。此所当注意者四也。

以上四点，不过鄙人一己之感想，是否有当，不敢自信。此外或尚有其他意見，惟苦于时間不能詳尽，他日如有机緣，当以文字或演說貢献于諸君也。此数点外，鄙人尚有数言貢献于教育界者：大凡教育之前途，及現在之缺点，他日之改良等問題，身在教育界者自必有一种感想。惟主义政策究属空言，必得其人然后乃能有济，否則虽有善法，亦属无补于事。外国教育之进步，由于多数之教育家之力，任其难。中国果有教育家否，殊为疑問。盖凡为教育家者，必終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之外，无論何事均非所計；又須头脑明淨，識見卓越，然后能負此重任。吾国教育界中人，或一面在学校当教习，一面又兼营他事；卽有不兼他事者，亦皆存一无可如何之心。夫教育之事业何等重要，专心致志尚恐不能尽善，今乃存一无可如何之心，試問何能进步？从前塾間教师，所入极微，又极劳苦，然其兴味极濃，精神貫注，学生感触其精神自能有益：今之教育中人旣以担任教育为无可如何，其精神之懈怠可想，学生岂能获

益乎？夫学界之力，常与政界相抗，学界与政界爭人材，学界自不能胜，况現在之时局日有变迁，做官亦并不甚难，故苟非志向极坚定之人，未有不为此潮流所卷去者；教育家之难得，职此之故也。欲矯除以上之弊，卓然自立为教育家，万不可不有一哲学之理想，以与社会之恶习相抵抗。哲学之理想乃最高尙之理想，不独教育界人有此理想，可以不为外物所动；卽平常人有此理想，亦可免除許多煩惱。吾人須知人类为何生存，吾人在世界上有何責任，如仅为飲食男女等事，上天又何必生此世人乎？然則吾人生在世間，必有責任明矣。有責任斯有目的，照此目的做去，則虽苦不覚其苦，否則卽一日做一无目的之事，其苦已不可名状矣。今者全国之人均陷于悲观，其悲观之所由来，亦实以无目的之故。現在不知造何因，将来不知收何果，終日忙忙碌碌，而不知究为誰忙碌。焉得不自覚其苦乎？夫人类之进化无穷者也；先哲有云：«在止于至善»。至旣有限，止亦无期；惟循进化之軌道而行，一人所不能做者合全世界人为之，一时所不能为者合千万年为之，其能达到与否均不得知，然却不能不抱此目的以行。盖世界之进化軌道，乃有統系者，如一条鉄鍊然；鉄鍊为无数之鉄鐶互相銜接，互相联絡而成，自首至尾节节进步，不能中断也。人生于世，于社会有关，于进化有关，只要做一分事业，卽有一分效果，万一不做則如鉄綠中断，先我之人旣前功尽弃，后我之人亦无从下手，吾人之責任又岂輕哉？張子所謂乾称父，坤称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处者，其責任若何之重大！知此責任，无論作何事业，心常舒泰，否則虽努力为之，未有不自覚其苦者。一般之人如此，而教育家之責任尤重，然切不可因其責重而退縮不前，只須認定方針，必可达到目的，所謂求則得之是也。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耳，社会之紛紛扰扰，吾人何必去管？名利为身外之物，貪多务得，有何用处？卽人有百裘，著于身者只一裘

也；明乎此理，自然不作出位之思矣。况教育家自己所做之事，較他事尤有把握，如政治家之政策有失敗时，而教育則无所謂失敗也；功夫一毫不妄用，何乐而不为乎？余願身当教育之冲者，自知其事业重大，且又极有把握；将他事看輕，执定主意，不与社会上之浊空气相接触，則心君泰然，自有余乐，何必以官易我之教育乎？世界各国之教育家，莫不有此理想，故能将至苦之生涯視为至乐之境，否則世界何能有进步？如艺花者起早眠迟，非不知自逸之乐也，惟其目的在欲得好花，故虽劳而不觉其苦；教育家之成德达材，視今日之生徒卽他日文明灿烂之花也。鄙人极願我国之教育家养成此志，将来对于中国之前途固有莫大之希望，卽对于自己一身亦有非常之愉快矣。

（《教育公报》第四年，第二期1917年1月）

徐勤：中国除害議

光緒二十三年（1897）

（上略）凡今中国之大害，无学为害，无教为害，忘国为害，忘君为害，蔽塞为害，古老为害，愚瞽为害，束縛为害，虛憍为害，狹小为害，傾詐为害，險薄为害，流蕩为害。

何以謂无学之害也？凡泰西之所以富强，横絕地球者，不在其炮械軍兵，而在其学校也；凡仆緣大地之上，号称文教之国，圓顱方趾牡牝之民，莫不有学，自負床之孙，襁褓之子，为之日用图器以教之，若船舟鉄路电綫筑堤連屋修路造桥之工，皆为小样可分可合者，以习其事，方其乳臭未去，髫齔未除，而制造之精奇，手足之灵便，已压倒其长老矣。及其童岁，則亦无男女牡牝，而入于幼学，而教之数与、方名、地图、天球、音乐、图画、历史、礼教，其不就学者，

罰其父母，故举国无不識字之人，非惟識字而已，举国无不粗通天文、諸星、地球、万国物产、图算、历史之人，夫而后举其才秀，以升之郡学大学，其不能升者，退而为农、为工、为商、为兵，亦皆学有本原，而足以考植物之学，制造之书，万貨之源，武备之事，乃至聾哑廢疾，皆有新法以教之，而后国家欲有所措施指揮，乃能应其意而趋其功以集其事。

若夫其課程之精密，层級之次第，师范之专門，无小无大，莫不有学，下至裁縫、土木、油繪、雕鐫之术，皆簡册繁巨，师傅深美，而其大学之言算数、医律各国方言，以及格致之化光、电重、声光、理倫、心灵、魂魄、天地之学，大陈图器，广集方聞，以观摩之，其能著新书創新学者，又有清秩高第以奖引之，其耆旧通人巨学，又各因其所专习之学，为学会以考求焉。

英美之国，一岁所出新书，皆二万种，視彼罗馬意大利四千年之所述作，中国四庫古今之所著录，方之褊矣。彼为学之人，以王子之貴而学兵也，則充水手士伍；以女子之賤而学律也，則为法官学师；夫以其才秀之多，通博之众，专門之精，閱习之练，而后因其专业而授其职事，录其通才而举以議官，其层累密而多，条理繁而切，故其有内政外交，大工大役，辟地殖土，制造通商，凡有举措指揮变革兴作，皆足以为宗为桷，皆足以应国家之用，其有艰巨奇險，則又穿天凿地，推陈出新，惊犹鬼神，故英、荷之国，以区区之地，一旅之师，駕扁舟，跨重海，越数万里而撫全地临中国，职有由也。

夫吾中国所以虚憍自持者，非自尊其土地之博，人民之庶也，盖自謂为教化至美，文章礼乐至盛之名国也。然撢考四万万人之为学而被教化識文字者，妇女不得入学，以无才为福也，习以不教，不識文字，稍弄笔墨，涂丹黄，塡韵語，則号为閨秀矣，此不得为学，既无女学，則四万万之民，去其半矣。深山邃谷，苗傜杂俗，男女同

俗，曠野百里，邈无蒙学。乃若滇、黔之交，邕、广之边，鰲面鳥言，民不識字，待命于巫，立邑設学，士少于額，有考生八人，而学額十三者。昔人所誚且夫二字大有作开講意者，使者按临，不能不录取矣。

推之隴蜀之边，新疆蒙古之俗，盖益过之。其他奴隶、蛋戶、乐籍，不得考試仕宦者，咸自安其分，世其愚，不敢讀书以求知識，若其耕农之貧，工作之賤，乡无义学，閭非世冑，室无詩书，家乏衣食于此而欲得讀书識字，望若云天，二万万人中若此者，殆十而九，然則尽中国之讀书者，殆不过二千万人耳。以是民数之众，而讀书者之少，乃仅当泰西之小国，使其教之有道，学之有法，已不足当英、法、德、美諸大国。及考其所以教之之术，童齿未毁，而授以平治天下无声无臭之书，之无粗識，或授以吊由灵誥屈聱牙之奥，甚至以孔子之圣五十而后学，以孟子之賢終身不敢道之易，而乳臭之子，昼夜誦之，义理非不正也，而其必格不能入，可断断也。

然使說經鏗鏘，詁訓有根，善誘循循，能索解人，犹之可也。乃教者之法，但責誦讀，不求义解，以騎梁打細腰鼓之性，当舞象舞勺之时，人非泥塑，强为天囚；地非刑司，但聞敲朴；歌舞俱无，則体不健；脑髓扑坏，則性不灵。不健則体弱，而不能任事；不灵則心鈍，而不能新思；害莫大于破坏童稚之姿。及其壮也，血气方剛，然心力已弱，而不能穷智极思以心斗矣，童学无法，虽有聪敏之才，亦不过效声律帖括之业。

若夫度数地图之事，虽极淺近者，未尝稍問津焉。然以帖括之故，得掇高科，而躋权要，則有以詞館之英，而問四川之近海与不近海，日本之在东在西者；有以外部之要，而言澳門在星架坡之外者，若桌蒞极貴，問安南在何处？与广西近否？則固然矣。是以割混同江、精奇里江、烏苏里江六千里之地与俄，可謂从古割地未有之

事，而中朝若不知之，其它割黑頂子帕米尔于俄，分緬甸土司于法，割野人山于英，皆茫然于其名，况于撫有其地哉？此与市井之愚，自刳腸屠腹也奚以异？而追原禍始，則由于童学无法为之，嚮者在酒坐，滿坐皆通人学士，或有問一里之长果几許？无能答者。通学能讀万卷，而昧于一里之长，由童时无度数之学故也。

尝見有乡里子弟，讀书十年，遍誦群經，书法六朝，笔画遒劲，而不能作一书札者，終而学賈。嗚呼，若斯之类，殆遍天下，岂不痛哉！二千万人之中，識字而不知其义者，又十去其九，所余二百万人者，則士乎士乎，将为操觚属文，襴衿入試之侁侁胄子矣。以其捡捡也，則熟讀《四书》朱注，而后許誦《五經》之文；以多勦襲也，則日从事于割截枯窘縮脚之題，以求应有司之意。夫自元延祐以朱注《四书》立学官，而以試士，自明洪武以八股为体制，而以取人，岂不以《四书》为孔子义理之宗門，朱子为近古儒先之粹博，以此取士，趋向必端哉？然义理成为格套，流于戏曲，文体务于防弊，流为割裂，于是上之試士者，敢于侮圣言而不顧；下之媚上者，敢于为杂耍而无慚；久习成风，視为应然，而中国二百万之生童，嘔心瀝血以求工此割截之文，穷老尽气，垂于白首，苟不青其衿者，尚未許以談孔子之道，四书之义，朱子之学者也。言孔子之道，其隘少如此，何以寄托其道哉？

昔王荆公創变經义之法，曰：本图变学究为进士，岂料变进士为学究。若由今之法推之，本倡孔子义理之学，以正士趋，岂料倡侮圣游戏輕薄之风，以坏士习矣。且夫天下之才，莫不始于童生，而天下之学文，莫不先为割截。以慢侮輕佻无理之題，取慢侮輕佻之文，彼有司为国育才，为国进賢，为士正俗，乃忍而出此乎？旣以紆小裹二万万妇女之足，又以此紆小裹二百万士人之心，裹足不能行則弱，裹心无所知識則愚，旣弱且愚，欲不为人臣妾得乎？是有

司之罪也。且学額甚隘，考生甚多，試場岁有，割截之文法甚繁，一日不为，手生荆棘，于是終身业是而无暇稍窺文史焉。有民賊陝人路德也者，又密为三尺法以律之，謬种流傳，高天广地，世界无限，为此文囚，以囚我二百万之士，以囚我世世二百万之士，梏其心，閉其目，务使二百万人，世世无知識，而有司从之，所謂殃民之賊，不容于尧舜之世者也。夫童生者，秀才之父，举人之祖，进士之曾祖，而公卿之高祖也，种既坏矣，将奈之何？夫泰西之教士多方，欲其民之智，吾中国之教士多方，乃欲其民之愚，至民愚已极，国无与立，虽欲有民有士，安可得哉？

徐勤正告天下曰：复吾中国，亡吾中国者，必自愚民矣，必自以举业愚民矣。中国二万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之物产，大地莫富强焉。而北托于俄，南慑于英、法，东制于日本，岌岌几不国，原所以倾敗之由，在民愚之故。愚民之术，莫若令之不学，而惟在上者之操縱，不学而愚之术，莫若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知时务，聚百万聾者跛者而鞭箠指揮之，如牧者之驅群鵝鴨然，稍投以水草，奔走趋赴惟恐后，乃得以呵斥杀戮，獮祭而奴使之。

虽然，天下之士至多，豪杰殊特負异气者，郡县而有，咸欲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通时务；其道甚难，故用束水刮沙之法，尽去汉唐以来征辟聘召、賢良茂才、有道四行、鴻博十科之选，又去三公光祿刺史守相之举，独立科目以招之。夫以人才之殊，而取士之隘，未有若此者也，然所謂科目所取之士，試之以《四书》《五經》之义，以通圣人之大道，策之以經史掌故，无所不問，以驗其記誦之强富，貫串之該博，岂不得才乎哉？然所謂經义者，乃非欲人通圣人之大道也。自割截枯縮而外，乃密为文法文式文律以困之，圣人之言，以明其道，岂有所謂詞句之間，不許犯上連下者

哉？岂有所謂偏全斡补者哉？长則博士百万之言，发揮之而不足；短則申公之对，一二言而有余；岂有所謂七百字之限哉？《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岂必以八家之調，八股之体哉？岂有浮腔濫調，若塡詞唱曲之淫娃哉？战龙載鬼之怪，佚句捋刘之奥，岂限以宋儒之粗淺者哉？虽然限以格式，定以法律，束縛人才，非义之义，亦无所不可。

若夫援証古今，会文切理，而后深切著明，此自古为文之通指，未能外之者也，而制举乃禁之。其說曰：代圣人言，不得用汉后书汉后事，以为孔、孟周人也，安得知汉后事？于儒林等字，亦謂不可用，岂知其所謂雅正者，不过宋世文字之一偏哉？于宋世之文字，則以为雅正，于孔經之文字，則以为怪僻，新安之經，尊于闕里，其端起于归有光、方苞爭名之陋，其后成于陋儒专己攻人之私，持界甚严，托体甚尊，謬种流傳，最便不学，人皆乐之。于是天下衿纓，束书不讀，斥为杂学，讀《礼》則丧删其簡，讀《左傳》則篇删其句。

若夫《仪礼》《春秋》《公》《谷》《大戴》，或孔子之亲笔，或洙泗之微言，以詞館耆英，鮮有誦讀者，至于群书，益复高閣。言史学則述坊书之《綱鉴易知录》者以为掌故，談經学則奉大全汇参备旨味根以为考据，讲詞章則奉古文分編眉詮观止評注以为宗主，小儿学問，上《論語》，不知有汉，何論魏晋？故虽策問极博，唯重《四书》文，空对敷衍，可以登科。故对策而云唐之王阮亭，宋之白乐天，犹知有漁洋、居易，尚为通博者矣。

若夫考官閱卷，以貞观为西京年号，佛寺为西土經文，甚至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問司馬迁为何科前輩者。盖未聞汉书，可証經义，先儒之中，未聞王粲，其风古矣。自童年受《四书》《詩》《书》《易》半部《礼記》《左傳》外，讀烂腐之八股，纤巧之試帖，写方黑之大卷，輕潤之折子，送詩片，递条子，遍拜座

主为师，卽以乳臭之童，没字之碑，掇高科，掄鼎元，迴翔木天，衡文天下。然且小之考軍机御史，大之考試差大考，权要富貴，皆賴于是。进之为公卿督撫之尊，退之亦不失主学道府之荣，无日不待楷法文賦之用，卽終身不离楷法詩賦之业，浸淫秾郁，习臭而忘，故天下移风，想望沈醉。

若夫巨儒宿学，盛德高行，束置勿恤，岂閒征聘，間逢奏荐，只授教职，亦仅头銜而已。其行文魁垒奇偉，則以怪黜，或以犯諱不合律法黜，其不能抑压者亦登第矣，則不計其文之工否，言之切直否，校其书法之工而已。书法之工，亦非取其欧、顏、虞、褚，取其合院体而已，又非取其书法也。横看其章法欲其疏，正看其笔法欲其通，不知沈約蕭該自何来，而妄据刘渊以談平仄；不知急就說文为何物，而謬持字学举隅而挑破体；凡有此者，虽以舒向之金玉渊海，顏冉之龙翰凤雛，抑置末第，永为外吏，折腰督邮，見弃永世。

故魁天下之状元，为四万万人最惊羨者，乃由鈔策冒写方格而来，非謂有黼黻云汉之学也。宰天下之大学士，为四万万人所最尊者，乃由写白折积資格而致，非关有經緯天地之才也。人主以富貴奔走天下，而下之举人秀才，中之詞館試差，上之状元宰相，所取在彼，所弃在此，故风行草偃，高髻广袖，楚灵細腰，齐桓紫服，君行法而臣行意，况标之甚高者乎？

天下之人，惟富貴之是求，惟至愚极陋无用之是学，习非成是，深入人心，謬种流傳，子孙蕃衍。孩提爱餅枣而不爱金珠，野人爱錢帛而不爱窣青鉆石，愚以傳愚，陋以襲陋，易丹而素，看碧成朱，以至愚极陋之总裁閱卷者，选試差翰林，又以至愚极陋之主考学政，拔天下之秀才举子。夫惟湯而后得伊尹，惟桓公而后得管仲，惟陆敬與而后能拔昌黎，惟欧阳永叔而后能拔东坡，自非然者。海濱逐臭之夫，瞽者捫盘之論，臭味各合，淄澠难混，其弃周鼎而宝康

瓠，珍珷玞而舍卞璞，自然之理也。大播其陋种，鼓蕩其愚风，震动六合，陶熔一世，举国既狂，則必以不狂为狂，而抑之扶之，强飲狂泉，虽以百炼之鋼，絕世之資，蒙葯軟其骨，則手足皆痲，光色眩其神，則东西俱瞀，亦不暇从事天下之故，而惟八股小楷之是攻，故亦同归聾瞽矣。

夫以八股愚天下之人，若使惟通才是求，不限名額，通則一榜尽賜及第，尙可以余日讀书，不通則停其选举，尙可止其倖进，泰西掄才，皆无額也，而科举則不問通否，惟額是副。吾粤南海、順德、新会，童試至五六千人，而学額仅四十；諸生試者万二千余人，而諸生不得录科者，尙十之五六；监生不得录科者以千数。会試則吾粤举子五百余，而进士仅十六人，总裁四人，各分其額，人得四卷。其他江、楚、四川，亦或类是，及額而后，虽有孟、荀、庄、屈之文，欧、虞、顏、柳之书，亦皆擯而不录矣。其他就吾耳目所及，虽以江浙文风之美，而童試无几，如广西、云南、貴州，則士风僻陋，且自童試乡試，亦复寥寥，而亦以額强取之，若欲以安慰鎮撫之者。

夫国非賢不立，事非才不举，卷耳之求賢审官，菁莪之造士育才，此千古之通义，有国之常法也。而科举之制，国有庆典，則开恩科，行省士民，有报效捐款义举，則广以恩額，是国家本不以科举为求才之法，而以为恩施之具，不問其人才之有否，則多取其本額之数，是不以士人为才，而等于恩倖之流，既以为恩矣，則不得濫賞而靳其額，或加惠而增其額，亦义之宜也。然而愚不肖者进，而賢智見遺，小民知其不必以才进也。故《五經》未毕，皆怀僥倖之心，一丁不識，幷有进取之志；故自髫齔至老耄，焚书而舞之，吾粤学舍千数，舍皆百数十人，皆聪俊才也，而朝咿夕咕，搖头頓足，高吟低詠，惟腐烂文数篇，老师耆儒，登皋比宣講者，亦惟陈文数篇，吾过其門，欲为痛哭，以絕世之人才，咸葬瘞于是，計直省省风，当亦同埋

矣，然使額虽隘矣，而分場多日，閱卷多人，犹少失也。

然科举之制，以一使者再岁巡試行省千余里之地，时日迫促，場期接比。如吾广州，每場士皆五六千，隔日一場，一人閱之，是以一日閱数千卷矣，虽有仲尼之圣，离娄之明，力能穿紙，岂能办是。不过听幕友之顚倒，取旣及額，余可束閣，各听其命运之所遇，若賭呂宋之票，榜花之猜而已。若乡会試，稍寬其期，增其人矣，然泰西每試，人不过百，考者数人，安有以万数千卷，十数日所能了之哉？惟有顢頇抹涂而已。

夫以額之定限若此，場期之迫促，閱卷之恍憚若彼，旣驅数百万童生而縛之，幸取焉而为諸生，不得則岁岁复試其枯窘割截如故。又驅十余万諸生而縛之以限額，促期閱卷寡独顢頇之法，幸取焉而为举人，不幸則三岁复試，其不許用后世书后世事之八股如故。又驅数千之举人，而縛之以限額促期閱卷，寡独顢頇之法，幸取焉而为进士，不幸則三岁复試，其不得用后世书后世事之八股如故。其他童試則岁岁有县府試数場，凡費数月，而后能見試于学政，諸生則年年有岁試科試录科試，而后得望于乡試。若仍岁有失，則沈溺于枯窘搭截之中，累試而或有所得，然苟未第进士者，終营营于不許用后世书后世事，謬称雅正之八股之內，不問賢否，不問通否，試旣重迭，而額益隘少，如累塔登峰，高益尖矣。

然考試之事同，而尊賤之体别，倘得則乘軺建节，在于指顧；倘失則黃馘枯首，困于泥涂；树之标者，极高以誘之；束之額者，极隘以汰之；密为层累之試以縛之，寬其岁月之望以老之。故合四万万之民，而得数百万之秀民，累試数百万之秀民，而得数千之举人，数百之进士，可謂妙选天下之英矣。所以分在天下之职事者，皆在此数千百人矣，而以不用后世书后世事之故，考其知識，不独与彼数百万之秀民无异，乃与彼四万万黔首，亦无异也。

合数百进士而試之，又选数十人以入翰林，尤天下之俊选矣。既入翰林之后，可以讀书穷理，紓发志事矣，則历資以限之，薄俸以困之，亦不問賢否，不問才否也。其有不由資历而可以超迁，可給衣食，而足資供职，則有大考試差在。以岁俸数十之穷，二十年开坊之难，而驟超学士講讀之班，任全省学政之富，开合太大，操縱太奇，自非天民出世之姿，安有不俛首帖耳，而惟馬首是瞻也。

当是时也，若試以妙通新理，創著新书，专辟新地，何求而不得？則失四万万人而尙有数百才人，犹可为国也，而官制尙慮其稍智也。自朝殿之試，大考試差之試，别出一天下古今最无补最无用之小楷白折試帖詩以縛之，得之若升天，失之若墜地，于是所謂天下之英，詞館之俊，研墨弄笔，朝书暝写，穷老尽气，而惟楷折之求工。詩賦則求題解而熟誦无用之詩，則謂才博人矣。尙安有余力暇日，以講天下之故新理之学，群盲旣聚，亦安能互相补益，而少見天日乎？故詞館之俊，以为公卿督撫之选，主考学政給御道府之任者，考其知識，与数百万之秀民无以异，与四万万之黔首，亦无以异也。

故数百万之童生，以枯窘割截愚之于始，十余万之諸生举人，以不用后世书后世事愚之于中，数百之翰林，以楷法詩賦愚之于終，三法立而天下之公卿士人，无复有不愚者矣，无得漏网而能智者矣。其有脫穎而出者，孑孑独立，无与講求，其智亦有限矣。然且众謗群攻，以为怪物，流言飞文，务令不容，否則尽弃其学，变易其面目，与之偕愚而后苟容焉。故通經学古之士，一郡一邑，无一人焉。大清通礼，当王之貴也，或一省无其书。若夫博学雄文，一省或无其人焉，絕学专門，經緯世宙之才，或一代无其人焉，愚之效大著矣。

然科举所限者士人耳，若上之王公，下之农工商賈，中之将帅士卒，医卜星术，不受八股楷法詩賦所縛者，可以智矣。无如才識

之开，皆由文学，士人既专文学之业，九流咸奉为宗师，分其論議，故二万万妇女，皆士农工商，稍識字者之弟子也；二万万农工商賈，及将帅士卒，皆日作搭截，仅誦《四书》《三經》之童生之弟子也；医卜星术，皆日作搭截，仅誦《四书》《三經》易知录之童生，不进学而变身者也。

天潢之英，宗亲之貴，亲郡王貝勒貝子公将軍，皆日作搭截，日作不許用后世书后世事之八股，日写白折之翰林之弟子也。至于天子，圣神首出，不待教者，不敢論矣。然以数百年之积习，数万万人之风气，熏蒸染濡，智种欲絕，是以朝无才相，閫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聚黄帝、尧舜神明之冑，四万万明秀之才，而皆以八股楷法詩賦而瞽之，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使犹当嘉、道一統之时，乱民一呼，城邑皆蹦矣。况当大地交通，强国数十，兴学励士，日智其民，而吾以数十百万瞽者当之，岂有噍类哉？嗚呼，岂有噍类哉！

夫閔馬父之不悦学，此周之所以亡也。上无礼，下无学，賊民兴，丧无日，此孟子所以叹也。故謂复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不除科举搭截枯窘之題，不开后世书后世事之禁，不去大卷白折之楷，八股之体，試帖之詩，定額之限，場期之促，試官之少，累試之繁，而求变法自强，犹却行而求及前也。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121—131 頁）

張之洞：劝学篇（节录）

光緒二十四年(1898)

序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实儆其軍，以

禍至无日訓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魯文宣之际，上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張；齐、晋、秦、宋无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

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喩也。庙堂旰食，干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調琴瑟，异等以儲将相。学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发憤搤捥。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詭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說以蕩众心。学者搖搖，中无所主；邪說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时势、綜本末，箸論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內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內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則头目康，血气盛則心志刚。賢才众多，国势自昌也。

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

曰明綱。三綱为中国神圣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

曰知类。閔神明之胄裔，无論胥以亡，以保种也。

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节則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

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

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講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

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約取也。

曰去毒。洋葯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无萌枿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

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見聞，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

曰設学。广立学堂，儲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

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从也。

曰广譯。从西师之益有限，譯西书之益无方也。

曰閱报。眉睫难見，苦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

曰变法。专已襲常，不能自存也。

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

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

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領。教兵易練，教将难成也。

曰矿学。兴地利也。

曰鉄路。通血气也。

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曉固蔽也。

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斃也。

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敗大計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尔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緬甸、朝鮮，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

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見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凡此所説，竊尝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国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礼而积弱，齐、邾、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魯国臣民之聾聵，起魯国諸儒之廢疾，望魯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則无学、无力、无耻，則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則明且强。在魯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

吾恐海內士大夫狃于晏安而不知禍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于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惟知亡，則知强矣。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书。

外　篇

游学第二

出洋一年，胜于讀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説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説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貴。尝見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尙游学：賢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吳起、乐羊子，皆以游学聞。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

寒，袁崇煥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請論今事：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詣德、法、英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視东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余年，尽得其水师輪机駕駛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諸事丕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不特此也，暹罗久为法国涎伺，于光緒二十年，与法有衅，行将吞并矣；暹王感憤，国内毅然变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游英国，学水师。去年暹王游欧洲，駕火船、出紅海来迎者，卽其学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学，各国敬禮有加，暹罗遂以不亡。上为俄，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謂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何以无效？曰：失之幼也。又尝遣学生赴英法德学水陆师各艺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又尝派京員游历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选也。虽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备时用者矣。若因噎廢食之談，豚蹄篝車之望，此乃禍人家国之邪說，勿听可也。尝考孟子所論圣賢帝王将相，历險难，成功业，其要归不过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于忧患而已。夫受侮而不耻，蹙国而不惧，是不动也。冥然罔覚，悍然不顧，以效法人为耻，是不忍也。习常蹈故，一唱百和，憚于改作，官无一知，士无一长，工无一技，外不远游，內不立学，是不增益所不能也。无心无性无能，是将死于忧患矣，何生之足云？

設学第三

今年特科之詔下，士气勃然，濯磨兴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当之无愧，上副圣心者，盖不多覯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为日未久，經費未集，兴办者无多。夫学堂未設，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魚也。游学外洋之举，所費既巨，則人不能甚多。且必学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遣出洋；則見功速而无弊，是非天下广設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学，县能設中学，尤善。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繪图格致之粗淺者；中学堂各事，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經》，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語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詔书科目之內，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駢枝为？或曰：府县书院經費甚薄，屋宇甚狹，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賽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則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願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則万学可一朝而

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紳富捐貲以增广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会昌五年，皆尝廢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稅其丁，廢其法，或为抑釋以伸老，私也。今为本县育才，又有旌奖，公也。若各省荐紳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請于朝，詔旨宜无不允也。其学堂之法約有六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經》，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講求。）才識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时之計，謀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学算須心力銳者，学图須目力好者，学格致化学制造須質性穎敏者，学方言須口齿淸便者，学体操須气体精壮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減，功課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見已深，难于虛受，不惟見功迟緩，且恐終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課时文：新学旣可以应科目，是与时文无异矣。况旣习經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于时文有益，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講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語类》卷一百九）諒哉言乎！一曰不令爭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須納金于堂，以为火食束修之費，从无給以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誤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賞而来。本意旣差，动輒計較錙銖，忿爭攻訐，頹廢无志，紊乱学規，剽襲冒名，大雅扫地矣。今縱不能遽从西法，亦宜酌改旧規，堂备火食，不令納

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数多者酌予奖賞。数年之后，人知其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学益广，才益多矣。一曰师不苛求：初設之年，断无千万明师。近年西学諸书，沪上刊行甚多，分門别类，政艺要領，大段已詳。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学堂矣。两年之后，省会学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学堂矣。大学堂初設之年，所造亦淺。每一省訪求数人，亦尙可得。三年之后，新书大出，师范愈多，大学堂亦豈患无师哉？若书院猝不能多設，則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互相切磋。文人旧俗，凡举业楷书，放生惜字，賦詩飲酒，圍棋叶戏，动輒有会：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緩之？古人牧豕都养，尙可听講通經，豈必横舍千間、載书兼两而后为学哉？始則二三，漸至什伯，精誠所感，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魯以不悦学而亡，越句踐以十年教訓而兴，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学制第四

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門之学，有公共之学。专門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殫，子孙莫究，此无限制者也；公共之学，所讀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課有定程，学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学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独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資性敏者同为一班，資性鈍者同为一班，有間断迟誤者附其后班；生徒有同功，师长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无事无图，无堂无算，师无不講之书，徒无不解之义，师以已习之书为教，則师不劳，徒以能解之事为学，則徒不苦。問其入何学堂而知其所习何門也，問其在学堂几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将吏，四民百艺，其学无不皆同。小学堂之书較淺，事較少，如天文、地質、繪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

学堂书較深，事較多（如小学堂地图則極略，仅具疆域山水大势，又进則有府县詳細山水，又进則有鉄路电綫矿山教堂，余书仿此）。方言則兼各国，算学則謝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余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小学中学大学，又各分为两三等，期滿以后，考其等第，給予执照。国家欲用人才，則取之于学堂，驗其学堂之凭据，則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其学堂所讀之书，則由师儒纂之，学部定之，頒于国中。数年之后，或应增減訂正，則随时修改之。其学堂之費，率皆出地方紳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入学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須納金若干以为飲食束修之費，貧家少納，富家多納。其官紳所筹学堂之費，专为建堂、延师、购书、制器之用，不为学生膏奖。（亦有义学以教极貧子弟，学生出資甚微；然义学甚少，所教极淺。）来学者旣已出費，則必欲有所得而后归；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計，自无冻餒，此以教为养之法也。是以一国之内，常有小学数万区，中学数千，大学百数，由費不仰給于官，亦不尽仰給于紳故也。其善有三：出資来学則不惰，志不在利則无爭，官不多費則学广。苏子瞻沮新法学校之說曰："必将发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养游士。"如西法所为，可无多費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誤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謂变秀才为学究。"如西法所为，可无变为学究之患矣。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

变科举第八

朱子尝称述当时論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須罢三十年科举以为极好。"痛哉斯言也！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

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僥幸，遂有三場实止一場之弊。（錢曉徵語）所解者高头講章之理，所讀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經之义，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济，并所謂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講时务經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詔設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蒐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鈍士，資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設，然二十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則仍为八比詩賦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齐衣敗紫，晋曳苴履，赵文王好劍而士死于相击，越句踐好勇而士死于焚舟，从上所好也。两汉經学，实祿利之途敺之。使乡会試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絜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則虽日討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禍至无日，戒以識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或曰：若变科举，廢时文則人不讀《五經》《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貢举私議者曰：变科举者，非廢《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講詩賦小楷之謂也。窃謂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昔欧阳文忠知諫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曉事之弊，尝疏請改为三場分試随場而去之法，每場皆有去留，头場策合格者試二場，二場論合格者試三場，其大要曰："鄙恶乖誕以漸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劳昏，全不曉事之人无由而进。"其說頗切于今日之情事。欧公之欲以策論救詩賦，犹今之欲以中西經济救时文也。今宜略师其意，拟将今日三場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复試之法，第一場試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論

五道，此为中学經济。假如一省中額八十名者，头場取八百名；額四十名者，头場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額，卽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試第二場。二場試以时务策五道，专問五洲各国之政，专門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財賦、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經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額八十名者二場取二百四十名，額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額，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試第三場。三場試《四书》文两篇，《五經》文一篇，《四书》題禁紆巧者，合校三場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額。如是則取入二場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內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內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場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純，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經》文考之，其三場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賢見理純正者也。大抵首場先取博学，二場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場于通才中求純正。先博后約，先粗后精，旣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駁狂妄之弊。三場各有取义，較之偏重首場所得多矣。且分場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場卷数愈少，校閱亦易，寒士无久羈之苦，誊录无卷多謬誤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場，犹之府县試皆凭末复以定去取，不愈見《四书》《五經》之尊哉？惟科举必以生員为基，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岁科考例先試經古一場，卽专以史論时务策两門发題。生員岁考正場，原系一《四书》文，一經文。生員科考正場，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亦照岁考例改为經文，以免荒經之弊。童試一切照生員，惟将正場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經文而已。盖生童考試旧章，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二十年来經古場久已列算学一門，是尤不劳而理者也。难者曰：主司不能尽通新学，将如之何？曰：应試难，試官易。

近年来上海編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闈中例准調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且房官中通曉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复閱，何难之有？至外省主考学政，年力多强，詔旨旣下，以三年之功講求时务，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余。乡会試之外，惟殿試临軒发策，典禮至重，自不可廢；然可卽据以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为可省。及通籍以后，无論翰苑部曹，一应职官，皆以講求政治为主。凡考試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則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难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举者多矣，安見时文之无益？不知登进限于一途，則英雄不能不归于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諸名臣之学識閱历，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进；然則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銷磨于应举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詩賦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窃謂議者之說，意救时而事易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講求經济之意而推闡之，因存其說于此。并将朱子論科举之弊，及欧公論三場以漸去留之疏，节录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賢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謀慮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悟焉。

《东塾讀书記》引朱子《論科举》

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衡州《石鼓书院記》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学校貢举私議》云："名为治經而实为經学之賊，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連之，于所当連而反断之，为經学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无稽，适足以敗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語类》云："今人文字全无骨气，自是时节所尚如此；只

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做起，一个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之弊已极，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紹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同上)“問：‘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日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同上)。此亦朱子欲救当时风气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举时文，不知更以为何如耳！

节录欧阳公《論更改貢举事件札子》(庆历四年)

伏以貢举之法，用之已久，則理当变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变法之利。知先詩賦为举子之弊，則当重策論(欧公时之不专重詩賦，意与今日不专重时文同)。知通考紛多为有司之弊，則当随場而去，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濫进，考者不至疲劳。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顚倒重杂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問者、誤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

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濫。盖其节鈔剽盗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学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曉事之人无由而进。

（张之洞：《劝学篇》，光緒戊戌年〔1898〕三月两湖书院刊本，序第1—3頁，外篇第5—12頁、第22—28頁）

張謇：通州师范学校議

光緒二十八年(1902)

一艺之末，学必有师，无古今中外之通义也；况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之教育乎！光緒二十七年春，上书新宁督部，請先立师范学校，一年后各州县分别立高等寻常小学校，三年后各府立中等学校；其各省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之大学校，五年后置焉。于事理程度財用分际或有当也。新宁韙之，下监司議，仅立算术测繪师范而已。二十八年春，复以为言。有沮之者，謂中国他事不如人，宁讀书犹待人授法耶！事遂寢。不自量度，归謀諸友，請于通州自立师范学校。督部报可。适湖南湖北直隶先后有师范学校之議，而管学大臣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高等中等学堂并設师范，明定章程，奉旨照办；教育之兴，漸有其导矣。然不鼓舞习师范者使有乐从教育之途，不导引立师范学校者使无繁重困难之慮，誰与剖腹而藏徑寸之珠，叱馭而驅九折之坂？建筑有暇，即各国学校之規制，合中国傳記之雅言，与夫习慣之士风，現时之財力，求为中国小学校得师，謹列議如下。

曷言乎必鼓舞习师范者使有乐从教育之途也？日本斟酌德法学制，立法、医、工、文、理、农六科，皆有博士学士之位，独师范无之；卽德国亦止有許为正教員之名而已。今欽定章程：大学堂高等学堂附設之师范，取举貢生监，中学堂附設之师范，取貢、监、廩、增、附五項生員，其出身等級以本有之級为差；士但力学四年，貢举进士可以操劵而获，視科举时之皓首黃馘而不能博一第者难易悬絕矣。然使登进之阶止于举人进士，而教师終身不复躋于仕版，英偉之士或不乐为；而所謂順良信爱威重之格，又不能望諸庸庸偸愞之儒，如之何其可也！国家原有学官矣，現旣停捐，拟請凡大学高等中等学师范本科生毕业，准作貢生举人进士。給凭后試教各高等中等及小学四年，比較成績（以教成学生分数多少为最优与次优之分），进士教高等学，最优者除国子监丞，次优者除博士；举人教中学，最优者除博士，次优者除学正；貢生教小学，最优者除学正，次优者除助教；其廩增准作貢生教小学者，最优除府教授，次优除州学正；监附准作貢生教小学，最优者除县教諭，次优者除县訓导。积資累績，可递升至祭酒而上为管学大臣。若是則虽除官以后，終身于教育一事，而仍得与他科进取之人同享人間之福利矣！此以名誉鼓舞之，亦卽德国許为正教員、日本府县視学官及小学校教員称訓导之例也。

除以官矣，仍听为师，分布扩張，不虞空名告身之敝。然使有官以后充当教习，或不敌其未官时之俸，或裁足相当，是徒名优而已，犹不足以鼓舞也。德国正教員本俸九百馬克以上（約以一先令六本士計，約当銀圓八角，馬克九百共七百二十圓），又得由国庫給年功加俸，或給官职与役宅金，又得免廛税，日本师范生充教习十五年以上，年至六十不能任教师者，給退隱費如在职时，終其身。英法俄美师范生費由国币支給，或官为补助，所以酬而奖之者如是

其至也。謂宜由国家酌定俸額，要以訓导教諭为小学校教师，视凡小学校教师有加；学正教授为中学校教师，視凡中学校教师有加；博士监丞司业为高等学校教师，視凡高等学校教师有加为准（拟寻常小学校約每月二十或三十圓，高等小学校約每月三十或四十圓，中等学校約每月四十或五十圓，其专科教师約每月七十或八十至一百圓）。

虽然，由上之說，須热心教育之大臣言之，須願进国民知識之政府行之。非草野所敢必也；无已，則且为我同类之民，謀兴教育而立师范，又为我同願兴教育之师范生謀其不懈益奋多备进取之途，其惟仿日规制，于师范本科卒业后加习随意科乎！通州师范学校之随意科，为政治經济学、农艺化学、英文三科，听願习者之自量，习随意科者，于习本科第四年讀兼习科之譯书，第五年由本校延专科教习。

通州师范为亟造小学校教习計，故初呈請立寻常科取举貢生监为师范生，前督部已經核准；今按欽定章程，寻常师范止合貢监廪增附五項生員，自应遵照。惟各处情形不同，原奏准試办后随时增改；今酌度情形，四年后增置高等科，便于通州五属举人有近取之益。

定章高等中等学皆有入学年限，而不及师范；現招师范应比仿之，于地方情形上兼参高等中等学年，以十八岁至三十岁为限，三五后年斟酌再定（以上师范生）。

虽然，为立师范学校之困难者又有在，請备言之。自学記师范实驗之不傳，教授管理不得不借才于异域。其所以必借之义，盖将借其考求所得之实际以証我之理想，以复明我二千年前之教育，不注眼于文字也；而我之师范生所已能者則独有文字，彼各国之挾一学艺而来受币为师者，不通中文十常八九；猝然聚于一堂之上，教

者止授以所长，学者轉訾其所短，卽有輕玩之心，必不能得启迪之益。若质性粗戾者或更有种种意外牴牾之現象，又不必論矣！故愚意延外国师范教师，尤以能通中文为最要之事。

师范生所习之本科，与練习所授高等寻常两小学校之学科，科目旣备，程度有定，势不能不延外人；而富于貲者知識不开，感而兴者財力不足，事势所在，或又不能尽延外人。中国向来延請外人之费，較之延請中人相悬殊絕；外人远涉重洋，其市于我者又我所亟需之事，其有挾而貴固宜；而局中之嫌忌，局外之詬病，遂以此事为釀具。士苟以洗国耻觉民智为心，則儿寬之为弟子都养，承宫之为諸生执苦，斯格的之为吏抄书，大彼得之投身船厂，彼独非人乎？然不可望之常人也。愚意凡一校教习之中人之俸，必須当外人之半；为办事人財力計固要，为相竞人地位計尤要也（以上教师）。

日本市町村之单級小学校人数不多者，教授管理，教师一人任之，事权一而费用省，于兴学实为相宜。师范学校則人多而事繁，其势不得不分；中国官設者，有总办、帮办、提調、监督、文案、支应，又或有坐办、襄办、及各司事等名目；地方及民設者自可較省。今拟照奏定章程，設总理一人、教习或二人、或三四人、监理一人、司收支一人、司图书仪器一人、或增司书記一人。总理者日本及中国他校已有之名，监理者合日本舍监中国监督而有时貲为总理之权代而名之也。愚甚願师范生极注意于教授管理之法，他日各归里弄，得多設单級省费之小学校，广教育于穷乡之子弟也。

整洁教室內之尘垢、启閉教室內之門窗、排列会食堂之食器，日本学校皆学生为之，此正古人小学之事。中国貧儒或礼法家之子弟，犹执其事；非此列也，以惰为教而已。师范生为他日儿童之表率，不习焉是犹以惰教也，非所以重师范生也。然犹不得不求适于通行之俗慣，故所定丁役，視日本为多，視中国他校为少（以上各

职务)。

通州师范学校虽因廢寺，合于借用寺观之定章，然无一椽不改斵，无一甓不易置，成屋凡一百三十余間，合之培垫基地购备图书仪器动用器具，費三万数千圓矣。因寄宿舍在校內，凡与之有关系者，体操之衣，会食之器，然灯之油，同式之被褥帳席，厠所浴室之布置，伺役之人夫，种种繁备，岂惟創办不易，經久之費尤艰。国势如此，官币之补助不可期，若各国定以地方稅供学校用者，目下亦未有此令，州县公款其能撥与否、与多寡之数，胥悬于有司之向背，不可必；若是則虽各国师范学校不收学費，而中国今日民立之师范学校不得不酌收膳費。惟嚮学之士，貧者居多，今定十成中学者出其半，而本校助其半，然以补助半費計，岁費已四五千圓矣。(合衣食卧具、灯油茶水、夫役工食，每人每月約八圓，以十个月計每人須八十圓，今收四十。若以留学日本費計之已省去六之五，彼計日本学費者謂止每月二圓，而不知旅費、房費、膳費每月率二十圓內外，固未算入也。)

寻常师范之等級視中学堂，管学大臣定章：中学由官立者五年內不收束修，以后征收每月每人不过一圓，民立者不拘此例。盖民智未开，民力有限，俾人自酌定收数，庶民間捐办者不甚以为苦，而观感易兴。然以通州五属論，一学生每年四十圓，未必人人能办，而收費章程又未可参差而不一也。无已，惟有劝願学师范生之父兄宗族戚友协力以助之，为教育公益計宜如此，为謀生私益計，亦宜如此，异日經費充贍，可更議减議除而非可豫必也(以上費用)。

日本参考各国教室之度而为之率曰：广二丈四尺、长三丈三尺为最大之限；又曰窗之面积較教室之面积，其比例不可少于一四。通州师范学校誦堂三，特別教室二，深广略过所云，而光綫面积亦不止于一四；盖因地为之，又欲空气容积多也。椅案仿日制而略加

高，广增，距离亦略宽。中人冬日衣厚，通州人冬日无不穿厚袄者；如日制为之，则于人气体习惯上不适。息修室（卽宿舍，兼供自修，故名）有平屋、有楼，每間深一丈二尺，广一丈三尺，高一丈及一丈一尺。外有雨廊，內容二榻，榻广三尺四寸，长六尺二寸。案二，各广二尺，长三尺；鐙高一尺，足低而盘广，用植物油。其他盥飲厕溲之所，亦师其意而参以习惯，計誦堂息修室可容师范生一百八人，高等寻常两小学校誦堂面积各容八十人（以上校舍器具）。

夫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緒二十八年始，民間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人之众，为同类知識之謀而仅此乎？彼日本兴学三十年，何以教师至今而不足用也？参观而审思，滋可痛矣！虽然，丈者分厘之积也，世界者微尘之积也，吾安知二十九年以后，不有响应而飚举，日盛一日之会乎！奋而图之，謹而忖之，通理想于众人意識之中，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是則吾人之責也。不自量度，具陈所見，請益于海內达識君子，幸匡飭之。

（《张季子九录》第十一册，《教育录》卷一，
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第 8—12 頁）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論教育书（节录）

光緒二十八年（1902）

夫中国之議学堂久矣，虽所論人殊，而总其大經，則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主于中学以西学補所不足也，最后而有大报学在普通、不在語言之說。之数說者，其持之皆有故，而其言之也則不必皆成理。际此新机方倪、人心昧昧。彼聞一二巨子之論，以为当然，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

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紀。天下方如火屋漏舟，一再誤之，殆无节已。此走所以不避嬰逆而有言也。善夫金匱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体則有致远之用，未聞以牛为体以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謂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則两立，合之則两亡。議者必欲合之而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違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可行乎！其曰政本而艺末也，滋所謂顛倒錯乱者矣！且其所謂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質力四者，皆科学也。其公例通理，經緯万端，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起。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尙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絀，不足爭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違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則西艺实西政之本。設謂艺非科学，則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聞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且西艺又何可末乎？无論天文地質之奧殫，略举偏端，則医葯通乎治功，农牧所以相养，下洎舟車兵冶，一一皆富强之实質。邇者中国亦尝仪襲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为之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財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若夫言主中学而以西学輔所不足者，驟而聆之，亦若大中至正之說矣。措之于事，又不然也。往者中国有武备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輔所不足者矣；有城市而无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輔所不足者矣。顧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輔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有火器者遂能战乎？有警察者遂能理乎？此其效驗，当人人所能逆推，而无假深論者矣。尝謂吾国今日之大患，其存于人意之所謂非者淺，而存于人意之所謂是者深；图其所謂不足者易，而救其所自以为足者难。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

支，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輔者与所主者絕不同物，将无异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从而責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隴之功又以廢也。挽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及其无功，輒自詫怪；不知方其造謀，其无成之理固已具矣，尙何待及之而后知乎？是教育中西主輔之說，特其一端已耳。

然則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謀西人之新歟？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別擇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經百王所創垂，累叶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色亾，而所謂新者从以不固；独別擇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闊視远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虽然，有要道焉，可一言而蔽也。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瘉此愚、疗此貧、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瘉愚为最急。何則？所以使吾日由貧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継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将竭力尽气皹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为得，不暇問其中若西也，不必計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貧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論已；有一道于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貧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尊而上焉者无論已。何則？神州之陆沈誠可哀，而四万万之淪胥甚可痛也！嗟夫！員輿之上，数十百国所为，其廢兴存亡之故，可复观已。最近莫若日本，稍远則有普魯士之弗烈大力，俄罗斯之大彼得。方其发憤图自强，其弃数百千年之旧制国俗，若土苴然。他若法之所为于十八稘，英之所为于十七稘，实皆犯天下之所不韙。顧至今論世，莫不諒其民之所为者，保国存种，其义最高，而文明富强之幸福至为难得故也。若夫徒軒輊于人己之間，尊其旧聞若不可犯者，則亦有之

矣。突厥、埃及、波斯、印度是已。之数国者，夫岂不主排外。其所以排外之道，夫岂不自謂文明。其于教育也，夫岂不自張其軍，而以他人为莫我若。然而其效，則公等所共見而共聞者矣。吾故曰：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則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

且今世之士大夫，其所以頑錮者，由于識量之庳狹。庳狹之至，則成于孔子之所謂鄙夫。經甲庚中間之世变，惴惴然慮其学之无所可用而其身之瀕于貧賤也，則倡为一切之說，以爭天下教育之权。不能得，則言宜以汉文課西学矣；又不能，則謂东文功倍而事半矣。何則？卽用东文，彼犹可攘臂鼓唇于其間。独至西文用，則此曹皆反舌也。

吾聞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眞。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灵于簡策之所流傳，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尘弥多，其去眞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譯者，至寥寥已。卽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諱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譯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測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之学者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問彼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已而遂信之，維今所为，何以异此？

至欲以汉語教西学者，意乃謂其学虽出于西，然必以吾語課之，而后有以成吾学。此其說美矣，独惜不察当前之事情而发之过蚤。濱海互市之区，傳教講业之地，其間操西語、能西文者，非不数数覯也。顧求其可为科学师資者，几于无有，是师难求也。欲治其业，非夙习者不能翻其书，縱得其书，非心通者不能授其业，是教之

术穷也。然则大报所訊中国数十年来每設学堂，咸課洋文，今奉明詔书推广，犹以聘請洋文教习为先务者，夫固有所不得已，非必自蔑国語，而不知教育之要不在語学也。夫欧洲之編籍众矣，虽譯之者多，为之者疾，其所得以灌輸中土者，直不啻九牛一毛。况彼中凭借先业，岁有异而月更新。学者蘄免瞠后之忧，必傾耳張目，瞶覽博聞，以与时偕极。今旣不为言語文字矣，則廢耳目之用，所知者至于所譯而止，吾未見民智之能大开也；又况譯才日寡，是区区者将降而愈微耶？若謂习外国語者将党于外人，而爱国之意衰歟？此其見眞与儿童无以异。爱国之情根于种性，其淺深别有所系，言語文字非其因也。且列邦为学，必用国語，亦近世旣文明而富于学术乃如是耳。方培根、奈端、斯比訥查諸公著书时，所用者皆拉体諾文字，其不用国語者，以为俚淺不足載道故也。然則观此可悟国之所患，在于无学，而不患国語之不尊。使其无学而愚，因愚而得貧弱，虽甚尊其国語，直虛憍耳，又何补乎？第使其民不愚而国有以立，則种界之性，人所同有，吾未見文明富强之国，其国語之不尊也。威尔士，英之一省也；巴斯克、不列顚，法之二部也。議院禁其語者，以杜言龐，如中国京师之用京語，从政之操官音，与所論大旨无涉。至謂夷灭人国，輒易語言。执事将謂国灭而后語易乎？抑謂徒尊国語，其国遂可以不灭也？国語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国民之所以为精神也。頗怪执事不务尊其精神，而徒尊其精神之所寄也。

总而論之，今日国家詔設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則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且旣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語而后得其眞。若夫吾旧有之經籍典章，未尝廢也。学者自入中学堂以至升高等，攻专門，中間約十余年耳。是十余年之前后，理其旧业，为时方长。矧在学堂，其所謂中学者又未尽廢，特力有专注，于法宜差輕耳。此誠今日之所宜用也。迨

夫廿年以往，所学稍富，譯才漸多，而后可議以中文授諸科学，而分置各国之言語为专科。此其事誠至难，非寬为程期，不能致也。誠知学問之事，非亲历涂境者，虽喻之而不知。独有一言敢为諸公豫告：事功成否，恒視其所由之术，而不从人意为轉移。若必拂理逆节以为之，則他日学堂自无成效。吾聞京师洎二十余行省，一学堂之成，費需万金者动以十数，是累累者償敌之余，夫豈易集。乃至十年，总于海內，将所費者无虑几何。庸可使时可数过，問以人才，对曰无有，虽其时当事者亦将勉强涂飾，奏报揄揚，而无如其虎皮羊質，于国事无补毫末何也！此吾所以重思之，而为高睨大談自許热心者股栗也，議不避煩瀆，为大报貢其一得之愚，亮执事能优容之而轉教其所不逮焉。

（《严复詩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41—146 頁）

严复：救亡决論

光緒二十九年(1903)

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則必亡是已。然則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廢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錮智慧。今夫生人之計虑知識，其开也必由粗以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級，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方其为学也，必无謬悠影响之談，而后其应事也，始无顚倒支离之患，何則？其所素习者然也。

而八股之学大异是，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課之以《学》《庸》《語》《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講之旣不能通，

誦之乃徒强記，如是数年之后，行将执簡操觚，学为經义，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資之于剽窃以成章，一文之成，自問不知何語，迨夫观风使至，群然挾兎册裹餅餌，逐队唱名，俯首就案，不違功令，皆足求售，謬种流傳，羌无一是，如是而博一衿矣，則其荣可以夸乡里；又如是而領乡荐矣，則其效可以覬民社，至于成貢士，入詞林，則其号愈荣，而自視也亦愈大。出宰百里，入主曹司，珥笔登朝，公卿跬步，以为通天地人之謂儒，經朝廷之宾兴，蒙皇上之亲策，是朝廷固命我为儒也。千万旅进，人皆鎩羽，我独成龙，是冥冥中之鬼神，又許我为儒也。

夫朝廷鬼神皆以我为儒，是吾眞为儒，且眞为通天地人之儒，从此天下事来，吾以半部論語治之足矣，又何疑哉？又何难哉？做秀才时，无不能做之題，做宰相时，自无不能做之事，此亦其所素习者然也。謬妄糊涂，其曷足怪。

其二害曰坏心术。揆皇始創为經义之意，其主于愚民与否，吾不敢知，而天下后世所以乐被其愚者，岂不以圣經賢傳，无語非祥，八股法行，将以忠信廉耻之說，漸摩天下，使之胥出一途，而风俗亦将固之以厚乎？而孰知今日之科举，其事效反于所期，有断非前人所及料者。今姑无論試場大弊，如关节頂替倩枪联号諸寡廉鮮耻之尤，有力之家，每每为之，而未尝稍以为愧也。

請第試言其无弊者，則孔子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故言止于所不知，固学者之大戒也。而今日八股之士，乃眞无所不知，夫无所不知，非人之所能也。顧上旣如是求之，下自当以是应之，应之奈何？剿說是已。夫取他人之文詞，腆然自命为己出，此其人耻心所存，固已寡矣；苟緣是而僥倖，則他日掠美作伪之事，愈忍为之而不自知其为可耻，然此犹其临場然耳。至其平日用功之頃，則人手一編，号曰揣摩风气，卽有一二聪潁子弟，明知时

尙之日非，然去取所关，苟欲求售，势必俯就而后可。

夫所贵于为士，与国家养士之深心，岂不以矯然自守，各具特立不詭随之风，而后他日登朝，乃有不苟得不苟免之概耶？乃今者当其做秀才之日，务必使之习为勦窃詭随之事，致令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梏亡，所存濯濯，又何怪委贄通籍之后，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祕訣，否塞晦盲，眞若一邱之貉，苟利一身而已矣，遑恤民生国計也哉？且其害不止此，每逢春秋两闈，其闈内外所張文告，使不习者观之，未有不欲股弁者，逮亲見其实事，乃不徒大謬不然，抑且变本加厉，此奚翅当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以赫赫王言，实等諸洿飄风，不关人事，又何怪他日者，身为官吏，刑在前而不慄，議在后而不惊。何則？凡此又皆所素习者然也。是故今日科举之事，其害不止于錮智慧、坏心术，其势且使国宪王章，漸同粪土，而知其害者，果誰也哉？

其三害曰滋游手。揚子云有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故知言語文字二事，系生人必具之能，人不知书，其去禽兽也仅及半耳。中国以文字一門，专属之士，而西国与东洋，则所謂民之众，降而至于妇女走卒之倫，蓋无不識字知书之人矣，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为独尊，独我华人，始翘然以知书自异耳。

至于西洋理财之家，且謂农工商賈皆能开天地自然之利，自养之外，有以养人，独士枵然开口待哺，是故士者，固民之蠹也，唯其蠹民，故其选士也，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則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其弊也，为乱为貧为弱，而中国則后車十乘，从者百人，孟子已肇厉阶。至于今日之士，則尙志不聞，素餐等誚，十年之間，正思罷举，朝廷旣无以相待，士子且无以自存，棫朴丛生，人文盛极，然若以孙文台杀荆州太守坐无所知者例之，則与当涂公卿，皆不容于尧舜之世者也。况夫益之以保举，加之以捐班，决疣潰癰，靡知所居。

中国一大豕也，群蝨总总，处其奎蹄曲隈，必有一日焉，屠人操刀具湯沐以相待，至是而始相弔焉，固已晚矣。

悲夫！夫数八股之三害，有一于此，則其国鮮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今論者将謂八股取士，固未尝誠負于国家，彼自明以来用之矣，其所收之賢哲巨公，指不胜屈。宋苏軾尝論之矣，果循名責实之道行，則八股亦何負于天下。此說固也，然不知利祿之格既懸，則无論操何道以求人，将皆有聰明才智之儔入其彀，設国家以飯牛取士，亦将得宁戚百里大夫，以牧豕取士，亦将得卜式公孙丞相，假当日見其得人，遂以此为科举之恒法，則諸公以为何如？

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虛，所謂蒸砂千載，成飯无期者矣。彼苏氏之論，取快一时，盖方与温公介甫立异抵巇，又何可覩为篤論耶？

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国家，下不足以資事畜；破坏人才，国隨貧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張皇幽渺，无益也。虽練軍实，講通商，亦无益也。何則？无人才，則之数事者，虽举亦廢故也。舐糠及米，終致危亡而已。然則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学，則庶乎其有瘳耳，东海可以迴流，吾言必不可易也。

难者曰：夫八股錮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积将千年之弊，流失敗坏，一旦外患凭陵，使国家一无可恃，欲战則忧速亡，忍耻求和，則恐寖微寖灭，当是之时，其宜改弦更張，不待議矣。顧惟是处存亡危急之秋，待学問以图功，将何殊播谷飼蚕，俟获成献功，以救当境飢寒之患，則是矣，于涂无乃迂乎？今先生論救亡，而以西学格致，为不可易。

夫格致何必西学，固吾道大学之始基也，独其效若甚賒，其事

若甚瑣。朱晦翁补傳一篇，大为后賢所聚訟，同时陆氏兄弟，已有逐物破道之譏。前明姚江王伯安，儒者之最有功业者也，格窗前一竿竹，七日病生。其說謂格字、当以孟子格君心之非，及今律"格杀勿論"諸格字为訓，謂当格除外物，而后有以見良知之用，本体之明，此尤事功无待格致之明証。而先生謂富强以格致为先务，蒙窃惑之，其說得詳聞歟？应之曰：不亦善乎，客問之也，夫中土学术政教，自南渡以降，所以愈无可言者，孰非此陆王之学阶之历乎？以国朝圣祖之圣，为禹文以后仅見之人君，亦不过挽之一时，旋复衰歇，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論而远事情，尙气矜而忘实禍。

夫八股之害，前論言之詳矣，而推而論之，則中国宜屏弃弗图者，尙不止此。自有制科来，士之捨干进梯荣則不知焉，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則治古文詞，恶試律則为古今体；鄙折卷者，則爭碑版篆隸之上游；薄講章者，則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尙八家，归方刘姚，惲魏方龔，唐祖李杜，宋禰苏黄，七子优孟，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經，戴阮秦王，鉏闕許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鈡鼎校銘，珪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諸如此倫，不可殫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眞无用也。

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貧之切用也。其又高者曰：否否，此皆不足为学，学者学所以修己治人之方，以佐国家化民成俗而已。于是侈陈礼乐，广說性理，周程張朱，关閩濂洛，学案几部，語录百篇，学蔀通辨，晚年定論，关学刻苦，永嘉經制，深宁东发，継者顧黃，明夷待訪，日知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訑訑声顏，距人千里，灶上驅虏，折箠笞羌，經营八表，牢籠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非果无实也。救死不贍，宏願长賒，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

哉？故由后而言，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由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

客謂处存亡危急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此意是也。固知处今而談，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卽富强二言，且在所后法，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惟是申陆王二氏之說，謂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則大不可。夫陆王之学，質而言之，則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事，与其所謂知者果相合否？不徑庭否？不复問也。自以为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而門外之轍，与其所造之車，果相合否？不齟齬否？又不察也。乡壁虛造，順非而澤，持之似有故，言之若成理，其甚也如驪山博士說瓜，不問瓜之有无，議論先行蠭起，秦皇坑之，未为过也。

盖陆氏于孟子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妄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唯其自視太高，所以强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徑易，便于惰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反。其为禍也，始于学术，終于国家，故其于己也，則认地大民众为富强，而果富强否？未尝驗也。其于人也，則神州而外皆夷狄，其果夷狄否？未尝考也。抵死虛憍，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实而已矣。非虛詞飾說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持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而天下之禍，固无救矣。胜代之所以亡，与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前車已复，后軫方遒，眞可叹也。

若夫詞章一道，本与經济殊科，詞章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惝恍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則淫遁詖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飾，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尙詞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慆慢，又況以利祿声华为准的，苟务悅人，何須理实，于是慆慢之余，又加之以險躁，此与武侯学以成才之說，奚啻背道而馳。仆前謂科举破坏人才，此又其一者矣。

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験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験也貴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見必不可居，飾詞必不可用，不敢絲毫主張，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踐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間，則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責未然之效，先天不違，如土委地而已矣。

且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測算者，不終身以窺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験物質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絕大妙用，在于有以練智慮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誠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熒，凡夫恫疑虛猲，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此又大学所謂知至而后意誠矣。

且格致之事，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本无大小久暂貴賤善恶之殊，庄生知之，故曰，道在屎溺，每下愈況。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与西洋植物家言之，当不知几許軒渠，几人齿冷。且何必西士，卽如其言，則《豳》詩之所歌，《禹貢》之所載，何一不足令此子病生，而圣人創物成能之意，明民前用之机，皆將由此熄矣。率天下而禍实学者，岂非王氏之言歟？且客过矣，西学格致，非迂涂也，一言救亡，則將舍是而不可。

今設有人于此，自其有生以来，未嘗出戸，但能讀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于門以外之人情物理，一无所知，凡舟車之运轉流行，道里之險易澀滑，巖墻之必压，坎陷之至凶，摘埴索涂，都忘趋避，甚且不知虎狼之可以食人，鴆毒之可以致死，一旦为事势之逼，置此子于肩摩轂击之場，山巔水涯之际，所不殘毀僵仆者，其与几何。知此則知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欲求不亡之必无幸矣。

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謂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則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之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土士大夫怙私恃气，乃轉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騏驥，我独騎驢，彼駕飞舟，我偏結筏，意若謂彼以富强，吾有仁义：而回顧一国之內，則人怀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轉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誠皆不仁不义之尤，以此傲人，羞恶安在？至一旦外患相乘，又茫然无以应付，狂悖違反，召敗蘄亡。

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敗家之有。"夫非今日之謂耶？且客謂西学为迂涂，则所謂速化之术者，又安在耶？得无非練軍实之謂耶？裕財賦之謂耶？制船炮开矿产之謂耶？講通商务树畜之謂耶？开民智正人心之謂耶？而之数事者，一涉其流，則又非西学格致皆不可，今以层累阶級之不可紊也，其深且远者，吾不得与客詳之矣。

今姑即其最易明之練兵一端言之，可乎？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若夫爱士之仁，报国之勇，虽非自弃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質之美而得之。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謂为将之略者，則非有事于学焉必不可，即如行軍必先知地，知地必資图繪，图繪必审測量，如是則所謂三角几何推步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

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彈，此断非徒裎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則必講台垒壕壍之事，其中相地設險，遮扼鈎联，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則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軍，未聞遵生之要

言，則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損众，二者皆紮营踞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綫力学之理，則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漲率之理，則无由审火棉火葯之宜，不讲載力重学，又烏識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椿旱雷，与通語探敌諸事也哉？

抑更有进者，西洋凡为将帅之人，必通敌国之語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胜，此若与吾党言之，愈将发狂不信者矣。若夫中国統领伎俩，吾亦知之，不知道里而迷惑，則傳問驛站之馬夫；欲探敌人之去来，則暂雇本地之无賴；尤可笑者，前某軍至大同无船可渡，爭傳州县办差；近某軍紮新河，海嘯忽来，淹死兵丁数百，是于行軍相地，全所不知，夫用如是之将領，使之率兵向敌，吾国不亡，亦云幸矣，尚何必以和为辱也哉？

且夫兵之强弱，顧实事何如耳，又何必如某总兵所称銅头鉄額如蚩尤，驅使虎豹如巨无霸！中国史傳之不足信久矣，演义流布，尤为惑世誣民，中国武夫識字所恃为韜略者，不逾此种，无怪今日营中，多延奇門遁甲之家，冀实事不能，或迎此道制胜。中国人民知慧蒙蔽弇陋，至于此极，虽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哀哉！

議者又謂自海上軍兴以来，二十余年，师法西人不遺余力者，号以北洋为最，而临事乃无所表見如此，然則曷貴师資！此又耳食之徒，不考实事之过也，自明眼人观之，則北洋实无一事焉。师行西法，其詳不可得言，姑举一端为喻，曩者法越之事，北洋延募德酋数十人，洎条約既成，无所用之，乃分遣各营，以为教习，彼見吾軍事多不可者，时請更張，各統领恶其害己也，群然諆而逐之。上游筹所以慰安此数十人者，于是乎有武备学堂之設，既設之后，虽学生年有出入，尚未聞培成何才，更不聞如何器使，此則北洋練兵練将，不用西法之明征。夫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嗚呼！其亦可悲也已。然此不具論，論

者見今日練兵，非实由西学之必不可耳。

至于阜民富国之图，則中国之治財賦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財一学，从未問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損，病民害国，暗不自知。其士大夫亦因于此理不明，故出死力与鉄路机器为难，自遏利源，如近日京师李福明一案，尤足令人流涕太息者也。不知是二事者，乃中土眞不容緩之图，富强所基，何言有損。果其有損，則东西二洋，其貧弱而亡久矣。

«淮南子»曰：“櫛者墮发，而櫛不止者，为墮者少，而利者多也。”彼唯有見于近，而无見于远，有察于寡，而无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輩。中国地大民众，誰曰不然，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在中国正所以貧，救之之道，非造鉄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鉄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是則一言富国阜民，則先后始終之間，必皆有事于西学，然則其事又曷可須臾緩哉？

約而論之，西洋今日，业无論兵农工商，治无論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資于学。斯宾塞«劝学篇»尝言之矣，継今以往，将皆視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廢兴，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讀书，罪其父母。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終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爭存，必无幸矣。

«記»曰：“学然后知不足。”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卽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旣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窺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夫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唯西人謂修身事帝，必以安生利用为基，故凡遇中土旱干水溢，飢饉流亡，在吾人以为天灾流行，何关人事，而自彼而論，則事事皆我人謀之不臧，甚且謂吾罪之当伐，而吾民之可弔，而我尙傲然弗屑也，可不

謂大哀也哉？

嗟嗟，处今日而言救亡，非圣祖复生，莫能克矣。圣祖当本朝全盛之日，賢将相比肩于朝，則垂拱无为，收視穆清，宜莫圣祖若矣。而乃勤苦有用之学，究察外国之事，亙古莫如。其所学之拉体諾，卽今之辣丁文，西学文字之祖也。至如天算兵法医葯动植諸学无不詣，亦蔑不精，庙謨所垂，群下莫出其右，南斋侍从之班，以洋人而被侍郎卿銜者，不知凡几，凡此皆以备圣人顧問者也。

夫如是則圣者日圣，其于奠隆基、至太平也何难。不独制艺八股之无用，圣祖早已知之，卽如从祀文庙一端，汉人所視为絕大政本者，圣祖且以为无关治体，故不許滿人得鼎甲，亦不許滿人从祀孔子庙廷，其用意可謂远矣，而其所以不廢犹行者，知汉人民智之卑，革之不易，特聊順其欲而已。

然則圣祖之精神默运，直至二百年而遙，而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隉阢，甚或庙社以屋，种类以亡，孝子慈孙，岂願見此？曩己丑、庚寅之間，祈年殿与太和門，数月連毁，一所以事天，一所以临民，王者之大事也，灾异至此，可为寒心，然安知非祖宗在天灵爽，默示深痫也哉？总之驅夷之論，旣为天之所廢而不可行，則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

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謀亦在此。早一日变計，早一日轉机，若尙因循，行将无及。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則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幷廢其学，都不問利害是非，此何殊見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鉄，見仇家积粟，遂禁子弟不复力田。嗚呼，其傎甚矣！

虽然，吾与客皆过矣，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則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諄諄然命之矣。繼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誰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吾与客茫茫大海，飘飘两萍，委心任运可耳，又何必容心于鼠肝虫臂，而为不祥之金也哉。客言下大悟，奋袖低昂而去。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 1955 年版，第 60—70 頁）

严复：西学通門徑功用說

昔英人赫胥黎著书名化中人位論。大意謂人与獼猴为同类，而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語；盖能言而后能积智，能积智者，前代閱历，傳之后来，繼长增高，风气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此卽教学二字之起点。

当未有文字时，只用口傳，故中文旧訓以十口相傳为古，而各国最古之书，多以韵語，以其易于傳記也。孔子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文无文，亦謂其成章可傳誦否耳。究之語言文字之事，皆根心而生，楊雄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最为諦当。英儒培根亦云："世間无物为大，人为大；人中无物为大，心为大。"故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炼心精、积智多者为学者，否則常民与野蛮而已。

顧知炼心矣，心有二用：一属于情，一属于理。情如詩詞之类，最显者中国之《离騷》；理凡載道譚理之文皆是。然而理又分两門：有記事者，有析理者，而究之記事之文，亦用此以为求理之資；所謂由博反約、博文約礼者，皆此意也。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

考訂，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貫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訂或謂之观察，或謂之演驗；观察演驗，二者皆考訂之事而异名者，盖卽物穷理，有非人力所能变换者，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有可以人力駕御移易者，如炉火树畜之类是也。考訂旣詳，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謂圣人有以見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卽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誤，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謂之試驗。試驗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

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讀无字之书；培根言凡其事其物为两間之所有者，其理卽为学者之所宜穷，所以无大小、无貴賤、无秽凈，知穷其理，皆資妙道：此佛所謂墙壁瓦砾皆說无上乘法也。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讀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記載中求者，为讀第二手书矣。讀第二手书者，不独后因人作計，終当后人，且人心見解不同，常常有誤，而我信之，从而誤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为古人所蒙、經顚倒拂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諸公若問中西二学之不同，卽此而是。乃若問西人后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卽此而是也。

而于格物穷理之用，其途不过二端：一曰內导，一曰外导；此二者不是学人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識日辟者也。內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粗而言之，今有一小儿不知火之燙人也，今日見烛，手触之而烂，明日又見炉，足踏之而又烂，至于第三次，无論何地，見此炎炎而光、烘烘而热者，卽知其能伤人而不敢触，且苟欲伤人，且举以触之：此用內导之最淺者，其所得公例，便是火能燙人一語。其所以举火伤物者，卽是外导术。盖外导术于意中皆有一例，次一案，二一断。火能燙人是例，吾

所持者是火、是案，故必燙人是断：合例案断三者，于名学中成一联珠，及以伤人而人果伤，則試驗印証之事矣。故曰印証愈多，理愈見坚确也。名学析之至細如此，然人日用之而不知；須知格致所用之术，质而言之，不过如此。特其事尤精，因有推究精微之用。如化学、力学、天地人动植諸学，多内导；至于名数諸学，則多外导。学至外导，則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

諸公在此考求問学，須知学問之事，其用皆二：一专門之用，一公家之用。何謂专門之用？算学則以核数，三角則以測量，化学則以制造，电学則以为电工，植物学則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大矣；然而虽大而未大也，公家之用最大。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故为学之道，第一步則須为玄学；玄者悬也，謂其不落边际，理該众事者也。玄学一名二数，自九章至微积方維皆丽焉。人不事玄学，則无由审必然之理，而拟于无所可拟。然其事过于洁净精微，故专事此学，則心德偏而智不完，于是則継之以玄著学，有所附矣而不囿于方隅。玄著学，一力，力卽气也，水火音光电磁諸学皆力之变也，二质，质学卽化学也。力质学明，然后知因果之相待。无无因之果，无无果之因，一也；因同則果同，果巨則因巨，二也；而一切謬悠如风水星命禨祥之説，举不足以惑之矣。然玄著学明因果矣，而多近果近因，如汽动則机行，汽輕則风至是也；而无悠久繁变之事，而心德之能犹未备也，故必受之以著学，著学者用前数者之公理大例，而用之以考专門之物者也。如天学、如地学、如人学、如动植之学；非天学无以眞知宇之大，非地学无以眞知宙之长，二学者精，其人心犹病卑狭鄙陋者，盖亦罕矣。至于人学，其蕃变犹明，而于人事至近。夫如是，其于学庶几备矣，然而尙未尽也；必事生理之学，其統名曰拜欧劳介[1]，而分之則体用学、官骸学是也。又必

[1] 拜欧劳介为英文 biology（生物学）的音譯。——編者

事心理之学；生心二理明，而后終之以群学。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財、如史学，皆治事者所当有事也。凡此云云，皆炼心之事；至如农学、兵学、御舟、机器、医药、辨务，則专門之至溢者，随有遭遇而为之可耳。

夫惟人心最貴，故有志之士所以治之者不可不詳，而人道始于一身，次于一家，終于一国。故最要莫急于奉生，教育子孙次之；而人生有群，又必知所以保国善群之事：学而至此，殆庶几矣。諸君子力富而心卓，有心力者任自为之，仆略識涂徑，聊为老馬之导，非曰能之也。

(《严几道詩文鈔》卷三，国华书局 1922 年版，第 10—14 頁)

王国維：論教育之宗旨

光緒三十二年(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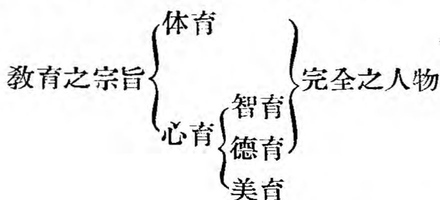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調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內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縮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謂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調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眞美善之理想：眞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眞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腊罗馬之斯多噶派，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宾塞尔之专重智育，虽非不切中一时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者，今試言其大略。

一、智育　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識，而知識之程度之广狹，应时地不同。古代之知識至近代而覚其不足，閉关自守时之知識，至万国交通时而覚其不足。故居今之世者，不可无今世之知識。知識又分为理論与实际二种；溯其发达之次序，則实际之知識常先于理論之知識，然理論之知識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識之根本也。一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謂理論之知識。至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理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測繪等，謂之实际之知識。理論之知識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識則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維持一生之生活；故知識之教育，实必不可缺者也。

二、道德　然有知識而无道德，則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夫人之生也，为动作也，非为知識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識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盖人人至高之要求，在于福祉，而道德与福祉实有不可离之关系。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敬人者反是。如影之随形，响之随声，其效不可得而誣也。书云："惠迪吉，从逆凶。"希腊古賢所唱福德合一論，固无古今中外之公理也，而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鑠我者。張皇而发揮之，此又教育之任也。

三、美育　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縛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尙純洁之域，此最純粹之快乐也。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謂兴于詩，成于乐。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敬尔列尔等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也。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

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錯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意也。而当其为之前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論之也，故教育之时，亦不能加以区别。有一科而兼德育智育者，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又有一科而兼此三者。三者幷行而得漸达眞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訓練，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郑振鐸編：《晚淸文选》，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720頁）

王国維：教育小言十二則

光緒三十二年(1906)

一、学部之职，各国所謂伴食大臣也。今朝廷立学部，而以亲賢之樞臣領之，上之視学部如是其重也，学部之足以有为如是其易也。学部立二月矣，而不聞发一号，施一令，部臣之于学事如是其愼也。处甚重之地，乘易为之势，而又临之以謹愼；其有所为也，則世之所以頌禱学部者当如何？其无所为也，則世之責备之者又当如何矣？

一、今人日日言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則往往謝不敏；若进而主張高等及专門教育，未有不惊其河汉者也。夫以学生修学之次序言之，則先初等、中等，而后及高等教育，固甚当也；若論学問之根柢，与教师之所自出，則初等教育之根柢存于中等教育，中等教育

之根柢存于高等教育。不兴高等教育，则中等及初等教育亦均无下手之处。世人之主义，余曩者謂之平凡主义；旣而思之，此名尙未适当，彼等实苟且主义也，顚倒主义也。曰师范傳习所，曰私塾改良会，尤苟且主义中之苟且者也。

一、吾国之所素乏及現在之所最需要者，高等及中等教育也。若夫初等教育，则夫城市村落之蒙塾，虽其卤莽灭裂实甚，然仅可謂之不完全，未可謂之絕无也。至高等教育，则在今日謂之无也可矣。今之君子动曰小学小学，然不兴中等教育，则小学之教师其能賢于昔之蒙塾者几何？不兴高等教育，则中学之教师又安从得乎？兴高等教育，则食其利者不独初等及中等教育，而二者实于是立其根柢。若但言初等小学，则虽平凡乎，苟且乎，恐平凡苟且之成績亦終不可得也。

一、吾人之主义謂之貴族主义，但所謂貴族主义者非政治上之貴族主义，而知力上之貴族主义也。夫人类知力之不齐，此彰明較著之事实，无可諱也。初等教育以普及全国为宗旨，故虽下愚之人亦有受教育之权利，而国家亦有教育之之义务。初等教育之所以为最难之事业者，其故半由于此也。若高等教育，其性質则全与此异；今举我全国中学生而行选拔試驗，集其知力之优胜及稍有普通学及外国文之知識者，約可得数千人，然后与以一二年严密之預备，而授以专門之学，吾知其成績較之外国之蹈小学中学之次序而按格而入大学者，必有优无劣也。以今日人才之缺乏如彼，而国家待用之亟如此，则育才之方法未有适于此者也。故貴族主义，今日最适之主义也；况其余潤所及，又足以立中学小学之根柢乎！

一、难者曰：如子之說，则今之小学中学旣无教师矣，则高等教育之教师又烏乎取之？曰：此非用外人不可。夫外人者当事者之所患也，患其侵教育权也，患其不得其人也，患得其人而不为用也。夫

用舍之权在我，则权何自而侵？至后二者，唯监督者之不得其人斯有之耳；然以观今日监督学堂之人，则其于本国人未必能用之，况外人乎？以监督者之不得其宜，而謂外人之不可用，則未免因噎而廢食也。

一、高等教育既兴，则外国留学可廢；以后海外留学生限于分科大学卒业生中选之，以研究学术之閫奥。全国官費生以百余人为額，私費者听之。其大学中未設立之科，則亦得委托外国大学教授；以后分科大学之教师，漸以大学卒业后之留学生及学力与之相等者代之；如此十年，则分科大学中除授外国語学外，可无以外国人而担任講座者矣，此永久之策也。

一、留学生之数之多，如我中国之今日，实古今中外之所未聞也。通东西洋之留学生数不下万人，每人平均岁以五百元計，则岁需五百万元；以此五百万元兴国中之高等教育，不虞其不足，卽令稍有不足，其受教育之人数必倍于今日之留学生之数无疑也。且留学生之大半，所学者速成政法耳，速成师范耳；以不諳外国語之人，涉数千里之外，学至粗淺之学，而令东京之私立学校得因之以为市，此日本文部省限制私立学校令之所以发也。而我国留学生之大半起而爭之，曰停課，曰归国，其問題悬至今日而未有所决，此足以覘留学生多数之知識；而昔之勇于派遣者亦不得不分任其責也。既派遣者，已无可如何；后之謀教育者，不可不知所变計矣。

一、异哉，我国紳士之势力竟如此其大乎？吾非謂紳士之不可有势力也；以紳士之不知教育之无异于官也，则不能不惊其势力之大矣。夫教育之事，以明教育者为之则可耳；官可也，紳亦可也。苟一为紳士而卽可以任教育之事，吾不能知紳之有以异于官否也。以今日之某省学会之所陈議观之，余始知紳士之为万能之人也。

一、世之勇于任教育者有四途：有以为公益者焉，有以为势力

者焉，有以为名高者焉，有以为实利者焉。为公益而为之者圣贤也，为势力而为之者豪杰也，为名与利而为之者小人也；圣贤不可得，得豪杰而用之斯可矣。若夫小人，则以教育为一手段，而不以为目的；虽深明教育之人犹不可用，况乎以群盲而聚讼乎？

一、去岁之冬，我中国学界最多事之时代也：于东京则有留学生多数之停課，于南京則有苏学生与贛皖学生之爭額，于苏州則有苏松太学生与常鎮淮揚徐海学生之爭。东京之事既如上文所論矣，南京之事所爭者犹省界也，苏州之事則浸而及府界县界矣；曾謂我国最有望最可爱之学生而量如是狹隘乎？人类同胞之思想，在今日固有所不可行；至于中国人之思想，則凡书左行字而說单独語者，当无不有之，乃以我国最有望、最可爱之学生，而所爭者如此，此不能不为教育前途惜者也。

一、管理学堂者湘人，則湘籍之学生居其半額矣；若为閩人浙人，則閩若浙籍之学生居其半額矣。管理学堂者以同乡之誼取学生，学生以同乡之力抵抗之；十七省非同乡会之独擯苏人，則亦同乡会之一种也；故我中国无中国人也，有湘人、浙人、苏人……而已。人初相見必問貴省，省乎、府乎、县乎？此种陋劣根性，其根柢远存于千百年以前，欲一旦扫除而廓清之，吾知其难也；是在有教育之責者有以漸而化之矣。

一、以中国之大，当事及学者之众，教育之事之亟，而无一人深究教育学理及教育行政者，是可异已！以余之不知教育，且不好之也，乃不得不作教育上之論文及教育上之批評，其可悲为如何矣？使教育上之事，余讵可以无言，卽欲有言而有人代为言之也，則岂独我中国教育之幸哉！亦余个人之私幸也。

（《海宁王靜安先生遺书》第十五册，《靜安文集續編》，商务印书館 1940 年版，第 47—51 頁）

第二节 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

孙中山：上李鴻章书（节录）

光緒十九年（1894）

所謂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之，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廢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貴賤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专师，津津启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学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廓，智慧日积也。质有愚智，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則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盖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万人而有一，若非随地随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无学而自廢，以至于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則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卓异自立，无待乎勉勗也，所謂"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后兴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励以方，故泰西之士，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为奋，士不虚生。逮至学成名立之余，出而用世，則又有学会以資其博，学报以进其益，萃全国学者之能，日稽考于古人之所已知，推求

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闡天地无穷之奥理，則士处其間，岂复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学者倘能穷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賞，則其国之士，岂有不专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种学問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

今使人于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則虽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进。泰西治国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故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練者为监工，商情諳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課此一业，則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卽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則能仕，且恪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調。夫久任則閱历深，习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养廉，永其俸祿，則无瞻顧之心，而能专一其志。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养有道，則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則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无倖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尽其才矣；人旣尽其才，則百事俱举；百事俱举矣，則富强不足謀也。秉国鈞者，盍于此留意哉。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8—9 頁）

孙中山：民国教育家之任务

在北京教育界欢迎会之演辞

1912 年 9 月

兄弟今日承学界諸君厚意，欢聚一堂。兄弟于我中华民国，学

界前途，对于諸君有无穷之希望。盖学問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問购来。我国当革命以前，专制严酷，人无自由之权。然能提倡革命，一倡百和，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說之鼓吹。数十年来，奔走运动，都系一般学界同志之热心苦业，始得有今日之共和。

今破坏已完，建設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問者，今当变求建設之学問，世界进化，随学問为轉移。自有人类以来，必有专門名家，发明各种专門学說，然后有各种政治、实业之天然进化。二十世紀以前，欧洲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爭之新学說，一时影响所及，各国都以优胜劣敗，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腦；至謂有强权无公理。此种学說，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觀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問。今欧美之文明程度愈高，現从物理上发明一种世界和平学問，講公理不講强横，尙道德不尙野蛮。从前生存竞爭之学說，在今日学問过渡时代，已不能适用，将次打消。何謂过渡时代，盖由野蛮学問而进于文明学問也。

諸君今日于学問一途，尙当改良宗旨，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問与欧美并駕，則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且专制时代，一般士子求学之心思，皆以利权为目的，及目的达到，由是用其智識，剝害民权，助桀为虐，是学問反为賊民賊国之根，由此兄弟从前之所痛恨最切者。

今国政旣革，諸君求学之心思，亦宜更革。盖共和之国，首重平权；弱肉强食，优胜劣敗之学說，是社会之蠹，非共和国之所宜用。我国四万万同胞，智愚不一，不能人人有参政之智能。才智者旣研究各种学問，有政治之能力，政治之权势，則当用其学問，为平民謀幸福，为国家图富强。諸君須知此后求学方針，乃期为全国人民負責，非为一己攘利权。从此研究文明学問，鏟去野蛮学問，使

我国之道德日高一日，则我国之价值亦日高一日。价値日高，则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而瓜分之説，自消灭于无形也。兄弟于諸君有厚望焉！

（《总理全集》中，《关于教育文化及宗教者》，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2—3頁）

孙中山：女子教育之重要

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講演

1912年

今日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开会，欢迎兄弟到校；兄弟对于此校，极为贊成。惟有一言为諸君告：現在中华民国成立伊始，万种事业，皆由此时发起，由此时举办，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今民国既已成立，国民之希望正大；然最要者为人格。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异种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須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今諸君发起此校，誠得要务；因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問者正少，处于今日，自应認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諸君今既成立此女子师范第二校，生徒达百七十人，将来此百数十人，各担任教育之事，希望固甚大也。

惟必有学識，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之学識，恒視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責任甚大。兄弟今日惟望諸君謹愼小心，养成国民之模范，則教育乃可振兴；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养成眞共和民国。但今乃軍政时代，正宜上下一心，补救

政府，巩固教育。諸君能竭力維持，兄弟有厚望焉！

（《总理全集》中，《关于青年及妇女者》，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2—3頁）

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节录）

1912年

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眞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卽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理想一社会主义之国家，而以其种种設施，再略言之：

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眞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国家有鉄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納，府庫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經理，以供国家經費之余，以謀社会种种之幸福。

（一）教育　圓顱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貴之家，卽能受教育，生于貧賤之家，卽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社会主义学者主張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論貧賤，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費，卽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費用。尽其聰明才力，各分专科。卽資質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謀生之材。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所能，庶几教育之惠，不偏为富人所独受，其貧困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矣。

（《总理全集》中，《关于三民主义者》，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101頁）

孙中山：建国方略

（《心理建設——孙文学說》部分节录）

1918年

第五章　知行总論

曠观中国有史以来，文明发达之迹，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則文物已臻盛軌，其时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学术工艺，几与近代之欧美并駕齐驅，其进步之速，大非秦汉以后所能望尘追迹也。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夫人类之进化，当然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后来居上也。乃中国之历史，适与此例相反者，其何故也？此实“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說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类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于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时期也。由周而后，人类之觉悟渐生，知識日长，于是渐进而入于欲知而后行之时期矣。适于此时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說渐中于人心，而中国人几尽忘其远祖所得之知識，皆从冒險猛进而来，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継則行之而后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时間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費千万人之苦心孤詣，經历試験而后知之；而后人之受之前人也，似于无意中得之。故有以知为易，而以行为难，此直不思而已矣。当此欲知而后行之时代，适中于“知易行难”之說，遂不复以行而求之，因知以进行。此三代而后，中国文化之所以有退无进也。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

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欧美幸而无知易行难之説，为其文明之障碍。故能由草昧而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当元代时有意大利人馬可波罗者，曾游仕中国，致仕后回国著书，述中国当时社会之文明，工商之发达，艺术之进步，欧人見之尙惊为奇絕，以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进化之国也。是犹中国人士于三十年前見張德彝之《四述奇》一书，所志欧洲文明景象，而以为荒唐无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欧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尙不及中国当时远甚。而彼近一二百年来之进步，其突飞速率，有非我梦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維新以后五十年来，其社会之文明，学术之发达，工商之进步，不独超过于彼数千年前之进化，且較之欧洲为尤速，此皆科学为之也。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也。夫科学者，系統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眞知特識，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眞知識也。如中国之习聞，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动而地靜者，此数千年来之思想見識，习为自然，无复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学按之，以考其实，則有大謬不然者矣。…………

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

或曰："誠如先生所言，今日文明已进于科学时代，凡有兴作，必先求知而后从事于行，則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識不可。按以先生之新发明，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又按之古人之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則教育之普及，非百十年不为功，乃先生之論，有一跃而能致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

者，其道何由？”曰：子徒知知之而后能行，而不知不知亦能行也。当科学未发明之前，固全属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犹有不知者。故凡事无不委之于天数气运，而不敢以人力为之轉移也。迨人类渐起覺悟，始有由行而后知者，乃甫有欲尽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听之于天也。至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凡所謂天数气运者，皆心理之作用也。然而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且人类之进步，皆发軔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則，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門徑也。夫习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練也，既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試驗也，既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卽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見也；偉人杰士之冒險也，卽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則促进文明，于国家則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黽勉力行也。夫古今来一跃而致隆盛者，不可胜数，卽近代之列强，亦多有躋于强盛而后乃从事于教育者。夫以中国現在之地位，現有之知識，已良足一一跃而致隆盛，比肩于今世之列强矣，所以不能者，究非在于不知不行也；而向来之积弱退化有如江流日下者，其原因实在政府官吏之腐败，倒行逆施，积极作恶也。其大者則有欲图一己之私，而至于牺牲国家而不恤；其次者，則以一督軍一师长，而年中聚斂，动至数百万数十万；又其次者，則种种之作弊，无一不为斲丧国家之元气，伤殘人民之命脉。比之他国之政策务在保民而治，奖士劝农，励工惠商，以图富强者，則我无一不与之相反也。由此观之，若政府官吏能无为而治，不倒行逆施，不积极作恶以害国害民，則中国之强盛已自然可致，

而不待于发奋思为。是今日图治之道，兴利尚可緩，而除害尤宜急；倘能除害，則自然之进化，已足登中国于强盛之地矣。何以言之？夫国之貧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貧者，有以地瘠而貧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貧弱之四大原因也。乃中国之土地則四百余万方咪之广，居世界之第四，尙在美国之上；而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之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則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四大貧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則何为而貧弱至是也？曰：官吏貪污、政治腐敗之为害也，倘此害一除，則致中国于富强，实头头是道也。在昔异族专制之时，官吏为君主之鷹犬，高居民上，可任意为恶，民无可如何也。今經革命之后，专制已复，人民为一国之主，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也。其循良者吾民当任用之，其酷劣者，当淘汰之而已。为人民者只知除害足矣，为此需要，不必待于普通教育科学知識，而凡人有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也。国害一除，則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是中国今日欲富强則富强矣，几有不待一跃之功也。……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故世界之专門名家，无不乐为中国效力，如海客之欲为荒島孤人效力者一也。予近日致各国政府《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計划》一书，已得美国大表贊同，想其他之国当必惟美国之馬首是瞻也。果尔，則此后只須中国人民之欲之而已。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学人才，精練技术，为我筹画，为我組織，为我經营，为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則外資可以陆継償还，人才可以陆續成就，則我可以独立經营矣。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

識之完备，而后始行，則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必也治本为先，救穷宜急，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廩实而知荣辱，实业发达，民生暢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矣。今者宜乘欧战告終之机，利用其战时工业之大規模，以发展我中国之实业，誠有如反掌之易也。故曰：不知亦能行者此也。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45—146，161—167 頁）

孙中山：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

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說

1919 年 10 月

今天承青年会干事的預約，得与諸君相見，是很愉快的事。《改造中国之第一步》这个題目，是主人事前所定，沒有同兄弟商量，所以只能就題发揮了。

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国庆的紀念日，青年会提前两天庆祝，兄弟得以身与盛会。但今日亦可認为国庆日，因武昌搜获党人名册、穷捕党人、拘杀三烈士之一日，正是八年前的今日。十月十日的成功，全靠有八日的牺牲。如滿清当日不竭力压迫，革命爆发，或不能如此之速。革命成功，已經八年，何以到今日还有改造中国的名詞？因当时虽已推倒了滿清的政府，其他关于建設上种种，絕对未着手，所以今日还不能不討論改造中国的方法。

为什么要改造呢？因为現在中国的政治非常腐敗。至于改造方法，应从何处着手？有人說，教育是立国的要素。但我們若致力于教育事业，一般官吏，非特不能提倡，且将設法摧殘。假使我們培养一个青年，費巨額金錢，俾受一种完全教育，官吏有时竟因嫉

視新人物的心理置諸死地。

又有人說，兴办实业，救多数人生計的困厄。奈官吏非特不能提倡奖励，且对于較大之公司或开矿事业等，必先得多数賄金，才許給照开办。辛亥以后，多数华侨，热心回国經营实业，因官吏索賄过重，致中途灰心。从这点看，从实业上改造起，也是沒有希望的。

又有人說，立国根本，在人民先有自治能力，所以地方自治为最重要之事，現应从一乡一区推而至于一县一省一国，国家才有希望。但現在官僚，何尝願意人民有自治的能力？大家只須看地方自治經費，統被他們揮霍尽淨，致自治不能举办。

以上三种，固是改造中国之要件，但还不能認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在兄弟意思，只有革命。革命两字，有許多人听了，覚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設的計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譬如我們要建筑一所新居，須先将旧有的結构拆卸干淨，并且从地底打起地基，才能建筑坚固的屋宇。不这样办去，便是古代建筑方法，不适用于今日。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沒有掘地底陈土的緣故。地底的陈土是什么，便是前清遺毒的官僚。

使中国国家腐敗到极点的，这不是革命的罪恶。革命破坏清政府以后，一般人民每訾議只有破坏的能力，沒有建設的經驗，所以一般議論，都希望官僚执政。如袁世凱时代，几乎大家都說非袁不可。革命党自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旣輿論說非袁不可，只好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八年来造成官僚与武人政治的原因，就在这一点。

現在国内的政治，比較滿清的政治，沒有两样，依兄弟看来，滿

清政治，犹稍愈于今日，一般人民，在滿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觉自由。如現政府的濫捕濫杀良民，在滿清政治专制时代，还沒有发現，如現在武人官僚的貪婪，亦較滿清时代为甚。兄弟記得清代某粤督于一年內，搜括得一百多万，人已詫为奇事；由今日看来，象督軍师长等，有一年发財到数百万的，有数年发財到千余万的，方今貪婪的风气，比前清倍蓰了。我們因滿清政治不良，所以要革命，但革命的結果，所呈的現象比滿清尤坏，这个原因，不是革命党的罪，是前清遺毒武人与官僚的罪。

我們既要改造中国，須造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象工程师建筑偉大房屋一般，須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地基須越深，所挖出的陈土还須远远丟开。这陈土便是旧官僚。

滿清时代的武人，是受文官节制的，就是一个提督，也不敢侵犯州县官的职权；如武官有不法行为，滿清亦能照律严办。試問現在的北京政府，有这样的魄力么？依兄弟看来，要免一个师长旅长的职，还不敢呢。所以中国武人，便是陈土的一种。

前清时代的土豪，包攬詞訟，魚肉乡里，还不敢公然出头。現在的政客，居然白昼現形，挑撥武人，扰乱国政。武人所有种种的不法行为，都由政客养成，因武人的脑筋很簡單，作恶的方法，还不能設想周到。試看北張南陆，他們本来是个草包，經政客教唆，才发明种种搗乱方法。所以政客便也是陈土的一种。

照这样看，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須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这便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兄弟很希望到会諸君，大家要怀抱这精神，去改造新中华民国。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22—424 頁）

鄒容：革命之教育

光緒二十九年(1903)

(上略)

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柢源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試問吾儕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民天賦权利之恶魔焉，吾儕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賦之权利。是則革命者，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为除禍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当頂礼膜拜者也。为除禍害而求幸福，則是为文明之革命，此更为吾同胞所当頂礼膜拜者也。

欲大建設、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設而破坏之革命也。虽然，欲行破坏，必先有以建設之。善乎意大利建国豪杰瑪志尼之言曰："革命与教育并行。"吾于是鳴于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譯之曰："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后，須有教育。"

今日之中国，实无教育之中国也。吾不忍执社会上种种可丑、可賤、可厌、可嫌之状态，以出于笔下。吾但謚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聞法国未革命以前，其教育与邻邦等。美国未革命以前，其教育与英人等。此兴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見也。吾聞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惟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統一，試讀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誅杀貴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內修战事，外抗强邻。上自議院宪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于兵連禍結之时，举国糜烂之日，建立宏猷，体国經野，以为人极。一时所謂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其道德，其知識，其学术，均有

振衣崑崙頂，濯足太平洋之概焉。吾崇拜之，吾傾慕之，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若华盛頓，若拿破崙，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然一华盛頓，一拿破崙倡之，而无百千万亿兆华盛頓拿破崙和之，一华盛頓何如？一拿破崙何如？其有愈于华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学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无名之英雄，华拿者，不过其时抛头顱，溅热血，无名无量之华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国，固非一华盛頓、一拿破崙所克有事也，然必預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頓、拿破崙，其庶乎有济。吾見有爱国忧时之志士，平居深念自尊为华拿者若干人，其才識之愈于华拿与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无量无名之英雄，則归諸冥冥之中，甲以尊諸乙，乙又以尊諸丙，嗚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专标斯义，絕大斯旨，相約数事，以与我同胞共勉之。

一、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遺傳，子子孙孙，綿綿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其勿替。有异种賤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

一、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謂君也，所謂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我同胞視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領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賊独夫，大盜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斯汗、覚罗福临等，以游牧賤族，入主我中国，以羞我始祖黄帝于九泉。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賦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一、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政治者，一国办事之总机关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譬如机器，各机之能运动，要在一总樞紐，倘使余机有損，则樞紐不灵。人民之于政治，亦犹是也。然人民无政治上之观念，则灭亡随之，鉴于印度，鉴于波兰，鉴于已亡之国罔不然。法律者，所以范圍我同胞，使之相无过失耳。頌岩曰："野蛮人无自由。"野蛮人何以无自由？无法律之謂耳。我能杀人，人亦能杀我，是两不自由也。条頓人之自治力，駕于他种人者何？有法律之观念故耳。由斯三义，更生四种：

一、曰养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羈之精神。

一、曰养成冒險进取，赴湯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

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

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9—352頁）

陈天华：警世钟（节录）

光緒三十年（1904）

須知要拒外人，須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于今的人，都說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富强的，所以虽是恨他，他的长处，倒不可以不去学他。譬如与我有仇的人家，他办的事体很好，却因为有仇，不肯学他，这仇怎么能报呢？他若是好，我要比他更好，然后才可以报得仇呢。日本国从前很恨西洋人，見了西洋人，就要杀他，有藏一部洋书的，就把他全家杀尽。到了明治初年，曉得空恨洋人不行，就变了从前的主意，一切都学西洋，連那衣服头

发，都学了洋人的装束(日本从前用中国古时的装束)。从外面看起来，好象是变了洋人了，却不知他恨洋人的心，比从前还要增长几倍。所有用洋人的地方，一概改用日本人，洋人从前所得日本人的权利，一概爭回来，洋人到了日本国，一点不能无祀乱为，不比在中国，可以任意胡行。这是何故呢？因为洋人的长处，日本都学到了手，国势也和洋人一样，所以不怕洋人，洋人也奈何他不得。中国和日本，正是反比例，洋人的长处一点不肯学，有說洋人学問好的，便罵他想做洋鬼子；洋人的洋烟(日本一切洋人的东西都有，只有洋烟沒有)及一切沒有用的东西，倒是沒有不喜欢的。更有一稀奇的事，各国都只用本国的銀元鈔票，不用外国的銀元鈔票，就是用他的，亦只做得七折八折。只有中国倒要用外国的銀圓鈔票(日本一圓的銀圓，本国不用，通行中国)，自己的銀圓鈔票，倒难通行，这也可算保存国粹嗎？平日所吃所穿所用的东西，无一不是从洋人来的，只不肯学他的制造，这等思想，眞眞不可思議了。有人口口說打洋人，却不講洋人怎么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一經事到临危，空拳也要打他几下，平时却不可預存这个心。即如他的枪能打三四里，一分时能发十余响，鳥枪只能打十余丈，数分时只能发一响，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嗎？其余洋人的长处，数不胜数。他們最大的长处，大約是人人有学問(把沒有学問的不当人)，有公德(待同种却有公德，待外种却全无公德)，知爱国(爱自己的国，决不爱他人的国)。一切陆軍、海軍(各国的将官，都在学堂讀书二三十年，天文地理兵法武艺无一不精，軍人亦很有学問)政治、工艺，无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这些事体，中国那一項不应該学呢？俗語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就是这时不能学得完备，粗淺也要学他几分，形式或者可以慢些，精神一定要学

(精神指爱国、有公德、不做外种的奴隶)。要想学他，一定要开学堂，派送留学生。于今的人，多有仇恨留学生的，以为留学生多半染了洋派，喜欢說排滿革命，一定是要扶助洋人的。不知外面的洋派，不甚要紧，且看他心內如何(于日本可知)。他說排滿革命，也有不得已之苦衷(前已說过，不是故意要說这些奇話)，想得利益。(留学生若是貪图利益，明明翰林进士的出身不要，倒要做断头的事，沒有这样蠢了。至于忍耻含羞，就学仇人的国，原想学点本領，返救祖国，岂有为洋人用的理。即有此等人，也只有待他敗露，任凭同胞将他捉来，千刀万剮，比常人加十倍治罪，此时却难一笔抹杀。)同胞！同胞！現在固然不是为学的时候，但这等頑固心思，到了这个时候，尙不化去，也就不好說了。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31—133 頁)

陈天华：猛回头(节录)

光緒三十年(1904)

列位呵！莫道中国地是很大，人是很多，任从洋人怎么样狠，終不能瓜分中国。这非洲也就不小了，天下五大洲，亚細亚洲最大，第二就是非洲，人口也有二万万，只蠢如鹿豕，全不講求学問，欧洲各国，遂漸漸把他的地方瓜分了。又将人口擄回，叫他做最粗的工，好比牛馬一样。西洋人看待此处的人，如草芥一般，享福的是西洋人，受苦的是此处人。这是何故？都緣其人概不讀书，愚蠢极了，所以受制于人。你看中国的人，有本領有知識的有几个，就是号称讀书的人，除了且夫若曰几个字外，还曉得什么！那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每人到了六岁，无論男女都要进学堂，所学的无非是

天文、舆地、倫理、化学、物理、算学、图画、音乐，一切有用的学問；习了十余年。还有那陆軍、海軍、文科、农科、医科、师范各种专門学問。他的极下等人，其学問胜过我国的翰林进士，所以他造一个輪船，我只能当他的水手；他立一个机器厂，我只能当他的粗工；他們安坐而得大利，我們劳动而难糊口。此时大家尙不送子弟講求切实学問，等到洋人瓜分了中国，一定是不要我們学他的，恐怕是求为牛馬都不可得了！

…………

第五要，兴学堂，教育普及。

列位！各国的教育，前已講明过了，中国此时尙不广兴学堂，眞是无从救了。

第六要，立演說，思想遍揚。

列位！演說是开通风气第一要著，外国有了三四个人，就要演說一番，要想救国，这是万不可不立的。

第七要，兴女学，培植根本。

列位呵！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謬說，眞正害人得很。外国女子的学問与男子一样，所以能相夫教子。中国的女子一点知識沒有，丈夫儿子不但不能得他的益，且被他阻撓不少，往往有大志的人，竟消磨于爱妻慈母。男子半生都在女子手里，女子无学，根本坏了，那里有好枝叶呢！

（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155—156、161 頁）

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針之意見

1912 年 4 月

近日在教育部与諸同人新草学校法令，以为征集高等教育会

議之預备，頗承同志餉以讜論。顧关于教育方針者殊寡。輒先述鄙見以为喤引，幸海內教育家是正之。

教育有二大別：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軼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标准教育，常为純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騰于教育家之口者，曰軍国民教育。夫軍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僢馳，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則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軍人革命以后，难保无軍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軍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別之阶級，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則如所謂軍国民教育者，誠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

虽然，今日之世界所恃以競爭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財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財力而孳乳。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計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張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說創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組織尙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貧。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

是二者，所謂强兵富国之主义也。顧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則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貧富悬絕，資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則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謂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謂也。古者盖謂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毋加諸人。”《礼·大学紀》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

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謂也。古者盖謂之恕。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則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平等者，就客观而言之也。然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則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故通于主观。二者相对而实相成，要皆由消极一方面言之。苟不进之以积极之道德，則夫吾同胞中，固有因生禀之不齐，境遇之所迫，企自由而不遂，求与人平等而不能者。将一切恝置之，而所謂自由若平等之量，仍不能无缺陷。孟子曰："鰥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張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无告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謂也。古者盖謂之仁。三者誠一切道德之根原，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

教育而至于公民道德，宜若可为最終之鵠的矣。曰，未也。公民道德之教育，犹未能超軼乎政治者也。世所謂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鵠的。最大多数者，积最少数之一人而成者也。一人之幸福，丰衣足食也，无灾无害也，不外乎現世之幸福。积一人幸福而为最大多数，其鵠的犹是。立法部之所評議，行政部之所执行，司法部之所保护，如是而已矣。即进而达"礼运"之所謂大道为公，社会主义家所謂未来之黄金时代，人各尽其所能，而各得其所需要，要亦不外乎現世之幸福。盖政治之鵠的，如是而已矣。一切隶属政治之教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

虽然，人不能有生而无死。現世之幸福，临死而消灭。人而仅仅以临死消灭之幸福为鵠的，則所謂人生者有何等价値乎？国不能有存而无亡，世界不能有成而无毁，全国之民，全世界之人类，

世世相傳,以此不能不消灭之幸福为鵠的,則所謂国民若人类者,有何等价值乎?且如是,則就一人而言之,杀身成仁也,舍生取义也,舍己而为群也,有何等意义乎?就一社会而言之,与我以自由乎,否則与我以死。爭一民族之自由,不至瀝全民族最后之一滴血不已,不至全国为一大塚不已,有何等意义乎?且人既无一死生破利害之观念,則必无冒險之精神,无远大之計划,見小利,急近功,則又能保其不为失节墮行身敗名裂之人乎?諺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非有出世間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間事,吾人卽仅仅以現世幸福为鵠的,犹不可无超軼現世之观念,况鵠的不止于此者乎?

以現世幸福为鵠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則否。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唇之有表里:一为現象,一为实体。現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現世幸福为鵠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脫現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則立于現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現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

然則現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区别何在耶?曰,前者相对,而后者絕对。前者范圍于因果律,而后者超軼乎因果律。前者与空間时間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后者无空間时間之可言。前者可以經驗,而后者全恃直观。故实体世界者,不可名言者也。然而既以是为观念之一种矣,則不得不强为之名,是以或謂之道,或謂之太极,或謂之神,或謂之黑暗之意識,或謂之无識之意志。其名可以万殊,而观念則一。虽哲学之流派不同,宗教家之仪式不同,而其所到达之最高观念皆如是(最淺薄之唯物論哲学,及最幼稚之宗教祈长生求福利者,不在此例)。

然則教育家何以不結合于宗教,而必以現象世界之幸福为作用?曰,世固有厌世派之宗教若哲学,以提撕实体世界观念之故,

而排斥現象世界。因以現象世界之文明为罪恶之源，而一切排斥之者。吾以为不然。現象实体，仅一世界之两方面，非截然为互相冲突之两世界。吾人之感覚，既托于現象世界，則所謂实体者，卽在現象之中，而非必灭乙而后生甲。其現象世界間所以为实体世界之障碍者，不外二种意識：一、人我之差别，二、幸福之营求是也。人以自卫力不平等而生强弱，人以自存力不平等而生貧富。有强弱貧富，而彼我差别之意識起。弱者貧者，苦于幸福之不足，而营求之意識起。有人我，則于現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違。有营求則当其未遂，为无已之苦痛。及其既遂，为过量之要索。循环于現象之中，而与实体隔。能剂其平，則肉体之享受，純任自然，而意識界之营求泯，人我之見亦化。合現象世界各别之意識为渾同，而得与实体吻合焉。故現世幸福，为不幸福之人类到达于实体世界之一种作用，盖无可疑者。軍国民、实利两主义，所以补自卫自存之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則所以使之互相卫互相存，皆所以泯营求而忘人我者也。由是而进以提撕实体观念之教育。

提撕实体观念之方法如何？曰，消极方面，使对于現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漸进于領悟。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門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終之世界观以为鵠。如是之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

虽然，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与現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簡之言說襲而取之也。然則何道之由？曰，由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間，而为之津梁。此为康德所創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在現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禍福利害之現象而流轉。至美术，則卽以此等現象为資料，而

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蓮煮豆，飲食之事也，而一入詩歌，則別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駭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則轉堪展玩。是則对于現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人既脫离一切現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渾然之美感，則卽所謂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現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者也。軍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吾国古代之道德教育，則間有兼涉世界观者，当分別論之。）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軼政治之教育。

以中国古代之教育証之，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德育与美育之教育也。周官以卿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德育也。六艺之射御，軍国民主义也。书、数，实利主义也。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以西洋之教育証之，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卽軍国民主义与美育也。欧洲近世教育家，如海尔巴脫氏，純持美育主义。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則純持实利主义者也。

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軍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識；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則統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軍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則統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家之方法衡之，軍国民主义、世界观、美育，皆为形式主义；实利主义为实質主义；德育則二者兼之。

譬之人身，軍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腸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貫全体；美育者，神經系也，所以傳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經系而无迹

象之可求。此卽五者不可偏廢之理也。

本此五主义而分配于各教科，則視各教科性質之不同，而各主义所占之分数，亦随之而异。国語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屬于实利，而依准美詞学者屬于美感。其內容則軍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則占其五。

修身，德育也，而以美育及世界观参之。

历史、地理，实利主义也。其所叙述，得并存各主义。历史之英雄，地理之險要及战績，軍国民主义也。記美术家及美术沿革，写各地风景及所出美术品，美育也。記圣賢，述风俗，德育也。因历史之有时期，而推之于无終始，因地理之有涯涘，而推之于无方体，及夫烈士、哲人、宗教家之故事及遺迹，皆可以为世界观之导綫也。

算学，实利主义也，而数为純然抽象者。希腊哲人毕达哥拉士以数为万物之原，是亦世界观之一方面，而几何学各种綫体，可以資美育。

物理、化学，实利主义也。原子电子，小莫能破，爱耐而几(Energy)，范圍万物，而莫知其所由来，莫穷其所究竟，皆世界观之导綫也。視官听官之所触，可以資美感者尤多。

博物学，在应用一方面，为实利主义。而在观感一方面，多为美感。研究进化之阶段，可以养道德，体驗造物之万能，可以导世界观。

图画，美育也，而其內容得包含各种主义：如实物画之于实利主义，历史画之于德育是也。其至美丽至尊严之对象，則可以得世界观。

唱歌，美育也，而其內容，亦可以包含种种主义。

手工，实利主义也，亦可以兴美感。

游戏，美育也；兵式体操，軍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則兼美育

与軍国民主义二者。

上之所著，仅具辜較，神而明之，在心知其意者。

滿清时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尙公，曰尙武，曰尙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違(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謂儒教孔教当分别論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討論之，兹不贅)，可以不論。尙武，卽軍国民主义也。尙实，卽实利主义也。尙公，与吾所謂公民道德，其范圍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观及美育，則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証明之，以質于当代教育家，幸教育家平心而討論焉。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5頁)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說

1917年1月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貢献于同校。諸君多自預科毕业而来，想必聞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見，况时閱数載，諸君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請更以三事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質。今人肄业专門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則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財思想，故毕业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員，則不問其学問之淺深，惟問其官

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現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論，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而我不腐敗，問心无愧，于我何損？果欲达其做官发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专門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軌，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間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財，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則放蕩冶游，考試則熟讀講义，不問学問之有无，惟爭分数之多寡，試驗既終，书籍束之高閣，毫不过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凭到手，卽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阴虛过，学問毫无，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卽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軸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淪丧。今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則将来万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講席，則必貽誤学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国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岂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淪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敗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为流俗所染。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視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无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己且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娛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諸君計，莫如以正当之娛乐，

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諸君入分科时，曾塡写願书，遵守本校規則，苟中道而違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严。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員之教授，职員之任务，皆以图諸君求学便利，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誠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誠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謝，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視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詳悉，兹所計划者二事：

一曰改良講义。諸君旣研究高深学問，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講义，只列綱要，細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講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

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館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項，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滿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諸君陈說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3—25 頁）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

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講

1917 年 8 月

兄弟于学問界未曾为系統的研究，在学会中本无可以表示之

意見，惟既承学会諸君子責以講演，則以无可如何中，擇一于我国有研究价値之問題为到会諸君一言，卽"以美育代宗教"之說是也。

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問題。盖宗教之內容，現皆經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吾人游历欧洲，虽見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禮拜，此則一种历史上之习慣。譬如前清时代之袍褂，在民国本不适用，然因其存积甚多，毁之可惜，則定为乙种禮服而沿用之，未尝不可。又如祝寿、会葬之仪，在学理上了无价值，然戚友中既以請帖、訃聞相招，势不能不循例参加，借通情愫。欧人之沿习宗教仪式，亦犹是耳。所可怪者，我中国既无欧人此种特别之习慣，乃以彼邦过去之事实作为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討論。此則由于留学外国之学生，見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誤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而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則承前說而稍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組織孔教，奔走呼号，視为今日重要問題。

自兄弟观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知識；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盖以吾人当未开化时代，脑力簡单，視吾人一身与世界万物，均为一种不可思議之事。生自何来？死将何往？創造之者何人？管理之者何术？凡此种种，皆当时之人所提出之問題，以求解答者也。于是有宗教家勉强解答之。如基督教推本于上帝。印度旧教則归之梵天。我国神話則归之盘古。其他各种現象，亦皆以神道为惟一之理由。此知識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

且吾人生而有生存之欲望；由此欲望而发生一种利己之心。其初以为非損人不能利己，故恃强凌弱、掠夺攫取之事，所在多有。其

后經驗稍多，知利人之不可少，于是有宗教家提倡利他主义。此意志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

又如跳舞、唱歌，虽野蛮人亦皆乐此不疲。而对于居室、雕刻、图画等事，虽石器时代之遺迹，皆足以考見其爱美之思想。此皆人情之常，而宗教家利用之以为誘人信仰之方法。于是未开化人之美术，无一不与宗教相关联。此又情感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

天演之例，由渾而画，当时精神作用至为渾沌，遂結合而为宗教。又并无他种学术与之对，故宗教在社会上遂具有特別之勢力焉。迨后社会文化日漸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謂不可思議者，皆一一解釋之以科学。日星之現象，地球之緣起，动植物之分布，人种之差別，皆得以理化、博物、人种、古物諸科学証明之。而宗教家所謂吾人为上帝所創造者，从生物进化論观之，吾人最初之始祖实为一种极小之动物，后始日漸进化为人耳。此知識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証也。

宗教家对于人群之規則，以为神之所定，可以永远不变。然希腊詭辯家，因巡游各地之故，知各民族之所謂道德，往往互相抵觸，已怀疑于一成不变之原則。近世学者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之公例，以应用于倫理，則知具体之道德不能不随时随地而变迁。而道德之原理則可由种种不同之具体者而归納以得之。而宗教家之演繹法，全不适用。此意志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証也。

知識、意志两作用，既皆脫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謂美感。凡宗教之建筑，多擇山水最胜之处，吾国人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即其例也。其間恒有古木名花，傳播于詩人之笔，是皆利用自然之美以感人者。其建筑也，恒有峻秀之塔，崇閎幽邃之殿堂，飾以精致之造象，瑰丽之壁画，构成黯淡之光綫，佐以微妙之音乐。贊美者必有著名之歌詞，演說者必

有雄辯之素养，凡此种种皆为美术作用，故能引人入胜。苟举以上种种設施而屏弃之，恐无能为役矣。

然而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脫离宗教之趋势。例如吾国南北朝著名之建筑，則伽藍耳。其雕刻，則造象耳。图画，則佛象及地獄变相之属为多。文学之一部分，亦与佛教为緣。而唐以后詩文，遂多以风景人情世事为对象。宋元以后之图画，多写山水花鳥等自然之美。周以前之鼎彝，皆用諸祭祀，汉唐之吉金，宋元以来之名瓷，則专供把玩。野蛮时代之跳舞，专以娛神，而今則以之自娛。欧洲中古时代留遺之建筑，其最著者率为教堂。其雕刻图画之資料，多取諸《新、旧約》。其音乐，則附丽于贊美歌，其演剧，亦排演耶穌故事，与我国旧剧《目蓮救母》相类。及文艺复兴以后，各种美术漸离宗教而尚人文。至于今日，宏丽之建筑多为学校、剧院、博物院。而新設之教堂，有美学上价値者，几无可指数。其他美术，亦多取資于自然現象及社会状态。于是以美育論，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以此两派相較，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轉以激刺感情。盖无論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張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回教之謨罕默德，左手持《可兰經》，而右手持劍，不从其教者杀之。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軍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亦亘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圓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学佛者苟有拘牽教义之成見，則崇拜舍利受持經忏之陋习，虽通人亦肯为之。甚至为护法起見，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宗教之为累，一至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为之也。

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純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洁之习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見能参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

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試驗場之水木，人人得而賞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馬之剧場，瞻望賞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値如故。各国之博物院，无不公开者，即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时供同志之賞覽。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剧場，均以容多数人为快。所謂"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以齐宣王之惛，尙能承認之，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且美之批評，虽間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是亦以普遍性为标准之一証也。

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画之牛，韓幹所画之馬，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者。獅虎，人之所畏也，而芦沟桥之石獅，神虎桥之石虎，决无对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实也，而吾人賞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善歌之鳥，恒非食品。灿烂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审美之观念对之，其价値自若。美色，人之所好也，对希腊之裸象，决不敢作龙阳之想，对拉飞尔若鲁濱司之裸体画，决不敢有周昉秘戏图之想。盖美之超絕实际也如是。

且于普通之美以外，就特别之美而观察之，则其义益显。例如崇閎之美，有至大至剛两种。至大者如吾人在大海中，惟見天水相連、茫无涯涘。又如夜中仰数恒星，知一星为一世界，而不能得其止境，頓觉吾身之小虽微尘不足以喻，而不知何者为所有。其至剛者，如疾风震霆、复舟倾屋、洪水横流、火山噴薄，虽拔山盖世之气力，亦无所施，而不知何者为好胜。夫所謂大也、剛也，皆对待之名也。今既自以为无大之可言，无剛之可恃，則且忽然超出乎对待之境，而与前所謂至大至剛者肸合而为一体，其愉快遂无限量。当斯时

也，又岂尙有利害得丧之見能参入其間耶！其他美育中如悲剧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貪恋幸福之思想。《小雅》之怨悱，屈子之离忧，均能特别感人。《西厢記》若終于崔張团圓，則平淡无奇，惟如原本之終于草桥一梦，始足发人深省。《石头記》若如《紅楼后梦》等，必使宝黛成婚，則此书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結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謂幸福全然相反也。又如滑稽之美，以不与事实相应为条件。如人物之状态，各部分互有比例。而滑稽画中之人物，則故使一部分特别长大或特别短小。作詩則故为不諧之声調，用字則取資于同音异义者。方朔割肉以遺細君，不自責而反自夸。优旃諫漆城，不言其无益，而反謂漆城蕩蕩寇来不得上。皆与实际不相容，故令人失笑耳。要之美学之中，其大别为都丽之美、崇閎之美（日本人譯言优美、壮美）。而附丽于崇閎之悲剧，附丽于都丽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見，去利害得失之計較，則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尙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阴騭，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漸丧其純粹之美感为耶。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57頁）

蔡元培：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議欢迎会"演說

1918年5月

今日承京津中华书局代表之招，得与諸先生晤言一堂，不胜荣幸。中华书局，为供給教育資料之机关；諸君子皆有实施教育之职务；今日所相与討論者，自然为教育問題。鄙人于小学教育，既未

有經驗；又于直隶省教育情形，未有所考察，不能为切实之貢獻。謹以平日对于教育界之普通感想，質之于諸先生。

夫新教育所以异于旧教育者，有一要点焉，卽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謂也。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科名仕宦，必經考試，考試必有詩文，欲作詩文，必不可不識古字，讀古书，記古代瑣事。于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詩»«龙文鞭影»«幼学須知»等书；进之以«四书»«五經»；又次則学为八股文，五言八韵詩；其他若自然現象，社会状况，虽为儿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闌入教科，以其于应試无关也。是教者預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問其性質之动靜，資禀之銳鈍，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罰之，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鉄之脆者煅之；如花匠編松柏为鶴鹿焉；如技者教狗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慄。新教育則否，在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擇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如农学家之于植物焉，干則灌漑之，弱則支持之，畏寒則置之溫室，需食則資以肥料，好光則复以有色之玻璃；其間种类之別，多寡之量，皆凡經实驗之結果，而后选定之；且隨时試驗，隨时改良，决不敢挾成見以从事焉。故治新教育者，必以实驗教育学为根柢。实驗教育学者，欧美最新之科学，自实驗心理学出，而尤与实驗儿童心理学相关。其所試驗者，曰感觉之閾，曰感觉之分别界，曰空間与时間之表象，曰反射，曰判斷，曰注意力，曰同化作用，曰联想，曰意志之閱历，曰統觉，凡一切心理上之現象皆具焉。其試驗之也，或以仪器，或以图画，或以言語，或以文字。其所为比較者，或以年龄，或以男女之别，或以外界一切之关系，或以祖先之遺傳性，因而得种种普通之例，亦卽因而得种种差别之点。虽今日尙未达完全之域，然研究所得，視昔之純凭臆測者，已較有

把握矣。

因而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尙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請举新教育之合于此主义者数端。一曰托尔斯泰之自由学校，其建設也，尙在实驗教育学未起以前，乃本卢梭、裴斯泰洛齐、弗罗貝尔等之自然主义而推演之者；其学生无一定之位置，或坐于凳，或登于棹，或伏于窗檻，或踞于地板，惟其所欲；其課程亦无定时，惟学生之願，常以种种对象間厕而行之；其教授之形式，惟有問答。聞近年比利时亦有此种学校，鄙人欲索其章程，适欧战起，比为德所据，不可得矣。二曰杜威之实用主义，杜威尝著《学校与普通生活》一书，力言学校教科与社会隔絕之害；附設一学校于芝加哥大学，卽以人类所需之衣食住三者为工事标准，略分三部：一曰手工，如木工金工之类；二曰烹飪；三曰縫織，而描画模型等皆属之；卽由此而授以学理，如因烹飪而授以化学，因裁縫而授以数学，因手工而授以物理学博物学，因原料所自出而授以地学，因各时代各民族工艺若服食之不同而授以历史学人类学等，是也。三曰蒙台梭利之儿童室，卽特設各种器具以启发儿童之心理作用者，是也；吾国已有譯本，想諸君已見之。四曰某氏之以工作为操練說，此說不忆为何人所創，大約以能力說为基础。能力者，西文所謂Energy也，近世自然哲学，以世界一切現象，不外乎能力之轉移，如燃煤生热，热能蒸水成汽，汽能运机，机能制器；卽一种能力之由煤，而热，而汽，而机，而器，递相轉移也。惟能力之轉移，有經济与不經济之別，如水力可以运机发电，而我国海潮瀑布之属皆置而不用，是卽不經济之一端也。近世教育，如手工图画等科，一方面为目力手力之操練，而一方面卽有成績品，此能力轉移之經济者也。其他各种运动，大率止有操練，并无出品，则为不經济之轉移。若合个人生理及社会需要两方面而研究之，設为种种手力足力之工

作，以代拍球蹴球之戏；設为种种运输之工作，以利用竞走竞漕之役；則悉于体育之中，养成勤务之习惯，而一切过激之动作，凌人之虛荣心，亦可以免矣。其他类是之新說，为鄙人之未知者，尙不知凡几，亦足以見現代教育界之进步矣。吾国教育界，乃尙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之学生，其实与往日之«三字經»«四书»«五經»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相差。欲救其弊，第一，須設实驗教育之研究所。第二，教員須有充分之知識，足以应儿童之請益与模范而不匱。第三，則供給教育品者，亦当有种种参考之图画与仪器，以供教員之取資。如此，則始足語于新教育矣。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8—60 頁）

蔡元培：劳工神圣

在北京庆祝协約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說

1918 年 11 月

諸君！此次世界大战爭，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經說过，可見此次战爭的价值了。但是我們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轉运的工，学校职員、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劳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們不要羡慕那凭借遺产的紈袴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

官吏！不要羡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羡慕那操縱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領干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議員！他們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价値。劳工神圣！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65 頁）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詞

1918 年 12 月

北京大学之設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規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間。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絡感情、交換意見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現状于全国教育界。顧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載长篇学說，于是有月刊之計划。

以吾校設备之不完全，教員之忙于授課，而且或于授課以外，兼任别种机关之职务，則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見。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

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責任。所謂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課，造成一毕业生之資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眞相。虽曰吾校实驗室、图书館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場之属，无可取資，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然十六七世紀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卽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餒，利用此簡单之設备、短少之时

間，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許之新义，可以貢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則将并此少許之貢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殘之陋見。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純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講，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証书之資格，則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視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資于比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卽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讀古书为足用，不耐煩于科学之实驗，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卽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說，庶学者讀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狹之意見，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員及学生，皆有交換知識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閡矣。

三曰，釋校外学者之怀疑。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禮記·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論与唯物論，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計学之干涉論与放任論，倫理学之动机論与功利論，宇宙論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聞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說、曲本，則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講座固在也；聞吾校之倫理

学用欧、美学說，則以为廢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門中于周、秦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聞吾校延聘講师，講佛学相宗，則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資心理学、論理学之印証，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則也。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見相繩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內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則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讀者之批評而已。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6—68頁）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节录）

1919年3月

至于弟在大学，則有两种主張如下：

（一）对于学說，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圓通广大"四字，頗不相背也。无論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員，以学詣为主；在校講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張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长辮而持复辟論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則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淸議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

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則听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艳之詩詞，以納妾、狎妓为韵事，以賭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学生而与之堕落，則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責备，則学校殆难成立。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頁）

蔡元培：在平民夜校开学日的演說

1920年1月

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許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許旁人进去的；現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从前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匾，仿佛一块虎头牌一样，人家見着的，都以为这是学堂重地，不得擅入，把他看作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員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現在这块匾已竟取去了。

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从前京师大学堂里面的听差，不过賺几个錢，喊几声大人老爷；現在北京大学替听差的开个校役夜班，他們晚上不当差的时候，也可以随便的求点学問。于是大学中无論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

“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現在大学生分其权

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大学生为什么要办这个平民夜校呢？因为他們自己已竟有了学問，看見旁的兄弟还沒有学問，自己心中很难过，好象看見一家的弟兄都餓着，許多的兄弟姊妹都还餓着沒有飯吃，自己心中就很难过一样，覺得他們很苦，所以就立刻办这个平民夜校。

“一个人不但愁着肚子餓，而且怕脑子餓。”大学生看見許多弟弟妹妹的肚子餓，固然难过；他們看見你們脑子餓，也是很难过的。因为人沒有学問，不訒識字，是很苦的一件事，甚至于写封信还要請人去写。要是自己会写，还受这种苦嗎？我們有手而不能用，有目而不能見，我們心中一定很难过；我們的脑子餓了，看个电影也不能懂得，又何尝不是一样的苦呢？譬如大学生从小学住到中学，現在又到大学，仿佛已竟吃的很多。要是看見旁人沒有学問，沒有知識，常常受“脑餓”的痛苦，他們自己一定很难过，很不爽快，因为不平，所以願为大家尽力，开办这个平民夜校。大学生一方面既有这种好意思，住在大学附近的人家，也把他的子弟送去求学，現在竟有四百多人，仿佛肚子餓了要去求食一样。这种意思，实在好极；也算不負了办平民夜校的热心。

办平民夜校的，固然要热心；我对于夜校的学生同家长，还有两层希望：

一、教职員既然拿出全副的精神教我們，我們进去一两天后，覺得沒有什么新奇，于是就不去了。要是这样，仿佛也对不起教員的一番热心。

二、住在大学附近的，才有这种特别权利，那些住得較远的，不能享着这种权利的，你們应該覺得很难过，把你們所已知的傳达給他們——你們的亲戚或朋友——使他們的子弟也入他們附近的平民夜校去求学。

这都是很要紧的；这也是我所望于办平民夜校的与你們的。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113頁）

蔡元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在新嘉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的演說

1920年12月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显有分别：职业教育好象一所房屋，内分教室寢室等，有各别的用处；普通教育則象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亭台楼閣等，建筑起来。故职业教育所注重的，是专門的技能或知識，有时研究到极精微处，也許有和日常生活絕不相干的情形。例如研究卫生的，查考起微生虫来，分門别类，精益求精，有一切另外的事都完全不管的态度。这是从事专門学問的特异点。

可是我們要起盖房子时，必得先求地基坚实，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屋将成，才发現地基不穩，才想設法补救，已經来不及了。我剛才講过普通教育好象房屋的地基一样，所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要特别注意才是。現今欧美各大学中的課程，非常严重，对于各种基本的知識，差不多不很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学生在中小学的时代，早已受了很重的訓練，把高深学术的基础筑固了，入大学时自然不覺得困难。若在中小学内，并沒有建筑好基础，等到自悟不够时，再要补习起来，那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

所謂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

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項的。先講体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語，叫做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足見体育的不可輕忽。不过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賭賽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所以要比赛或开运动会，只是要引起研究体育的兴味；因恐平时提不起鍛炼身体的精神，故不妨常和人家較量較量。我們比不过人家时，便要在平常用功了。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險，这不要說于身体上有妨害，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体育的价値了。而且只鶩虚名，在心理上亦易受到恶影响。因为常常爭賽的結果，可使学生的虛荣心旺盛起来；出去服务社会，一切举动，便也脫不了虛荣心的气味，这是貽害社会不淺的。不过开运动会和竞技等，在平时操練有些呆板乏味时，偶然举行一下，倒很可以調剂机械作用。因变化常态而添出兴趣，是很好的，只要在心理上使学生徹底明白体育的目的，是为鍛炼自己的身体，不是在比賽爭胜上，要使他們望正鵠做去。

次講智育，紊我們教书，并不是象注水入瓶一样，注滿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讀书的兴味，做教員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講給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員竟不講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課时，才去帮助他。至于常用口头的講授，或恐有失落系統的毛病，故定出些书本来，而定书本也要看学生的程度，高下适宜，才对。做学生的，也不是天天到校把教科书熟讀了，就算完事。要知道书本是不过給我一个例子，我要从具体的东西內抽出公例来，好应用到别处去。譬如从书上学得菊花，看見梅花时，便知也是一种植物；从书上学得道南学校，看見端蒙学校，便也知道是什么处所；若果能象这样的应用，就是不能讀熟书本，也可說书上的东西都学得了。

再現在各学校內，每把学生分为班次，要知这是不得已的办法，緣学生的个性不同：有的近文学，有的喜算术等；所以各人于各科进步的快慢，也不能一致，但因經济方面，或其他的关系，一时竟沒法子想。然亦总須活用为妙。就是遇有特別的天才的，总宜施以特別的教練。在学生方面，也要自省，我于哪几科覺得很困难的，須格外用功些，哪几科覺得特別喜欢的，也不妨多学些。总之，教授求学，两不可呆板便了。

至于德育，并不是照前人預定的格言做去就算数。有些人心目中，以为孔子或孟子所讲的，总是不差，照他們圣人的話实行去，便是有道德了；其实这种見解，是不对的。什么叫道德，并不是由前人已造成的路走去的意义，乃是在不論何时何地、照此做法、大家都能适宜的一种举措标准。是以万事的条件不同，原理則一。譬如人不可只爱自己，于是有些人讲要爱家，这便偏于家庭，或有些人提倡爱群，又偏于群的方面了；可是他的原理，只是爱人一語罢了。故我們要一方考察現时的风俗情形，一方推求出旧道德所以釀成的緣故，拿来比較一下。若是某种旧道德成立的緣故，現在已經沒有了，也不妨把他改去，不必去死守他。我刻在中学校看見亦有图书館童子軍等，这些事物，于許多人很适宜，于四周办事人亦无妨害，这便不是不道德。总之，道德不是記熟几句格言，就可以了事的，要重在实行。随时随地，抱着試驗的态度。因为天下沒有一劳永逸的事情，若說今天这样，便可永远这样，这是大謬。要随时随地，看事势的情形，而改变举措的标准。去批評人家时，也要考察他人所处的环境怎样，而下断語，才是。

第四美育，从前将美育包在德育里的。为什么审查教育会，要把他分出来呢？因为挽近人士，太把美育忽略了。按我国古时的礼乐二艺、有严肃优美的好处。西洋教育，亦很注重美感的。为要

特别警醒社会起見，所以把美育特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四育。

美育之在普通学校內，为图工音乐等課。可是亦須活用，不可成为机械的作用。从前写字的，往往描摹古人的法帖，一点一划，依样葫芦，还要說这是赵字哪，这是柳字哪，其实已經失却生气，和机器差不多，美在哪里？

图画也是如此，从前学子，往往临摹范本，圓的圓，三角的三角，絲毫不变，这亦不可算美。現在新嘉坡的天气很好，故到处有自然的美，要找美育的材料，很容易。最好叫学生以己意取材，喜图画的，教他图画；喜雕刻的，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兴趣。不然，学生喜欢的不教，不喜欢的硬叫他去做。要求进步，很难說的。象儿童本喜自由游戏，有些人却去教他們很繁难的舞蹈，儿童本喜自由嬉唱，現在的学校內，却多照日本式用１２３４５６７等，填了譜，不管有无意义，教儿童去唱。这样完全和儿童的天眞天籟相反。还有看見西洋教音乐，要用风琴的，于是也就买起风琴来，叫小孩子和著唱。实則我們中国，也有蕭笛等簡单的乐器，何尝不可用？必要事事模仿人家，終不免带着机械性質，于美育上，就不可算是眞美。

以上四育，都宜时时試驗演进，要一无偏枯，才可教練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

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通常学校的教习，每說我要学生圓就圓，要学生方就方，这便大誤。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不过看各人的个性，去帮助他們作业罢了。但寻常一級的学生，总有二十人左右。一位教員，断不能知道个个学生的个性；所以在学生方面，也应自觉，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則一切均須自助才好。大概受毕普通教育，至少要获

得地平綫以上的人格，使四育平均发展。

…………

我最后还有几句关于女学校的話要說。这里的学校，固已不少，但可惜还沒有女子中学。……我想男女都可教育的，况照現在的世界看来，凡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做。不过我国男女的界限素严，今年內地各校要試办男女合校时，有許多人反对。若果眞大众都以为非分校不可，那就另办一所女子中学也行。若經济問題上不能另办时，我看也可男女合校的。在美国的学校，大都男女兼收，虽有几校例外，也是历来习惯所致。在欧洲还有把一校划分男女二部的，这也是一种方法。总之，天下无一定不变的程式，只有原理是不差的。我們且把胆子放大了，試試男女合校也好。若家庭中父兄有所怀疑时，就可另办一所女子中学，或把男子中学划分二部，或把講堂上男女座位分开，便极易办到了。这女子中学一事，只要父兄与学生两方面，多数要求起来，我想一定可以实現的。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9—155頁）

范源廉：說新教育之弊

1914年5月

淸季罢科举，頒学制，兴学校，励游学，而新教育以兴。非輕事紛更也，誠鉴于世界之大势，处积弱之余，而欲为图存之計，莫要于教育之革新也。乃岁月推迁，国事益急；而多年經营之教育，迄于今日，不惟未見其盛大，且反日即于衰微。虽时局搶攘、經济窘困有以致之，而其最要之原因，盖莫甚于向之热心学务者，已多趋于消极；而一般社会之人，又对于新教育多怀疑阻也。使若是之心

理，长此不变，吾知教育事业之終得以維持者，盖亦鮮矣！更安有发达之望乎？时人所指摘教育之弊端，至为不一。大抵以宗旨不正、学科太繁、費用过多、成績不良之四者为尤甚。茲試就此数端，說明其眞相，以冀消当前之疑阻，策补救于方来，或亦有心者所乐与研究者歟！

一、新教育之宗旨　后生小子，竞尙自由，倡言平等，于家庭主破坏，于学校起风潮，于社会为逾閑蕩檢、非道无法之举动，其禍視洪水猛兽为尤烈，是弊害之最大者也。嗚呼！言教育而生此現象，誠不幸之甚矣！然溯自由平等說之由来，其最彰明較著者，莫如法国革命之宣言；而在当时实与亲爱一語并称，为共和政体之生命。乃傳至吾国，亲爱之說无聞，独所謂自由平等云者，风靡一世，已可异已。且各国自由平等之要求，无不由政治、宗教而发，其是非利害，姑弗具論，要常緣附于政治、宗教者也。我国于宗教本无可争，而青年学子又絕无可干預政治之理。誠使为学生者稍明內外之国情，审己身之分际，則卽熟讀法国革命、美帝独立之历史，飫聞自由平等之說，亦犹是寻常之史迹耳，夫何足异？而乃眩乱迷罔，如飲狂泉，果何为者乎？是誠所謂假托名号以行罪恶者也。是誠不能不咎师长之教导无方，少年之狂愚妄作，以遺禍于新教育也。

然論者因以疑及教育之宗旨，是亦未免过已！按現行学制，于小学校教育，規定以留意儿童心身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識技能为宗旨；于中学校則規定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于专門学校則規定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門人才为宗旨；于大学則規定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碩学閎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教育賴学校以行，謂学校之宗旨卽教育之宗旨，无不可也。各种学校之宗旨，旣皆有所揭櫫，昭然共見，自为我国公私各学校所当遵守勿渝者也。官府督之，群众察之，安有

能背弃其应守之宗旨，以鼓吹自由平等为事者乎？此事理之了无可疑者也。且观各国之往迹，自由平等之說，其得势力也，常因施政之失宜；其失势力也，亦常因施政之改善。吾人誠欲去此危禍之媒，固亦宜于教育有所注意；然其最要之关鍵，要仍視施政之何如耳。若因疑自由平等之說，为卽緣新教育而起，并認新教育之宗旨当不外是，遂以恶弃其說之故，而并摧抑教育焉，則亦惑之甚者也。是必当辨別者也。

二、新教育之普通学科　今之学校，必由普通而进习专門。初等小学必修之教科凡四，高等小学必修之教科凡八，中学之学科凡十有三。幼年为学博鶩不专，将必茫无所得，且卽至中学毕业，仍无一艺之成；故往往有宁令子弟就学家塾，专习国文或兼及英文、算学，而自信其課程为簡要得宜者矣。又或以为經营生計，端賴专长；今曠日持久学习普通，劳而寡获；故更有宁令子弟为工厂商店之学徒，操习一艺而自詡为得計者矣。青年之不入学校也，比比皆是。大抵其父兄多怀此疑虑者也。然其疑虑之所在，果卽为新教育之弊耶，毋亦昧于普通学之性質及其功用，而未釋然于习与不习之利害耳？兹試說明其当习之故如下：

（甲）人之心身，具有諸种之能力；不事启发，則亦无由自著，如璞玉之必待雕琢，嘉种之必待播植也。人之幼时，其心身又最适于修練。普通学之为用，卽从多种方面以活动其各部之机能，而助成其全体之健全发达者也。故其外观虽似嫌于泛涉，而察其內蘊，实足以統合学子之心身，而付与以調和均齐之效益。此启发个人之能力，普通学为必要也。

（乙）今者世界大通，文化日进，人生必要之知能，因以益多。人苟于日用寻常之事理，茫乎莫悉其要，斯涉身处世，鲜不动輒得咎者矣。普通学之程度，虽至淺近，然差足应此种之需求。故文明

各国，莫不定普通教育之一部为国民义务教育。其年限愈长者，則其国势之发展亦愈强大。誠以普通学之力，足以推举后輩之国民，同躋于当世进化之域；更能齐一其根本思想，而成举国一致之远謨。此最为强固民志、伸張国力之要图也。我国今处存亡危急之秋，使为国民者而长此缺乏知己知彼之常識，不克尽其公私之責务焉，几何而不自速于淪丧耶？是欲培养国民适于生存之力，又非普通学不为功也。

上述二者，已可見普通学之性質与功用矣。故普通教育可为职业教育、专門教育之基础，而大有别于职业教育、专門教育者也。論者乃以所习非专門之学术，而直接与职业无关，遂疑其学科为繁杂而无实益，至目为新教育之弊焉。斯不亦过矣乎！虽然，論者之説，誠未当矣。若施行普通教育者而不加意于学科之內容，求适合于国家社会之情形与学者身心发达之程度，是又背戾普通学之性質，而丧失其功用者也。

三、新教育之費用　学校之經营，子弟之就学，各須多种費用，公帑竭于应付，私力困于支持；值兹財政艰难，民生雕敝之际，何以堪此！故教育費常被認为不急之需，置諸可省之列也。第察全国之情形，因中小学校近多停办之故，而子弟之改入私塾或教会学堂者，驟然加多，此就各人計之，容有較为省費者，若合多数人之支出而并計之，則其总額要未必遂減于学校之所費也。又以缺乏高等专門学校之故，凡已习普通学者，无地可以升学。于是負笈海外者，遂至絡繹于途。計其支出，必远过于求学国內者，更无論矣。夫留学于外，非不善也；然苟非程度已至，势必徒耗多金，而卒鮮实益。其学于私塾或教会学堂者，固亦愈于廢学也；然曷若合全国之力，因地制宜，筹設各級之学校，使学者各得从其材力境遇之所至，而受整齐統一之教育乎？至从来学校用款，率多浮濫，誠足为病，

是在准諸适度之标准，以力求撙节而已。若徒持省費之見，而不顧教育之何如，吾恐于国于家，其为利于今日者甚微，而損失于他日者将无限耳。

四、新教育之成績　各等学校之毕业者，其实力每多未足，不克胜相当之責任，此最为人所詬病者也。其原因虽甚繁，要可以三者概括之。

（甲）原于設学与就学之躐等：清代学制，自小学以毕业于大学，須时二十一、二年。毕业专門学科（高等专門学堂），須时十七、八年，卽仅修完普通学科（中小学堂），亦須时十有四年，此修学年限之定則也。民国改訂学制，短縮年限，然自小学以毕业于大学，仍須时十有八年。誠以学問之道，非穷年矻矻，历久漸靡，不能有成也。然溯自定制之始（光緒二十九年），以迄于今，才十有二年耳。使学制甫頒，卽奋迅以进，是在今日，仍当不踰研习普通学之范圍，此理之至显者也。顧事实乃大异乎是，北京大学則成立已久矣；高等学堂尝遍設于各省矣。其間兴廢变迁，尤难悉数。此設学之凌躐为何如耶？更从就学者观之，則毕业于內外之大学或专門高等学校者，久已后先相望，其毕业于低級之学校者更无論已。夫学制之規定如彼，而設学与就学之情形乃如此，岂不甚可异哉？虽在学制頒布以前，国內已有学校，并早有留学他国者。此少数之人，其根柢本自深厚，不当以凌躐拟之。然多数之称为学成而毕业者，其未遑循序漸进，以充实其学力，殆无可諱言者也。此种变則之教育，在曩者迫于时势之需求，亦属事非得已。然迁流至于今日，則教者学者更安可不以养成实力为的，而力矯欲速不达之失耶？

（乙）原于管理教授之未善：学生成績之优劣，恒視学校管理与教授之良否以为衡。我国兴学之始，有最大之闕失焉，卽未能致全力以儲备师資是也。从来当教育之任者，其性行学誼，不愧为师者

虽不乏其人，然合全国以計之，要必居于少数。而学校之管理无法，教授失宜，則几于随在遇之。誤有为之青年，阻国家之进步，斯其为害，何可胜言！故为今日之教育計，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急謀現状之改进，以补偏救弊，皆事之不容或緩者。

（丙）原于社会之习尙：凡物有需求，則有供給。学术知能之于社会国家也亦然。自来社会之分业，为士农工商四者，学問之事，几专属之于士。近时内外交通，渐知凡百事物，莫不有学；而振兴实业、提倡教育之声，亦常聞于远邇。然按諸社会之实际，則似学术知能之需要，仍未見其殷切也。中小学校之毕业者，其受工場商店之信任，常逊于寻常之学徒。专門学科之毕业者，即学行优长，而在社会中每苦无可就之职业。其足以容納群材，而又为世俗欣慕者，厥惟官吏之一途。以是学子之志于为官，几同于流水之归壑。此在他种专門学校荒寂无聞之会，而法政一科所为独盛于一时也。夫法政为經国处世之要端，詎不宜学，然世之視为終南捷徑者，固知其所学将在彼而不在此边。且即学法政者，亦未必皆得为官。而若农、若工、若商，則虽学有专长，更甚鮮效用之望。举世滔滔，苟非别有怀抱者，安肯不自暇逸而致力于学問？又安能不淺尝輒止而更乐于深造耶？教育之力固足以轉移社会；然方其未至也，則常为社会之力所轉移。今我国社会之风习，其力量固至深厚而莫与易也。

以上四端，仅就时論所指摘为新教育之弊者解說之。是所謂弊，有本于事实者，亦有生于誤解者。其为誤解，吾望国人洞察其实情，而自袪其惶惑；其为事实，吾尤望躬与其責者，尽其心力之所能，以蘄达于改良进步之域。更进而言之，所謂新教育者，盖以新之別于旧也。此实为甚大之謬誤。盖一国之教育，凡以进民德、开民智、增民力而已。保存国粹与适应时势，凡独立国之教育主义，

必舍此二者而斬合为一焉，初无彼此之可分也。語云：“行歧路者不至，怀二心者无成。”吾国人而念今日之教育为存亡之所属乎，庶几无怀二心，无行歧路，同心协力，以求其必至，以要其必成；愼毋徒虑其有弊而漠然置之，更毋听任其終弊而苟焉处之，以阻害教育者阻害国家也！

（《中华教育界》，民国三年〔1914〕五月第十七号）

范源廉：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

1914年11月

奥以皇儲被戕，与塞开衅。禍机一发，全欧諸国，大半复于战云之下。势且瀰漫四溢，及于青島，吾国乃实受其殃。夫如此疾激猛厉震动全球之大战，果示吾人以何种之意味乎？凡我国人不当徒作壁上观，而漫然不一思其故也。說者謂此次战禍之动机，有起于爭霸之雄心者，有本于复仇之宿志者，有迫于图存而为苦斗者，有出于乘便而逞狡謀者。夫論各国之决战，固各有其用心，若求其共通之意志，則一言足以蔽之，曰：凡以示人以立国之实力而已。此立国之实力者，质言之，卽能战之实力也。同为人民，同为国家，何以数十年来，吾国在国际上之地位，竟如江河之日下，今且益陷于危辱而未有已，其故果安在哉？亦曰：我无能战之实力，人遂不以国視我耳。向者国际間盛倡武装和平之說，謂必能战乃能不战。其言委曲，其旨隐晦，吾国人或犹昧之。今則彰明較著，示人以国家之强弱存亡，一視其能战之力之为大、为小、为有、为无耳，吾人烏可熟視而无睹耶？虽然，一国之实力，非可苟焉而得者也。必养蓄于平时，始伸張于一旦。其相关之事至繁，而教育实其最要者

焉！越勾踐之沼吳也，十年教訓；普之战法也，归功于小学教师；日本之謀我及其对外也，常寓其意向于教育。此皆信而有征者也。吾国教育之为要，不待言已。特值世界大战之今日，于吾所期养成国力之教育，实为最良之时机。此則凡在学校或家庭負教育之責者，所特宜注意者也。試擇其要者言之，曰：明世界之大势，示科学之重要，振尙武之精神，闡爱国之眞义是也。之是数者，平时固当教之，而在今日为尤不容緩。教于平时固有其效，而在今日則其效更大焉者矣。

何以言明世界之大势也？我国独立东亚，数千年来，固閉自安。自汽机发明，远人驟至，以昧于外情之故，公私措置，往往不得其宜，而权利乃丧失无算。往車已复，来軫方遒，故审察彼此之情势，而筹对立之方，誠未可忽者也。历史、地理之教科，原足以应此需要。独惜学者多視若疏远无关，或病其干燥无味，习之而仍忽之，遂鮮睹其效耳。然今日正可矯此失矣。盖此次战役之兴，其在欧洲，若普法战后，两国敌对之計划；若英德爭雄，到处角逐之情形；若巴尔干半島之状况与奥国之并吞波赫；又若日耳曼、斯拉夫两民族之互爭发展；其在东亚，則若西力东漸之徑路；若中东战后列强对我之政策；若日本退还辽东及其联英敗俄之事实：凡此著要之史迹，无不交相映带，而有脉絡可寻。至于各国疆土之广袤，气候之和烈，人口之盛衰，产物之丰啬以及交通产业之优絀，其与战局关系綦切更无論矣。任教育者使就历史、地理之学科，勤加考求，善为指点，将不难使已往之陈迹复現于当前，远方风物宛若在案睹，兴趣无虑其不厚，理解无虑其不明，記忆无虑其不固。且其获益不限于教授之事項已也，更因此以养成其观察世界大势之远識，引起其研究世界大势之热心，以挽救从来固陋隔閡之失，而策知己知彼之效者，皆可于是焉期之矣。

何以言示科学之重要也？工欲善事，必先利器。是說也，証于战事为尤显。列强之船坚炮利，吾人夙已知之。然今日之坚利，又迥非昔者之所能比矣。夫枪炮彈葯之改良也，軍艦之进步也，飞行机之翱翔大空，潜航艇之横行海底也，他如医葯精良而創病立起，电学昌明而应用无穷。凡以建海陆之声威，助攻守之势力者，何一非本于物质之科学哉？况行軍用兵，需费至巨，必其国实业兴盛，始有雄富之財力，以供其需要，而武力乃得以持久。然实业之兴，又必有賴于科学，无待言矣。是科学之功用，无論直接間接，皆足以增进国力者也。乃吾国人之为学，安常习故，鶩于空泛，能致力于实用之科学者甚鮮。坐是之故，遂至全国之大，万民之众，凡生活所需之物品，国命所托之武器，无一不仰求于外国。年复一年，愈演愈甚，陷經济于破产，危国家之独立，亦几成无可逃之数矣。夫科学之发达者，其利如彼；反之者其害如此。则就今日之战局，反复指陈，使知求学与經国之关系，而轉移其研学之趋向，鼓舞其篤学之兴趣，非切要之教訓歟？

何以言振尙武之精神也？吾国人以爱和平著称于世界。和平固甚可爱也，然独惜光荣之和平，非不武之国民所得而爱之者耳。欧战未起以前，倡导和平之言論，維持和平之方策，亦盛行于世矣。彼发生于国际信义之公法，发生于教理之人道主义，发生于貿易交通之經济关系，皆具有效力者也。而今者顧何如乎？风云乍起，天地变色，杀人惟患其不多，制敌惟患其不甚，非卽向者以和平相要約而今日仍以和平为口实者之所为乎？吾人受此痛切之刺激，烏可苟安旦夕，以坐待人之宰割耶？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日之天下，安乎？否乎？故振起学者尙武之精神，又当务之急也。惟在吾国而言尙武，苟不先除文弱之积习，则亦空言无效。故必当使学者知人而文弱，卽为不幸，安于文弱，尤为可耻。故己而不武也，务

思所以改之；人而能武也，匪惟不当輕之，更当有以爱之重之。誠以充实国力之最良制度，莫如全国皆兵。今我国虽未能遽行，他日要当行之。果尔，则执干戈以卫社稷，正吾輩人人之义务也。思夫不武者不足以为国民，不武者不足以为男子，则尙武之念，自油然而生矣。虽然，旣知武之足貴，更当使知用武务得其地，鬩墙为最可伤；用武自有其时，召衅在所必戒。养勇励志，磨厉以須，正今日之所当有事者也。

何以云闡爱国之眞义也？世俗之說曰，保国卽所以保身家。以吾国人对于国家之观念，素弱于其对身家之观念，斯言也，固足为一时之葯石矣。然此实不过引人爱国之一說，而未当于爱国之眞义也。夫国之为物属于公，而身家之为物則属于私，信如前說，則所謂爱国者，其究竟之目的，将終在于身家，而不必在于国矣。岂非大惑之道乎？善夫今日之交战国人民之从軍也，一聞召集之令，无論其职为官吏、为农工、为商賈，其居或远或近，皆立弃其一切私事，以爭先入伍。其踴跃奋兴之情形，卽就居留我国者观之，亦可以想見其大凡矣。嗚呼！为国而先自弃其家，自危其身，試按諸保国以保身家之說，其果无所出入耶？从可知人之能爱国者，其一己之心境，必当超然于一切物質及寻常利害得失之外，而惟主于高洁純一至公无我之精神，故能蹈万險而不辞，經重創而犹奋。个人而有此精神也，則弱者强，怯者勇。众人而有此精神也，則散者聚，歧者一。明乎此，則各国之不习軍旅，从事文事与实业之輩，而能荷戈从戎，与夫妇人孺子之亦能补助軍事之行动，举无足奇；且卽政党之互泯政爭，一致对外，殖民地之拥护母国，爭先恐后，势若不可能而能，事有不期然而然者，当得曉然于其故矣。吾人果欲詔学者以爱国乎，窃願无取乎保身家之俗說；請卽今日之役，示以各国人民忘身舍家、急公赴难之实例。庶足以兴其观感，資其則效，

而立其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志气矣。

上述四者，固不足以尽今日教育之要；然为养成立国之实力計，則断未可視为緩图者也。抑吾盱衡內外，而更有所感焉，卽冀我国民曉然于我国固有之地位，实有超越于他国者在也。世界之强国多在欧洲，而欧洲之情势，实至紛杂，自拿破侖大战之后，甫及百年，又成今日之局，以后之变迁虽不可知，終未易言安定也。孰若我建国东亚，茫茫禹域，若政治、种族、习俗、語言諸大端，皆已早归統一，而成不拔之基者乎。虽边远各地，不免参差，然以視欧西之諸国分立，要有别矣。更卽交战各国分别观之，或則壤地褊小，或則气候酷烈，或則丁壮无多，或則食物不足，皆不免有所缺陷，虽力竭人事，未易弥补；孰若我疆土广大，气候温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享天惠之独优，兼众长而一无缺乎。乃今者遭遇世变，国步愈艰，进不能奋发有为，退不能安全自保，举国之人，愕然相顧，莫不曰国力不足，无能为已。虽然，国力之不足，非天之扼我，实人事有未尽耳；使养之而得其道，則吾国之实力，断不当有逊于人者。教育为培养国力之要务，今之从事于此者，果能于前述四端，及时努力，則救至危之时局，发无限之国光，其尙有一日之望歟。

（《中华教育界》，民国三年〔1914〕十一月第二十三号）

第三节　封建复古的教育思想

袁世凯：注重德育整飭学风令

1913年6月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治乱之原、文野之判，觇国者一視乎教育程度以別等差。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故；国体有专制共和之分，而教育本原、首重道德，古今中外殆有同規。前清末造，学风之衰，論者多归咎于以利祿为誘，无异科举，以故奖励爭优，学年求短，恶习濡染、人不自知。民国建造，百度維新，本大总統深維治国大綱，必以教育全国人民合于共和資格，为凡百建設之本，視之至重，故責之弥严。乃考察京外各学校，其管理認眞日有起色者实不多見；大都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說，侮慢师长，蔑弃学規，准諸东西各国学校取服从主义，絕不相同。倘再事因循、不加整飭，恐学风日坏，污俗随之，关系于世道人心者至大。爰特剀切申明；凡各学校教职員学生，須知共和国体必养成人民优美高尚之风，而后自由平等方能以法律为范圍；况学生在校最重服从，詎可任其嚣張敗坏規則？著教育部行知京师各学校校长，并督飭各省教育司长，凡关于教育行政，一以整齐严肃为主。学生有不守学規情事，应随时斥退，以免害群而示懲儆。

（《教育杂志》第五卷第四号，1913年7月）

湯化龙：上大总統言教育书

1914年

竊維立国之道，必有其本，断非剽取他邦文物所能为功。举国数千年积成之风习，与其足以支配国民之心理者，有最深之关系，道在探索原本，发明而光大之，用以范圍人心而示之鵠，此教育所有事也。比年以来，吾国教育界所最滋物議者，靡不曰：道德堕落；少年徒逞意气，无以为之准繩。忧时之士，思而不得其故，爰倡二說，以图补救：一中、小学校課讀全經，俾圣賢之微言大义，浸漬漸深，少成若性，此厚根柢之說也。一以孔子为国教，一切均以宗教仪式行之，俾国民居于教徒之列，守孔子之言行如守教誡，此崇信仰之說也。茲二說者，似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不免得其偏而遺其全。欲融会而貫通之，道固別有在也。夫学校讀經、講經，自前清迄今，聚訟呶呶，考其沿革，約分四期。其始也以«孝經»«四书»«禮記»为初等小学必讀之經，以«詩»«书»«易»及«仪禮»为高等小学必讀之經。旣而知其卷帙繁多，理解高深，未足为教，遂改訂章程，减少經本。前清宣統三年，中央教育会議以經学义旨淵微，非学齡儿童所能領会，决議采取經訓为修身科之格言，小学校内不另設讀經一科，民国仍之。誠以教授儿童，重在启发；記誦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古有明訓。經书固宜課讀，然一經之中，深淺互見；設非节取为教，强以难知，貽誤学童，良非淺鮮。孔子为人倫师表，历代均致尊崇。顧必謂推孔子为教主而道始尊；微論孔圣未可附会宗教之說以相比倫，而按之国情及泰西宗教之历史，均难强为移植，致失孔道之眞，而启教爭之漸。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針，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扶国本。深維孔子之

道，最切于倫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見于群經。历代本其訓詁、詞章、性理、制艺之説以詮孔学，名为尊孔，而实則乖。茲拟宣明宗旨于中、小学校修身或国文課程中采取經訓，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説以为之輔。一面厘定教授要目，自初等小学以迄中学，其間教材之分配，条目之編列，均按儿童程度，循序引伸。揆之教育原理，既获以善誘之法，树厥初基，按之全国人心，亦克衷于至圣之言，范其趋步，崇經学孔，两利俱存。庶以救經学設科之偏，复不蹈以孔为教之隘。国民教育，精神攸系，化龙以为此实目前切要之图，謹陈管見，是否有当，伏乞大总統鉴核飭遵；如蒙采納，当謹本斯旨，詳細拟定，以便施行。再从前坊間所編教科书亦当由部明示宗旨，飭令修訂，以端趋向，合幷声明。

（《庸言》第二卷第五号，1914年5月）

教育部飭京內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經訓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文

1914年6月

为飭知事：案照本总长呈請注重道德教育，拟于中小学校修身及国文教科书内采取經訓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幷审訂各教科书教授要目等办法。奉大总統批：卓識偉論，由部即本斯旨詳审修訂等因。查編訂教授要目、审查教科书編纂綱要，业經本部另定規程設会研究。至坊間所发行之修身国文教科书以及各学校現編教程、私人所纂課本，节目不无参差，取材未必悉合。自应由本部遵照大

总統批行原案宣示要旨，飭令改訂，以免家自为教、人自为学之弊。惟是本部所标尊孔要义与时流所論者，微有不同，非愼思明辨，无以折百家聚訟之紛；非确定涂程，无以收統一教育之效。玆事体大，本总长不能不为我全国学子一揭櫫之。凡一国之成立，能維持永久而无失者，必其国民有特殊之风俗历史。地理为造成其特性之主因，涵濡孕育篤生圣哲发揮此特性，以立人倫之极者是謂国民模范人物。被之为道德施之于庠序保存光大此特性，并不戾乎世界人类之公性者是謂国民教育。国民教育以国民道德为本根，国民道德之渊源肇于国民特性而集其成于出类拔萃之模范人物也。故夫一国教育，必探其質干所在标举之以立人心之准，斯能范圍不过曲成不遺。泰西各国之以圣經列为教科，日本之以万世一系天皇神圣等語刊之教本，一基于宗教上之信仰，一基于政治上之信仰。其用意固别有在，要皆导源于国民精神上之所固有，未可以牵强附会剽取形似致失国性之眞，而貽无穷之患。我国立国数千年，其間几經动搖簸蕩，而此泱泱雄大之国民性卒能卓然不可磨灭，历史已有明征。惟求之历史人物，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足以賅我国民性之全，表示于世界各国而为我国教育上之模范者，莫大于孔子。历代之崇孔子，多从事于訓詁詞章性理制艺之末，求能本孔子之言行身体力行者盖寡。本总长以为国民不自知其特性之所在，則必澌失以至于亡国。民不知尊崇其特性所寄之模范人物，則必渙如散沙終并失其国民性。孔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其微言大义亦多散見群經之內，則于学校教科中采取其言行之切于倫常日用者，发揚吾国民固有之秉彝而示以懿德，庶国民教育对于国民模范人物，本良知之信仰乃益显其效能。时賢有見于此，盛倡尊孔之义，以維教育，用意之深，至堪敬佩。惟其中不可不辨者，一則尊孔与国教不能并为一談；一則讀經与尊孔不能牵为

一事。以立教为尊孔，于史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也。以讀經为尊孔，經籍浩繁，义旨渊博，儿童脑力有限，与其全經課讀，諸多扞格之虞；孰若折衷圣言較得会通之益。本总长深維国民教育与国民特性之关系，不能不以数千年所奉为人倫师表者为道德之准繩。嗣后各书坊各学校教員等編纂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經訓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即或兼及他家亦必擇与孔子同源之說。从前业經审定发行之本，如有違背斯义或漏未列入者，并即妥愼改訂呈部审查，以重教育。各該中小学校教員講解修身或国文时，間有征引孔子言行之处并各依于生徒年齡程度循序演进，更端指导，务令淺深各有所得。信仰积于无形，率此以往，甄陶熏育，迪其所固有，补其所不及。模范人物既为国民精神之所寄，国民道德自緣模范人物而日新，斯国民教育必有最良之效果，发見于全国，以竞美于世界。較之以国教尊孔設专科讀經，其远近广狹为何如，斯又不待辨而明者也。所有本部宣示尊孔要义以定教育指針暨飭行审訂教科书編纂教授要目，审查教科书編纂綱要各办法，除飭行教授要目編纂会教科书編纂綱要审查会編审处各員外，合行特飭遵照，此飭。

（《教育公报》第一册，1914年6月）

林紓：答大学堂校长蔡鶴卿太史书（节录）

1919年3月

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即弟亦不无疑信。……

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創之談，用以嘩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

命如属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論者恒曰："去科举，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复天足，逐滿人，扑专制，整軍备，則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复孔、孟，鏟倫常为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責其二亲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尙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譯著一百三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时賢乃有此叛亲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

……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則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

……若尽廢古书，行用土語为文字，則都下引車卖浆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閩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滸》《紅楼》，皆白話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滸》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讀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話。……且使人讀古学者，須讀其原书耶，抑凭講师之一二語即算为古学？若讀原书，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于古学之外，尙以《說文》講授。……盖存国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为客，以白話为主，不可也。

（林紓：《畏庐三集》，商务印书館1924年版，第26—28頁）

第八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第一节　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办学校进行文化侵略

[日]哈拉达：論日本在华之教育势力(节录)

光緒三十一年(1905)

《万国公报》按：一九〇五年五月十七日在上海集第五次中国教育大会，除本会諸同人外，各国各会名人咸至；或講論，或演說，此篇为日本哈拉达君在聚会时当众演說詞

照亚东时局而論，莫不知中日之权力地位有变更之象矣；自古以来直至去今廿年之前，日人皆仰望中华，視为上国而奉为师承，日本之大儒咸讀中华之书經以是为学問智慧之源，日文各书不屑閱之；除格致制造之外，咸謂中华之在亚洲可与欧洲各国抗衡矣。

充日人之梦想，实欲取孔子所傳之道德与西国所傳之工艺新法而为一；当一八六七年日本变法維新之时，有一維新党之首領尝言："我日人无一能眞知中华者，但震惊中华之为大国而已；甲午中日之役，惟在事之海陆将弁已于数年前窺破中华之实情，莫不跃跃欲試以揚武功，此外諸人实皆未能操必胜之权。迨后日本大获全胜，而远东二大国之地位于以互易矣。"故論日人在华之势力，不过

为新有之象；如謂日人能于中华之智学界心灵界結成有益之效果，則尙未能臻此境也。余今試述日人于学界所有在华之势力，厥有三大端：一、为中华各学堂所用之日本教习，二、为中华所派往日本之留学生，三、为譯成华文之东文各书。

論中华学堂所用之日本教习，現无名册可以核其定数；若日本人所設之书院学堂专課华人者，則尙未設立也。惟在上海有一同文书院开办已历四年，此院专以华文課授日人，造就官商人才，卒业者已有一百五十人；現有学生二百二十人，綜計卒业人中虽大半在日本官場效力，但散居于中国各省，或經商，或充教习，頗不乏人。近数年来中国书院学堂所聘之日本教习其数大增，現計中朝所聘日本教习共有十五員：北京大学院教习三員，天津学务处顧問官一員，北京师范院教习一員，南京师范院教习一員，此外則在湖北、山东、直隶諸省，大概以师范院为多。据一九〇四年六月清单，中国各省学堂所用之日本教习共有一百五十九人，迄今当又大增矣。其所課之学問，为师范、武备、农学、工学、医学等，皆薪水优厚，較本国恒数倍之，此可知日人在华所施之教育，其于中国智学倫理之前途非可途量矣。

論中国男女留学生之在日本者年增一年，据本年东京支那使館所刊之名单，以二月截止，共有留学生二千三百九十九人；此外未列学堂名册或私費生之未列使署名册者亦必不少，总之不下于三千人。其中官費者多，私費者少；按照使署刊单共分卅七学堂，以东京官学为最多，在京外各城者不过居其少数而已。此等学生皆从十八省派来，以甘肃为最少，以湖南、湖北、四川为最多。所惜者留学生中多有未卒业而归国者耳。或居一年，或居二年，用費过度，学問不見长进，习染已成，敗坏不堪，徒耗官助之經費而已，有何益哉？由鄙人論之，此后在华所派出洋学生，务选普通学卒业之

人，庶为有效也。

论日人之在华不但充当教习，亦多取东文之书翻成中文；近数年来由东文譯成华文之教科书，从蒙学課本至格致、历史、理学等书为止，皆在上海日人所設之书店出售。目录甚繁，最著者为新民譯印书局，又有日人所設报館不可殫述。

（《万国公报》第二百零一卷，光緒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

学部咨各省督撫为外人設学无庸立案文

光緒三十二年(1906)

为咨行事。普通司兼办专門、实业两司案呈：照得教育为富强之基，一国有一国之国民，即一国有一国之教育；匪惟民情国俗各有不同，即教育宗旨亦实有不能强同之处。現今振兴学务，各省地方筹建学堂，責无旁貸；亟应及时增設，俾国民得有向学之所。至外国人在內地設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許之文；除已設各学堂暂听設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請在內地开設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給与奖励。

（西江学务处編：《学务杂志》第六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

〔日〕大阪《每日新聞》：論日本宜設大学于中国东北各省

光緒三十三年(1907)

通我官民上下，苟有言經营南满者，不曰矿山，即曰采伐森林；

不曰谷类，卽曰振兴渔业；一言以蔽之，亦惟欲于开拓利源之事略无遗义耳。自我国人观之，所謂經营滿洲者，終不外乎开拓滿洲利源，此固百喙无可置辯者。然回念我邦以开发滿洲而与俄战，更撤兵以交还中国情形，則可知我之經营滿洲，必非仅止于开拓利源，謂苟获是而已足者。如采伐森林、开掘矿山以辟富源，建筑鉄路以便交通，助士民殖产之力；必又同时設学校于各处，以闡兴滿洲文教，是非我邦启发中国之素志、而又文明国临治未开化地方之大道耶？何以我国語战后之滿洲者，惟偏重于物质、而疏于精神根本之計？此識者之所为扼腕而痛心者也。

观列国对华政策，旣銳意从事于整理財政，而又努力闡发华人之精神，其于傳教兴学等事，有可表見者不少。长江一带教士，率有为人所深恶痛恨者；使其精神心力不能直赴，又何至为世人所具道？观彼之教士，恒有亘数十年而委身于一地之教化者：如山西法国教士之势力，孰不欽佩而贊叹之耶？至于近时，教务以外复兴学校，直欲各以己国文教傳授华人；而我国人犹瞢然罔覚，恝然于极好模范而不顧，何傎愚乃若是耶？按英人所建之山西大学堂，在山西太原，以中国拳乱得賠款銀五十万两，遂以是款兴学。課程分中西二科，盖专欲以英派文教敷布于中国者也。湖南长沙之美国爱路大学分校，客岁美人所建，博士秀姆为监督，而欲以美派文教植种于其地。湖南向为排外中心之点，今美于是地而設大学，其志不在小矣。卽以我国論，数年以来，男女教員之至中国者殊不乏人：南自广东，北迄滿洲，虽僻至蒙古，莫不有吾人之足迹，成績亦頗可观。虽然，其所就也皆中国自建之学校，不然亦縉紳家庭之教师，从未有以我国金資創兴大学、謀普及我国学风教化者。噫！当仁不让，其謂之何？环顧邦人，其亦有侈言雄圖而聞风兴起者乎！

滿洲为我国以爭战相博而始得之地，我国官民同心协力，欲从

事經营开拓，且为我对华政策根据之区也；而奉天者为其中央都会，不独全满政令文教之泉源，又适当我南满鉄路沿岸之左。我国人居者最多，而关系亦最深且切。今若兴日本大学于此，专納华人，授以高等学术，使我国学风流播于东三省一带，暨直隶山东青年俊秀之間，非我經营滿洲絕妙之紀念耶？为今之計，宜先設大学于奉天，而示以日本学风之模范；乃漸次分設中学、小学于滿洲各处，使不越其軌涂。夫如是，其明效大驗，岂少数学生留学于我邦內地所可比拟者耶？我大和民族欲施声聞于战后之新地，而垂国光于永久，其亦一計及此乎！

《外交报》編者按：外人之欲謀握我教育权者久矣；即以已成者論，何地无之？何国无之，及今而言抵御，已嫌其晚。我国当局，可不亟自振兴，謀教育普及之策耶！

（譯自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五月二十一日大阪《每日新聞》；《外交报》第一百八十三期，光緒三十一年〔1907〕）

甘作霖譯：英德在中国兴学之比較

1914年

覌近日所傳种种消息，而目前英德二国之对华态度，殊不能令人无挈长度短之思。英爵臣威廉·西哲尔氏尝于数年前游历来华，旅居六閱月，归而著一书，名曰《变迁中之支那》。英人之热心于教会而足迹未尝莅中国者，莫不奉此书若圭臬，以为論中国之时局、策对华之方針，胥当以西哲尔氏之說为根据也。頃者西哲尔投函于倫敦《太晤士报》，备述英人汉口大学計画之失敗，而以德国之近事为反比例。据称德人已創設德华学会，借以研究經济机会，互市前途，与夫中国工商业之普通发展情形；而将来似并拟建一大学校或

专修学校于中国云云。西氏所称該学会拟办学校一层，記者殊未有所聞，卽使其果以兴学为全部計画之一节，則亦与西哲尔氏之計画意想不同，徑涂各別，要未可以同日而語。所謂西氏之計画者，卽英人拟設汉口大学之举，盖此議本創自西氏也。西氏所規画者，其設想及命意純乎偏于傳教一方面，故与商界初无关系，亦殊不足以邀商人之一顧。試取其校董之名单而一观之，非傳教之牧师，卽大学之教授，至近日乃稍稍参以他种人物。且吾所謂教会性質者尙属寬假之辞，細按之，直当謂为狹义之教会性質。盖西氏对于各教会，虽尝分別邀致，期其加入，实則該大学仅系盎格罗教派所組織而已。西氏当发起之初，尝明定該大学为純粹之奥克斯福及康孛烈治計画（犹言大学計划，盖奥克斯福与康孛烈治乃英国两大学之名也），故其所号召者范圍至狹。彼旣自定此限制，則响应者自寥寥无几，捐款所入数至微細，固万不足以集事。西氏至此始恍然于化除畛域之宜急，乃并以此說动美国人，而以英美合办为言。美人許之，是誠可謂一誤再誤，其为計殆莫有拙于此者。盖英美旣有成約，該校发起諸人复归而謀諸英商界，告以斯校旣立，則英人在华之势力将愈广，而英貨之消場自必以此而收間接扩充之效。英商嗤之以鼻，謂此半英半美之組織，其大利恐未必尽归于英人。西氏等至此乃又恍然于崖岸固不可过峻，然藩篱亦不宜尽撤，因急与美人毁約。一言以蔽之，汉口大学之計画已归失败，卽在西氏亦旣自認之矣。夫西氏始則挾一褊隘之傳教思想，而姑托于純粹之大学計划，此已不足以动英国公众之心矣；及旣知多数国人之助力，不可以不謀招致，則又曷为而推爱及于美人？是大学計画之失敗，实发起諸人有以自致之，于商界乎何尤！或乃謂英商之識見，不足以窺大学校功效之宏远，則記者殊未敢以为信；試观香港大学之呼吁甫出，而英商界或为个人，或为团体，爭以将伯自命，多有一擲千金

而絕无吝色者。此足見教育机关之組織完善者，其关系之巨，价值之重，在英商夙有眞知灼見，惟非所語于汉口大学之类耳。英人欲于远东組織一最完美之教育机关，而香港大学实卽其胚胎；試一审其全校学員之資格，則置諸大不列顚本国之大学校中，固足以拥臯比而无愧；卽以視中国无論何种学校之教授，其品学声誉要亦莫有能与頡頏也。若此者謂之大不列顚之穩健計画，故大不列顚人民之捐金相助者可以如响斯应，岂独商界一部分而已！抑若此者方可謂之純粹之国民計划，卽在他国国民，遇其国有此等計画时，要无不踊跃輸将而乐观其成，又岂独大不列顚为具有斯情而已！不观夫德国乎？彼固洞明此等計划之关系、与夫此等学校之势力者也。于上海則有德文医学校，其組織及办理之方，可謂至完美者也；于青島則有有統系之德国教育，而更推展于济南府，以补青島之不足，其用力之勤与擘画之周，又为他国所不易几及者也。盖德人性质，每举一事，必具有周詳之思虑，貫徹之精神，不始勤而終惰，不挂一而漏万。其在中国，卽始終本此特性以行事，故对华貿易虽无銳进之势，而实有从容增長、方兴未艾之象。凡德人利益所关之事，从未尝乞灵于非德国之人，至令旁观者得以染指其間。例如德文医学校，則純乎其为德国人之医学校，而絕未参杂以其他之分子也。至如威廉·西哲尔氏之限制政策，則尤为德国所从未尝采用；德旣欲在中国兴学，以行其教育侵略之主义，則凡在德人，其助力皆在吸收之例，初不問其为社会中之何界或教会中之何派，此誠向所謂之穩健政策也。英之香港大学以之，而成效已昭然可睹矣。教育团体如学校之类，其足为一国势力之中心，已絕无疑义；彼莘莘学子一入德国人在华所設之学校，卽耳濡目染于德国所产之物品；医学器具，德制也；工程机械，德造也；教授方法，德国之所定也。童时所习者旣如此，及長成之后，或官或商，或居政府之要津，或为社

会之間人，其所欲規摹采訪乃至援引而购办者，果为德国之法之俗之人之物乎，抑将舍德而謀諸其他各国乎？此不待智者而决矣。况夫童年就学之日，既与德相接，則其思虑之間，起居之际，必含有几分德国之气息，此固不其然而然，莫之致而致者也。惟然，而一旦长成問世，終覚德人之性情臭味与己为較近，于是而气誼日投，交情日密；苟有緩急相需之处，自必舍他国而求助于德人。凡此皆足使德国之商业、財政、威望三者得直接及間接之利益者也。至于言語一端，虽亦为互通情愫之具，然若仅恃言語，則其影响必不能若斯之巨，此不特德国为然，卽法英美日以及其余各国莫不皆然。吾人于此，卽可知一国有拟兴学于中华，而其国之商家与資本家能竭力贊助以促其成功者，其深識远見殊未可輕量也。然提倡兴学之人，尤宜破其拘墟之見，而务为远大之謀，否則規画虽勤，成功无望，威廉·西哲尔氏之汉口大学，其龟鉴也。嗚呼！德人于教育侵略之事既猛着先鞭，英人継之，而不意貌合神离，旋举卽輟，是已无比例可言矣。今幸香港大学急起直追，他日功效所呈，或足与德爭一日之短长，未可知耳。

（譯自《文汇报》；《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号，1914年4月）

日人在南滿之教育事业

1914年

近数年来，日人对于南滿之經营布置，几于书不胜书。举教育一端言之，当日俄战事結局后，日人曾开全国会議，研究胜俄之理由，僉謂非教育家之功不至此，全国几无异議；故日人对于教育愈推广不遺余力。其在南滿諸地所办学校中之学生人数，为之列表如下：

校　　址	尋常科生	高等科生	合　　計
长春	235	35	270
公主岭	146	27	173
昌图	33	4	37
四平街	32	—	32
开原	42	—	42
鉄岭	184	46	230
奉天	338	63	401
辽阳	269	66	335
海城	38	—	38
大石桥	114	32	146
熊岳	21	—	21
瓦房店	136	32	168
本溪湖	122	32	154
桥头	51	—	51
鸡冠山	48	—	48
草河口	20	—	20
撫順	355	101	456
共 計	2,184	438	2,622

上表所載者，为南滿鉄路沿綫各地之教育，大連一埠尙不在內。盖大連尤为日人攫得教育权之根据地也。

（《教育杂志》第五卷第十二号，1914 年 3 月）

陈俶达譯：欧美人在中国之教育的設施

1921 年

甲　欧美人在华之教育事业概說

一、新教　新教于西历一八〇七年，設傳道所于广东，是为新

教来华之嚆矢。至一九一六年末，計有六百十八所中心教会，与五千五百十七所教堂。合常設祇拜堂，恰达七千〇八十八所，而征之过去十年間发达之状况，则中心教会年增十所。以宗派别之如下：(一)China Inland Mission，以四川、山西、江西为根据地，約有教堂一千所；(二) Presbyterian，以广东、江苏、山东、滿洲为中心，約有教堂九百所；(三) Methodist，以江苏、四川、福建为中心，約有教堂七百六十所。其他 Anglican, Rotatian, Congregational 等各派，約有教堂三百乃至六百有余所；再合其他小宗派之教堂一千左右，恰达前記之五千五百所左右。合計确实之教徒，約五十一万人，在日曜学校求学者約十六万人，而聘用华人牧师、医生、教师約二万人。此即欧美人对于华人教化之源也。

此等教会，每年約医治三百万之中国病人，收入医院者約十万人。又对于十万左右华人施普通教育，一万左右华人施高等教育及专門教育。故自統計上而論，則此等教会所以与教徒以慰安满足者，反属于附属事业，而主力則傾注于医业与教育的方面也。

又以社会教育之目的，发行一千一百二十六种书籍（一九一七年末），借以养成宗教卫生及其他之常識，更公开博物館以广識見，励行講演以广听聞；而依此等教会之力，中国几无地不通英語。于此可見英美人在华經营事业，实得无上之便利也。

二、旧教　罗馬克特力(Catholic)教无統計报告，故詳細情形不明。然在中华全土教徒，約有八百十万人。其最有勢力者如 Lazarist, Jesuit 等約有五万人以上之信徒者，計分十一派。其事业大概与新教略同，但其活动劣于新教，宁注重于信仰也。

三、結語　新旧两教会中，与教育有关系者約有四十八教会。此等教会，皆因交通之开拓，而傳道之中心亦因之而进；用华人为媒介，故彼等表面上不当其冲，暗里操縱华人，失敗則責归华人，成

功則彼等实收其效也。

…………

乙　医学教育及医业

一　中国之医学校

(一)数目及位置　一九一六年末，医学校約达二十六校。以地方别之，則浙江二校，直隶五校，福建湖南湖北各一校，江苏五校，广东六校，奉天二校，山东、四川、香港各一校。由此观之，医学校多集中于海岸地方，至内部則仅湖南、湖北、四川各一校。此盖因内部文化不及海岸地方，对于西洋医术不甚理会，而迷信祈禱之习俗尙未衰也。故医学教育之普及与否，可以卜中国文化之普及与否也。

(二)創办者　二十六医校之中，十四校全部或大部分，属于基督教会之經营。更詳言之，則此十四校中，七校为联合教会之合办(卽奉天、济南、汉口、福州、北京、成都)，四校純粹为单独一教会之經营(卽杭州、上海、苏州)，长沙之医学校則为华人与教会之合办。广东之医校，形式上虽属于华人之經营，实权則操于西人也。

除以上十四校外，其余十二校中，四校全部或大部分属外国政府之經营。奉天之南滿医学堂則为日本政府之南滿鉄道会社所經营者，上海之同济德文医工科学堂則为德政府之經营(但現已閉校)也。香港大学医学部，則为英国政府之經营，广东之中华医学校則为法政府之經营。其他八校則全属中国政府及私人之經营，而天津之陆海軍二医校及北京教育部医学校，属于中央政府之經营；省立者則杭州、苏州、广州各一，私立者則广东有二校焉。

更就前述十四校之教会分別之，英国教会十，美国教会八，和

兰教会一；或联合而成，或单独經营者也。

（三）学生数　据一九一六年之調查，中国全土医学生人数約在一千九百四十人左右，其中百二十九人为女学生。女医校有三校（卽北京、苏州、广东），男女共学者則惟广东一医学校耳。医学生最多之地方为广东，約有三百三十人；浙江次之，約有二百八十人；最少者为江西、貴州、云南三省，貴州仅五人左右，他二省亦不过四人；此可以見地方开化程度之不齐也。又可注意者，此等学生，多就本省內求学，鮮有出外就优良之学校者。例如广东医学生三百三十人中，二百七十人全在本省內之医校求学也。

（四）医学制度　中国医学校，无一定之制度，然其基础，則由倫敦教会麦康济（John Mackenzie）博士而定。各学校皆各有多少特别制度，中国政府所設立之医校，較諸外国人或外国政府所設立者程度較低，設备亦不完全，然学生人数，在国立者約百分之五十二，在外国立者約百分之四十八。此盖国立学校于学費宿膳費及书籍衣服等皆有特典，故其学生反較諸設备完全、学科整齐之外国立学校为多也。

（五）学科程度　大多数医校入学规則，皆以高等学校卒业者为限，然此規定，全属空文，且难于实行。何則？中国中等教育程度不一，同一学級內且有程度不均者也。更有一困难者，卽修业年限长短不同：英国所經营者，修业年限五年，最初一年为預备教育，以生物学、化学及物理学等之基础学科为科目；而美国所經营者，修业年限多为四年，不施預备教育。故彼模仿設立医校，或准于英者，或准于美者，程度至不相同，此实将来中国医学教育統一上之大問題也。

（六）各教会共同經营之傾向　从来各教会各以独力經营医校，因而規模甚小；自从受外国政府之刺激，如德英日等皆有国立

或准国立医校，及中国政府对于医学觉醒之結果，前之小規模医校不足引起中国人之注意，且学校設备及学科程度，較諸外邦大有逊色。各教会有鉴于此，乃漸舍小异而就大同，以促进各教会联合經营之傾向。如齐魯大学（在山东济南府）之医学部，卽合南京、武昌、上海之医校而立，資本充足，設备完全是也。

（七）医术与傳道　基督教傳道，多借医术之援助；盖鼓吹中国人崇拜基督教，必以广施外国医术之利益，为引入教門之妙策，因而欲为将来之牧师或傳道师者，不可不身兼医生；故对于中国青年傳播基督教，同时授之医术，卽以之充将来傳道之任；而教会对于医学教育所以不惜投巨資植勢力者，实以此也。

二　教会及中国政府之合办

（一）合办之由来　現在教会与中国政府或中国人合办之医校，日見增加；此盖因中国財政困难，旣不能投多数之国币于医学教育，而教会亦不能以有限之經費广立医校，双方合办，势所必然。据古利逊（Grisons）博士調查，合英格兰与爱尔兰所有之医生以配置于四川一省，尙見不足；可知由教会或中国政府之独力經营将求普及全土，势誠不易；而各据一城一乡以施医术，則又減少养成医生之能率，此合办事业所以涌起也。

（二）合办之实例　湖南长沙，在一九〇六年已有合办医校之計划，一方由美国得巨額之捐款，一方由湖南紳士及大多数官吏連名請湖南总督向政府請願，設立耶路（Yale）病院。至一九一三年，中美合办之协定成，遂創立耶路医学校。自此模范的合办事业成立以后，广东亦有模仿者，現此种計划漸見加多矣。

（三）合办之利益　一九一五年二月，上海开医学会时，埃福詩衍（Eveshan）博士对于合办之利益，条举于下：

1. 可利用中国人。卽从来中国人对于外国人事业，常持有反抗力，借此可变为协同。2. 可一扫猜疑心。卽外国人与中国人得互通意志，理解傳道之宗旨，对于外国人益加信用。3. 得适合中国人之要求。卽中国人之心理，非中国人莫能确实了解，今听中国人之言，借中国人之力，事业咸得适用。4. 事业可垂于永久。卽外国人单定基础，余事則由中国人建設。相待相需，基础以固。5. 中国人依合办办法，可得学經营学校最良之法，而外国人可得监督財政用途之当否。6. 得政府之認可，中国人益信賴此等事业。

以上所述，皆为外国人对于合办之利益。惟事有利亦有不利，若利多于不利，而所謂不利者又易于趋避，則事易見发达，此合办之风所以日盛也。

三　乐克費拉[①] 氏基金委員之調査与报告

(一)乐克費拉氏基金委員部之組織　乐克費拉氏基金，专为补助各种医学机关，現北京城內王府井大街所建筑之病院，卽由該項基金撥出美金五百万元，充設立之費，委員部本部設在紐育(61, Broad way, New york)，称为乐克費拉氏基金之中国医学部(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Pockfeller Foundation)，而于中国設常駐委員一名。該委員設事务所于北京，管理該基金所施設之事务，幷作定期报告书及推荐人物事。又美国本部設有諮議委員会，由医生組織之，規定医生之資格及关于教科課程各种設备，以至施行方針等問題，幷援助該項基金在中国之事业。

(二)乐克費拉氏基金委員会之大方針　上述諮議委員会調査中国医术事业之結果，認此項事业非常緊要，且感缺少傳播机关

① 現在通用譯名为洛克菲勒。——編者

之苦，乃决定方針如下：本会旣以現在宗教团体所經营之医学教育，認有成績可观，則当尽力与之合同經营；对于合同經营之医学校，务当抬高程度，凡入学者受中等教育之后，更当以二年专研英語、汉文、物理、化学及生理学等补助科学。教授主用英語，一部分許用华語(特于説明时許用华語)。其次关于公共卫生之大規模事业，一时缺乏适当人材，固难着手，惟对于地方病院当与补助，以备作大事业之基础。但此种地方病院，須在监督之下，方得与以补助。

(三)具体的事业　案諮議委員会所已决定之重要具体的事业如下：

1. 在北京、上海、广东、长沙各地，依本会之补助，設立大規模医学校，为医学教育之中心机关。2. 設立模范結核病院二所：一在北京附近，一在长江沿岸，此盖因結核病蔓延中国各地也。但現北京所設立之大規模病院，是否含此种病院之目的，尙未分明。3. 派遣留学。卽由毕业生中选出六名，每名年給美金一千元使留学外国(但此种留学費額目下或有变更)。4. 扩張基金部所补助之病院津貼，或发給其医生薪俸。5. 雇聘外国看护妇，使从事病院之事。6. 設中央研究所，以研究病理为目的，如研究細菌血清等病理，由各病院送来标本，以备鉴定，犹外国之卫生試驗所也(目下在北京所建設之病院，或卽含此种目的)。7. 設一、二医学大图书館，由該图书館分送书籍于中国各地，以便研究。8. 設看护妇学校，以养成看护妇，幷使留学外国。9. 对于地方病院，供給医术上器具及职員之薪俸。

....

丙　学校及社会教育事业

一　概　况

(一)中国学校学生人数与外国人所設学校学生人数如下:

	中国学校	外国学校	外国学校学生占中国学校学生%	备　考
初等教育	3,500,000	130,000	4%	
中等教育	120,000	12,500	11%	若只就中学校而論則占52%
高等教育	15,000	12,000	80%	加医科学生，除专門学校别科生
平　均			32%	以种类分别比例为平均数

据上表，由初等教育起，逐漸增加，比例至高等教育，則外国学校学生数約合中国学校学生数百分之八十，其势力已在伯仲間也。

…………

(三)欧美人在华之教育成績概况　据一九一七年《中国宗教年鉴》欧美所經营之教育成績如下，但高等教育俟后說明，兹祇揭普通教育耳。

依据下表①(見第1091頁)則幼儿数二千六百人，小学生約十三万人，中学生約一万二千人，共計約有十四万人为普通教育学生。更加高等程度学生約一万人，卽由欧美人所教育之学生数，約在十五万人左右也。

二　欧美人經营之高等教育

(一)欧美人經营計划之变迁　前清时代，外人所經营之教育，

① 本表各栏数字的总和同“共計”“合計”两栏的数字有些不符，都照原书排印。——編者。

省名	外人男教授类	外人女教授类	中国男教授类	中国女教授类	幼儿类	初等小学学生类	高等小学学生类	中学学生类	小中学生合計
滿洲	10	15	217	106	15	2,891	2,595	404	5,860
直隶	44	44	332	147	236	5,539	2,396	1,233	9,168
山东	27	40	817	241	67	13,550	691	2,003	16,244
河南	12	14	184	53	30	3,308	295	174	3,877
山西	4	8	179	59	115	2,994	612	104	3,710
陕西	1	2	60	17	—	946	79	—	1,025
江苏	56	39	67	201	265	8,188	1,107	3,179	12,384
浙江	18	29	393	160	43	6,651	1,455	1,058	9,160
安徽	10	11	145	50	20	2,774	661	165	3,600
江西	5	13	160	51	84	2,544	524	154	3,212
湖北	38	29	338	109	164	5,858	717	601	7,176
湖南	31	56	284	56	7	3,977	1,076	465	5,518
福建	47	28	833	605	833	20,872	3,557	972	25,401
广东	59	—	953	304	360	13,783	2,401	1,062	25,401
广西	—	4	20	25	73	335	100	52	487
甘肃	—	—	13	3	—	258	45	—	303
四川	59	29	416	49	85	2,991	1,075	493	13,559
貴州	—	—	36	—	—	705	120	—	825
云南	1	1	51	4	21	1,807	155	181	2,143
共計	424	563	5,358	2,241	2,638	108,941	19,671	12,300	140,912

不脱宗教主义，故中国中流社会以上之子弟不喜入学。此盖因其宗教主义与中国礼教相差颇远，恐祖国之倫理道德或因此淪亡故也。前清当局者有慮及其事，乃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学部部令宣示，凡外人經营之学校，一切不能公訒，因而其毕业生无登仕之資格；于是欧美人联絡中国紳士，力排猜忌，縱非基督教徒亦許入学受业，遂得教育部之許可矣。

(二)欧美人經营之高等教育机关　兹将欧美人所經营高等学

校数及学生数列示于下:

經营者	高等学校	大学	学生数
美国人	11	3	3,776
英国人	18	1	3,767
英美人合办	5	4	1,949
法国人	5	1	180
計	39	9	9,672
备考	法国人所經营五高等学校系中等学校,故仅举其数,不列入統計中(1916年)		

三 英国人經营之学校現状

(一)概說 欧美人在中国經营教育,以英国人为最早,其根据地在香港。据一九〇九年調查,凡属于香港政府設立及由他处补助金設立之学校,計有九校,至一九一六年增至十五校。其中最有势力者为 Queen's College,其在一九〇九年时,学生数約五百名,現有六百名。其卒业生有得受牛津大学之地方試驗之資格,直可入社会任事,或为书記生,或登仕途。此等学生,在中国頗占重要地步,此于英国对华政策上实不少利益,故思更立大学以拓其势力焉。

(二)香港大学 此大学系由香港太守魯嘎尔特氏之斡旋而成。該氏于一九〇七年,鉴时势之所趋,发表設立大学之計划。計校舍建筑費須十万元;乃得摩賓氏之贊襄,捐私財十万元以建筑校舍。然英人皆以为偌大大学,非此小額之經費可成,僉謂校舍須用百万元,校内設备須十万元;而魯嘎尔特太守深然其說,大行募捐。由巴他菲尔德斯外野商会及其合办商会捐四十万元,英国本

国之中国协会亦热心贊助。中国方面，时两广总督張人駿以公文劝捐，而广东、厦門、牛庄、西貢、粤南、濠州之华人加入者亦多，計得捐金一百二十八万元。一九一〇年举行建筑，任察尔斯、埃利呵特为大学总長兼学监，直續任至今。至一九一二年認为法团組織，于是公然告成；当时所添設之学科为医、工、文三科也。

該大学之教育綱領，詳釋之如下：

1. 借科学工艺及医学之进步，以医治疾病，开发鉄道矿产之富源，补助飢饉，防止洪水之患等。2. 借文科理化学、英汉学历史及法制經济之进步，以养成官吏及从事商业之人。3. 授与学位，其学位与英国諸大学同等。(丁)不拘人种国籍及宗教派，总以发展子弟之性格为目的。

今将此大学較之印度大学，則印度大学为完全政府所設立者；此大学則官民合办，厚遇毕业生，以期有裨于英国之商业，其性質有不同也。某美国人曾提示：願捐一切机械及其他設备于此校；英国工业家一得此消息，亦提議同样捐助；此足以窺其用意別有在也。

(三)博学书院(Griffith John College) 此校設在汉口郊外韓家墩，創立于一八九五年，初設在汉口市內，仅一小规模之学校。嗣因入学者增加，乃于 Griffith John(孤利菲約翰)氏留华五十年紀念时，由世界各国捐助多金，遂于韓家墩新筑校舍，校名以孤利菲約翰氏得名。該学院共分四部，卽中学部、华英部(高等学校程度)、高等师范部、神学大学部。現学生人数約一百六十人。該学院系英国倫敦教会所設立，其职务在养成該地方初等及中等学校之教員，并以养成中国中部之傳教师，故与其附近之英国教会及教会所設之学校皆有联絡，而与香港政府及香港大学亦有密接之关系。校長为邦翟氏。……

(四)新学大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此书院設在天津

英租界，創立于一九〇〇年二月，系倫敦教会所設立。当时学生仅中学科七十名，現在合預备科及大学科約达四百名。博物館、体育場、实习工場、物理及化学实驗室略見完成，在北洋为有数之大书院；前总統袁世凱曾贊助其成也。該书院教育要旨为对中国学生施英国式教育，开展中国国民，以促进新时代也。其学科非全然根据中国政府所定之法令，乃参酌該項法令，照应时势办理之也。即所謂道德为体、艺术为用之主旨固属不变，而东西历史、地理、言語、文学、哲学、法制、經济、科学、宗教学等科，亦无一不授。彼之圣經，以修身齐家为本，又以富国强兵为要旨。且重視体育，总期与德育智育并进，奖励运动竞技，特列于課程中，为升学条件之一。

学科計分預备科、中学科、大学科三科。由初級至大学毕业共十二年。預备科虽定四年，但优秀者三年亦得毕业，劣者或五年方能毕业。中学科亦規定四年，其升学之迟速，亦与預备科同。大学科四年，分文学部与理学部二部，前二年授各基础科学，后二年为分科。分科科目在文学部为文学、哲学、法学各科，在理学部为工学及化学各科。該书院与博学书院同为英国倫敦教会之經营，但不若博学书院之专以养成教員及牧师为目的，此特置重于养成政治方面、实业方面之人材；故前者努力于精神方面之开发，后者努力于政治实业方面之开发。……

四　美国人經营之学校現状

（一）概說　近来美国人对中国之教育施設，其計划最有系統，亦最有生气，中国上下人士均甚信賴之，其所立学校之毕业生前途亦最有望。

…………

（三）中美亲善之意义　美国何故亲近中国人乎？不外欲掌握

經济的权利，而拓其出品之販路于中国耳。因此之故，必以保全中国之独立与領土为前提。何則？若中国失独立，則列国必互領据一方，势将阻止美国之貿易也。然則美国欲发售若干出品于中国乎？按大战前，美国貿易額約达美金四十三亿元，其中半額为輸出額，約美金二十五亿元。出品愈增多，販路愈难得，故舍中国末由。又按日本貿易发达之状况，其目下貿易額約十四倍于其二十五年前，今以之拟中国，則中国二十五年后，卽一九四一年，当有八十亿元之貿易額；假以其半額为輸入額，当有四十亿元之輸入額，而目下美国对华貿易仅占百分之八，是今后至少亦須占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也。

(四)美国人設立之大学　美国为欲增进中美两国間之感情，銳意設立大学，今举其二三如下：

1. 淸华学校。此校原系美国将庚子賠款內未偿还額之全部計美金一千零七十八万五千二百六十八元退还中国，以充派遣学生留学美国之用，特設此校作为預备学校；属外交部之直轄，而美国官宪监督其資金也。校址在北京西郊淸华园。今略記其概况。

(1)目的　培植国內优秀青年，施德育智育体育，以养成兼具此三育之人物为目的。

(2)編制　参酌中美学制設中等高等两科，修业年限各为四年。中等学生，須由各省招考，更經該校复試；高等科学生系将中等科毕业生加口試及体格检查，及格者升学。

(3)科目　两科科目如下　中等科：修身、讀文、作文、习字、历史、地理、英文、数学、博物、图画、体育、兵式体操(惟童子軍队員得省之)、童子軍操演。高等科：讀文、文学史、閱书、作文、英文、英文修辞学、数学、倫理学史、化学、法制史、手工、体育（以上为必修科目）、物理、美国史、地理、法文、德文、拉丁文(以上为随意科目)。

(4) 职員及教員　校长一、副校长一，皆为中国人；职員十七名，多为留美国毕业生。教員除国文部教員之外，西文部教員多为美国人或留美毕业生或美人所立学校之毕业生。

(5)毕业生及在学学生、本年派毕业生留学美国者。計七十余名，有时亦派女学生留美。

(6)学費　学生不出学費，祇收寄宿舍費及运动費耳。

(7)教育状况　重視体育，力仿英国学校之施設，体操場、竞走場、游泳場以及各种运动器械，靡不設备。求学方法力崇自学自习之风，凡校内出版及立会等，皆主自治組織之精神，以期发揮天賦本能，更借以习熟美国之风尚也。

2. 文华大学。校址在武昌，当一八七一年，由 American Church Mission(美国教会傳道会)初創。开校当初，学生仅六名；教授用华語，課程簡易。至一八八一年，漸增設备，課程中加英語及英文学。庚子事起，一时閉校，旋卽开学，課程更加改正，学生漸次加多。至捷克逊为校长时增建校舍，一九〇三年設高等科(College)，一九〇九年綜合神学、文理学、汉学等之高等科为大学。一九一一年始行授毕业生以 A. A. 之学位。自兹以来，該校日益发达。校名因紀念 Boone 氏(上海第一代之僧正)而得名也。

(1)教育要旨　注重泰西教育，兼顧中国固有之国粹及文学，而借基督教主义增进人格(此据該校一覽)。

(2)学科　①中学科：为大学之預备科，修业年限六年，入学者以十二岁以上之未婚者为合格。②大学科：以中学科毕业生入学者居多。共分三科：甲、文理科：設法科、理科两部，修业年限四年；乙、汉文科：科目以古代文学、历史、汉文为主、修业年限四年。丙、神学科：入学者为大学分科之毕业生，修业年限二年或三年。

各科毕业生均授 B. A. 或 Dr. 之学位。

(3)教員及学生　校长給尔孟博士之外，教員美人二十二人，华人十四人。学生，中学科三百十人，大学科五十六人。

(4)該大学之事业　設公开图书館，藏有一万六千部之中西书籍，市民随意閲覧。又有巡迴文庫，更借大学講演会、博物館、音乐会以宣講基督教主义；又組織益智会、健身会等以普及常識，鍛炼身体。

要之，該校可算为上海圣約翰大学之分身，一九〇九年美国哥倫比亚州之法律，特許認为大学，得授与学位之特权。

3. 圣約翰大学。校址在上海，約在苏州河上流五英里，于一八四五年由上海第一代牧师蒲恩(Boone)氏始創，自开創以来，約經七十五年矣；惟該校之作学校計划者，实在一八七九年以后也。开校当时学生仅十人，教授全用华語，課业亦用中国书籍；至一八八二年始加英文，至一八九二年遂由上海市中移于現在地方，至一八九五年該校始有高等科(College)毕业生；一九〇六年設备稍全，遂依据美国哥倫比亚州法律特許認为大学，得有授与学位之特权(其学位与美国大学同等)。

(1)教育要旨　与文华大学同属于新教监督教会(Protestant Bishopric Church)，故其教育要旨与文华大学同。

(2)学科　設中学校，年限四年，为大学之預备科，而大学分科为六。①文科：修业年限四年，入学者以中学毕业生为合格。②理科：修业年限四年，入学者以中学毕业生为合格。③神学科：入学者以文科修业二年以上者为合格，修业年限三年以上。④医学科：入学者限文理科毕业生及与文理科毕业生有相当之学力者。⑤汉文学历史科：由他科学生兼修，一周約十时間。⑥研究科：入学者以有学士之学位为合格，年限二年。提出論文，及第者得碩士之学位。

(3)教員及学生　校长为朴特博士，在校約有十数年，深通中

国情形，施設得宜，所以能致今日之盛。教員則以美国人为各学科之主任，余則兼聘华人，总数約有五十人。至于薪俸，則美国人教員由各自所属教会支取，华人教員則由該校經常費內撥給。学生人数，則文科約有百五十人，理科約有九十二人，医科約有二十九人，神学科約有四人，研究科約有二人，合計約达二百七十七人。中学生約有二百二十二人，总数約合四百八十五人左右。

(4)該大学之事业　图书館、博物館、运动場、出版物等，大概与文华大学同，惟标本书籍多由外人捐助者，或教員学生所采集者，或由毕业生及其他热心教育之人所贈为紀念者也。要之，該大学位于中国中部之中樞，历史甚长，毕业生之势力甚厚，校长之名望又甚大，故該校日見发达也。

五　英美人合办之学校

概説　英美在华之基督教会众多，若分力經营教育，則財力各形单薄，故势必須联合。此等兄弟教会共同合办以对抗他国。盖彼等于欧洲大战前，視德国在青島教育之勃兴，为竞爭势力計，知非联合共营不足以抗德国，此齐魯大学所由創也。玆将此等合办之学校略記概要如下。

(一)北京汇文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該大学起源甚古，前清同治十年(1861)由美以美教会始作教堂，教圣教經傳，漸次附設蒙养学校，設寄宿舍，漸达普通教育之地步，此卽現今該大学附設初高两等小学校之基础也。至光緒十一年(1885)始創中学校及高等学校，改称校名为怀理书院；次設医学館，为分科之基础。校运逐漸兴盛，乃更行扩張。至光緒十四年(1888)又改称北京汇文书院，設印字館，定翻譯出版之計划，遂得翻譯界之先鞭。故有目之为新学涵养所。光緒十六年(1890)以后，英美合同出資之契約成立，光

緒十九年(1893)現校长罗利博士(H. H. Lowry, D. D.)就职,遂举行合办大学之实,基础益固。庚子事起,校舍被焚,重建新舍,称为北京汇文大学堂。革命后又改为北京汇文大学校,即 The Peking-University 也。其合办之教会,为美以美基督教会,美国长老教会,美国傳道局,倫敦傳教会之四教会;前三者各派代表,膺經理之任,最后之倫敦傳道师教会,不派代表,故該校之势力,实美国九分,英国一分也。

1. 教育要旨　不問基督教徒与否,广集中国之人材而教育之。

2. 学生之种类　因欲网罗各方面之学生,故无論何科均分正班、特班、专門部三种,专門部学生,因得有美国明干州学校及紐約州之哥侖比亚大学之公認,毕业后得免試驗,直入彼地之大学。

3. 学科　計分六科:(1)蒙养館(初等小学),修业年限四年,科目除国文圣經之外,另具一种总括的教科书,不分科目。(2)成美館(高等小学),修业年限三年,科目为国文、地理、数学、圣經、音乐、生理、英語。(3)备学館(大学預科),中学程度,修业年限三年,科目为汉文、英語、历史、圣經、数学、理科。(4)博学館(大学文科),修业年限三年,科目为作文、中国文学、英語、植物、理科、数学、历史、哲学、財政学、国际法。(5)偉烈圣道学館(大学神学科),修业年限三年,科目为基督教注疏、历史、理論研究、实踐及英文。(6)协和医学堂(大学医科),修业年限五年,科目为普通医学、內外科、产科、眼科、小儿科、皮肤科、精神科等。

4. 教員及学生　外国人教授十人,华人教师三十人;学生則中学生約七百人,大学生人数不明。

5. 訓練法　該校备有寄宿舍,学生皆为寄宿生,訓練規則頗整,今录其一二如下:

(1)寢室　一、每朝六时搖鈴起床，决不得迟起。一、本校設有盥浴所，学生宜赴該所盥洗，不得在寢室盥洗，及汚臥床书桌椅子等事。一、不得丑語詈人，举止須郑重，并不得看淫书坏品行。一、大小便須赴厠所，不得在室內各处随意便溺。一、学生之衣服物件，須各自整理，不得随处抛置；除学校应用之书籍物件外，不得携带貴重物件；如有遺失，本校不能代为寻查。

(2)教室　一、教室为授业之所，学生入室宜安靜；教員入室时，室內学生，皆須起立行礼；教員就席后，学生方得就席受业。一、教員有考問时，学生不得窃閱教科书，或希图欺詐。教員述講义时，不得开閱他书，或为他事。

(3)食堂　一、飲食須由厨役备办，如厨役有不是时，学生可訴监督，不得直接与厨役口角，致乱秩序。一、学生为求学而来，故不得置重飲食；現时物价騰貴，食品只求清洁适口，不得苛求。以上不过举其一班。其他各管理指导之規則，大部亦如上例，兹略之。

(二)金陵大学。校址在南京，該大学为南京之外国基督教布教会、北长老会、北美以美会所合办者。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开校。此三教会在二十年前，皆各单独經营学校，至是始行合办，設中学科、大学預科、文科大学。同年四月，依据紐約州之法律被認为大学。自合办之后，以上三教会之外再加南美以美会、南长老会、南浸礼会、北浸理会四教会，更立东华协和医学校，至一九一二年遂并入金陵大学，作为該大学之一分科。然至一九一七年，除医院外，将該医科归于中国医学局及济南之齐魯大学承办。一九一二年該大学承办上海二十七教会所合办之华言学校，同年九月設师范科，一九一四年設农业科，一九一五年設森林科，学校規模于是大备矣。

1. 教育主义　依基督教主义教育青年，俾基督教之子弟皆被

教育之澤，更对中国各阶級之青年授最良之教育。

2. 学科　計分六科:(1)模范小学科(初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科目为国文、修身、历史、地理、手工、算术、圣經、理科、英文。(2)中学科四年，入学者以高等小学毕业生为合格，科目为汉文、英文、地理、数理、修身、理科、动植物、生理、經济等。(3)师范科①初級师范科二年，入学者以中学三年生为合格，科目为国文、英文、宗教、教育、手工、历史、地理、理科、生理、經济、市政。②优級师范科二年，入学者以中学毕业生为合格，科目为国文、科学、英文三科。(4)大学預科二年，入学者以中学毕业生为合格。①文預科，科目为生物学、化学、汉文、經济、英文、历史、数学、物理、宗教。②农預科，科目与文預科同，但除經济及历史外，另加地质。③医預科科目，則于文預科科目中除經济历史数学是也。其毕业生送齐魯大学。(5)大学科(三年)①文科②农林科(6)华言科(一名傳道預备科)，期限八个月，以养成傳道师为目的。专学华語。

3. 教員　校长为包文博士(A. J. Booven, L. L. D.)，大学教授三十四人(預科教員在內)，师范科教員十三人，中学科教員二十二人，及其他十五名，合計应为八十四名。但除兼任者，則实为五十三人。

4. 学生及毕业生人数　大学科約百二十七人，大学預科約百四十八人，中学科約百三十三人。合其他学生約五百二十一人。大学毕业生約二十二人。各学科毕业生約百九十三人。凡該大学毕业生，皆得学士之学位。

(三)齐魯大学。校址在济南，該大学設文科、神学科、医科三科，为山东省基督教諸教会所合办者。山东省本多教会，一九零四年，英美为对抗德国勢力計，由美国长老会及英国浸礼会联合經营，拟廢青州及潍县之学校，設山东基督教大学。同时英国山东基

督教会、坎拿大长老会、美国傳道局教会、南长老会四教会請求加入，遂設立大学，命名为齐魯大学。其医科非常发达。一九一六年合并北京协和医学校。翌年合并金陵大学之医科，副更合并武昌上海等之大学医学部，故医科日見兴盛，文科亦頗发达。

1. 教育要旨　依基督教主义教育中国青年，俾皆被基督教之澤。

2. 学科　(1)医学科(預科二年，本科五年)，預科入学者，以中学毕业生为合格，与文科同用英文教授。科目为英文、心灵、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等。本科以預科毕业生为合格，第五学年为实习，全用英文教授。(2)文学科(3)神学科，大体与金陵大学同。

3. 教員及学生　医科学长为尼尔博士(J. B. Neal, W. D.)，系英国人，該科教員外人十名，华人二名。文科学长为达腓斯(L. G Davies)，系美国人，該科教員外人五名，华人十二名。神学科学长由文科学长兼任，教員亦共同兼任，学生人数則医科約百二十人，文科約百人，神学科約三十人，合計約二百五十人。学生全部皆入寄宿舍。寄宿毕业生医科約有七人(据民国八年調查)。

4. 寄宿舍現可寄宿二百五十人，将来拟更扩充，預定可容八百人。对于寄宿生采自治方針，每人一室，华人舍监亦住宿舍內。

5. 附属医院自一九一六年至其翌年六月，一年有半間，計約診治五万八千病人。

(附驗)广智院(齐魯大学附属部)　該院系美国长老会于一八七一年移其青州之博物館于济南，改归齐魯大学之管轄，专供社会教育之用。其目的卽对一般人民施教育的宗教的感化，而借以示基督教之眞质也。其重要陈列品，为博物标本、地球仪、历史图、地文、地质、天文、海运、交通、科学上应用之图书标本，及模型、工場模型、卫生上之具体的标本或說明书及世界人类之模型等等。每

日参观人約六百乃至一千。凡入院参观者，皆請入大講堂听講演，或入小講堂听說教。講演材料則取其有关于卫生及西洋情形，或童子軍赤十字等事业，又或为科学实录。更設书肆，出售道德书、产业书、卫生书，价目甚廉。要之該院于社会教育上极博美譽，与普通博物館自有不同也。

六　法人經营之学校

概說　法人在华之教育的施設，較之英美二国頗有逊色，其高等教育，厥惟上海之震旦大学一校，其他皆中等程度，而又甚有限也。今将中等程度之学校列举于下。

(一) College Saint Joseph　浙江省宁波；

(二) College Saint Daminique　福建省福州；

(三) College Saint Paul　福建省厦門；

(四) College Saint Paul　四川省重庆；

(五) College Francais　直隶省大名府；

(六) Ecole du Sacrecoeur　广东省广州；

(七) Ecole Franco Chinoise　湖北省汉口；

(八) Ecole Franco Chinoise　河南省卫輝府；

(九) Ecole Franco Chinoise　直隶省天津；

(十) Ecole Franco Chinoise　直隶省北京。

以上各校，皆为教会經营者，专以傳道为目的也。

震旦大学堂校址在上海法租界。

1. 教育要旨　該大学創立于一九〇三年，其目的为对中学毕业生授高等之学科，以期完成其智識，及預备将来从事于行政或文艺是也。

2. 学科　設預科(三年)正科(三年)两科，正科更分为三分

科：文学法政科；路矿、电机、土木工学科；博物医学科。

3. 教員及学生　校长为安利氏 Y. Heney S. G.；教員則法人十九名，华人二名。学生总数約百八十名，其中約百五十名为寄宿生。民国七年(1918)三月，博物医学科始出毕业生三名。論該大学之程度与設备，实不值称为大学，且較专門学校为劣，以之比上海圣約翰大学，犹彼之中学也。(下略)

(譯自日本《帝国教育杂志》；《教育公报》第八年第一、二期，1921年1、2月)

第二节　帝国主义者利用庚子賠款进行文化侵略

岑春煊：奏請将晋省賠款五十万两交英人設学折[①]

光緒二十八年(1902)

(上略)臣上年調任之始，迭准全权大臣来电，令速結教案，以紓兵禍。当查耶穌教被杀教士一百五十余命，被毁教堂医院七十余座，而教士无一在晋省者无从商办。素聞駐沪耶穌教总教学士英人李提摩太办事和平，在华最久，平日极以爱助华人自命，因电約前来，旋接全权大臣电称該总教士到京即派总理内地各会教士来晋商办教案。該总教士又呈拟办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内第三条略云：晋省酿禍之重，系民智不开所致，拟由晋省筹給賠款銀五十万两，建立学堂。亦經全权大臣核飭晋省商酌。嗣各会教士到晋商办一切，均极和平。統計七会被毁教堂及教民所失財物，应賠銀八十一万九千余两。除减計銀四十六万四千余两撥归大案賠款，抵付銀十一万六千两，实共銀二十三万八千余两，陆續清結。惟建立学堂一事，未与定議。該总教士迭次催促，函电往复，隔閡殊多。

复于光緒二十七年八月，派洋务局提調候补知县周之驥前赴

① 标題是編者加的。

上海，与之面議。据周之驤电呈合同草底八条，大致令晋省筹銀五十万两，分期交付該总教士开办中西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課程及延聘教习及考选学生，均归該总教士主政。十年以外，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仪器概交晋省，并不估价。臣等以其捐已得之資为晋省育才，足見誠心爱晋。惟訂課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之权。一再电飭周之驤极力磋磨，据复称該总教士并非有心侵权，特慮不如此，卽不能竟其志，是以持之甚堅。不允，慮有决裂。臣彼时以和議甫成，时局尙未大定，晋省耶穌教案极巨，若与决裂，必致收束为难。且査約章并无禁止教会設立学堂明文，东南各省教会所設学堂甚伙，地方官均不能过問。此次該总教士拟設之中西学堂就使未肯听我主持，不过輸出之賠款，未能收回复为晋用耳。按之約章，衡之各省，似尙无他大害。与司道等再四筹商，僉以宜委曲求全。因与定議，复于合同內声明此中西大学堂与晋省大学堂一样看待，显示以畛域之判，卽隐杜干預教育之权。彼时实以迅了巨案为心，并非眞冀收育才之效也。正拟俟教案全結，汇案具奏。

玆于本年三月間該总教士带同所荐总分教习来晋，議开办中西学堂。适晋省正在遵旨开办大学堂，該总教士迭次函商，請将中西学堂并入晋省大学堂，作为西学专斋，并送到拟改合同底稿。臣以事关創举，未敢率允。当飭署布政使吳廷斌、署按察使胡湘林、署冀宁道沈敦和，会同大学堂总理在籍戶部主事谷如墉、曁省城紳士，筹議归并办理，有无流弊，并就該教士送到拟定之合同，詳細察酌，权限是否分明去后。嗣据会詳称归并办理，是有数利：晋地偏僻，士习拘囿，每于外人多所歧視；若归并办理，西士晋士，日相涵濡，畛域以除，偏倚以化，仇教之端，不禁自竭，利一。学术之弊，在分門戶，另設学堂，紜紛必甚，入主出奴，其禍无限；若归并办理，我

課中学，彼課西学，各尽所能，同臻純粹，渾融新旧，貫串中西，既无分党之处，易收达材之效，利二。今日开办学堂，自以講求西学为亟，而各省所延之西教习，恒苦上駟无多，此皆由中外隔膜，难知底蘊也；若归并办理，則以西人延西人，教习必能胜任，所授西学，可得眞傳，利三。晋省現办学堂，因經費难筹，未能多聘洋員，故西学多从闕略；若归并办理，則每年頓增数万金之經費，所闕学科可以增补，利四。今日譯篇新出者，尙属寥寥，旧出者已成陈迹，虽設学堂讀西学，苦无課本；若归并办理，則西学专斋所譯之新书，皆系大学堂之課本，利五。如虑以教士为教习或非所宜，則从前同文館所延之丁韙良何莫非教士；如虑西学专斋归西人經理或有未善，則各省方派学生出洋游学，岂有远游海外者不虑其見异思迁，近在域中者轉恐眞知之汩。况訂課程、聘教习、选学生、皆商陈于我，更不致侵我主权，此又不足虑者也。

詳称定議归并，并呈与李教士会議合同底稿前来，臣詳加审酌，該官紳等所称归并之利，尙为可信；并将所呈会議合同底稿，逐条核閱。如訂明西学专斋总分教习进退去留，及平日課程卒业考校，均由巡撫或大学堂总理核定各节，其无主权旁落之嫌可知。如訂明并入后，卽系中国国家学堂只講求各种有益之新学，并訂明于指定各学科稍有違背，或增立別項名目，立将合同作廢各节，可无牽涉傳教之嫌。又如訂明学生由中学专斋挑选及学生年岁約在三十以下各节，可无学生根柢不深逐末忘本之嫌。又如訂明概不函电公使等官与聞，及限滿或款尽卽交由晋省自行經理各节，可无致成交涉久假不归之嫌。且上海所訂合同有損于我，彼則已允注銷，此次則反复声明合同以外概不牽涉，該总教士宅心公溥，兴学爱晋之意，似非尙虛。复发策遍詢大学堂士子，亦系主不归并者少，主归并者多。臣因究系各省創举，更令添入"倘具奏后不蒙朝廷俞允

卽作廢”一条，遂飭司道及紳士等于五月初二日暫与李提摩太暨拟聘之西学专斋总教习敦崇礼签字成，由臣盖印立案。

特是如斯創举，何敢自晋而开，惟有将所訂合同繕呈清单，伏候欽定。

（《政艺丛书·政书通輯》卷五第五）

外务部、学部：会奏派遣学生赴美謹拟办法折

宣統元年（1909）

窃查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外务部奏称美国减收賠款，經与駐京美使商定，自撥还賠款之年起，初四年每年遣派学生約一百名赴美游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續派五十名。其挑选学生及到美安插送学等事，俟商定章程另行知照美政府贊襄一切，彼此互換照会，声明以为議定之据等語。此項賠款，业于宣統元年正月起，按照議定减收数目，逐月攤还。在彼旣已实行，則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惟是此次遣派游学，非第酬答与国之情，实兼推广育材之計；造端必期宏大，始足动寰宇之观瞻，規画必极精詳，庶可收树人之功效。臣等公同商酌：拟在京师設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員管理，綜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調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設肄业館一所，选取学生入館試驗。擇其学行优美、資性純篤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財、师范諸学。所有在美收支学費、稽察功課、約束生徒、照料起居事务极为繁重，拟专派监督办理。至于学生名額，自应按照各省賠款数目分匀攤給以示平允。其滿洲、蒙古、汉軍、旗籍，以及东三省、內外蒙古、西藏，亦应酌給名額以昭公溥。謹将筹拟办法大綱，开列清单，进呈御覽，恭俟命下，卽由臣等遵照分

别办理。其余詳細章程，应督同学务处人員随时核拟施行。

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謹拟遣派游学学生办法大綱开列清单恭陈御覽。

一、設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会派办事人員，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館遣送学生，及与駐美监督通信等事，并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員商榷一切。

一、設肄业館。在京城外擇清曠地方建肄业館一所(約容学生三百名，其中办事室、講舍、书庫、操場、教习学生居室均备)。延用美国高等初級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課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此館专为已經选取各省学生暫留学习，以便考察品学而設(詳細章程另拟)。

一、考选学生各条所取学生拟分两格。第一格年在二十以下，国文通达，英文及科学程度可入美国大学或专門学。第二格年在十五以下，国文通达，姿禀特异。以上二項，均須身体强壮，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始为合格。每年拟取第一格学生一百名，除由外务部学部在京招考外，并分咨各省提学使在各該省招考，录取合格学生不拘額数，咨送外务部学部复考，选取实在合格者送入肄业館学习，或数月，或一年，再行由館甄別。拟取第二格学生二百名，凡二十二行省民籍滿、蒙、旗人，及内外蒙古、西藏等处参照省分大小，賠款多寡，以及有无賠款斟酌裒益，定为額数。由学部行知各省提学使，各按单开定額选取送京入肄业館学习，或数月，或一年，再行由館甄別。甄別办法，系将考試分数及平日分数合計甄別之，后于两格学生内各选五十名送赴美国留学。其不入选之生，仍留館肄业。所有各省提学使咨送入館之第二格学生，如查有年岁不符及学行不純者，咨回本省。其往来川費，責令該提学使賠繳，本年应派学生为时已迫，拟电行各省选取合格学生各若干

名，剋期送部考試，擇尤送往美国，仍一面在京招考派送。

一、津貼在美自費生經費，如有盈余，每年酌撥若干为奖賞自費学生之用，至多者每年約五百美金，至少者一百美金。此項学生須由駐美出使大臣或部派駐美留学监督查照，确系在大学正班肄习，实业已入第二年班以上，功課实有成績，景况实在困苦者方为合格。至于奖金多少，亦按照景况功課酌定。

一、专設駐美监督，在美学生人数众多，安置学校、照料起居、稽察功課、收支学費等事，自必异常繁重，应設监督管理。选品学才望、足資矜式之員，派充駐美学生监督；准其調用汉洋文书記、支应員各一人，帮同办理。

（《江宁学务杂志》第五期，宣統元年〔1909〕六月）

許先甲：遣派賠款留美学生办法管見

1914年

（上略）吾国不幸而失学，不幸丧师辱国而有賠款，又不幸而財力竭蹶，借資于退还之賠款以遣派学生而丐学于人：事之可痛，孰有过于此者？外有生存竞爭之迫，內抱失学困穷之痛；吾人于遣派留学生之法，宜如何迴翔审顧，使于生計学理吻合无間乎？鄙人不敏，忝厕賠款学生之列；窃有所見，不敢自文其陋，願借季报余白，与当世君子共討論之。

一、宜增高学生之程度　英国大学大抵四年毕业，其入学之資格，以曾在其 High School 毕业为度，略与吾国之中学校等；故大学前二年之課程为一高等普通，略与日本所謂高等学校者相似。拟专門文法商政諸科者，于此二年中习历史、英文、外国語等；拟专

門理工科者，則习数学、理化、图画、手工等；至后二年始各习所专之学科。故前二年之課程，无論何科，其程度非甚深、其設备非甚难，留美学生尽可于国内預备。現在北京之清华学校，系撥此賠款之一部办理，經費由海关支提，視其他各校为裕；設备一切，以教授英国大学第一二年之課程，想亦力所能及。美国学校功課較速，或为国内学生所不习，則此預备之科或延长至二年半或三年，亦无不可。要之，使来美者皆有入三年級之程度，至美后天資高者二年，其次者亦不过三年，即可毕业于大学，而得其学士学位。現在定費至多六年，此等学生既毕业后，尙有四年或三年之时間，以之入大学中之研究科；既可深造詣而蔚为博学，以之入工厂实习，亦可广閱历而征諸实用：此事理之至明，无待詞費者也。今也不然：派出学生，須先靡此二年光阴以学大学第一二年之課程，其毕业当在来美四年或五年之后，此时仅余一二年之費用，无迴旋之余地；深造既不能、实习复不久，即使主事者酌量情形加增年限，然狐死首丘、代馬依风，在外至六年之久未有不眷怀故乡者，縱年限展长，恐本人亦不願久留也。前四次派来学生之程度，有远在考試資格之上者，到美后卽入大学第三年級以上者有之；此等学生在此六年，所得者迴在来此入第一年級者之上；其利亦既明著矣，今更何憚而不增高全体之程度乎？夫使中国不能自办大学第一二年之課程，而靡巨款以求之于海外，于生計学理犹为不悖；若能办而犹因循不办，則眞不可解矣！有人于此，持錢十千就近市貿易則仅得布十匹，若就市之远者則可得十余匹；如其人憚劳而不远行，則未有不責其愚且惰者。今以六年之費，不設法使学生得其更精且深者，謂之合于生計学理，得乎？尙有一义不可不辨者：鄙人之为此說，非謂毕业后复在此研究或实习一二年之学生，归国后其学皆无用也；中国人材缺乏，求毕业大学名一艺者已不可多得，况更加以研究实

习乎？所以犹思改良者，欲使此六年之費得其至广至溥之用耳。

一、学生国文宜稍深　往者考試学生，泛言学习实业，故国文一科資格至宽：有仅能識之无者。然至美后，学生多有改习他科者；学科本应擇性之所近，而中国所需求亦正不止实业一端，改科誠計之得者；然考試之时，宜先定期趋向，而于国文一科稍加区别：学实业者但取通順已足，若学文、法諸科，則非国文較深不为功。盖派生求学，凡以为国內之群众也；若国文不足自达其意，虽学問高倘，亦等于怀宝迷邦，于群众无所裨补。然达意亦自难言：实科文理平易近人，文从字順，卽能索解，故国文通順已足；若文、法諸科，則非稍讀古书、明字义、贍詞华者，不能曲达其意。同学中尝見有习外邦文史掌故，而于国文国故反茫然不知者；归国后，所謂資章甫而适越，苟以自詡而已，然此岂遣派留学生之本意乎？其戾于生計学理，更无論矣。

一、宜許清华学校以外学生应考　第一、二次賠款学生考試，无論何人皆可应考；至第三次考时清华学校已設立，主事者拟不問清华学校学生与否，皆可应考，意至美也。継以清华学校学生之反对，此議遂罢。自此以后，惟該校学生有应最后考試之資格；其他无論程度如何，举不得与：此事理之最不公者也。夫选派学生，惟視其程度之及格否耳，奚問其預备之学校哉？文明社会，各种事业，悉取机会均等主义；机会均等者，社会各种执业特权，无論何人，苟有其才力，皆可取而得之；不立特法以为限制：使賢者不得施展、不肖者濫竽非分之謂也。惟机会均等，故人尽其才、事得其人，无冠履倒置、遺才廢事之弊，而后社会事物乃可得而合于生計学理以竞立爭存于世界也。遣派学生，为社会重要事业之一，他日人材之盛衰，胥視今日选擇方法之当否；而顧使机会之不均等若此，窃願主事者与清华学校学生諸君一深思之也。且也，清华学校一切

課程，既特为留美之預备，其与試时与校外投考者竞，自必优胜；是考試虽公开，而入选者清华学校学生必仍居多数，縱为清华学校学生計，亦无毫厘之損。又况机会均等之义至精，愼擇人才之事至重，遣派办法，有不当为一部分人計其利害者乎？如曰清华学校学生皆自招考来者，是机会均等之道旣得，而最后考試无須复尔；則不知吾国除清华学校外，尙有三数学校以英文講授課业，其毕业于此等学校者，程度或在清华学校所授課业之上；此等学生使之应最后考試，則中选后卽得外出，若使之应清华学校考試，則考取后至少尙須留校一二年以学所已学之功課；光阴虛擲，已非人所願为；又况此等学生大都年齡較长，应清华入校考試且在必擯之列乎？要之，清华学校者，所以培植合格之留美学生，其事本至善；然不得謂以有清华学校故，中国全国遂无合格之留美学生，而留美之費，遂不使外校之人有取之之机会。明乎此，則最后考試之不宜加以特别限制之理，不待辯而自明矣。

嗟乎！吾国承数千年专制之余，道丧学絕，民德窳敗，群治国政之大乎此，而与生計学理背馳者众矣；滄海方横流、沟洫何足黹？区区遣派学生之举，虽未尽善，抑亦其末；似可存而不論。虽然，大者小之积也；涓涓不塞，則泛濫者更无可救之日。且聞主其事者皆洞达中外、热誠爱国之君子，經曰：“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韓子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苟循斯义者，鄙人顧可以默尔而息乎哉？

（《留美学生季报》民国三年〔1914〕夏季第二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

［美］宾德（Silas Bent）：美国退还賠款記詳

1918 年

美国署外部长普克尝曰：“中国因美国加入战团故，遂向德宣

战。"聞者因此而思三万里外之国，何以随我美之后尘？而我美亦何以得中国情誼若是之忠摯者甚罕？盖国际上之交誼，国人留意者常寡，然中国人則固未尝以此事一刻去諸怀也。今日推源两国友誼，当以前外部長海約翰(John Hay)之开放門戶政策为前茅，而以还贈庚子賠款为后勁。主开放門戶政策者之言曰："列强不得向中国要索利权，致碍别国商务之利。"此語势力所被，可以保存中国領土。中国人虽聞壮言，必求佐証；及庚子賠款退还，方信我美度量深宏，非徒以虛言市惠，感我之情弥久弥深。今者中国岁岁派遣生徒来美就学，核其数已过四百；而在本国預备科誦习者咸受此賠款之賜；友誼日篤，推誠相与，至今日遂随我美同呼邪許，振臂而討世界之公敌。

退还賠款之策，論者皆謂海約翰发之；盖海氏发列强商利同沾之言，引起世界之注意，而造中国之幸福也。然海氏卒于一九〇五年七月一日，距賠款退还之議早二年；当庚子媾和时，駐北京美公使柔克义陈言：賠款太重，宜体物情，略减担負。海氏聞其言，虽韙之，然无施設；其发还賠款兴教育之議者，实为公理会牧师施密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施牧师尝深入中国，越国过都，傳教三十年；义和团起，严守使署北鬧，以勤劳著。尝著：《中国人之品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中国乡人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等书，盖于中国内情研究极深者。比經事变，复著《中国暴痾》(China in Convulsion)以穷此变之情实；书未及成，即倡还贈賠款之議。义和团起事于一九〇〇年，比事定，列强索賠款美金三万万元，美国应得五千万元。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条約签定；一九〇六年，施牧师始以退款兴学之議陈之华盛頓政府。

施至美，以其意商之阿拔拉文(Lywan Abbott)。阿拔者罗斯福总統信友也，为之先容于总統，罗氏許之。其子阿拔罗連(Law-

rence Abbott)乃导施謁总統于华盛頓(阿拔罗連現任紐約奧洛杂志 Outlook 总理)。罗总統与施当时商榷之事,阿拔罗連載之記室,詞曰:"施牧师行抵祖国,飞函余父,請以部署中国賠款之法陈之元首。未几亲謁余父,詳陈节目,請政府还贈二千五百万元,以此款或息金岁派中国高才生就学美国,又拔有志之士入中国美立学堂广受教育。考其所陈,非复傳道人之意見,而实政治家之策略矣。施謂初至中国,凡通商大港无不美旗飞飏,揚我国光;及今日則寥落若晨星,政府允宜再振工业商务之联属,以固海氏深謀远虑之国交。法宜岁得中国学生若干人游美弦誦,历时无多。中国人明我美之法而感我美之情者,自必成一大团,而两国之經济政治亦必日益亲密,同受其利。余父聞之大动,立移书元首請示施牧进止;元首复諭,約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六日入覲,并邀余同行,有所咨詢。余挈施如旨抵华盛頓,覲总統于白宫之紅客室。元首請膳,并約夜間詳議;是夕討論至夜分,施条陈退款之法,綱举目張。翌年其策遂見于事实,还款游学之举遍傳世界。

施教士此举,足为一生事业之华表;設中国美教士未尝有所設施,則此一节已足为牧师团之大功。

論者多疑政府常不能具兼爱利他之性質;不知求之历史,曾有两事足証政治而可以談道德者:中国賠款美金五千万,乃据最公允之核算索取,今竟举一半还赔中国;古巴之役,我国据国际法占膏腴之地,欧洲大国放言抨击者有如千鑫,德人尤甚,直以为我政府冒利而战,貪取至富之島屿;然时机一熟,我国即举而还之古巴。行仁成义,勿謂政治不能也。此二事宜长存史籍,貽厥孙謀,使讀者知个人之道德实能施之国际,則造福靡涯矣。"(以上乃阿拔罗連記載之詞)

白宫会議之后十年,一日,布連士頓(Princeton)大学教习会

宴，阿拔与焉，位列教員麦加来(McElroy)博士之右。博士时有中国講学之行，二人談賠款事，阿拔罄詞以告。麦加来悅其事，拟講学时詳举以告中国人；惟阿拔必欲此事得有确証，方成信史，乃移书罗斯福复驗当时事实。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罗斯福复书曰："施牧师条陈还款事宜，据記忆力所及，悉如尊記，余只忘其人之姓氏耳。尊父介紹，而余亦是时始以还賠款奖教育为乐利主义，当日情节一如所言，余即据之請外部长律德(Root)执行。"

律德当麦堅利总統时任外部总长，其后罗斯福継位，仍守前职；一九〇七年六月十五日，移文华盛頓中国使署，言总統拟移文国会，提議还贈賠款之半，盖美国国民久欲还贈应得之款，以証友交之誠意云。是岁十二月三日，罗总統宣布一年大政方針政书，請国会施行。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国会通过，此事遂見諸事实。罗氏国书曰："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漸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偉然成材，亮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国家成斯盛举。"

一九〇八年七月十一日，美使柔克义(Rockhill)移牒清尙书袁世凱庆王外部尙书等，告以美总統承国会命，乐以賠款之半还贈中国，核美金一一，六五五，四九二・六九元(息金百分四合算)，原定賠款为二四，四四〇，七七八・八一元，分年偿还，罗总統乃重算核减。一九〇九年定还四八三，〇九四・九〇元，以后每年递增，至一九四〇年还一，三八三，七八五・三六元，全数勾結。袁世凱陈議：初四年岁遣学生一百人，以后年五十人，学資悉取之賠款。議既定，中国政府奉行唯謹，中更战事，絕未停輟。虽財政常多竭蹶，偿款或不应付，然教育費則未尝中断。清政府以条約所限，虽事涉教育，仍不敢妄用还款。罗总統用施氏言，明示中国可用余款

力扩教育，中国聞之大悦。

义和团起，杀外人，危使署，举世皆知，无庸贅陈；施博士之《中国暴癇》，叙述至为詳尽，穷源竟委，索隐入微。大抵施据中国人之目光地位立言，以为中国人暴动之总因，实由忠义；以此故，遂发退还賠款之想。施为人謙下，不自居功，与阿拔书論此事之成，直等諸平常細事；然其人本以政治为无味，而竟与人家国事，我政府宜謝之，并宜謝罗斯福英姿豪略、发展不自私利之外交政策。（下略）

（《新教育》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2月）

清华大学經济系二年級銀行专修科团支部：美帝退还庚款的阴謀

众所周知，我們过去旧的清华学校是美国退还庚款兴办的。美国这种以文化教育方式侵华的手段之毒辣阴險，远非大炮軍艦所能比拟；攻心为上，美帝就是企图借此在精神上来支配我們，影响我們，培养出一批批的"人才"，来为美国侵略事业忠誠服务，并且借以表現虚伪的友好姿态，来广泛地收买中国人心，来迷惑与麻醉中国人民，使我們中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对它发生好感，心甘情願的受其統治与奴役。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深謀远虑、一箭双鵰的"杰作"。当时北京一家德国报紙就曾說："美国注重文化活动，打的是永久算盘！"这話眞是一針見血！

退还庚款是这样一个恶毒的阴謀。无怪到了一九二三年，各帝国主义者也都群起效尤，紛紛自动退还庚款，大力兴办大中学校、小学、甚至幼稚园等等。希望将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的道德、思想、文化尽量广泛而深入地裝入中国人民的头脑中。

去年艾奇逊致杜魯門的信中，追溯到中美近百年的“友誼”历史，他口口声声地說：“这种友誼是可以用許多年来种种事实予以証明，諸如利用庚子賠款……”显然还想以这种“友誼”来欺騙与麻醉中国人民——尤其是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出身的人們，或是他們心目中的所謂民主个人自由主义者們。美帝这种“苦心”，今天的中国人民是不难理解的。在美国資产阶級，一切都可还原为“錢”，还原为会計帳目上的借方与貸方：“教育”是如此，“友誼”也不能例外。

所謂“退还庚子賠款”，原是起議于一九〇四年，一九〇八年由美国会通过，而于一九〇九年开始实行。要明白美帝这番“友誼”的举动，不能不說到一九〇五年中国各地抵制美貨运动。在十九世紀末叶，美帝正厉行排斥华工政策，进行大規模有計划的对华侨迫害与虐杀。一九〇一年，旅美华侨司徒芳、崔子肩等五万六千人曾呈文当时的北京政府，內說：“苛例百出，令人駭絕，……凡埠中华人輒遇痛毆……幽囚常百人，华人以常病致死，亦須剹尸……。”

美帝的这种深摯“友誼”，当时引起中国国內人民普遍的憤怒；一九〇五年，中国沿海各地商人就广泛地展开了抵制美貨运动。大家記住，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对帝国主义使用了經济絕交武器，也卽是帝国主义第一次認識了中国人民的群众力量！美帝是十分乖巧的。經此迎面一击，就不得不改弦更張，伪装起友善的姿态，来收买中国的人心。“退还庚款”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产生的。当时提倡最力的是斯密斯(Arthur H. Smith)。这是一位在中国有四十年工作經驗的商人兼教士。他在一九〇六年曾面謁美总統罗斯福，力陈以庚款来培植中国留学生的好处。

斯密斯于一九〇七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今日的中国与美国》，首一章是“美国在中国的机会与責任”，說明中国留学生到美

国是当务之急，不可忽略。美国伊里諾大学校长詹姆士（E. J. S. Jemes)給美国总統一个备忘录，全文引录在书里。这里抄譯一段：

“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經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們現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圓滿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識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領袖的方式。”

这位校长在备忘录中特别指出：不仅在日本，而且在欧洲，都已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的事实，而表示十分焦急。他說：“这就意味着，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德、法諸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們将推荐英国、法国与德国的商品，中国人民将大量购买欧洲諸国的貨物，而不买美国的商品；各样工业上的特权，将給予欧洲而不是給予美国。”看呀，說的多明白！照帝国主义的想法，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有这么多的“好处”，于是这位大学校长向他的总統先生作了如此的結論：

“为了扩張精神上的影响而化些錢，即使只从物質意义上說，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支配，是比軍旗更为可靠。”

这实在把美国“退还庚款”的动机与本質說得非常透彻，而美帝对中国人民“友誼”背后的毒辣阴險面目，也全部暴露出来了。

然而美帝这番“苦心”与阴謀，結果如何呢？正如世青代表团美国代表魏斯同志在清华的欢迎会上所說：“美帝国主义企图从精神上影响你們，可是完全失败了！”是的，清华学校过去虽也曾出过少数象吳国楨、蔣廷黻一类的买办奴才，但是更多的清华校友却是站在反帝反蔣的最前哨，成千成百的清华校友們献身于祖国解放革命斗爭的事业，象我們的民主战士聞一多先生就是。同学們，現在清华已是属于人民的大学了，我們应該痛定思痛的記住这笔“血

债"，以实际行动来洗雪这番"耻辱"，打死这最后的一条瘋狗——美帝。

（《新华月报》第三卷第二期，1950年12月）

中国近代教育史資料

舒 新 城 編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二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景山东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华印书局印装

統一书号：11012・8　字数：823千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5\frac{9}{16}$　插頁：6
1961年10月第一版
196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1—10,000册

上中下三册
定价 3.70 元

統一书号：11012·8
定　价　3.70 元